

目次

第一章：緒論	1
第二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籌組前之局勢	9
第一節：陳誠在東北戰場的失敗	9
第二節：陳誠接掌臺灣省主席和美國的反應	15
第三節：臺灣：東南區穩定的後方	26
第三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成立與職掌	41
第一節：從非常委員會到東南區軍事會議的召開	41
第二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成立、組織與人事	46
第三節：對臺灣防務的規劃與執行	57
第四節：東南區陸軍整建的起步	72
第四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指揮之戰事	90
第一節：共軍入閩與福州、廈門戰事	90
第二節：金門古寧頭之戰	107
第三節：舟山登步島之役	130
第五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落幕	144
第一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期間的中美關係	144
第二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撤廢	158
第三節：陳誠出任行政院長	168
第六章：結論	178
徵引資料	184

圖表目錄

表 1-1：臺灣有關陳誠與國共內戰之史學博碩士論文一覽表	4
表 2-1：陳誠省府人事名單	19
表 3-1：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單位一覽表	48
表 3-2：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重要人事執掌	49
表 3-3：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各地軍事指揮機構之變遷	51
表 3-4：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存的軍政長官公署	52
表 3-5：民國 38 年底舟山部隊整編情況	77
表 3-6：民國 38 年底福建部隊整編情況	79
表 3-7：民國 39 年 3 月底東南區國軍實有部隊一覽（不包含海南國軍）	87
表 4-1：金門之戰前的第 12 兵團整編一覽表	113
表 4-2：金門戰前國共參戰部隊力量對比一覽表	116
表 5-1：吳國楨省府人事名單	162
表 5-2：陳誠內閣閣員名單	170
圖 4-1：金門、廈門關係位置圖	101
圖 4-2：民國 38 年金門島略圖	119
圖 4-3：舟山撤退前浙江國共態勢圖	143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旨趣

臺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的現狀究竟從何而來？吾人可從乙未割臺後兩地不同的歷史發展作分析：臺灣自從被清廷割讓日本後，經過初期的戰鬥與反抗，全臺終被日人所制壓，就此進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大正 4 年（1915）後，日人在臺統治逐漸進入常軌，臺人生活亦逐步安定；在日本統治者推行舊慣調查、地權整理、衛生教育、義務教育後，兼以日本軍方有意使臺島成為南進基地，於臺灣戮力興築大量海空軍基地，臺灣乃先中國大陸一步，進入現代化。

至於中國大陸上的情況則反是，多年來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國家建設歷經長期停滯，甚至倒退，始於民國 17 年國民政府（簡稱國府）統一全國後，方重回建設的常軌。吾人可由法幣發行，隴海和粵漢鐵路相繼通車，剿共軍事勝利，國府聲威達於西南三省，以及教育上學人生活安定，絕少欠薪等事得知，史家乃譽此期之建樹為「黃金十年」。可惜好景不長，中國的統一與邁入政治常軌，被日本少壯派軍人視為對日本帝國意圖支配東亞的阻礙，故而加強對中國的控制與分割。而國力上升、逐漸收編地方勢力的國民政府亦不再讓日方予取予求，中日之戰遂不可免。

中日八年之戰，中國雖贏得了這場戰爭，並在戰後躍升世界四強，國府與其領導人蔣中正聲望達歷史新高點；但戰時國府最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已非過去吳下阿蒙。中共於戰時假敵後各地建立抗日根據地，伺機發展自己勢力；國府亦不滿中共勢力的逐漸壯大，雙方衝突日甚一日，終在民國 30 年爆發了「新四軍事變」，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蜜月期就此告終。雙方旋即進行「磨擦」、「反磨擦」等鬥爭，兩個具強烈使命感且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政黨爆發內戰，乃指顧間事。

抗戰勝利，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業已檯面化，雙方雖有重慶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但軍事上的大規模衝突時有所聞，國軍部隊多成團成旅被共軍包圍殲滅，雙方鷹派音量壓倒了鴿派，中國大地終不免於兵連禍結。國共雙方正式的決裂，以民國 36 年國府宣布動員戡亂作為起點，史稱國共內戰，共方稱為「解放戰爭」。

國共內戰的結果，頗為出人意表，原本抗戰結束後，聲勢如日中天的國民政府，竟敗給共軍，馴至退守臺灣。而共軍在勢如破竹的攻勢下，竟始終攻不下中

國東南沿海的臺澎金馬，令國府尚有喘息之一隅。試問國府在主力被擊破之後，其勉強整編之部隊，戰力已完全無法抵擋兵強馬壯之共方「解放大軍」，為何又能保有臺灣諸島，並於島內辛勤耕耘，孕育出舉世聞名的臺灣經濟奇蹟呢？此中緣由，頗值吾人深入研究。

在抗戰之初，蔣中正的地位如日中天，而蔣所深自培養的三個主要將領－陳誠、胡宗南與湯恩伯，除已形成三大軍事集團，在軍中人事背景涉入極深外，三人中又以陳誠中央與地方資歷最為豐富，歷練完整，且戰後又接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主持戰後國軍整編之事。職是之故，與宋美齡義女譚祥結褵已久，與蔣中正又有翁婿之誼的陳誠，抗戰時已被美國人視為蔣中正的接班人，頗有取代黃埔老將、時任軍政部長何應欽的架式。¹

詎料國共內戰戰事不利，尤為東北戰局最為時人所憂心，蔣中正遂以陳誠兼任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主任。此舉有國府極重視東北之意，但陳誠在東北的舉措並不使人滿意，馴至東北大局事不可為，影響平津戰役與徐蚌會戰的佈局。雖陳誠在奠定國府在臺灣統治的基盤有功，但在國軍於戰略決戰中的潰敗，陳誠不可謂沒有責任。

陳誠卸下一切職務，來臺養病未三足月，即在民國 38 年初被起用為臺灣省主席；此與國共內戰大勢已定，蔣中正行將下野的局勢有密切關係。臺灣一則未捲入內戰局勢，島內幾無中共勢力，二則保留日據時各軍事基地，臺灣原為日本南進基地，機場、良港甚多，適為國府海空軍轉進臺灣創造有利條件。蔣中正深知臺灣各項優越條件，陳誠被蔣視為嫡系，其歷練與才幹，更是被蔣托予重任的緣故。陳誠除臺省民政、經濟諸政外，更在當年夏秋之際兼任東南軍政長官，以臺灣省主席的身份總綽東南沿海戰事，俟蔣中正復職總統後，旋出任行政院長。究竟陳誠在此短短八個月的表現如何？除吾人所知陳誠在民政的種種舉措外，在軍事外交層面，陳誠又如何與蔣中正合作，奠定國府統治臺灣的基礎？其中底蘊則是激起研究者之興趣，筆者為一窺堂奧，故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國共內戰〉為題，試圖對此期歷史進行了解。

¹ 何應欽早年在黃埔軍校擔任總教官，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日後曾擔任陸海空軍總參謀長，對日抗戰末期接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在南京接受日本駐華派駐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並在戰後繼白崇禧之後接任國防部長，又任行政院長之職，在黃埔學生為核心的國軍軍官之中，何應欽地位甚高，僅次於蔣中正。

二、研究史回顧與研究方法

國共內戰戲劇化的結局，長期以來即為國內外學界關心的議題，並已有亦有若干研究成果出現，如：蔣中正與毛澤東之個人特質、國府政治派系、國共兩黨結構，以及由軍事、經濟等內戰角度探討的觀點等，凡此種種，不一而足。²這類研究成果，多為解釋國民黨失敗、中共勝利的原因；但對於當時國民黨在軍事大崩潰下，如何守住孤懸海上的臺灣，似不見相關碩、博士論文問世。另外，針對民國 38 年之後的兩岸對抗局面的研究，在史學界、社會科學界已有學者進行耕耘，主要集中在臺海危機、韓戰研究、國民黨在臺改造與美國與臺灣的外交折衝上；³惟早年《蔣中正總統檔案》、《石叟叢書》尚未開放，政治禁忌敏感，資料限制，未在本文所涉及的部分上有所發揮。另外，臺灣地區史學研究，人物研究向來有極大篇幅，但集中於時代較早人物。至近人研究在《蔣中正總統檔案》、《石叟叢書》開放後，與蔣中正、陳誠相關的政治事件與重要戰役之期刊與會議專文多推陳出新，企圖重新填補過去研究不足的缺失，而學者也力求重構相關史實。⁴

至於陳誠在國共內戰的研究，通常集中於對偽軍的處置與在東北的軍事舉措，一般所論民國 38 年陳誠在臺灣的施政，亦多被關注其三七五減租、實施戒

² 有關國共內戰中國國民黨失敗的博碩士論文，可舉以下研究為例，如：程嘉文所撰之〈國共內戰的東北戰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 6 月）；李厚壯所撰之〈國共內戰在山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另外臺灣學者林桶法所撰《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1 月初版第一刷），以及中國大陸學者王奇生所著《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一版）可為代表。

³ 目前已見有：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 3 月初版）；高純淑：〈胡宗南與東南沿海作戰－以《胡宗南日記》為中心的探討〉《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發行，民國 89 年出版）；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89 年 6 月）；東海大學共同科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呂芳上目前著力的國民黨在臺灣改造的兩篇專文，如〈痛定思痛：戰後中國國民黨改造的醞釀(1947-1950)〉，《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0 月；〈蔣中正先生與人才培訓：革命實踐研究院的創辦與初期發展，1949-1969〉，《近代中國》，153 期（民國 92 年 3 月）。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張淑雅環繞在 1950 年代中美關係的相關論文等等，如 *Pragmatism and Opportunism: Trumans'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2*, Ph. D.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8.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ng-term Disposition of Taiwan in the Making of Peace with Japan, 1950-1952*, *Asian Profile* 16: 5 (Hong Kong, October 1988): 459-470. 〈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 年 12 月——1951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9（民國 79 年 6 月），頁 469-86. 〈韓戰期間美國對臺軍援政策初探〉，《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二冊），《國際關係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0 年 12 月。〈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歐美研究》，期 23:3（民國 82 年 9 月）。

⁴ 如林桶法參閱《蔣中正總統檔案》後，則以此新材料撰寫〈蔣中正與遼瀋戰役〉，一九四〇年軍事史學術研討會《中華軍事史學會會刊》第九期（台北：中華軍事史學會出版，2004 年 4 月）。

嚴等有關臺灣省主席任內的興革。⁵關於蔣中正、陳誠、孫立人等國府要人相關文章雖散見報章期刊，但無此期陳誠軍事集團的研究論文問世；而中國大陸研究陳誠的學者孫宅巍，對陳誠任臺灣省主席時期與蔣中正關係似有誤解。⁶另外，孫立人在陳誠主政下的臺灣，以非陳系將領而手握重兵，與陳誠關係如何，在學界亦似無專文述之。至於爆發於該年年杪的金門之戰和舟山登步島之役，專文與憶述均過於片段，不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扮演的角色，導致戰役的解釋較為孤立，難以形成具結構性、系統的研究。

表 1-1 臺灣有關陳誠或國共內戰之史學博碩士論文一覽表

作者	論文名稱	畢業學校	年代
張慧安	陳誠與台灣土地改革	文化大學	民國 71 年
李厚壯	國共內戰在山東	臺灣大學	民國 85 年
程嘉文	國共內戰的東北戰場	臺灣大學	民國 85 年
江安妮	關鍵的年代：1949 年陳誠主持臺灣省政研究	中興大學	民國 93 年

資料來源：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成立經過，脫胎自民國 38 年夏秋之交，國府眼見其統治區域已概分為東南區與西南區，為適應東南沿海島嶼眾多之地理形勢，並配合陸海空三棲協同作戰，遂於臺北成立長官公署。期能以己之長攻敵之短，以強大的海空軍力量阻止共軍進入東南沿海，確保臺灣革命基地，以迄今日，締造了國民黨遷臺後半個世紀的統治，並間接為臺灣日後榮景作出貢獻。該公署所發揮的功能意義重大，自不待言。然而卻幾乎未見針對當日統籌東南區政治、軍事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進行專文研究，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名的博碩士論文亦告闕如，關於國共臺海對峙歷史的理解而言，吾人認為此乃國共內戰史與戰後臺灣史研究的一項空白，因此本文自有進行填補的用意在。

在研究方法方面，關於組織的研究，近年來有些學者強調：組織具有靜態、動態、心態及生態四方面的意義。早期科學管理學派只注重靜態結構之研究，後來人群關係學派則注重成員心態的探討，兩者均忽視動態及生態層級的分析。現

⁵ 江安妮：〈關鍵的年代：1949 年陳誠主持臺灣省政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

⁶ 孫宅巍：《陳誠晚年》，頁 36。孫氏認為陳誠此期仍「忠蔣不二」，但在筆者觀察下，頗有不同看法。

代組織研究已進入系統理論階段，其代表人物如帕森士(Parsons)認為組織要能具備下列四項條件或功能：

- (一) 具有一定的功能，並力求目標的實現。
- (二) 能維持組織運作之模式。
- (三) 能協調並統一各成員之意志，使組織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 (四) 能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而加以調適。⁷

近來國內學者對組織的研究亦都採取統合性的觀點，如張潤書所下的定義是：「組織乃一群人為了達成共同目標時，經由權責的分配、層級的結構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它是隨著時代及環境而自謀調適與適應，同時人員之間建立了一種團體意識，不過它的範圍僅指政府或公眾的而言。」⁸職是之故，一個軍事組織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

(一) 組織目標：軍事組織是為達到某些軍事目標而成立的組織；其目標必須為全體成員所認同，其人俾能同心協心完成這些目標。

(二) 科層體制：軍事組織具有靜態的職位權責結構，以規範成員的行為，這些權力或權威結構，即社會學家韋伯所謂科層體制。

(三) 溝通與調適：軍事組織在科層化之後，必須經過協調溝通的作用，才能成為一個活的有機體；此外，軍事組織要與外界政治、社會環境發生交互影響與調適作用，始能持續發展，完成其目標。

在社會學的觀點而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是一個正式的軍事組織：軍事組織乃是人們為達成軍事目標所結合形成的有機體，藉公署成員與職位權責結構之交互作用，以及對外界環境之調適來完成軍事任務。因此軍事組織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

(一) 軍事組織目標：各種社會組織正如上述，都有其目的性。軍事組織的功能從組織的觀點而言，乃在提供適當的環境（包括場所、設備與人員），使軍事人員順利整合內部資源，打敗敵人，圓滿達成任務。

(二) 軍事科層體制：組織理論中一個重要觀念是「科層體制」，其意指具有人事階層的行政體系，有時亦被形容為腐化無能的官僚政治。韋伯曾經對科層體制加以系統地研究，排除掉官僚腐的涵義，強調在現今複雜社會組織下，為實現組織目標，有必要實施科層體制，蓋科層體制有下列特徵：

⁷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Free Press, 1951, pp.16-96.

⁸ 張潤書：《行政學》（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90 年 2 月修訂二版三刷），頁 123。

甲、爲一系列特定的職位或官階所形成。

乙、依照一定的專門性才能，選任適當人員擔任職務。

丙、具有正式頒訂的組織章程、行事規則、規定任職者之權利義務，以及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丁、對任職者的升遷、待遇及發展機會均有明確而合理的保障。⁹

軍事組織逐漸擴充，科層化趨勢亦日益明顯，欲達成其目標，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作爲一個軍事組織，須有功能上的分工，即根據法定的章程與規則，依照所需的專業才能，分別任用各級指揮、行政及戰鬥人員。就整個軍令制度而言，由參謀總長、陸海軍總司令、各區軍政長官、綏靖公署主任以及各部隊主官，自成一個體系。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內部組織爲例，有東南軍政長官、副長官、參謀長、各處防衛司令、保安司令，以及各軍、師，亦另成一個體系。所有軍事人員（包括行政官員與指揮軍官）在各自體系中，均占有正式職位，享有一定的權利與義務。

（三）溝通與調適：爲了促使科層體制產生積極的功能，改進軍事組織行政效率，意見溝通是一種重要的手段。巴納德 (Barnard) 認爲在探討組織理論中，意見溝通占有其核心地位，蓋組織目標的實現，端視組織成員與各部門之間的充分協調合作，而協調合作的基礎，則是意見溝通。¹⁰

由於東南區戰事的快速崩壞，大陸遷臺人民與軍事組織的日益加多，以及國民成立後以迄國共內戰的派系惡鬥，復以美國官方坐視國共內戰的最終結果，導致此時中國政治、軍事結構快速變化。影響所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背景及其初期環境，是在一個相當不利且屢受重創的局面下勉力支撐。職是之故，部分官員業已陸續推動重大改革措施，以滿足國府統治區內人民求新求變的心理，亦有試圖改變國際觀感，爭取援助之用意。上述等等均顯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因應外界環境之鉅烈變遷，而必須調適自身結構與功能，力求國府能永續發展。

究其實，吾人綜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人事，可見公署以陳誠爲長官，周至柔、林蔚爲其臂助，「土木系」嫡系將領爲署內核心，¹¹亦包羅了蔣中正愛將湯

⁹ M.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ioned by A. M. Henderson & T. Parsons, N.Y.:The Free Press, 1964, pp.52-53.

¹⁰ C. I. Barnard,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109.

¹¹ 土木系乃陳誠軍事集團的代稱，其將領大多出自於陸軍第 11 師、第 18 軍系統，或與陳誠有親密人身關係的將領。在中國文字的拆寫中，這支部隊的番號「十一」爲土，「十八」爲木，因此被稱爲「土木系」。

恩伯與擔任國府撤臺後第一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濟濟多士，共聚一堂，實是陳誠軍事集團在臺灣力量的展現。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蔣中正復職後，嗣後奉命裁撤，與當時已成戰鬥單位的國防部合編，公署軍事人員大量進入國防部填補組織真空，成為國府撤臺後新國防部重要組成部分，遂為今日中華民國國防部之前身。職是之故，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歷史上的存在，並非曇花一現，而是另種形式進入臺灣中央軍事機構中，成為今日臺灣現狀的一部分，故有其研究價值。

三、章節安排

本文的架構以人為經，以事為緯，即以陳誠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主軸，環扣此期東南區重要軍政事件之發展。務期讀者了解國共內戰末期，陳誠軍事集團於臺灣經營的情況，以迄於國府遷臺、蔣中正復職總統之前的臺灣景況。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旨趣、研究成果回顧，及簡介各章內容。第二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籌組前之局勢〉，本章試以從國共內戰時期，陳誠參謀總長之尊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實際指揮東北對共戰事論起。陳誠在東北雖力籌戰守，但已不能掩蓋東北國共強弱之勢業已逆轉的事實。在公主屯戰役後，陳誠以病軀離開東北，輾轉來到臺灣養病，並於民國 38 年年初在蔣中正的授意下接任臺灣省主席，正式與臺灣結緣，並開展各項措施，暫時穩定臺省局勢，如戒嚴、改行新臺幣、三七五減租諸政，厥影響臺灣日後的局面。臺灣在陳誠的治下暫時穩定後，共軍旋即侵入東南沿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因應危急局勢遂在臺北成立。上述種種背景，將是本章詮釋的重點。

第三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成立與職掌〉，本章指出公署的成立經過，以民國 38 年 6 月於臺北舉行的東南區軍事會議為其嚆矢。這場會議以陳誠為主席，東南區陸海軍各高級將領與會，蔣中正更親臨演說，力言國軍自 5 月底上海撤守後，為策劃新的攻守方略，將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統籌戰守，確立台灣為復興基地，將嵎泗列島、舟山群島、福州、廈門及台灣融合成一個攻守整體，不使台灣陷於孤立。公署組織詳見本章內容，內部人事並非極為融洽，甚至甫敗於上海的湯恩伯聯合素被視為陳誠軍事集團高階核心將領周至柔與林蔚，反對陳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可見陳誠當時因東北之事，多為時人懷疑其能力，其中亦不排除陳湯之間有矛盾存在。至於蔣中正與陳誠的關係，陳誠對下野的蔣中正，亦不如之前奉命惟謹，本章對此有多項舉例，尤以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籌備，陳誠表示

了相當的消極態度。

對臺灣防務的規劃與執行，亦是本章另一重點。本章對此分為蔣中正對臺灣防務的決策，陳誠對臺灣防衛的先置佈署，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扮演之角色，以及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在駐臺日軍舊基礎上，對臺灣防務的諸項強化。嗣後國府在臺灣正式啟動東南區之陸軍整建，除了蔣對國共內戰國軍落敗的檢討外，並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復以日籍軍事教官和孫立人第四軍官訓練班教以戰術戰法，力圖提升高級將領與基層軍官的素質，讓國軍浴火重生，這也是軍事改造成敗的重要關鍵。國軍初步整訓後，不久則讓驕傲輕敵的共軍在島嶼作戰中吃到苦頭，於閩南金門島和舟山登步島等役擊退共軍，金門之戰更有難得之戰果，此則是第四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指揮之戰事〉的重要內容。

第五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落幕〉則是國府爭取美援的一連串作為，吳國楨在此事活動甚力，積極謀求臺灣省主席之位，陳誠處境日趨不利，最後終為吳國楨所取代。此一連串人事更迭，蔣中正是否因迫於美方壓力而撤換陳誠，蔣中正除爭取美援外是否有其他考量，頗耐人尋味。陳誠失去原賴以為憑藉的臺灣省主席後，僅剩東南軍政長官一職，但在國府中央正式遷臺不久，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也失去了原區域軍政統籌作用，與中央政府有疊床架屋與相互掣肘之弊，陳誠頗有龍困淺水之處境。蔣中正於民國 39 年 3 月復職總統，陳誠被渠提名為行政院長前與蔣中正之關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遭裁撤後的人事安排，陳誠新內閣之特質，上述種種均為本章述及的重點。

本文係以歷史研究法為主，組織學與管理學等理論為輔，並自製圖表，將相關資料予以分析歸納，試圖給予公允的綜合評價。資料方面則以國史館藏之《蔣中正總統檔案》、《石叟叢書》，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出版之《總裁辦公室文件》，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藏之《國軍檔案》，與各類回憶錄、檔案、書信、言論集為主，合已刊的訪談錄、記述文字、專書，或研討會論文，以之撰寫論文。筆者希冀填補其空白、力求糾正錯謬，相信可為此期研究仍平靜如鏡的軍政人事關係部分，略盡綿薄之力。

第二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籌組前之局勢

第一節：陳誠在東北戰場的失敗

一、國共內戰爆發

抗戰初勝，民眾欣喜若狂，中國各界盼望和平雖有如大旱之望雲霓；惟國內兩大勢力——國民政府與中共卻因意識型態與實際利益的衝突，不協之狀已浮上檯面，此又以雙方競相接收淪陷區問題為最，並為此爆發了不少零星戰事。最後共軍循「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戰略方針，¹並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選擇適當機會，包圍較弱或少援助的國軍，以殲滅其個別力量為目標，不重城池的一時得失。對於土地問題，由減租減息，改為「打土豪、分田地」，伺機組織民兵、游擊隊，採行長期的人民戰爭，²遂在華北、東北逐漸立穩腳步，其勢愈張，更取得與國府在會議桌上談判的籌碼；反觀遠在西南的國軍，雖得美國之助，分別以空運、海運方式至全國各大、中城市進行接收，關內日、偽軍亦遵令向國軍投降，層峰並密令伺機掃蕩沿途共軍，其戰略側重於重點進攻，城市佔領，損失較大。儘管如此，國軍身為政府軍，接收城市責無旁貸，而且若讓共軍搶先接收各地大城，則不啻將抗戰勝利果實拱手讓人。是故，戰後和平仍未降臨中國，反因兩大陣營的大打出手，而使得全國各地遍地狼煙；其中，最為國內外所矚目的，即是東北的接收。

中國東北素稱富饒，在歷史上又因俄國、日本的慘憺經營，配合該區盛產煤、鐵礦，復以網狀鐵路四達八達，遂成中國最為發達的重工業地帶。日本投降後，東北日、偽軍紛向俄軍投降，故蘇俄之立場即關係著國共在東北的盛衰。出關之林彪共軍棋先一著，雖因「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所阻，東北大城不得其門而入；但俄軍鑽條約漏洞，儘量予共軍便利，其措施即把擄獲的日軍武器提供給共軍，並緩慢辦理撤軍事宜，不令國軍快速進入東北，堅拒國軍在大連登陸，致令共軍乘隙建立根據地，並攻擊欲登陸葫蘆島之國軍。³接收東北之國軍，內有第 13 軍、

¹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 年 11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頁 117。

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 5 月初版一刷），頁 873。

³ 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1937-1949）》（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 91 年元月初版）頁 449-452。

第 52 軍、第 53 軍、第 60 軍、第 71 軍、第 93 軍、第 207 師，其中更有全美械裝備的孫立人之新 1 軍、廖耀湘新 6 軍，大多是善打硬仗之國軍嫡系，目標是掃蕩共軍，廓清東北九省全境，國府重視東北，由此可見一斑。戰事一起，國軍進展神速，連下瀋陽、四平、長春等名城，追亡逐北，孫立人部前鋒已接近哈爾濱城郊，林彪因主力已在四平被打垮，已有放棄哈爾濱，退入俄境休整之意，共軍處境之艱難，路人皆知。此時國府主席蔣中正接受美國使華促和的馬歇爾之請，宣布東北國軍自民國 35 年 6 月 6 日起停戰 15 天，撤回進向哈爾濱的部隊，期滿續延停戰期，與中共重開談判，雙方爭執頗烈，6 月 30 日東北停戰期滿，一事無成；⁴不意卻是國共雙方在東北勢力升降的分水嶺，國軍自始至終，僉未進過哈爾濱一步。

國共雙方對美國均有怨言：中共認為馬歇爾明為調停，暗即軍事援助國府，正是干涉中國內政；國府同樣不滿於馬歇爾，認為偏袒中共。三方爭吵不休，時戰時和，甚至影響國民大會的召開，5 月以來國府軍事得手，9 月 17 日，國軍攻下蘇北共軍基地淮陰，已有軍事戡亂之意，參謀總長陳誠公開指出，一年內肅清共軍；而中共以國府經濟困難日艱，人心惶惶，士氣萎靡，共軍雖尚未佔優勢，然屢挫國軍，深信假以時日，最後共軍必勝，其志不小。即如上述，美國的調停終成泡影。民國 36 年 1 月 29 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聲明調處失敗，⁵馬歇爾並在 1 月 8 日奉召返美接任國務卿，黯然離華；國府即在 1 月 30 日宣布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及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7 日 4 日明令動員戡亂，國共內戰於焉揭幕。⁶

二、總結東北兵符

國府明令動員戡亂後，初期戰況頗為順利，但時節進入民國 37 年後，戰局轉趨不利。隨著國軍在各戰場的慘敗，蔣中正漸不信任屬下，愈將部隊的人事、

⁴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年 5 月初版一刷），頁 872-873。

⁵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 878-879。

⁶ 為調解國共衝突，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甫自參謀總長卸任的馬歇爾為大使銜特別代表，前往中國。民國 34 年 12 月 15 日，杜氏並為馬歇爾中國之行發出函示，要點有二：一是促使中國政府召開全國政治份子會議，二是國共停戰。馬歇爾抵華後，於 35 年 1 月 5 日要求成立三人小組，成員有國民黨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三人小組於 1 月 10 日達成停戰命令的協議，並規定在北平設軍事調處執行部，以執行停戰協定；另外，國民政府於 1 月 16 日成立軍事三人小組，研擬整編國共雙方軍隊辦法，成員有：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為周恩來，美國為馬歇爾，預定國軍於一年半以後編為 50 師，其中共軍佔 10 師。但和平種種努力，最後終歸失敗。參見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7 月二版），頁 438-439。

指揮權收歸己手，不經參謀總長中介；⁷同時，環顧全國各戰場，東北戰場的情勢最為嚴峻，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又病體沉重，參謀總長陳誠遂於民國 36 年春秋之際，多次去東北活動，除宣讀蔣中正命令，對東北各界發表言論外，更分別會見東北各省主席、各省市市長及團長以上軍官，以熟悉當地情況。其時，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合東北保安長官杜聿明的意見，向蔣中正陳述東北戰守之計；惟無法有效應付，又見蔣有意讓陳誠前往主持軍政，只得求去。⁸陳誠即在 8 月 29 日兼任東北行轅主任，指揮東北國軍作戰。

陳誠上任伊始，依其構想，首先對機構和人事進行大規模整頓。陳誠鑒於東北大局已居於劣勢的事實，為求事權統一，首先撤銷保安司令部，直接由東北行轅指揮作戰。為了掃除東北接收人員以權謀私的惡習，陳誠撤換官聲惡劣的瀋陽市長金鎮，由董文琦接任，並槍斃貪汙的瀋陽市公務局長李榮倫，一時人心稱快。但陳誠在軍中人事的更動，反遭人訾議。陳誠上任後，原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離開瀋陽去北平，原副司令長官鄭洞國改任行轅副主任（按：但陳誠多半與另一位副主任羅卓英討論軍務，鄭的副主任頭銜等於虛名）⁹，參謀長趙家驤調往錦州任第二軍事訓練處長，其兼領的瀋陽警備司令部改組成防守司令部，並由華北調來楚溪春任之。第 52 軍趙公武離開東北，由梁愷代理，後換為「土木系」的覃異之。

陳誠最令東北國軍將領驚訝的作法是：免職四平一戰立有大功的第 71 軍軍長陳明仁。理由是四平大戰時，國軍將一袋袋大豆或高粱代替砂包以構成臨時陣地，車站前的大豆堆棧也都焚毀。這戰軍民死傷均重，財物損失甚巨，更有士兵在戰後有軍紀不端之情事。剛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陳明仁竟被撤換，被認為是遼北省士紳，尤其是省主席劉翰東的傑作。陳明仁本與遼北各界相處不大融洽，四平街會戰發生後，陳明仁又不准公務員與人民疏散，遼北士紳遂對陳明仁切齒痛恨，由於陳誠乃是劉在保定八期的老同學，眾人乃到行轅告狀。¹⁰陳誠重視廉潔的作風，自是一種美德；但處非常時期，首要應維持軍中士氣，暫不論陳明仁與眾人的私德仇怨，四平正打了場勝仗，守將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反被免職，業已招

⁷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臺北：臺灣先智出版公司，1994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369。

⁸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頁 135-136。

⁹ 鄭洞國：〈從猖狂進攻到放下武器〉，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合編：《遼瀋決戰》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0 月第 1 版），頁 581。

¹⁰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6 年 6 月），頁 42-44；陳嘉驤：《白山黑水的悲歌》（臺北：漢威出版社，民國 75 年 6 月 4 版），頁 213-214。

致東北諸將的離心，更加快了東北國共力量逆轉的速度。

關於東北軍事形勢，行轅幕僚曾向陳誠建議兩案：一是由關內抽調有力部隊增援東北，形成優勢，爭取主動，尋求共軍主力而擊破之；一是就現有兵力維持東北局面，斷然縮短戰線，集結兵力，依戰略持久，阻敵入關，以待關內戰場之勝利。¹¹由於陳誠以參謀總長之尊來到東北，有扭轉局面的壓力，故積極尋求與共軍決戰，自然選擇第一方案，並從關內調來與奉系東北軍有相當淵源的第 49 軍與第 53 軍；另外也就地利用了現有保安區、交警部隊，與現有部隊各師混編，成立了三個新軍：新 3 軍（以新 6 軍第 14 師為基礎擴編，軍長土木系龍天武）、新 5 軍（第 52 軍第 195 師為基礎擴編，軍長為四平解圍有功，亦獲頒青天白日勳章的陳林達）、新 7 軍（以新 1 軍新 38 師為基礎擴編，軍長為孫立人得力幹將李鴻）。而新 1 軍、新 6 軍與第 52 軍則各編入一個暫編師作為補充；另外青年軍第 207 師則在師部之上多加了「第 6 軍」一級，為將來改為一般的軍做準備，這些部隊大致於民國 36 年底陸續編成。¹²

民國 36 年 9 月，遼西國軍以新調來的第 49 軍與第 53 軍為主力，企圖肅清北寧路以西的共軍，但因初期進展順利，輕敵冒進，反闖入共軍口袋，遭其圍攻，招致重創，此時新軍尚未編成，陳誠「集中兵力」的構想迅速幻滅，共軍乘勝奪下彰武，並威脅新民、撫順，對瀋陽造成很大的威脅。此時陳誠強自鎮定，該年國慶在媒體發言：「要趁此機會將整個共匪主力消滅，盡復失地，使共匪此次進擾為最後一次，以便明年今日東北四千五百萬同胞皆能歡欣鼓舞，同申慶祝。」¹³陳誠的對策是與華北國軍合作，由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派出安春山的暫編第 3 軍與整編騎兵第 4 師，並借調保定綏靖公署的第 92 師，會同東北行轅的第 195 師（當時新 5 軍尚未成立，該師仍在第 52 軍轄下）於 10 月 15 日集結於新民、新立屯一帶，並在 17 日攻下彰武，共軍誤判情勢，以第 6 縱隊反撲，反遭傅部包圍攻擊，損失慘重，第 195 師更宣稱該縱隊連人帶砲全部擄獲。瀋陽方面乃大為興奮，譽之為國軍自進軍東北，連克四平、長春以來最大的勝利。東北共軍為此暫停攻勢，華北國軍亦隨之歸建。¹⁴但東北國軍並未因此苦盡甘來，此捷反而是最後的迴光返照，民國 37 年 1 月的公主屯戰役，則徹底毀滅了陳誠在東

¹¹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前期》上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78 年 11 月 30 日），頁 23-24。

¹²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頁 44-45；鄭洞國：〈從猖狂進攻到放下武器〉，《遼瀋決戰》下冊，頁 581-582。

¹³ 《大公報》，民國 36 年 10 月 11 日，第一版。

¹⁴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頁 45-46。

北掃蕩共軍的願望。

民國 37 年乃是國共在東北決定性的一年，共軍兵力及武器日增，1 月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林彪為司令員兼政委，兵力已增至七十餘萬之眾，彼長我消之勢，路人皆知。陳誠曾言：「到他們發動第六次攻勢時，匪我兵力已眾寡懸殊，幾成二與一之比。」¹⁵經過東北共軍的秋季攻勢，陳誠已經損兵折將，戰況不利，農安至鐵嶺間、錦州到山海關間的鐵路均被破壞。年底國軍幾個新軍相繼編成，爲了打通北寧路，陳誠令國軍十餘師分從鐵嶺、瀋陽、新民出發，企圖三路出兵，誘殲共軍主力，共軍也乘勢發起冬季攻勢，採取分割國軍其中一部加以殲滅的策略。1 月 3 日，由巨流河鎮（在新民迤東，北寧路於此跨越巨流河）北上的新 5 軍（只有兩個師，另一師守遼陽）於公主屯遭共軍優勢兵力攻擊，陳林達曾請示退守有良好工事的巨流河鎮，卻在陳誠猶豫不決之時迅速被圍。陳誠見新 5 軍被圍，遂指示其堅守待援，並命令距離最近的第 9 兵團（司令官廖耀湘，轄龍天武的新 3 軍與李濤的新 6 軍，原在新 5 軍右側進攻）解圍，但廖兵團遲遲其行，致坐失戎機，原可盡殲口袋陣地五個縱隊共軍，失去扭轉東北局勢的機會，新 5 軍亦隨即被殲，陳林達與兩個師長均被俘。¹⁶

公主屯之役的慘敗，震撼了東北行轅與南京中央，憤怒的蔣中正親率國防部作戰次長劉斐、陸軍副總司令范漢傑赴瀋垣開會，追究戰敗責任，力籌戰守，企圖力挽狂瀾。會中陳誠將罪責歸因廖耀湘不肯竭力死戰，但廖與李濤則稱根本未接到這樣的命令，雙方爭吵頗烈；蔣中正一時之間亦無可奈何，又見陳誠胃病宿疾之故，經常在病榻上見客辦公，蔣開始考慮東北人事調動的可能性，而陳誠自知難逃指揮失當之責，亦自請處分，聲望隨之大爲下降。¹⁷

三、黯然離開東北

公主屯之役的結果除決定陳誠去留外，亦可看出共軍已從自衛襲擊國軍，轉爲積極進攻，擴大佔領區；國軍情勢極爲惡化，除瀋陽、長春、錦州、本溪、葫蘆島等城市外，大多已爲共軍所據，交通線幾被切斷，重要的補給全靠飛機運輸。

¹⁸自此觀之，國軍若不全數撤出，將有被全殲於關外之虞。蔣中正並非不知這點，

¹⁵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8 月初版一刷），頁 121。

¹⁶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頁 46-47。陳嘉驥：《白山黑水的悲歌》（臺北：漢威出版社，民國 75 年 6 月 4 版），頁 218；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 374。

¹⁷ 程嘉文：〈國共內戰中的東北戰場〉，頁 47。

¹⁸ 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爲中心的探討》頁 136。

但仍不願輕易放棄東北，在 1 月 10 日於瀋陽的軍事會議，蔣決定設立東北剿總，並在錦州成立冀熱遼邊區作戰機構，聯繫華北、東北兩大戰區。蔣在 13 日電白崇禧文中指出：

東北局勢與辭修（按：即陳誠字）病狀皆甚可慮，其組織與人事似應重新調整，現在德鄰兄調任東北恐更非其時，中（按：即蔣中正自稱）意擬照華北辦法，設立東北剿匪總司令，受東北行轅之指導，而任衛俊如（按：即衛立煌）為總司令，專負東北軍事職責，如此辭修可以專心養病。¹⁹

陳誠亦在病中建言蔣中正應改進東北軍事機構體制，並以華北剿總之成立為例，指出華北剿共軍事因此頗有進展。²⁰蔣有同感，國府乃在民國 37 年 1 月 17 日明令：「特派衛立煌為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匪總司令」。²¹此命令則確定陳誠就此淡出東北，1 月至 2 月間，陳誠仍兼參謀總長與東北行轅主任職，與衛立煌兩人繼續就打通鐵路，以解數十萬大軍作戰補給等問題，電文交馳；惟其勢不能，東北數十萬大軍僅能嗷嗷待哺於空運，國軍陷於東北泥淖，進退不得，種下了幾覆滅於關外的遠因。陳誠除飽受辱罵外，更在 5 月 13 日被免去其參謀總長、東北行轅主任等本兼各職，專心養病。²²

陳誠雖已離開東北，但由於渠初至東北時的倨傲作風，復以半年之舉措致使國府僅控制瀋陽、長春、四平、永吉、錦州等大城及其外圍地帶，時人對陳誠之議論多為負面，甚至惡言謾罵。松江籍的立法委員田雨時在民國 39 年寫下的〈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中批評陳誠主政東北是：「看似大刀闊斧，卻多汰舊，殊少創新，彷彿一條破損不堪而迷途於怒海中的船長，祇顧低頭忙於補漏堵水；可能那一段的不健康，未多高瞻遠矚，認清方向…終於落得半浮半沉。亦即過於著眼消極性的枝微末節；不遑熟思明察大者、遠者、具深度者，殊少從根本上積極扭轉東北危局的重要方略與力行。」²³，此間已指出陳誠在東北的過失。

東北剿共的重大挫折，使陳誠進入了一生軍政事業的最低潮，並承認「剿共軍事的失敗，以地位言，我所負的責任，實比任何人大」²⁴的事實。

¹⁹ 〈總統特交檔案整編資料〉（民國 37 年部分），〈特交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²⁰ 〈總統特交檔案整編資料〉（民國 37 年部分），〈特交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²¹ 《大公報》，民國 37 年 1 月 18 日，第一版。

²²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 376。

²³ 田雨時：〈東北接收三年災禍罪言〉，《傳記文學》第 216 期（民國 69 年 5 月）。

²⁴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107。

第二節：陳誠接掌臺灣省主席和美國的反應

一、接掌臺灣省主席

陳誠自民國 37 年以參謀總長之尊主持東北對共軍事，仍無法挽救國軍在東北已屈居劣勢的惡運後，已成南京政壇之箭靶；復以宿病胃疾復發，實難堪東北繁劇之局，就此離開東北，返回南京，隨即赴國防醫學院上海總醫院動胃疾手術；²⁵但國民大會諸多代表仍欲追究陳誠責任，欲殺陳誠而後快。²⁶最後經蔣中正緩頰，始得無事。該年 10 月陳誠落寞地帶著一家老小，前往臺灣草山（筆者按：今陽明山）臺電招待所養病，暫且離開紛紛擾擾的南京政壇。²⁷抑鬱之際，陳誠撫今追昔，於 11 月重錄了自己在民國 22 年的日記，作為感懷：

今日革命之大敵人，不是軍閥，不是共匪，乃是同志們內心潛伏的病根，例如推諉、敷衍、占有、報復之行為與觀念，無一非革命之最大阻礙。石叟（按：陳誠自號「石叟」）。二十二年日記。三十七年十一月摘錄。²⁸

此時仍在養病的陳誠，開始深深地反省過去的大失敗，殊不知臺灣此行竟為渠軍政生涯另啟柳暗花明之途。

時節進入民國 38 年前後，國府戰報一日不如一日。國軍已在主力決戰中的遼瀋戰役、徐蚌會戰中相繼潰敗，38 年 1 月 10 日第 2 兵團司令邱清泉自戕，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被俘；平、津更被重重包圍，天津於 1 月 15 日城破，國軍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則在 1 月 22 日宣布「局部和平」，共軍唾手輕取北平。²⁹國軍數十年積聚起來的精華，毀於一旦，南京上下瀰漫著低氣壓，揮之不去；³⁰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蔣中正被迫於 1 月 21 日宣布下野，交出總統職位，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隨即遄返桑梓奉化，思考今後國府的走向。此時臺灣的經營，

²⁵ 王普：〈我所知道的有關陳誠的幾樁小事〉，《傳記文學》第 443 號（1999 年 04 月），頁 83。時上海總醫院為國防醫學院的實習醫院，王普為該醫學院學生，親見陳誠胃潰瘍切片之幻燈片。

²⁶ 徐揚、寇思壘：《陳誠評傳》（臺北：群倫出版社，民國 75 年 8 月 30 日初版），頁 164。

²⁷ 徐揚、寇思壘：《陳誠評傳》，頁 169。

²⁸ 陳誠：〈手錄二十二年日記〉（民國 37 年 11 月），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373。

²⁹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1949）一至六月份》（臺北：國史館印行，民國 85 年 2 月出版），頁 105、181。

³⁰ 黃埔名將宋希濂追憶當時情況，指出當時普遍國軍軍官都認為：國軍已被共產黨打垮，國民黨的氣數快要告終了。見宋希濂：《鷹犬將軍》（臺北：李敖出版社，1990 年 4 月 18 日初版），頁 411-412。

已被蔣視為規劃之重點。

先是，蔣中正曾在民國 35 年 10 月，以國府主席身份偕夫人宋美齡巡視臺灣，深覺臺灣在國共對抗下的重要性。蔣言之：

臺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

³¹

又云：「巡視臺灣之收獲，較之巡視東北之收獲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³²可見蔣對臺灣期望甚深。³³稍後，臺灣省警備司令彭孟緝為擴張勢力，也請求南京為其特增一支警衛團，合原有一團部隊為警衛旅，聲稱可杜絕二二八事變時國軍駐臺兵力過少，始釀大禍的弊病。彭氏將連長至旅長的人選彙整成冊，呈報給總統府。當時大陸戡亂情況未明，時任總統府軍務局長的俞濟時，為未雨綢繆計，也認為臺灣應有一支忠實的精銳親兵駐守，為蔣加一層保險，故俞濟時順水推舟地允許彭氏的建議；但卻排除彭氏規劃的名單，全由總統府警衛總隊選派，甚至連下級軍官連長、排長、班長均由官邸派出，組成警衛團，浩浩蕩蕩於民國 37 年 2 月來臺成軍，作為蔣中正在臺灣的一支御林軍。³⁴以上種種，可知臺灣在戡亂戰事轉趨不利之狀況下，於國府要人眼中的重要性已不同以往。

爾後國軍於戡亂決戰中大潰，蔣中正意識到臺灣在未來扮演的角色，私衷已有計較。37 年 12 月 3 日徐州陷共，蔣中正為戡亂敗衄負責，行將下野；為預留後路，遂於 12 月 29 日經行政院院會任命陳誠出任臺灣省主席，次日，國民黨中常會亦決定由蔣經國出任臺灣省黨部主委。³⁵蔣下野前首先將空軍、國庫資財及軍械轉移臺灣，並在後方各要地調動人事及防務。38 年 1 月 20 日，蔣中正任朱紹良為福建省主席、方天為江西省主席。³⁶21 日，蔣中正發表文告宣布引退，李宗仁副總統依憲法代行總統職權，行政院院長孫科等留任。³⁷蔣中正並於當日特

³¹ 〈事略稿本〉，民國 35 年 10 月 26 日記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³²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與台灣〉，《近代中國》，第 31 期（民國 71 年 10 月）。

³³ 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 91 年 4 月出版），頁 354。

³⁴ 葉邦宗：《報皇王惕吾——蔣介石門生、我的長官、隱瞞的四十年》（臺北：四方書城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出版）頁 54-55。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時為該警衛團團長，作者葉邦宗則任該團第八連連長，乃當事人記述之作，可視為一手史料。

³⁵ 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一百週年大事年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3 年 11 月 24 日初版），頁 453。

³⁶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218。

³⁷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曉園出版社，1989 年 4 月再版），頁 605，頁 610。

派湯恩伯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朱紹良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任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爲廣東省主席、張發奎爲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兼海南建省籌備主委。³⁸

即將下野第三次的蔣中正，竟有此不尋常的舉動，令代行總統職的李宗仁心生疑忌，桂系軍人自非善與之輩，故有反制動作。³⁹此時陳誠親信，時任聯勤總司令的郭懌，在陳誠接任臺省主席前夕的民國 38 年 1 月 2 日致函陳誠：國防部原有意於西南地區設長官公署以何應欽任之，亦擬在閩浙臺設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蔣中正亦屬意陳誠接任東南軍政長官，但桂系極力反對，聲稱臺灣乃托管地，不可設軍政長官，⁴⁰其中以白崇禧反對陳誠最力，何應欽亦對陳有所疑忌。⁴¹是故，該軍政長官公署之設置，因政局之故，延至 38 年 8 月 15 日才正式設立。

吾人默察臺省主席的任命案與蔣中正發表的人事命令，蔣下野前的部署並不尋常，隱含整軍再戰的意味，其中臺灣更成爲東南半壁的重要後方；⁴²果不其然，38 下半年共軍橫掃中國東南、西南、西北各省，惟臺灣碩果僅存。蔣下野前等人事命令，其發揮最大作用者，乃是臺灣省主席任命案。

在草山養病已有兩個月的陳誠，對蔣中正命接任臺省主席想法，本一無所悉；乃於 12 月 29 日當晚，由前來拜訪的省主席魏道明親口告知陳誠，魏並以蔣中正的電報爲證。⁴³陳、魏兩人經過 2 小時的洽談後，始覆電給蔣，陳誠的態度頗爲躊躇，聲稱願在軍事上以個人關係協助魏道明，不予蔣肯定答覆。38 年 1 月 3 日，蔣再次來電，措辭頗爲操切，催促陳誠若再延誤就職，全盤計劃將完全破敗；⁴⁴陳誠見電後不便再辭，即行就職。⁴⁵

但陳誠之願接任臺灣省主席，自當有其見解與抱負，須爲蔣所知所用。職是

³⁸ 《總統府公報》，第 210 號，第一版、第二版。

³⁹ 如 1 月 13 日華中剿總總司令白崇禧，在漢口要求中央銀行將運往廣州之銀元運回南京。見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168。

⁴⁰ 當時中日尚未簽訂和約，戰前爲日本領土的臺灣，尚非法理上的中國領土，國府若貿然在臺灣設立軍政長官公署，是否妥當，不無疑問。

⁴¹ 〈郭懌來函〉（民國 38 年 1 月 2 日），〈友聲集〉（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28-29。

⁴² 〈俞濟時電顧祝同郭懌確定發款宋希濂部及部隊發實物並急造臺灣營房〉（民國 38 年 2 月 10 日），〈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³ 〈蔣中正電陳誠決任弟爲臺灣省主席速準備〉（民國 37 年 12 月 28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⁴ 〈蔣中正電陳誠速就任臺灣省主席〉（民國 38 年 1 月 2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⁵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臺灣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6 月），頁 34-35。

之故，陳誠之見解乃以時任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祝紹周為溝通中介，祝於 1 月 4 日面見蔣中正，密陳臺灣防務、建設等擬議。要點有五：

- 一、台灣與海南島在軍事上有互為犄角之勢，在生產上則台灣有許多工業原料仰賴於海南，應速設立軍事機構，肅清潛匪。陳主席誠囑職代面呈，請以張發奎主持海南島軍事，而以歐震副之，並另撥一軍之番號責成歐震將該島地方團隊加以整編充實，必能完成其使命也。
- 二、台灣、閩、浙、廣東與海南島，以台灣為核心，軍事上應有一堅強組織（按：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落實之），萬一東南軍事受到挫折，尚有以台灣為基地，配合國際形勢之演變，而恢復本黨之基業。
- 三、在台之國營生產事業，應利用機會全部交給省府代營，集中財力、物力，努力增產（按：即後來之臺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俾將來在台之陸海空軍餉源有著，此事可令前財政部次長徐柏園就近協助省府辦理之。
- 四、台灣情形相當複雜，尤其近來軍事機關增多，無統一管理機構。原任警備司令彭孟緝以資歷較淺，對在台之陸海空軍風紀統一維持比較困難，應授權省府主席給以名義，否則聽其自然演變，不獨各部自相糾紛，恐「二二八事變」有重演之危險也。
- 五、文化機構及學校最好不要遷台灣，因容易將共產份子潛入與製造共產份子也。⁴⁶

這些建議明出自祝紹周之言，但很大程度反映了陳誠的期望，頗有談條件之暗示。⁴⁷蔣中正擔心夜長夢多，急欲其嫡系陳誠早日接掌臺灣省，⁴⁸爰從善如流，將臺省政、軍、財大權集中陳誠之手，並致電陳誠，指示今後治臺方針並加勉勵：

- 一、多方引用臺籍學識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
- 二、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
- 三、收攬人心、安定地方。
- 四、處事穩重、對下和藹，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訂計畫，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實地做事，而不多發議論。
- 五、每日特別注重各種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不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

⁴⁶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20-21。

⁴⁷ 有論者認為此議雖由祝紹周提出，但可視為陳誠對臺灣的條陳與主政之條件，見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 91 年 4 月出版）。

⁴⁸ 蔣中正在時局低迷，陳誠遲疑臺省主席之際，曾對胡宗南言：「只有辭修是我們忠實同志，如（陳誠）堅不欲就，則爾後亦不必出來矣。」，見〈郭懌來函〉（民國 38 年 1 月 2 日），〈電子影像檔〉〈友聲集〉，《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28-29。

六、 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⁴⁹

吾人可見蔣中正字裡行間對陳誠期望之殷、愛護之切，並深知陳之缺點，亦望渠痛改前非。爾後，陳誠亦以實績回報蔣之知遇，茲為後話。

表 2-1 陳誠省府人事名單

主席	陳誠 新任（民國 38 年 1 月 5 日-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
秘書長	浦薛鳳 原任（民國 37 年 7 月 22 日-民國 43 年 6 月 7 日）
民政廳長	朱佛定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
財政廳長	嚴家淦 原任（民國 35 年 4 月 20 日-民國 37 年 7 月 24 日） （民國 37 年 11 月-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
教育廳長	許恪士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8 年 5 月 4 日） 陳雪屏 新任（民國 38 年 5 月 4 日-民國 42 年 4 月 20 日）
建設廳長	楊家瑜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
農林廳長	徐慶鐘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43 年 6 月 7 日）
警務處長	王成章 新任（民國 38 年 2 月 26 日-民國 39 年 4 月 18 日）
糧食局長	李連春 原任（民國 35 年 8 月 10 日-民國 59 年 8 月 1 日）
交通處長	陳清文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9 年 7 月 4 日）
衛生處長	顏春輝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7 日-民國 51 年 12 月 10 日）
社會處長	李翼中 原任（民國 35 年 6 月 2 日-民國 41 年 5 月 1 日）
主計處長	紀萬得 新任（民國 38 年 9 月-民國 47 年 8 月）
新聞處長	吳錫澤 新任（民國 38 年 3 月 10 日-民國 39 年 3 月 16 日）
地政局長	沈時可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61 年 9 月 1 日）
人事處長	張國鍵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8 年 8 月） 萬斯年 新任（民國 38 年 8 月-民國 39 年 5 月）

資料來源：戴寶村編：《臺灣全志》卷十職官志文職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 93 年 12 月初版），頁 47-63。

民國 38 年 1 月 5 日，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成為光復後第二位省主席；⁵⁰蔣中正總統則於 1 月 21 日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依憲法代行總統職，行政院長孫科等留任。而戡亂戰事的每下愈況，讓業已下野的蔣中正更確定由陳誠所主政的臺灣，將是其東山再起的復興基地，蓋將大多數資源移轉到臺灣，則是蔣中正縝密算計後的作法。不可諱言，此舉也有拆代總統李宗仁後臺的意味在，蔣自然

⁴⁹ 民國 38 年 1 月 11 日記事，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139-140。

⁵⁰ 陳儀乃臺灣省首任行政長官，不算在內，第一任臺灣省主席乃魏道明。

樂意爲之；但從國際眼光看來，蔣中正對臺灣的各項積極舉措，同時也在美國密切觀察中。

由於李宗仁就任代總統之日，手頭一文不名，爲維持軍餉，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飭財政部將運臺的國庫銀元金鈔運回一部份備用。但是在臺負保管責任的陳誠奉蔣中正暗示，作充耳不聞的無言抗命，政府救窮乏術，唯有大量印發已一文不值的金圓券。大票成群出籠，致幣價貶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場完全崩潰，百業停頓，軍心民氣完全喪失，遂形成無法收拾的局面。⁵¹李宗仁又指出：蔣中正將金銀、海空軍實力逐漸南移，以臺灣爲中心。值江防緊急之時，海空軍爲守江所必需，實力一旦南移，江防軍便無鬥志。是故，在李宗仁的眼中，蔣中正在下野前夕，就已準備放棄大陸，要李出來不過是借刀殺人，好讓他爭取時間，搶運時間赴臺。⁵²這種情形，連駐華美軍顧問團也有所覺察。

二、美國對臺灣的看法

民國 38 年 1 月 5 日，蔣中正尚未下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曾遣人告李宗仁：美軍顧問團團長巴大維（David Barr）認爲國軍尙稱可戰，且西北地區和長江以南仍然完整，若在此時期即作放棄大陸的準備，毋寧過早。此外，巴大維指出臺灣係美軍自日本手中解放出來的，雖開羅會議時有歸還中國的協議，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其主權誰屬，究未有法律的根據。今蔣中正即欲據爲己有，作爲撤退海空軍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⁵³只是開羅宣言業已規定臺灣於戰後歸還中國，國府亦早已在臺灣恢復統治，僅欠缺對日和約之簽訂，美方並不願在國際法上與風雨飄搖的國府爲難，因此不阻止蔣中正運輸物資至臺灣；惟美方已預見國共內戰之戰火，或有延燒至臺灣海峽之可能，美方爲自身利益計，亦有意從中介入。

早在抗戰末期，美國爲謀進攻日本本土，對臺灣曾顯露出高度興趣，並在戰後進行調查研究。⁵⁴美方雖保證對臺灣無領土企圖，但由於中美不對稱的友誼，

⁵¹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22。

⁵²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23。

⁵³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23。

⁵⁴ 唐縱曾在日記中指出：美軍曾在福建招劉啓光組織臺灣工作團，準備將來登陸臺灣之用。唐認爲美方有其陰謀，乃令隸屬軍統之劉啓光回渝，由劉另招人員領隊前往。後美方察知劉祖國意識尙強，解約作罷。唐亦稱：「近有美人與陶希聖無意談及美方欲租借臺灣，更了然美人之意圖。」參見唐縱：〈民國 34 年 2 月 8 日記事〉，《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7 年 3 月 20 日初版），頁 450-451。魏德邁曾在民國 36 年考察過臺灣的港灣、基地、油糖廠。見諸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最後訊息發展成美國不止有意以臺灣作為軍事基地，更有讓臺灣成為美國殖民地的謠言。⁵⁵臺灣在遠東政治的戰略地位，可以想見。

民國 38 年 1 月 27 日，艾奇遜（Dean Acheson）接替馬歇爾任美國國務卿，此時中美關係卻有如一灘爛泥，職是之故，美國在中國政策的當務之急有三大目標：（一）如何辯護過去對華外交的失策；（二）如何結納新崛起的中共；（三）如何阻止共軍取得臺灣。⁵⁶其一，吾人可從美國在該年夏秋之際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得知美方的態度，美國政府對蔣中正所領導的國府，已然心死，不抱期望，正靜待塵埃落定；⁵⁷其二，該年 4 月下旬共軍渡江，美國大使館仍留南京並未撤離，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再試圖與中共接觸，卻因實際利益之故，美國不願完全與國民黨斷絕關係，遂遭中共領導人白眼以對；⁵⁸實際上，上述其一與其二乃是美方見中共崛起，對其示好的前後步驟，原為艾奇遜去「國」撫「共」，使中共成為南斯拉夫第二的把戲罷了；⁵⁹其三，美國確實注意臺灣所處的特殊戰略地位，不願臺灣亦步大陸後塵被共產勢力統治，其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在返美之前亦曾先行訪臺，⁶⁰隨後美方人員對臺灣亦動作頻頻，即是明證。

在臺灣逐漸嗅到狼煙風向的當下，美方見國府在臺灣人事調動頻仍，資財運臺不絕於途，情緒可謂五味雜陳：一來，美蘇兩大集團冷戰局面已然形成，若不採取直接軍事之舉，具蘇俄色彩的中共可能會在民國 39 年底拿下臺灣，考慮到亞太情勢，美國在菲律賓、琉球、日本的整體地位可能為此受到削弱；⁶¹惟美方雅不願以軍事手段介入臺灣，以免落中共話柄，無疑自承「美帝」干涉中國內政。

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4 年 2 月），頁 43。

⁵⁵ Pilch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7, 194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7. vol.VII, p472。

⁵⁶ 梁敬鎔：〈抗戰勝利後的中美關係（1945—1949）〉，《中美關係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 77 年出版第三次印行），頁 171。

⁵⁷ 民國 38 年 2 月 24 日，艾奇遜在預測中國時局的發展時，他說：當一座森林中有一顆大樹倒下，在飛揚的塵埃落定以前，人們無法看到破壞的程度。後來「等待塵埃落定」就成為艾奇遜任內對華政策的名言，形容其猶豫觀望，見王海琳、劉宋榮、胡江濱主編：《美國與國共關係和海峽兩岸關係》（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 年 10 月第 1 印），頁 167。筆者按：究其實，對蔣中正有強烈反感的是美國國務院系統；美國軍方向來對蔣友善，支持援蔣。惟此時國務院主張佔了上風，見梁敬鎔：〈抗戰勝利後的中美關係（1945—1949）〉，頁 173。

⁵⁸ 林立樹：《司徒雷登調解國共衝突之理念與實踐》（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 89 年 4 月初版），頁 206-209。

⁵⁹ 梁敬鎔：〈美國對華白皮書之經緯與反應〉，《中美關係論文集》，頁 175。

⁶⁰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30；〈蔣中正電囑陳誠五日巴大衛飛臺灣派員招待〉（民國 38 年 1 月 4 日），〈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⁶¹ 〈國家安全會就美國對福摩薩立場提交的報告稿〉，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第二卷（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未註明出版日期），頁 9。

二來，美國務院方面深銜二次大戰與蔣中正合夥作戰的磨擦，⁶²不希望蔣中正在臺灣尋求復出。揆諸情勢，美方想法是：利用「外交與經濟」手段，讓臺灣不為中共統治，並且最好是由一個親美、非共黨的中國地方政府所治理，方為萬全之策。⁶³職是之故，美方開始跟臺灣省主席陳誠接觸，企圖各取所需。

三、與美國的交手

民國 38 年 1 月 15 日，美國駐臺北領事館總領事克倫斯（Kenneth C. Krentz）向國務卿艾奇遜呈報陳誠仍忠於蔣中正，並不信任陳誠。2 月 2 日在陳誠主動要求下，克倫斯與陳誠進行二個小時的晤談：陳誠聲稱絕不允許中共或任何大陸上的政府統治臺灣，並會妥善管制紛紛來到臺灣的大陸民眾，且乘機要求更多的美援，保證將會物盡其用美援物資。但克倫斯仍認為陳誠是個典型保守派軍人，視其言為爭取美援的外交辭令，並不重視。⁶⁴

美國為增進對臺灣的了解，國務院奉國家安全會議指示，於 2 月 28 日提出備忘錄，其具體的政策主張如下：

- 一、國務院應當增加派駐在臺灣的人力，並且立即派遣高層官員赴臺北從事特別任務。
- 二、該高層官員在停留臺北期間，應當依照國家安全會議第三十七之二號文件第二段內容所訂定的原則，和臺灣省主席陳誠接觸。
- 三、該高層官員在取得陳誠保證履行美國的期望之後，應當知會陳誠說杜魯門政府將根據國會的立法對臺灣提供經濟援助。
- 四、美國經濟合作署之臺灣分署應當著手評估臺灣的工業發展方案，並且進行援助採購。
- 五、在初期階段，必須將美國在臺灣活動的曝光可能減至最小的程度。⁶⁵

該備忘錄迅即落實，2 月 14 日國務卿艾奇遜特簡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前往臺灣進行調查，並隨時得向艾奇遜報告工作進展。

⁶² 美國對蔣中正的良好觀感，已在史迪威事件與日軍於民 33 年「一號作戰」的節節勝利，破壞殆盡。

⁶³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37。

⁶⁴ Kenneth C. Krentz February 2,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P. 278-279.

⁶⁵ Dean Acheson, Memorandum for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p.1-2, February 18, 1949, Box 205,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Harry S. Truman Library. 轉引自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 年 3 月初版），頁 143。

結果莫成德於 38 年 2 月至 5 月底多次穿梭於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其調查報告對美國杜魯門政府訂定對臺灣的政策，影響極大；莫氏隨後奉召返美，擔任國務院遠東司副司長，遂成為杜魯門政府制訂對臺政策的有力人士。⁶⁶

國務院付予莫成德臺灣之行的最重要使命有二：（一）為美國將對臺灣提供經濟援助作出準備；（二）與臺灣省主席陳誠接觸，以決定美國對臺灣提供經濟援助規模的大小。不過，莫成德與駐臺北領事克倫斯的想法相近，莫成德亦不信任陳誠，並決定延期與之會面。3 月 6 日，經過莫成德 3 週的觀察，他向國務卿艾奇遜報告：

當前情勢的關鍵問題，在於省主席職位，陳誠欠缺推動既開明又有效率管理的才具。尤其，雖然大批大陸人士移居臺灣的浪潮已經緩和，陳誠身為蔣中正的親信，難以令人相信會阻止或抑制大陸人士繼續湧進臺灣。由代總統（按：即李宗仁）下令以孫立人取代陳誠，似為最符合我們利益的解決之道。⁶⁷

民國 38 年 3 月 11 日，在上海的莫成德又向艾奇遜強調：「職仍以爲陳誠不足以信賴，故不傾向於和陳誠開始會談，擔憂如此會間接鼓舞臺灣，而且提高渠在臺灣島上的份量。」⁶⁸

莫成德對陳誠的反彈，乃著眼於陳誠與蔣中正的密切關係；艾奇遜復考慮孫立人雖聲譽極佳，但孫沒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並且若觸怒陳誠，將使蔣中正、陳誠等人對孫或其他繼任人選不利。因而在更換陳誠一事，艾奇遜則認為時機未到。⁶⁹不過 3 月 14 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承諾與駐臺北總領事克倫斯的消息，使莫成德以孫立人取代陳誠的願望，有了實現的可能。

克倫斯在 3 月 14 日在南京告以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陳誠已知美方有意令孫立人取代之，聲言願意下臺；惟一切取決於蔣中正，只有經過蔣的同意，有關臺灣省府的改組才有成功的可能。⁷⁰不過，克倫斯實過於天真，陳誠只是假意謙讓臺省主席之職，以換得美援之大批到來；實際上蔣中正決不致令孫立人取代陳誠地位，故陳誠大可樂於表示其大公無私，實則高枕無憂。因為在陳誠在就職臺省主席前，就已得到蔣中正的認可，全盤掌控臺灣軍政財，日後更兼任臺灣省黨部

⁶⁶ 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頁 144。

⁶⁷ Merchant, Telegram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6, 1949, FRUS Vol. IX, The Far East: China, P.297.

⁶⁸ Merchant, Telegram from Shanghai to Acheson, March 11, 1949, Ibid., P.299.

⁶⁹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41。

⁷⁰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39-43。

主委，茲可在下面看出渠所掌有之權力：孫科在 3 月 12 日立法院通過何應欽任行政院長前，已授權陳誠統籌、指揮臺灣海關、大陸來臺黃金、海、空軍及孫立人所訓練的部隊。⁷¹這種權力乃是建立在陳誠對於蔣中正的忠誠為基礎，蔣才大膽給予權位；職是之故，陳誠才敢冒著被李宗仁解職的危險，於 16 日飛往南京與李宗仁「商議和談」。⁷²其時，臺北領事館領事艾德嘉（Donald A. Edgar）認為陳誠之敢有此舉動，必在臺灣安排重要將領鎮守，以防局面失控，並指出此人若非時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即是在臺灣鳳山專心練兵、恪守本分的孫立人。⁷³

此時必須先了解孫立人為何在臺灣？原來孫自從民國 36 年 4 月在東北剿共戰場與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失和後，即於 6 月奉召回京述職，後任為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訓練司令，⁷⁴孫立人認為臺灣南部的鳳山，最適宜作為新軍訓練基地，後來訓練處擴大，孫分身乏術，申請專責在臺訓練，取消上海、廣州兼職，原本蔣中正並不同意，後經過孫的堅持，方接受其要求。⁷⁵孫受命後，即在鳳山成立「陸軍軍官學校臺灣軍官訓練班」，36 年底更名為「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如火如荼進行新軍整建、培訓事宜，如青年軍的整建、建立學生總隊、臺灣軍士教導團，均為該軍訓班之業務。⁷⁶孫所練之兵素稱精銳，所培訓軍官之素質更為人所稱道，⁷⁷此成果自然為美國與臺省主席陳誠所知曉。

除卻中國局勢，美國當時在遠東有更大的一個燙手山芋——日本經濟問題。美軍占領下的日本，在北中國已然赤化後，舊有市場逐漸萎縮，在尚未找到新市場的情況下，可說百般頭疼，因此美國開始援助東南亞，希望在東南亞經濟復甦後，可作為日本產品的市場。而過去是日本領土的臺灣，則或許是個新機會。

民國 38 年初期，一個國務院的調查結論指出：美援東南亞的發展有雙重目，一方面加強美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同時要「保證日本的經濟獨立」以及「保證」

⁷¹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43。

⁷² 〈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見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冊，頁 501。

⁷³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43。另據孫立人侍從秘書沈克勤的回憶：孫立人是個十足的軍人，並非投機取巧的政客，他只對練兵打仗感到興趣，至於權位上的鑽營，則非其志向。見沈克勤：〈我隨侍孫立人將軍的回憶〉，沈克勤：《孫立人傳》（臺北：學生書局，民國 87 年初版）下冊，頁 1046。

⁷⁴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463-464。

⁷⁵ 朱浚源：〈孫立人與麥帥〉，何智霖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發行，民國 89 年出版），頁 293。

⁷⁶ 朱浚源：〈臺灣新軍的搖籃：鳳山第四軍官訓練班〉，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臺北：中研院中山所，民國 82 年 11 月出版），頁 441，446-453。

⁷⁷ 陳鴻獻、李如鈞等訪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官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 年 3 月），頁 7。

給與遠東各區域的經濟安定，如此方能維持整個遠東的政治獨立。關於上述說法，艾奇遜曾簡言之：一切東亞和東南亞的美援計劃，均須一面有利於受援者，同時也有利於日本。⁷⁸為達到上述目的，在 38 年 3 月，國務院的政策訓令—文件 NSC-41，題為「關於對華貿易的美國政策」，主張容忍中共統治區與非共國家之間的民間貿易。該報告斷言任何禁運或經濟作戰將不但無效，且極可能適得其反；若禁運只把中國趕往莫斯科，這是華府最為恐懼的。⁷⁹

此外，禁運對日本復興亦極為不利，華府更擔心這使日本經濟無限期地依賴美國，變成半永久的「美國養老金領受人」；⁸⁰只是此時反共的華府想法複雜，既打算使日本與中國進行貿易，卻又小心翼翼地調節，防止任何過份依賴中國的趨勢。在東京盟總的麥帥對此問題也擺出各種不同的面目，他雖同情國民黨，卻承認擴大對華貿易對日本的重要性；他禁止官方交易與中共官方貿易代表團訪問東京，卻鼓勵雙方貿易。麥帥的立場，似乎可從下列看出：民國 38 年 10 月 11 日，麥帥對一位英國外交官表示雖然中日貿易重要，但他支持封鎖中國以迫使中共政府失去權力；同時，其下屬們卻向國務院與陸軍部爭取更大的自由，讓日本擴大其對華貿易。⁸¹

吾人從陳誠的回憶文中並不清楚美方已有援助東南亞（如臺灣），以解脫日本經濟困境的念頭；但渠當很了解美方打算讓美國背景的軍政人物掌權的心態。蓋陳誠早在 38 年 2 月 1 日讓孫立人到東京接受麥克阿瑟的邀談，並修函致意；⁸²文中暗示美援應至臺灣，同時也通知時在溪口的蔣中正此事。陳誠對孫立人感想如何暫且不論，陳誠盱衡時局，「為留任臺灣省主席之職，已積極地爭取立法院的支持」，⁸³藉麥帥邀訪之事拉攏為美方中意的孫立人，自是順水人情，何樂不為？同年底，陳誠亦親近蔣中正寵臣、有留美背景的吳國楨，邀吳任省府秘書長，並暗許實權。⁸⁴臺省亦在改行新臺幣後，切斷了與大陸其他貨幣的通匯，亦逐漸切斷與大陸市場的聯繫，陳誠為求臺省生存，只能加強臺灣—日本間貿易，兩地商

⁷⁸ Acheson's testimony of January 10, 1950, in U.S. Senate,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p105-71.

⁷⁹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臺北：金禾出版社，民國 81 年 1 月出版），頁 219-220。

⁸⁰ Acheson's testimony of January 10, 1950, in U.S. Senate, Review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p105-71.

⁸¹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頁 219-220。

⁸² 朱浚源：〈孫立人與麥帥〉，頁 300-302。

⁸³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語，見 Stuart to Acheson, March 31,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p.305-306.

⁸⁴（美）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97。

人一拍即合，日本遂成為臺灣戰後初期最重要的出口貿易地區。⁸⁵

民國 38 年 4 月 21 日共軍渡江，5 月 3 日，莫成德與艾德嘉更加確定大陸人民的撤來臺灣，不但會危及臺灣政治的發展，更會加重臺灣經濟的負擔。⁸⁶莫成德指出目前的臺灣無論是李宗仁人馬或是蔣中正嫡系統治，都會強力抵抗中共的侵略，將臺灣建立成一個反共基地，絕對不能兼顧到臺灣人民在政治及經濟上的需求。即使現有大量的美援運來臺灣，臺灣當局也不大可能有效運用美援，甚將這些美援與自身所擁有的外匯與黃金，全數投入軍事經費，而棄人民應有的福利於不顧；況且，大量的美援還會受到中共的嚴厲抨擊；此外倘臺灣有了美援仍被中共佔領，屆時美國援臺所有物資都將變成中共的戰利品。因此莫成德認為美國應撤銷經合總署在臺灣的計劃，只需保留農復會的援助方案即可，並將工業技術人員保留在臺灣即可。⁸⁷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莫成德對陳誠在臺施政並不滿意，也認為這些來自大陸的移民會拖垮臺灣經濟，但他也認為「臺灣島上的政府」有組織、有效率，對於不擅長兩棲登陸的共軍而言，臺灣可說是一粒難以入喉的堅果。莫氏也相信陳誠政府將盡全力保住這個最後的據點。⁸⁸

由於美國不願對國府提供進一步的援助，莫成德也無法達成任務，美國遂提供美援為誘因，介入蔣中正在臺灣的用人與施政，寄望在臺灣的國府政權能藉由自身力量守住臺灣。此時卸下上海市長沒多久的吳國楨，也由於受到蔣中正的器重，讓他成為爭取美援的關鍵人物。⁸⁹

第三節：臺灣：東南區穩定的後方

一、危機重重的臺灣

民國 38 年 4 月 21 日共軍渡江，23 日南京城破，倚為天塹的長江防線輕易為共軍突破，為數甚鉅的大陸人民亦紛紛離開家園，渡海來臺。針對這種情況，美國國務卿莫成德與駐臺北領事艾德嘉，更肯定國共內戰的向南蔓延，將不但危

⁸⁵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照彥合著：《臺灣之經濟——典型 NIES 之成就與問題》（臺北：人間出版社，民國 82 年出版），頁 283。

⁸⁶ Edgar to Acheson, May 3,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23.

⁸⁷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47。

⁸⁸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50。

⁸⁹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51。

及臺灣政治的發展，更會加重臺灣經濟的負擔。⁹⁰許多人亦懷疑陳誠擬訂的經濟政策，是否能處理日漸繁雜的臺省情勢？⁹¹就連在溪口的蔣中正也不免擔心臺省的財政問題。⁹²莫成德分析：中共攻勢凌厲，行將揮師東南沿海，臺灣將被建設為一個反共基地，而非一個有良好福利制度的島嶼；就算美國投入援助，援助物資變成中共戰利品的機會也很大。莫成德更在 5 月 4 日舉出臺灣可能陷共，作為反對美國對臺灣立即提供大量經濟援助的根據。⁹³以上所述，透露出美國一方面不願中共取得臺灣，有意增加對臺灣的援助，卻又對臺灣未來局勢悲觀；另一方面又擔心對臺灣大規模援助而得罪中共的矛盾心理。

但臺灣的經濟除了依賴美援外，還有蔣中正的壓箱寶——在臺灣存放的中央銀行黃金、銀元和外幣（還包括故宮國寶）。莫成德指出這筆金額，足以支應其財政需要一至二年。⁹⁴下野後，蔣中正回到溪口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其中一著即令蔣經國將上海的黃金與其他資產運往臺灣，因為蔣中正認為這筆資產保證了軍餉來源，⁹⁵並在 2 月 10 日完成轉運工作，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⁹⁶這些黃金由官邸親信——後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收支組長的王逸芬（按：又名王永濤）上校處分，且東南各省軍餉亦由王支付，就連雄峙東南的陳誠想動用，都得王點頭，由王向蔣中正請示。⁹⁷可見，雖然財政權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內一個上校所管轄，可是貴為上司的陳誠可萬萬得罪不起這個大掌櫃，想必陳誠對此必然不懌。⁹⁸

面對艱難時局，臺灣內部亦危機重重。憂心忡忡的陳誠曾在 3 月時，向蔣中正呈報兩個月來主臺感想，指出臺省最可慮者為貧富極為懸殊，失業者頗多；另外因時局逆轉，大陸人士、各機關紛紛來臺，以臺灣一省，實難負擔，只得借貸度日，並發行大量發行臺幣，遂導致通貨膨脹。臺人生活日艱，但大陸來臺人士率多政經地位較高，少數不肖者揮金如土，亦導致臺人對國府印象極壞。另外中央在臺經營各種事業，多屬臺省代墊，事業所得又全屬中央，不免使臺灣民眾有

⁹⁰ Edgar to Acheson, May 3, 1949, FRUS, Vol. IX, P.323.

⁹¹ 這種態度以宋子文最為明顯，見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46，註 35。

⁹² 〈王東原來函〉（民國 38 年 3 月 9 日），〈友聲集〉（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40。

⁹³ 戴萬欽：《中國由一統到分割：美國杜魯門政府之對策》，頁 151。

⁹⁴ Merchant, Telegram from Taipei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4, 1949, FRUS, 1949, Vol. IX, The Far East: China, P.309.

⁹⁵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初版三刷），頁 182-184。

⁹⁶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 399。

⁹⁷ 葉邦宗：《報皇王惕吾——蔣介石門生、我的長官、隱瞞的四十年》，頁 14。

⁹⁸ 〈復黃少谷書希轉請核示可否動用陸海空軍存款〉（民國 38 年 8 月 20 日），〈文電乙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212。

所不平，甚至呼為殺雞取蛋。在軍事方面，軍糧預算原係七萬五千人，但已增至每月十七萬人，但實際人數不足五萬人，吃空額的情況極嚴重，軍紀亦頗為敗壞。

99

對此，陳誠建議如欲爭取民心，將以解決多數民眾失業問題為首要，避免人民的不良觀感。其次，應令中央在臺經營事業，酌留一部分物資供應臺省需要，大力撤銷多餘機構，並儘速修理戰時破壞的鐵路橋樑，加強港口物資的疏運，以暢貨流。又以年來人口日見增多，為寬籌民食計，自非增加糧食生產不可，而糧食的增產，則端視實施三七五減租之土地改革，並發展水利、廉價供應肥料，減輕鹽稅。最後，並以各項興革耗費臺幣甚大，陳誠並舉解決辦法二項，甲案：請財政部派員來臺統籌，將臺灣關稅、鹽稅以及資委會之收入，墊付中央在臺各機關費用。乙案：則是解決臺省幣制，另發行新幣。¹⁰⁰，甲、乙兩案日後均獲實施，以下乃是陳誠為穩定對臺統治，所推行的種種措施。

二、財經改革

（一）、三七五減租

民國 38 年 2 月 4 日，陳誠宣布實施三七五減租。¹⁰¹陳誠經營臺省於兵荒馬亂之中，百廢待舉。其中最為緊要者，乃對農業之整頓。要整頓農業，必自土地制度的改革始。蓋陳誠在人口暴增的沉重負擔下，必須讓農民提高生產情緒，俾能應付可慮的糧食不足狀況，並減少農民與政府間的矛盾。

對此，陳誠於接任臺省主席後，即著手擬訂實施「三七五減租」的辦法。是年春，經行政院正式頒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其辦法與陳誠在湖北恩施實行「二五減租」法相同。即規定耕地地租額，不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的千分三七五；原約規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七五者，減為千分之三七五；不及者，不得增加。關於減租一事，其時省參議員（多為地主）與學者不表贊同，但陳誠不顧反對意見，堅持實施。¹⁰²為使此政令得到地主支持，陳誠利用各種場

⁹⁹ 〈陳誠呈蔣中正主席兩月所見臺灣省情形〉（民國 38 年 3 月 3 日），〈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⁰⁰ 〈陳誠呈蔣中正主席兩月所見臺灣省情形〉（民國 38 年 3 月 3 日），〈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7 月初版一刷），頁 13-14、頁 44。

¹⁰¹ 〈實施減租增產改善農民生活－於農民節紀念大會講〉（民國 38 年 2 月 4 日），〈言論〉（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14。

¹⁰² 其時實際執行三七五減租工作，之後接任官派臺中縣長的馮世欣回憶道：『關於三七五減租，進行並非十分順利，因為三七五減租條例是臺灣省單行法，還要省議會（那時叫省參議會）通過，

合與地主接觸，首先把擔任省參議會議長、議員的地主請來吃飯，說服其人接受省府減租的措施。¹⁰³

陳誠曾在3月1日召開的省行政會議開幕典禮上說：「三七五減租，一方面固為佃農解除痛苦，減輕負擔，實為保護地主，幫助地主」，實行後「便可避免共產黨的滲入，而自能調和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逐漸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下旬，陳誠親去屏東、臺南、臺中等地，接見當地士紳、地主，促進其人與佃農訂立新的租約，並派省地政處長沈時可與臺灣中部大地主林獻堂相互溝通，並予以壓力；陳誠則將田賦徵實和餘糧徵購的數額，按減租的比例相應減少。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地主在陳誠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配合「三七五減租」的推行。¹⁰⁴

除爭取地主配合省府減租政令外，陳誠又致力於工作人員的培訓和工作機構的建立。自4月上旬至5月上旬，大約用了二十天的時間，由省府召集各縣市地政、民政科股長、區長、自治指導員等，舉辦講習會，講解有關法令，研究各實際問題及解決的辦法；各縣市政府復次召集區、鄉鎮幹部，舉行講習會。受訓結束，即派出基層幹部推動減租政策，但不免發生種種糾紛。譬如當時臺中縣就有一位地主，私與佃農簽約，隱瞞事實，這是違反減租法令的。經發現後，由當時臺中縣長于國楨下令警察局扣押該地主，該地主恰好懂得法律，就向臺中地方法院申請，以「提審法」令警察局將人釋放；但縣長不准，最後以司法行政部通令全省地方法院配合三七五減租，不得違誤，最後才結束這場小風波。¹⁰⁵

據陳誠回憶〈台政一年〉的說法，三七五減租的成功因素有：（一）主政者決心堅定：在減租推動過程中，陳誠手握大權，決心排除任何阻力，曾言道：「刁皮搗蛋不要臉的人也許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總不會有。」在那個肅殺的年代，這是地主不得不面對的壓力。¹⁰⁶（二）計劃周密執行認真：在減租

才能施行，屆時陳誠親臨出席，那時的省參議員，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地主階級，因為他們懷於陳誠之威望，均不敢作正面的反對，大多數的發言者，均表示須要慎重，以免造成不良的後果，省議員洪火煉等發言最多（即前合庫理事長洪樵榕之父）…陳誠在省議會上，見無人公開反對（事實上省議員發言，大多內含反對之意），討論尚未結束，陳誠就回首向議長黃朝琴說：「就這樣通過好了」，這也是三七五減租史上，一段趣話。至於當時反對三七五減租的，不但是很多的地主，連學者專家們，也大多表示反對，筆者見過很多人寫給陳誠的信，表示意見…當然別人的來信，也是振振有辭。陳誠不為所動認為這都是書生之見，他認為王安石是政治理論家，不是政治實行家，王氏變法的失敗，主要的是用人不當…。』參見馮世欣：〈我所知道的三七五減租〉，《傳記文學》第317號（1988年）。

¹⁰³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臺北：台灣先智出版社，1994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436-437。

¹⁰⁴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437。

¹⁰⁵ 馮世欣：〈我所知道的三七五減租〉，《傳記文學》第317號（1988年）。

¹⁰⁶ 李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民國76年出版），頁276。

工作展開前，對方案之設計、實行步驟之釐訂、執行機關及督導考核制度之擬議等，均有詳密之研討與決定。對各級工作人員，普加訓練，對執行之技術問題，亦一再詳加研商，故計劃不可謂不周，執行亦不可謂不認真，此為減租工作成功之因。（三）業佃守法：臺灣人民因日據時期法治觀念深入民間，素來守法，減租措施更不乏有開明地主率先倡導、協助推行，佃農亦在省府宣導下，更以本身利害關係，竭誠擁護。（四）各方通力合作。除上所述，減租政策已獲部分地主與大部佃農的擁護外，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亦對減租工作給予相當助益，各縣市參議會多通電擁護，臺省輿論更全力支持，各級學校與社團大都一致動員，組織宣傳隊，深入農村，普遍宣導，給予省府執行之協助亦為不小。¹⁰⁷

至於三七五減租的成果則有：（一）農業生產增加。（二）佃農生活改善。（三）佃農購買耕地增多。（四）農村社會更趨安定。（五）佃農政治意識提高。以上種種成果，使得臺灣原有極易惹起糾紛的租佃關係，在可循的法令規章下，佃權獲得確定保障，農業生產大為增加，原依附於地主的佃農，生活得到顯著改善，政治意識與社會地位亦有所提高。¹⁰⁸

三七五減租是一種溫和的土地政策，可視為陳誠對中共在政治、軍事戰場競爭不利下，力圖打開的經濟戰場，以求在武力決戰之外，先能爭取臺灣基層民心，以鞏固國府的統治。在實施過程中，曾發生過一些流弊和糾紛：如佃農在地主的威脅利誘下，被迫放棄耕地的事件，一度多達多五千餘宗。¹⁰⁹但是三七五減租，以及之後的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總括來說，一方面削弱了臺灣的地主階級；但另一方面，佃農多少總可從中得到一些實惠，國府乃從取得臺灣人民支持國府的正當性，並對於穩定臺灣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有一定的正面作用。¹¹⁰

（二）、改行新臺幣

民國 38 年初，因國府戰局不利，京滬等地人民業已大批遷至臺灣躲避戰禍，一時滬臺之間，海輪絡繹不絕，甚至發生了震驚一時的太平輪沉船事件。臺灣在人口急速增加的情況下，2 月間一度米價大漲，米價較上海更貴，但經臺灣銀行

¹⁰⁷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 61-62。

¹⁰⁸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 58-61。

¹⁰⁹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 437-438。

¹¹⁰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以一九四九年臺灣省主席任內為中心的探討〉，頁 277。

拋售黃金，物價開始回跌；¹¹¹陳誠為此曾與福建省主席朱紹良商洽閩臺物資交換，以期互通有無。¹¹²4月26日，金圓券百元折合臺幣10元，臺灣各地物價飛漲，市場呈現混亂狀態；¹¹³甚有地下錢莊倒風襲遍臺北市，臺灣省各地亦受波及之事，政府禁放高利貸。¹¹⁴為此，省府令臺灣銀行以外各金融機構停發本票，限日收回，否則作廢；¹¹⁵如上所述，臺灣財政險象環生，省參議會決電請國府將存臺黃金物資准由臺府運用，以解困厄。¹¹⁶7月25日，省府頒布「臺灣省取締地下錢莊辦法」，¹¹⁷大力將私下的金錢交易攤至檯面，企圖將民間游資進一步集中至臺銀，由政府監控之。8月16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後，陳誠接見中央日報記者，記者記述道：

陳誠說：「自從嚴格取締地下錢莊以後，大量游資已納入生產用途。將從事商業投機的本錢化為工業資金。而過去因每個生產機構多各自為政，所以從原料到生產過程中，浪費地方極多。現在精密設計，各機構間已能互相調劑。譬如製糖所出的蔗渣，過去常廢棄不要，而今則用來製紙。再如生產方面，有市場有前途者可以加強生產，反之則可暫時停頓，以求相互配合整個運用。」到目前止，省府用於計畫生產方面的費用共為三千六百萬美金，而預計一年內生產量的總值將為五千萬美金。陳誠說：「三千多萬美金在美國不算什麼，但拿到中國來，單用在臺灣一省，便是個可觀的數目。」¹¹⁸

改行新臺幣為陳誠於省主席任內最重要的財經措施，臺灣自光復初期，因受戰時損耗過重，生產凋敝，原有收支不平衡與通貨膨脹的現象，惟較之大陸各省，物價尚屬平穩，臺幣幣值遠較法幣為高。當時國府中央鑒於臺灣省的特殊情形，乃決定繼續維持臺幣發行制度，而以匯率與法幣相聯繫，以圖阻遏大陸物價狂漲的洪流。及至民國38年年初，大陸戡亂戰事逆轉，當時國府使用的金圓券急劇貶值，臺幣因與金圓券相聯繫，受金圓券貶值之影響，在匯兌上蒙受重大虧損。臺幣對金圓券之匯率，雖屢經調整，亦始終無法趕上金圓券貶值之速度，致使臺灣省金融波動，物價狂漲。復以中央在臺之軍公費用及各公營事業之基金，多由

¹¹¹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193-194。

¹¹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196。

¹¹³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199。

¹¹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201。

¹¹⁵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夏字第24期，頁436。

¹¹⁶ 《中央日報》，民國38年5月13日，第三版。

¹¹⁷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秋字第23期，頁351-352。

¹¹⁸ 《中央日報》，民國38年8月17日，第三版。

省府墊借，歷時既久，爲數極鉅，遂成爲臺省財政上最重之負擔。長此已往，臺省財政收支乃日漸支絀，臺省經濟確有陷於崩潰之危險。¹¹⁹

民國 38 年 5 月 15 日，陳誠奉代總統李宗仁及行政院長何應欽之召，赴國府所在地廣州參加糧政會議，18 日自穗返臺，將半年來議而未決之臺灣幣制改革問題予以順利解決。蓋臺灣因墊付中央軍公經費，爲數過鉅，致財力日形支拙，人民生活亦日趨困頓，整個經濟幾陷於崩潰之境地。陳誠與省財政廳長嚴家淦籌商，有意改行新幣制。改革幣制必須以財政收支平衡、物資供需平衡、貿易收支平衡爲前提。但當時臺省財經實況，與此三項前提適相違背。陳誠於廣州與中央洽商後，獲得具體成果如次：（一）中央允以存臺黃金及物資折算歸還臺省所付軍公墊款。（二）中央允將臺灣生產事業完全交由臺省負責管理。進出口貿易及外匯管理，亦由臺省統籌調度。三中央撥借黃金 80 萬兩爲改幣基金。至是過去導致臺省通貨膨脹與收支不平衡之各項因素，始告減輕，改革幣制之各項條件業已粗備，稍事準備，即可實施。¹²⁰

6 月 11 日，臺灣省實施幣制改革，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 2 億元，舊臺幣 4 萬元折合新臺幣 1 元，以金銀外匯及在臺物資作準備，5 元新臺幣折 1 美元，並放棄與金圓券之聯繫，以免受金圓券之影響。¹²¹

在幣制改革之前，當時臺灣地下錢莊發展頗速，非法吸收資金，囤積居奇，刺物價波動，擾亂市場金融。陳誠知悉後，立即下令徹底取締，並於 4 月 21 日開始查辦，計先後查知地下錢莊 480 餘家，取締未經核准設立的銀樓 430 餘家，珠寶店 20 餘家，並禁止攜帶金銀外幣出境。¹²²6 月 18 日，省府期使新臺幣推行迅收最良效果，亦公告所有物資，尤其民生用品，不得再有投機牟利囤積居奇之

¹¹⁹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63；《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 38 年夏字第 62 期，頁 770-772。

¹²⁰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5 月 18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06。

¹²¹ 在新臺幣發行之同時，省府爲期配合新幣之發行後不受傷害，更先後採取以下措施：一、修正黃金儲蓄辦法，加強黃金儲蓄管理，縮短兌取黃金期限，擴大辦理黃金儲蓄地區。二、切實增進各種賦稅及公賣收入，並督促公營事業所得盈餘依限解庫。交通等公用事業之費率，按照成本及維持費用調整提高，以期自給自足，免由公庫貼補。三、各級政府機關實行裁併機構，淘汰冗員，撙節開支。四、由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國營、省營、國省合營之各種生產事業，使其合理配合，以謀發展。五、由金融機構對於生產事業駐其輸出品生產方面，充分貸款扶助，並減低貸款利息。六、調整外匯價格，促進輸出貿易。七、提倡消費節約，對於奢侈之消費，賦課重稅，以資限制。八、取締地下錢莊，抑制游資活動，停止商業銀行發行本票，防止銀根泛濫。見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66-67。

¹²²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66-67。

事，若有故意擡高價格行為者，即予嚴懲。¹²³7月11日，臺灣銀行開始掛牌兌換銀元與新臺幣，但通匯地區只限廣州一地，以遏止銀元券通貨膨脹後，影響新臺幣的幣值。¹²⁴7月15日，省府又電令嚴密查緝私帶金銀外幣出境。¹²⁵以上措施，皆是為阻止新臺幣受到大陸上通貨膨脹的影響。另外，省府為取信於人民，乃將所有兌出之金塊交由金瑞山金號驗明加蓋戳記，人民始不復置疑，其中可見國府當時信用反不如一私人銀樓。¹²⁶最後，臺灣在省府嚴密周詳的各種辦法下，市場游資收縮，物價及金融市場乃得趨於平穩，政府亦處處設法獲得人民信任，幣制改革遂告成功。

臺省改行新臺幣，其要點有三：（一）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二）美金為計算單位。（三）地區以臺灣一省為限。當時曾引起時人不同看法。¹²⁷吾人認為新臺幣之所以成功，也因陳、嚴等人堅持貨幣地方化，不在他省發行，繼而不受他省通貨膨脹影響；另外以美金為計算單位，乃是當時美金為世界上最強勢貨幣，採用美金計算，乃是無可厚非之舉。

對於這次幣制改革的順利，曾在民國37年推出金圓券政策的前財政部長王雲五，則指出金圓券之所以失敗，乃是未能統一地方貨幣，尤以臺灣省政府反對最力。民國38年的新臺幣政策，王指出其構想實與前一年本人之辦法相同。嚴家淦之所以成功，乃由於臺灣情況安定。而陳辭修（誠）之堅毅，又遠非翁文灝（民國37年年底之行政院長）所可及。¹²⁸吾人認為臺灣一隅之地，環境單純，而陳誠又得到蔣中正的全力支持，自能放手施展，臺灣幣改成功，其來有自。王氏之言論雖有為己辯護之意，卻也不失中肯。

新臺幣發行額原定為二億元，截至該年12月底止，公開檢查後，發行數迄未超過此種限額，可見在此一年內，已使新臺幣發行制度得以確立不濫，鞏固了幣信，安定金融、平穩了物價，亦奠定了臺省日後一切經濟建設與民生福利的良好基礎，國府之信用亦重新建立於臺灣。同時臺灣貨幣與金圓券的匯兌關係劃上休止符，新臺幣的改行除了是金圓券崩潰的宣言，也是臺灣經濟又再度自中國本

¹²³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夏字第64期，頁807。

¹²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下大事記，第三冊，頁209。

¹²⁵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秋字第15期，頁218。

¹²⁶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67。

¹²⁷ 宋子文則主張：一、用中國銀行鈔票。二、以英鎊為計算單位。三、將閩粵臺三省聯在一起。宋子文則因其主張未獲臺灣方面採納，曾對嚴家淦有不良觀感。見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66。

¹²⁸ 阮毅成：〈與王雲五先生談金圓券〉，《傳記文學》第267號（1984年8月）。

土經濟圈脫離的指標。¹²⁹

（三）、成立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

民國 38 年 5 月 11 日，陳誠致電蔣中正，指出臺省人口激增、負擔奇重，省府財政經濟幾瀕於最後關頭，希望為因應非常時期，須裁撤一切妨礙戰爭的機構，授權省府代管中央各事業機關，由省府從權處置，以期紓解經濟厄困，維持並改善官兵正常生活。¹³⁰不久，此電得到層峰正面回應。5 月 26 日，中央令准臺灣銀行代理中央銀行管理臺灣省外匯；行政院更授權臺灣省政府處理剩餘物資。¹³¹同日，美國也有了動作，美援運用委員會會同張肇元、嚴家淦等討論如何利用美援建設臺灣問題，其中臺灣煤礦、砂糖、鐵路、電力被列為重點。¹³²臺灣省府電知中央駐臺各單位，自 7 月 1 日起，未取得中央銀行擔保者，省府將不再墊付其經費，減輕無謂支出；¹³³臺灣更在 6 月 20 日成立「中央在臺物質處理委員會」，省主席陳誠兼任主委，逐步從事經濟建設與集中物資。¹³⁴但事實上其時臺灣最重要的經建機構是 6 月 5 日成立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該會乃統籌經濟資源，陳誠決策思維下的產物。陳本人兼任主任委員，實際業務則是常務委員會推動。¹³⁵

陳誠是軍人出身，並無自身的財經班底，但渠在既有的人事結構與決策機制上，將原來分立的生產機構與財金機關加以整合，以資源委員會（簡稱資委會）臺灣辦事處聯席會議為基礎，倉促間拼湊出一個戰時經濟的決策機構，使財經決策與管理的權力一元化，得以牢牢地掌握在陳誠手中。被陳誠委以重任的除了部分新近來臺的財經要員外，主要是資委會與省府的財經首長。這些人多為技術官僚，戰時皆曾擔任國府經濟動員工作，故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後，因應臺灣的在地環境，逐漸能控制混亂的經濟情勢。為因應外在環境的強大壓力，生管會採取戰時一元化的決策模式，整頓並強化了對各事業機關的控制；由於這些技術官僚與

¹²⁹ 王宏仁、林繼文、李明俊漢譯，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2 年 6 月出版），頁 51。

¹³⁰ 〈陳誠電蔣中正臺灣人口激增負擔奇重中央在地方事業機關交地方代管〉（民國 38 年 5 月 11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³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5 月 27 日，第三版。

¹³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5 月 27 日，第三版。

¹³³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 38 年秋字第 27 期，頁 410。

¹³⁴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下大事記，第三冊，頁 204。

¹³⁵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出版，民國 91 年 1 月初版）頁 90、頁 92、頁 104。

本地社會相當疏離，又深受陳誠重視國防軍事需求意識的影響，因此與臺灣資本家的關係薄弱，故亦擺脫了本地利益團體的牽絆。¹³⁶

膺承陳誠意旨，生管會爲了動員、汲取社會經濟資源，其具體策略分成三部分：「農業汲取機制」、「出口貿易」、「外匯管制」。該策略在有意無意間加速了當時因失去大陸沿海、沿江市場，而轉向日本的臺日貿易。7月5日，臺灣與日本大阪開始互通電報。¹³⁷10月8日，國府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則爲臺日間貿易飛抵臺北，並商談臺灣銀行在東京設立支行一事。¹³⁸10月15日，朱世明在東京向記者表示，前次臺灣之行可謂成功，臺灣省政府取消很多限制，以鼓勵臺日貿易，尤其是糖與香蕉之輸出。¹³⁹同日，鑑於臺日之間走私貿易猖獗，陳誠於省府第120次會議中指出：「釐訂對日貿易商辦法，應持公正態度，絕對不可給予特權階級以任何空隙。同時該項辦法頒布實施後，任何人均應遵從，不得例外。近聞有不肖之徒，常利用旅行社主辦之赴日觀光團名義，來往台日之間，跑單幫走私，自應嚴予取締。嗣後旅行社應於事前將該團團員名單送呈省府核備。」¹⁴⁰11月18日，省府通過了「臺灣省商人對日貿易辦法審查報告案」，此乃臺日貿易日漸興旺的明證。¹⁴¹更是島內農業汲取機制（肥料換穀制度、砂糖收購機制）、對外貿易（砂糖輸出、米肥貿易）與外匯管制措施（複式匯率政策）三者緊密合作的結果。¹⁴²

陳誠透過生管會強化對米、糖兩農業生產部門的控制力，益以「土地改革」、「舊臺幣換新臺幣」等開明措施，臺灣緊張的通貨膨脹已漸告緩和。上海撤守後，臺灣對大陸沿海採取緊縮保守態度，國軍以窒息共區經濟爲務，但臺灣經濟同時也失去了主要市場。陳誠爲臺灣謀求出口市場，加強由西方盟軍統管的對日經貿，尋得了新的貿易伙伴，同時也獲取生存所需的資源。

事實上，臺日間的貿易，除臺灣有需求外，東京方面卻也樂見此事。美國軍方與國務院的想法不同，軍方有意採取「南方戰略」以隔離中國，並把日本作爲亞洲圍堵政策的鐵錨。他們跟國務院裡的艾奇遜、肯南想法不同，對分離中國和

¹³⁶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頁446~447。

¹³⁷ 《中央日報》，民國38年7月6日，第一版。

¹³⁸ 《中央日報》，民國38年10月9日，第一版。

¹³⁹ 《中央日報》，民國38年10月16日，第二版。

¹⁴⁰ 薛月順編：〈民國38年10月15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522-523。

¹⁴¹ 《中央日報》，民國38年11月19日，第四版。

¹⁴²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頁450。

蘇俄沒有信心跟興趣，讓日本與中共政權貿易終覺不安，美國軍方希望發展另外的亞洲出路以減低中日關係。在這種氛圍下，美國有意讓日本重建經濟的「南方帝國」。¹⁴³也就是說，美國為避開中日接觸，故改變日本貿易線的方向，從西進改為南向，某種程度地恢復「大東亞共榮圈」；而臺灣即是南下貿易線的第一站。

三、加強治安

（一）、實施入境管制

由於大陸來臺人士暴增，美方頗為關切臺灣嚴峻的經濟情況，嗣省府會同警備總司令部於 2 月 21 日公布「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禁止無正當職業者入境，因公派員來臺者、眷屬與工商界人士，則須有證明文件或填具入境旅客申請書，方可入境。¹⁴⁴3 月 1 日，臺灣省開始實施限制入境辦法，除人口驟增所引發的糧食、房屋等恐慌外，更正式指出中共間諜的因素；¹⁴⁵另外，臺灣省在數月之間，人口驟增七十餘萬，糧食、住宅不足所引起的物價波動，省民生活頓感困頓，來臺各省人士亦感無法維持，實施限制入境辦法業已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然卻遭到某些立法委員的反對。臺省民情對此均甚激昂，因為若不能實施此法，無異於撤除臺省政治與經濟上的防波堤。職是之故，臺灣輿論一片嘩然，從省參議會迺至於各縣市議會，反對意見四起。¹⁴⁶臺灣省參議會對此曾電立法院，爭取支持，電文如下：

立法院鈞鑒：查本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駐會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楊參議員陶臨時動議，關於旅客來台管制辦法，業經本省各縣市正副議長決議，一致要求當局切實施行在案。近日報載立法院少數立委，以違憲提議廢止，似不無誤會。查此案係因本省人口數月之內，驟增七十餘萬，糧食缺乏，住宅不足，物價波動，不但省民生活頓感困難，即來台各省人士亦感無法維持。故本省不得不採取限制辦法，實為全省人民之公意，絕無其他企圖。擬電呈行政院及立法院解釋，並電台籍立委堅持到底，當否？請公決案，當即決議通過，並紀錄在卷。案錄前由，除分電外，理合電呈鑒核為禱。¹⁴⁷

¹⁴³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頁 223。

¹⁴⁴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 38 年春字第 41 期，頁 594-595。

¹⁴⁵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 193。

¹⁴⁶ 〈台政一年〉，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 23。

¹⁴⁷ 〈臺灣省參議會致立法院請支持實施限制入境辦法電〉，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 23。

陳誠厲行入境管制與戶口檢查，為配合管制，決清查臺省人口。5月1日，省府實施各縣市戶口總檢查。¹⁴⁸5月20日，省府與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告「臺灣省戒嚴」。¹⁴⁹此舉完全以戰時體制來控管臺灣局勢，除了預防人口過度增加、防止共諜潛入的因素外，更針對基隆、高雄兩港實施宵禁，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請願遊行、攜帶槍彈武器等行為，情節嚴重者，一律處以死刑。¹⁵⁰5月28日，省警備總部正式實施「臺灣省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結合上述入境辦法，構成一完整之出入境辦法。¹⁵¹該辦法以戒嚴法為依據，而戒嚴法則是依據憲法第23條訂定經立法院追認，故而正式確立其法源依據。¹⁵²臺灣戒嚴長達40餘年，戒嚴思維亦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民國76年才正式解嚴。¹⁵³

（二）、四六事件

加強治安的同時，軍人出身的陳誠，也有一項秕政，可謂之日後臺灣白色恐怖的嚆矢，即發生在民國38年4月的「四六事件」。¹⁵⁴該事件起於3月20日晚上，兩位臺灣大學與臺灣師範學院（按：即臺灣師範大學前身，下文簡稱師院）的學生因共乘一輛腳踏車，遭到某位臺北市警員取締，發生衝突，旋即被拘押，並引起學生群起遊行抗議警察施政不當，要求嚴懲肇事人員；後警察立場軟化，但警察與學生之間潛在的矛盾，並未化解。¹⁵⁵

38年3月29日，「單車雙載事件」引起的學生抗議風潮過後一個星期後，臺大與師院為主的臺北市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自治會，加上臺中農學院與臺南工學院（按：中興大學與成功大學之前身）的學生，以「紀念黃花崗革命烈士」名義，舉辦慶祝青年節的晚會，該晚會活動以臺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各種民歌外，還演唱各種大陸學運流行之歌曲。大會更在尾聲宣布，要在校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立臺北市學生聯合會，提出「要求民主自由」等訴求，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以致引起國府特工人員的注意。¹⁵⁶

¹⁴⁸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夏字第10期，頁151-158。

¹⁴⁹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25。

¹⁵⁰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38年（1949）一至六月份》，頁609-610。

¹⁵¹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38年夏字第61期，頁760。

¹⁵²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冊，頁25。

¹⁵³ 薛月順：〈台灣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國三十八年陳誠擔任省主席時期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輯（民國90年12月），頁249註121、頁253。

¹⁵⁴ 此處敘述「四六事件」，「澎湖慘案」將在第三章中介紹。

¹⁵⁵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4月20日初版），頁7-15。

¹⁵⁶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頁18-19。

3 月 16 日，應代總統李宗仁之邀，前往南京述職的陳誠，得知臺北學潮的經過，當場大發雷霆；當時大陸學運正熾，臺灣學生組成成分複雜，陳誠懷疑有共黨學生從中煽惑，爰下令由省警備副總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主謀份子」，大捕學運領袖。首要對象為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行動於 4 月 5 日開始，但被周逃脫。此事為臺大與師院學生所知，學生群情激憤，陳誠旋即發出電文「特字第貳號代電」，指名要逮捕臺大、師院等學運領袖，並在 4 月 6 日進行大搜捕，軍警與兩校學生在宿舍發生衝突，最後反抗學生遭到集體逮捕，史稱「四六事件」。¹⁵⁷

四六事件無疑是陳誠主持省政下的一個汙點，該日逮捕行動據彭孟緝之言，約緝捕五、六百名學生。省府對此發表聲明，定位為少數學生受到京滬學運「傳染」，認為有共產黨色彩，須「整頓學風」。事件發生後，臺大麥浪歌詠隊正副團長被臺省警備司令部列入黑名單，歌詠隊隨之解散。被押學生雖多數獲釋，日後情治單位逮捕學生的行動並未停止，部分師生日後仍因「涉嫌叛亂」之由，再次被捕遭槍決或判十五年以下刑期，如人類學家張光直與前師大歷史系教授王家儉均曾因「四六事件」入獄；另外若干學生則出逃中國大陸，而周慎源則在流亡之中被擊斃。此事件後，臺大與師院即被政府嚴密監控，開了情治機構干預臺灣高等院校之例，嚴重傷害大學之自主性，亦對後來高教學風產生不良之影響。¹⁵⁸

四、推動地方自治

推動地方自治事務，亦是陳誠施政的一項重點。由於戰後臺灣的輿論及民意機關曾一再要求國府在臺灣實施地方自治，而臺灣行政首長雖保證實施地方自治，但有論者認為陳儀與魏道明並未實施地方自治的決心。直自陳誠主政臺灣省後，省府才積極規劃以行政命令為依據的地方自治。¹⁵⁹

在陳誠擬訂的省府施政方針中，臺省應提前完成縣市地方自治，配合中央行憲國策；惟實施地方自治所需的「省縣自治通則」，國府尚未及時制定，致使臺省實施地方自治失所依據。陳誠因接事之初即揭示「人民至上」的施政原則，對於地方自治，則頗為重視，於該年 3 月 14 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市村里民大會推

¹⁵⁷ 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頁 20-33；江安妮：〈關鍵的年代：1949 年陳誠主持臺灣省政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3 年），頁 24。

¹⁵⁸ 江安妮：〈關鍵的年代：1949 年陳誠主持臺灣省政研究〉，頁 22-30；藍博洲：《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頁 53-71。

¹⁵⁹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以一九四九年臺灣省主席任內為中心的探討〉，頁 278。

行辦法」、7月23日公布「臺灣省各縣市村里民政治訓練辦法」等法，督飭各縣市認真辦理村里民大會，並於8月15日設置地方自治研究會，¹⁶⁰研擬實施縣市地方自治的各種重要法規，並積極準備各項準備工作。

地方自治研究會於8月15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直至12月19日，舉行第十次會議，共歷時四個月又四天。地方自治研究會重要的作為有：一、調整行政區域。二、研討民意機關的組織與職權。三、研擬「臺灣省實施縣市地方自治法通則綱要」。¹⁶¹據一位地方自治委員阮毅成的印象：陳誠在這四個月中，隨時注意工作進展情形，也常抽暇在會議時，到會有所指示；或舉行座談會，親自主持；對委員們的意見，只要持論公允，多虛心接受。另外陳誠亦接受阮毅成的建議，留意了閩客人口的分布，推翻原民政廳擬案，別置苗栗縣，可見陳誠對地方自治研究會的重視。¹⁶²

同年9月2日地方自治研究會擬定「臺灣省實施縣市地方自治法通則草案」初稿，11月1日修正通過。經呈報省府後，陳誠為加速推動地方自治，特別提前至同年12月5日召開39年度全省行政會議。陳誠確實有意在「省縣自治通則」未通過的情況下，推動具實質意義的地方自治，並視為此為實踐「人民至上」主張的具體成效，並認為地方自治工作，將在政治戰場上戰勝中共，故此亦為國共競爭的一環。另一方面，在國府亟需外援的情況下，陳誠積極實施民主政治，正可樹立「民主改革」之形象，以利爭取美國的支持。易言之，陳誠體認到無論是鞏固國府在臺灣的基礎，或是基於國際宣傳的需要，也應在臺灣實施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雖然此一工作是在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後所實現，但整個施政方向則是陳誠任內完成的，並贏得了美方部分人士的好感。¹⁶³

事已至此，雖然莫成德無法完成國務院在38年2月交付的任務－在臺灣培植一個「非共黨的中國地方政府」與「阻止大陸人民進入臺灣」。但莫氏已相信國府官員將在關鍵時刻保住臺灣。¹⁶⁴素來親蔣的魏德邁，更在國軍極力防衛上海

¹⁶⁰ 陳誠當時聘定的地方自治委員有：張厲金（按：應為張厲生）（兼主任委員）、薩孟武、萬仲文、張國燾、王開化、方揚、阮毅成、李友邦、連震東、黃聯登、韓石泉、劉闊才、林世南、吳鴻森、林忠、陳油、林端巖、戴明福、林利生、黃見享、陳春金、顏滄海、鄭昌英、鍾家成、杜錫圭、劉瑞婉、王開運、何景寮、張吉甫。其後因萬仲文、張國燾、林端巖、鍾家成等四人未曾到會，乃改聘林彬、楊大乾、林金鐘、李茂松為委員。總共委員二十九人，內臺籍者二十二人，外省籍者七人。見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第250號（1983年3月）。

¹⁶¹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70-74。

¹⁶² 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第250號（1983年3月）。

¹⁶³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以一九四九年臺灣省主席任內為中心的探討〉，頁278-279。

¹⁶⁴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50。

之際，對蔣給予諫言，渠指出上海作為一大城市，不宜作為國共內戰的防守堡壘，應在遲滯上海失陷時間上作努力，而臺灣則應建為反共基地，其政府必須為謀人民之福利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並使臺灣人民有充分機會參與政府，並不可容許新近遷入之富戶操縱利用，才可得人民之擁護，遂可有效阻止共產主義；國府用人應基於其人之能力及品性，而不應於財產及家屬之關係所影響。¹⁶⁵而此時陳誠進行的土地改革已如火如荼，臺灣內部的危急局勢遂逐漸穩定下來。

7 月 19 日，新任華府駐臺北總領事麥克唐納（John J. Macdonald）來臺履新，¹⁶⁶他雖仍保持美方一貫態度——「由孫立人全權掌控臺灣全島的軍隊與補給系統」。但他亦轉變了對陳誠的觀感，在 11 月 4 日的談話中，麥克唐納指出：「在國府的高階官員裡，很難再找到一個像他（陳誠）這種在雙方進行交談時，這麼具有合作態度的官員。」、「他不但正直、坦率，事實上他已經跟我當初來臺北時看到的那個陳誠，完全不一樣。」、「陳誠的表現已經超乎了我的想像，我希望他能持續實施改革計劃。」¹⁶⁷

陳誠在省主席任內的作為，不僅成功地打下國府遷臺的基礎，也穩定了臺灣岌岌可危的經濟危機，得以供應東南區國軍薪餉給與滿足臺灣當地菁英參政需求；更令美方對其觀感為之一新，願意支持他的施政。¹⁶⁸吾人可言：此期陳誠在臺灣的實績，給當時風雨飄搖的國府，一個穩定的後方；另外，相對於來臺養病時的落寞，陳誠此時的谷底反彈，亦開啓渠在仕途更上層樓的契機。

¹⁶⁵ 〈魏德邁函蔣中正美國友邦關切中國局勢惡化及臺灣建為反共基地等〉（民國 38 年 5 月 10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⁶⁶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7 月 21 日，第三版。

¹⁶⁷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5,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p.406-407、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6,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p.411-412.

¹⁶⁸ 話雖如此，但美方對陳誠的信任仍有限度，最後還是屬意留美的吳國楨接掌省政，就連素被視為親蔣的魏德邁亦有此心態，見〈魏德邁函蔣中正以湯恩伯未在滬作持久戰甚欣幸及敬佩陳誠〉（民國 38 年 6 月 1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最後根據時任國防部次長的鄭介民與美海軍上將白吉爾的對話紀錄，出任省主席。見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臺北：自由時報，1995 年 6 月 15 日初版），頁 429-432。

第三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成立與職掌

第一節：從非常委員會到東南區軍事會議的召開

一、非常委員會的成立

民國 38 年 4 月，南京淪陷前夕，已下野的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與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長何應欽等在杭州進行一次談話，是為「杭州會談」。提出在國民黨內成立「非常委員會」，以黨的力量協助李宗仁施政，俾以協調黨政關係。¹未幾，共軍渡江，蔣中正為因應危急局勢，於同年 4 月 25 日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提出「設置非常時期最高委員會案」（即非常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作為非常時期的最高決策機構。²不可諱言，籌組非常委員會的言外之意乃是蔣中正下野後，為維持其影響力所開的一道方便之門；但「改造黨務，使黨浴火重生」亦是蔣念茲在茲之事，以非常委員會作為一個專司黨務改造的機構，自亦不脫此想法。³

不過，蔣中正籌組非常委員會的構想，亦使黨權與政權的衝突升至最高。代總統李宗仁自不樂見非常委員會分潤其職權，直指該會乃是「蔣先生為加強他對黨政軍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設置的疊床架屋的機構。」⁴疑慮蔣意欲重新掌權。李宗仁自南京陷共後，旋遄返桂林而不到國府所在地廣州，企圖與蔣攤牌；5 月 3 日，李宗仁更要求蔣出洋考察，蔣嚴予拒絕，並一一反駁李的說詞。李無可奈何，只得重回廣州，積極介入非常委員會的人事，蔣亦不便阻攔，重要人事確立後，終使非常委員會在延宕近三個月之後正式成立。⁵

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4 月 23 日，第一版。關於李宗仁對杭州會議和非常委員會的看法，李於《李宗仁回憶錄》指出，當時留在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和顧祝同都認為應將湯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贛一線，與華中白崇禧部互為犄角，以固守湘、贛，防止共軍侵入西南。但此計劃必須得到蔣中正的認可，所以李宗仁希望已下野的蔣中正將政府的人事權、指揮權和財政權全部交出，遂飛往杭州，於笕橋空軍官校和蔣中正進行談話。李宗仁並回憶當時蔣中正盡量安慰自己，要李務必繼續領導下去，蔣將盡其所能支持李，所有李的要求都將接受；但杭州會議的回憶對蔣有意成立非常委員會的部分，李略而不談，直到回憶防守廣東部分，才談及蔣中正將以非常委員會的籌組，進一步控制國府，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30，650。

²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8 年 12 月 25 日初版），頁 1。

³ 劉維開：〈中央非常委員會成立經過的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 88 年 5 月），頁 155。

⁴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50。

⁵ 劉維開：〈中央非常委員會成立經過的研究〉，頁 166。

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非常委員會在廣州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決議以總裁蔣中正為該會主席、李宗仁為副主席、洪蘭友為秘書長、程思遠為副秘書長，呈現蔣李共治的局面。同日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議，隨即設置第一分會（轄西區）與第二分會（轄東區），俾代表中央非常委員會，於劃定之區域內行使職權。⁶緣分會的設置，亦存有軍政長官在戰時因地制宜、便宜行事的含意；但嗣以國軍於西區急速潰敗，非常委員會隨國府中央至穗後，再遷渝、蓉，第一分會實際上並未成立。⁷至於東區第二分會與隨之成立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如何分配職權呢？蔣中正在 8 月 13 日召開的第二分會第一次會議中曾指示：「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是東南區本黨對黨政軍的最高決策機構，今後東南區黨政軍一切重要的方針，都將要由這個會議決定。」⁸

吾人回顧半年來的東南區概況，應可查覺陳誠在民國 38 年上半年，以臺灣省主席的身份掌握臺省黨政軍大權，又於 8 月 15 日擔任東南軍政長官，擬訂東南區軍事、政治種種重要方針。另蔣且在時間點極為接近的 8 月 13 日揭櫫第二分會乃是東南區黨政軍的決策會議；而陳誠可在蔣離臺期間，擔任第二分會會議主席。⁹由此可見蔣中正於大局敗壞之後，甚有意將東南區黨政軍大權交付陳誠，令渠負起東南半壁戡亂建國的責任。

而陳誠所主政之臺灣在國府眼中的地位，在上海失守後更是水漲船高，國府遂對臺灣防務多加著眼。蔣中正環顧全局，於 6 月 5 日與行政院長閻錫山會談，指示國府今後依據在軍事、黨務、財政三方面，將控制區域概分為東、西兩區，並分區進行戡亂建國的工作。¹⁰吾人默察此方案，可發覺此期臺灣所扮演的角色

⁶ 第一次會議中決定：中央組織既經確定，則決定分區域設置分會，代表中央非常委員會行使職權。規定第一分會以西南軍政長官轄區（川康滇黔渝）及陝西省為範圍（西區）；第二分會轄江浙閩臺京滬四省二市（東區）。第二分會委員則有：王世杰、張厲生、張道藩、陳誠、吳國楨、蔣鼎文、周至柔、谷正綱、桂永清、林蔚等十人，並以黃少谷為秘書長，總裁離臺期間，本分會主席一職，奉諭由陳誠委員擔任，秘書長黃少谷隨即赴渝，秘書長職務由王世杰委員代理。見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4。

⁷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5。

⁸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07。

⁹ 在 8 月 13 日召開的第二分會第一次會議中，第二分會秘書長黃少谷報告：根據分會組織條例規定，第二分會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 8 月 15 日成立）之轄區為範圍，並請轄區從政黨員列席報告，執行該分會之決議；又如本文所言，陳誠可代行第二分會主席一職，吾人可知第二分會頗有與即將成立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密切合作的意味在，職是之故，陳誠乃是第二分會最有實權的委員身分，確有其施展抱負的空間。參見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05-106；頁 124。

¹⁰ 蔣中正指示內容為：在軍事方面：東區沿海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四群島為基地，向粵、桂、湘、贛、浙、魯、冀發展；西區以甘、青、川、康、黔、滇為基地向寧、陝、晉、豫、綏發展。在財政方面：金融分重慶、廣州、台灣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

已不同以往東南邊陲省份的地位，在國府要人的眼光中，戡亂戰事已急速潰敗的情況下，臺灣以其地理位置的特出，在日人長期經營下，農業資源尚稱豐富，基礎建設亦相對完善，隱然成東南區之政經中心，其戰略地位已不遜於抗戰陪都重慶、革命策源地廣州，而與上述兩地鼎足而三。

二、東南區軍事會議的召開

先是，蔣中正面對上海撤守後東南區的新局勢，為檢討過去軍事、政治、經濟失敗的總因，在 6 月 21 日假臺北召開「東南區軍事會議」，旨在策劃有效的攻守方略，充實軍事力量，以為今後軍事與復興大業之依據。¹¹與會者包括東南區陸海空三軍將領與黨政各要員，亦容納隨後成立的總裁辦公室各高級成員，會議以陳誠任主席、林蔚任大會秘書長、聯勤副總司令張秉鈞為副秘書長。¹²該會歷時七日，大會提案凡 55 件，就其性質可分為檢討剿共失敗及各種腐敗現象總因，今後對共軍戰術戰略及臺灣防衛戰之研究，政治經濟與政治工作及聯勤制度之革新，國軍編制裝備、軍費預算、軍需生產之改進等十餘類。¹³會中重要決議，有關於東南區軍事、政治者，茲將綽綽大者表述如次：

（一）組織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案（簡稱東南長官公署），統一指揮轄區內軍事政治，並分設政務委員會及陸海空軍聯席會議，前者議決本區內一切重大政治經濟的措施，後者議決關於作戰的計畫、指揮、編制、人事等事項。

（二）成立非常委員會東南分會（按：即第二分會），代行中央非常委員會的職權，並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負責貫徹分會決議案的責任。

（三）改變財經政策，力求收支平衡，防止增發紙幣，核定軍費支出，根絕浮濫及變相吃空，增進退場門貿易，促生產，管制物價，厲行三七五減租，取締農村高利貸，實施各種直接稅（此由臺省府辦理）

（四）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黨政高級幹部，重建革命基礎。

（五）就現有陸海空勤教育設備，組織聯合機構，實施各兵種聯合教育，並

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在黨務方面，東區與西區設立非常委員會兩分會，凡本會委員到分會時，得出席指導，分會不設主席，惟指定一人為代理主席，東區分會設台灣，西區分會設重慶。參見〈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5 月 26 日、民國 38 年 6 月 5 日記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¹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34。

¹²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607，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

¹³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34-135；頁 271。

舉行聯合演習。

（六）成立東南區補給部，隸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福州、定海兩個分部及臺灣支部。陸海空軍之主食，由補給部統一辦理，交通、通信、衛生、陸海空軍盡量聯合辦理。

（七）防衛台灣計畫之原則，即確立台灣為復興基地，將嵎泗列島、舟山群島、福州、廈門及台灣融合成一個攻守整體，不使台灣陷於孤立。

（八）完成各項攻防準備：如組織情報網，通訊網，整肅內部，組訓民眾。

（九）確立政工組織系統為幕僚機構，於國防部設總政治部，分別於軍事機關部隊設置政治部、處、政治幹事及服務員。¹⁴

上述東南區軍事決議要項，多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經手，或會同陳誠主持的台灣省府共同研究施行。至「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一案的落實，則經行政院政務會議於 7 月 18 日通過，再經非常委員會追認。8 月 15 日陳誠正式就任東南軍政長官，林蔚、湯恩伯任副長官，警備總司令部正式撤廢，警總人員一部分調東南長官公署，一部分將調保安司令部工作，公署設於臺北，轄江蘇、浙江、福建、台灣四省。¹⁵陳誠嫡系的郭寄嶠、羅卓英隨後亦被發表為副長官；最後在 11 月 28 日，國防部確立郭懌、孫立人為副長官的人事，兩人又分別兼任舟山指揮部主任及臺灣省防衛司令；¹⁶以上六位將領襄助陳誠出任副長官，東南區重要將領亦盡入彀中，一時頗有團結氣象。

東南區軍事會議雖被官方指出在年底的金門古寧頭大捷與舟山登步島之役，有奠基作用，¹⁷但並非人人樂見陳誠地位的再起。7 月 1 日俞濟時曾電呈蔣中正，指出會議閉幕後，會場情緒並不如想像中圓滿。一般以為：（一）會議最大斬獲為蔣中正總裁四次訓話，有利於提升戰志。（二）會議中唯一宗旨即是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要眾將領承認臺灣省主席陳誠為最高長官，統率陸海空軍。（三）會議完全不具備會議之形式，提案經小組決定後提出，縱有其他意見，主席（陳誠）亦不考慮，故被譏為「會而不議」。（四）會議對於蔣中正指示之要點，並無具體實施方案，使將領們感覺失望；主席陳誠亦無明確指示，令將

¹⁴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74-276。

¹⁵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16 日，第一版；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臺北：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 67 年 10 月 31 日出版），頁 345。

¹⁶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1 月 29 日，第一版。

¹⁷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

領們認為這只是一次普通會議，恐不能達成蔣之期望。¹⁸

時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的侯騰於致蔣中正信函中，更表達對陳誠的厭憎之意。渠言明：（由陳誠所主持之）會議檢討提案空洞，目的不明。究是全面性？或是單指東南區？且今後該如何針對缺點改進，會議並無具體辦法。並暗指陳誠過去喪師失地，若再統領兵符，責言恐多；徒遭在臺外人批評政府是非不明，不思改革。侯騰最後點出，軍中高級人事應有新陳代謝，切實調整高層人事為要。¹⁹對陳誠即將擔任東南軍政長官，渠等不以為然之顏色，已溢於言表。惟陳誠在臺灣氣候已成，蔣陳關係深厚，蔣中正已下決心重用陳誠，兼以閻錫山亦建議擇反共堅定者，授以用人行政及財政收支之權，以分區鞏固並配合作戰。²⁰上述種種，蔣不以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亦其勢不能。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蔣中正身邊的侍從人士，即所謂之「官邸派」。²¹其若干員等亦在東南長官公署成立前的 8 月 1 日，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按：簡稱為總裁辦公室）的名義於臺北草山（即陽明山）正式運作。²²作為蔣中正私人的辦事機構，該辦公室與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以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無上下統屬關係，惟若干成員重疊甚高。²³「總裁辦公室」作為蔣身邊最為親信、襄助的組織，隱然成為實質上的權力指揮中心；而統領東南區各省軍政重務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即成為收拾東南殘局，安定台灣政局的最高執行機構。²⁴民國 38 年下半年，「總裁辦公室」，為蔣研擬最高指導戰略，而陳誠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乃執行軍政要務，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則是蔣陳雙方共同交換意見的橋樑。風雨飄搖之際，蔣中正與陳誠於臺灣緊密合作，奠定了國府來臺統治之根基。迺至於國民黨治臺史中的蔣陳體制，則是顯然可見端倪。

¹⁸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607。

¹⁹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607。

²⁰ 民國 38 年 7 月 17 日，行政院院長閻錫山於廣州致函蔣中正，歷陳各省共黨滲透之跡，既不能消患於無形，亦不能清除於有形，甚至中途變節，若任其演變，將可能帶省投降。為救亡圖存，應令各省軍政統一，擇其反共堅定者任之，並授以用人行政及財政收支之權，以分區分省鞏固並配合作戰。參見〈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607，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

²¹ 其淵源為過去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員；抗戰勝利後，侍從室裁撤，多併入總統府與總統官邸編制；蔣下野後，因實際需要，重新召集侍從室舊部，故有總裁辦公室的出現。

²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2 日，第一版。

²³ 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和總裁辦公室成員重疊情況如次：俞大維、余井塘、雷震均參與三個機構；陳誠、林蔚、蔣鼎文參與第二分會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王世杰、張道藩、張厲生、黃少谷、谷正綱、吳國楨則參與總裁辦公室和第二分會。

²⁴ 鄭梓：〈戰後臺灣地方與中央關係之演進與轉折——從「光復邊區」到「反共中樞」1945~1949〉，《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二冊（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初版），頁 2041。

第二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成立、組織與人事

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成立與組織架構

民國 38 年 8 月 15 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臺北正式成立，暫借前臺灣省警備總部辦公，後於 9 月 1 日正式遷進介壽館（今總統府）。²⁵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負使命，除部隊之整編、訓練、補給及防諜外，為準備反攻，當時擬議之進度為半年整補，一年反攻，三年完成。²⁶此擬議帶有相當強烈的復興想法，事實上國府當時自保尚且不暇，何能反攻大陸呢？但從激勵人心角度出發，不必深責之。

陳誠除臺灣省政外，在兼任東南軍政長官之後，又須紆策廟堂，整飭軍務。其戰略預想則是確保臺灣，及其外圍金廈和舟山群島，並取得閩南戰場的優勢，如此才可阻止共軍對臺灣的威脅。²⁷其時，羅中揚主持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情報通信指揮部，他曾回憶陳誠在省政府上班八小時後就直接來東南長官公署；在其以身作則的示範下，公署各主管辦公室均亮起紅色信號燈，直到紅燈熄了主管才安心下班，表現出國難當頭，戮力從公的景象。²⁸在 38 年上半年，陳誠將主要心力放在省政，而下半年陳誠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都放在軍事方面；尤其是以東南軍政長官的身分主持東南區軍事。²⁹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職責為東南區政治、軍事的決策與執行，在決策面多與「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密切聯繫，並針對該會之決議與意見作細部研究；若可行即交付執行，不可行再議。準此，爰公署高階組織遂以機能分工為軍、政兩大層面，作為東南長官公署高級官員與將領面對蔣中正總裁交付任務的再研議。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政治方面設有「政務委員會」，轄政務、經濟、教育文化、土地四處。該會置秘書長一人，由委員中派兼，處長四人，和視導專員五至

²⁵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17 日，第三版；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9 月 1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9。

²⁶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書（三十八年）〉，《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4231；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8 月 15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7。

²⁷ 徐揚、寇思壘：《陳誠評傳》，頁 191。

²⁸ 據羅中揚對四位副長官（缺郭懌與湯恩伯）的觀察，他回憶：「林蔚細緻縝密，慎言慎行。總裁主持會報的時候，林蔚公從日記簿照本宣讀報告，有條有理，既細微周延，也能控制時間，他最得領袖信任。羅卓英允文允武，代拆代行。郭寄嶠英明果斷，就事論事。孫立人熱愛國家，重公輕私。本部情報通信網保衛本島之計畫設施奉准後詢及經費來源，無人應承的時候，孫立人將軍滿口答允，並且迅速完成。」參見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 年 10 月 31 日出版），頁 211-213。

²⁹ 陳誠在臺灣省政府擴大紀念週的談話，參見《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20 日，第二版。

七人。該會之任務分爲：（一）監察指揮轄區內政治經濟之措施。（二）考核獎懲轄區內之行政官吏，但對於省府廳處長以上暨院轄市局以上人員之獎懲，須報行政院核備。（三）監督指導行政院各部會駐轄區內之附屬機關。（四）籌訂轄區內政治經濟文教土地之改革方案，呈經行政院核准後督導實施。該會對外行文以主任委員名義行之，但關於重大事項得以軍政長官名義行之，³⁰

政務委員會行政有時須尋求黨機器的副署，以東南長官公署整理「中央在臺軍政機關」爲例：軍事機關由東南長官公署自行處理，再提案討論；行政機關則由政務委員會擬訂方案後，再由東南長官公署彙送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核定，始正式實施。³¹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另一高階組織即「陸海空軍聯席會議」，該會議掌理軍事，行政層級與「政務委員會」平行，設有秘書處辦理經常業務。³²本會議之主要任務如下：（一）陸海空軍聯合作戰之審議。（二）重要軍事措施之審議。（三）重要人事之任免。此外出席人員對於下列各項有自由提議與建議之權：（一）檢討有關陸海空軍共同有關生產、補充、通信、補給諸問題，並予以改進。（二）關於三軍有關之人事、經理、訓練等應興革之建議事項。（三）關於每一會戰終了之得失與功過之檢討建議諸事宜。該會議召集於東南長官公署，原則上每週開會一次，必要時臨時召集之。³³

以上兩個決策機構，皆爲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及會議主席，簡言之，東南區軍、政權力已集中於陳誠。在「政務委員會」方面，其業務多與東南區各省府施政相關，而以臺灣省府爲主要對象。在民國 38 年 12 月之前，陳誠身兼臺灣省主席和東南軍政長官，故省府與公署間合作無間；但在 12 月之後，吳國楨接掌臺灣省政，陳吳兩頗有摩擦，等於公署與省府的蜜月期告終。至「陸海空軍聯席會議」，由各高級將領討論東南沿海與臺灣防務之籌備，則與孫立人的臺灣省防衛司令部較有合作。由於該會議爲團體決策，一般多有派系及小團體之弊病，蓋東南區高級將領多與陳誠有人身關係，不過該會議也確實作到集眾智

³⁰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組織章程〉，見《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0 月 21 日，第一版。

³¹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³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16 日，第一版；陸海空軍聯席會議組成人員有：東南軍政長官、副長官、長官公署參謀長、臺灣省防衛司令官、東南區海軍、空軍司令、總裁辦公室軍事組組長。以下人員則是視情況列席：長官公署海、空軍副參謀長、本會議秘書處長、裝甲兵司令、臺灣省保安司令、補給司令、特種兵科指揮官、東南長官公署各部主任，以及中央指派和東南長官公署特聘者。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³³ 〈陸海空軍聯席會議規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以爲智，致團體凝聚力有所發揮。³⁴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一般業務方面，分爲：組織、人事、文書、經理四大類。其主管業務則有：作戰部（後裁撤）、補給司令部、政治部、軍法處、總務處、預算財務處、陸海空軍指揮作戰辦公室、情報通信指揮部、敵後軍政指導委員會。³⁵臺灣省則設兩個軍事機構：一爲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孫立人爲省防衛司令，該部人員由陸軍訓練司令部調用；另一個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彭孟緝爲保安司令。以上兩個軍事機構直屬東南長官公署，與省政府平行。³⁶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本與各地長官公署組織類似，惟東南區地理特殊，特設「陸海空軍聯席會議」、「東南海航務委員會」、「情報通訊指揮部」、「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指揮辦公室」等四個單位，以適應島嶼作戰之形勢。³⁷

表 3-1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單位一覽表

單位名稱	單位與業務介紹
政務委員會	一、監督指揮轄區內政治經濟之措施。 二、考核獎懲轄區內之行政官吏。 三、監督指導行政院各部會駐轄區內之附屬機關。 四、籌劃制訂轄區內政治、經濟、文化、土地之改革方案，呈經行政院核准後督導實施。
陸海空軍聯席會議 秘書處	每週三開會一次，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並每逢週三、六、日召開記者會，分析戰局、解答詢問。
辦公室	有關公文上交長官呈閱，或下發公署有關主管機關承辦。
第一處	東南區各軍事機關學校、部隊官佐人事。

³⁴ 惟孫立人與土木系第 6 軍軍長戴樸爭執頗烈，甚至孫曾在聯席會議中提案撤換戴樸，但不了了之，此爲其中之一憾。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³⁵ 爲簡化層級，東南長官公署於民國 38 年 11 月 1 日將「作戰部」分爲辦公室與五個處。參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

³⁶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17 日，第三版。臺灣省防衛司令部職司作戰，側重於「攘外」，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另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專門安定內部，其中對肅奸防諜工作，尤爲重點工作，但常有冤獄傳聞，具體工作有：「一、整肅社會秩序：處理散兵游民、無業軍人。大多數是送出省境，其次是服兵役和管訓。二、管訓流氓地痞：引刑法第 90 條處分，犯罪處以三年管訓。三、欺詐盜竊案件。四、肅奸工作：破獲共諜案件。五、檢查緝私：嚴格實施限制旅客入境。該部於 9 月 1 日成立，全部人員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調用，參見〈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工作報告（38 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4194；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在黨政聯合紀念週的工作報告，見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1949）十至十二月份》（臺北：國史館印行，民國 86 年 10 月出版），頁 318-319。

³⁷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楊元忠：〈于役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回憶〉，《傳記文學》第 54 卷 2 期（1989 年 02 月），第 321 號。

(原副官處改稱)	
第二處	情報收集、諜報網部署、匪情研究。
第三處	戰鬥序列之編配、作戰計劃之策定、作戰資料之蒐集。
第四處	工事之構築、軍糧之籌集、服裝之籌製、兵工生產、兵舍營建。
第五處	部隊整編、訓練、人數核實。
軍法處	調役、軍法審判業務。
總務處	士兵管理、官兵福利、籌檢官舍、加強警衛、檢診設施。
預算財務處	改善官兵待遇、軍費預算之編審。
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指揮辦公室	於 10 月 16 日成立，為求三軍協同作戰之適切與指揮之便利，並參照美軍主管作戰及情報單位之共同負責，期以熔為一爐，為國軍建軍之首創。
情報通信指揮部	加強臺灣通信設施及強化陸海空通信聯絡。
政治部	部隊政工機構之調整、黨團活動、政訓政教工作之推行、文化宣傳、匪俘管訓、民眾組訓、監察。
東南海航務委員會	船隻之調查統計、機帆船、漁船之徵集、開辦隨船聯絡員訓練班、輪船通訊聯絡設施、組織船舶修理班。
敵後軍政指導委員會	由宿將孫連仲主持，研究指導東南區敵後軍事政治等因應事宜。

資料來源：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

二、《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49。

三、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210。

表 3-2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重要人事執掌：³⁸

公署職位	任職人員
長官	陳誠
副長官	林蔚（主管行政）、郭寄嶠（主管作戰）、羅卓英（主管後勤）、郭懺（舟山指揮部主任）、孫立人（臺灣省防衛司令）、湯恩伯（代理福州綏靖公署主任）。
參謀長	張秉鈞
副參謀長	楊業禮（陸軍）、楊元忠（海軍）、

³⁸ 本表說明：（一）東南長官公署海軍副參謀長楊元忠早年有海軍才子之稱，為陳誠手下愛將，每次陳誠出外視察，或到金、馬、澎前線，都要楊元忠隨行，反之陸軍、空軍兩位副參謀長從未獲此待遇；而楊元忠本人否認與陳誠的私人關係，他認為這是陳誠對正規海軍軍官一貫都有很好的印象所致。（二）12 月 22 日政務委員會委員羅卓英辭職，由朱佛定遞補。見《總統府公報》，民國 38 年 12 月 31 日，第 245 號，第一版。（三）《谷正綱先生年譜》指出谷正綱為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但本文採信《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所說陳誠為主任委員的說法，參見《谷正綱先生年譜》（臺北：谷正綱先生年譜編輯委員會出版，1994 年出版），頁 57。

	趙國標（空軍）
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誠（兼）
政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俞大維（因病未到任）
政務委員會各處主官	徐鼎（政務處長）、尹仲容（經濟處長）、劉業明（文教處長）、連震東（土地處長）
政務委員會委員	陳啓天、羅卓英、黃金濤、雷震、余井塘、俞飛鵬、蔣勻田、袁守謙、柳克述、張貞、丘念台、黃朝琴、楊亮功。
政治部兼政務委員會祕書長	袁守謙
東南區補給司令	何世禮
東南海航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俞飛鵬
敵後軍政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孫連仲
情報通信指揮部指揮官	羅中揚
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委	蔣鼎文

資料來源：一、孫宅巍：《陳誠晚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 月一版一刷），頁 48-49

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

三、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50。

四、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211。

五、楊元忠：〈于役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回憶〉，《傳記文學》第 54 卷 2 期（1989 年 02 月），第 321 號。

六、〈陳誠電蔣中正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亟需成立及委員人選〉（民國 38 年 8 月 23 日），〈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七、〈國防部東南區點編委員會主任委員蔣鼎文抵福建榕城點驗部隊〉，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7 月至 9 月份》，頁 110。

八、《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1 月 13 日，第二版。

九、王奐若：〈海軍老將—楊元忠的滄海波瀾〉，《中外雜誌》第 78 卷第 1 期，頁 138。

雖說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名義轄有四省，但 10 月廈門失守後，公署指揮地區，僅剩臺灣一省及蘇、浙、閩、粵沿海部分島嶼；由此觀之，東南戰局已從大陸作戰正式進入島嶼攻防戰。此時，公署重心亦轉為臺灣防務，針對「臺灣防衛」的作戰會議，乃根據情報及作戰兩位處長提出來的資料，來研判中共渡海來攻，最可能及次可能的登陸地區，來決定公署的作戰計畫。³⁹

³⁹ 楊元忠：〈于役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回憶〉，《傳記文學》第 54 卷 2 期（1989 年 02 月），第 321 號。

表 3-3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各地軍事指揮機構之變遷：⁴⁰

軍事指揮機構	主持者	說明
江蘇綏靖總司令部	丁治磐	民國 38 年 11 月 31 日撤銷，駐嵎泗列島，丁氏任江蘇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
浙江綏靖總司令部	周晷	38 年 2 月，周晷接省主席兼綏靖司令，並將退浙部隊整編合併，撤至舟山、嵎泗列島。民國 38 年 11 月 31 日撤銷。
舟山指揮部	郭懺	東南軍政副長官郭懺為主任、石覺為副主任，位階較舟山防衛部高。
舟山防衛司令部	石覺	蘇、浙省綏靖總部撤銷後，江浙方面國軍統由 38 年 10 月 20 日設置之舟防部所轄。
福州綏靖公署	朱紹良 湯恩伯	湯恩伯於福州陷共後，改守廈門。福建國軍多為徐蚌會戰後各編練司令部的重建之軍。
金門防衛司令部	胡璉	金門大捷後，胡璉之第 12 兵團於 38 年 12 月 1 日奉命改為金門防衛司令部。
閩粵邊區綏靖司令部	劉汝明	退守廈門後，隨即撤銷。
澎湖防衛司令部	李振清	此部由臺灣防衛總司令部所節制，以 96 軍駐澎湖，係由皖南撤福建，再撤至澎湖，實力甚薄弱。
臺灣省防衛司令部	孫立人	以原陸軍訓練司令部擴編而成，為國府撤臺後陸軍總司令部之前身。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彭孟緝	前身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後分出，專內部整肅與防間杜諜之責。
馬祖指揮所	關鏞	38 年 9 月 1 日，陸軍 207 師 620 團及 621 團之一部，進駐馬祖列島開始設防。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於 11 月 5 日成立馬祖指揮所，直隸於臺灣警備司令部。亦為海軍第二艦隊之前進基地，設有巡防處。

資料來源：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工作報告（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4231。

二、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5 年 2 月初版），頁 390。

三、劉鳳翰、張力訪問，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

⁴⁰ 本表說明：（一）石覺於 7 月 22 日被任命為舟山群島防衛司令官，11 月 23 日被任命為浙江省主席。（二）福州綏靖公署原主任朱紹良於福州戰役前被撤職，由湯恩伯代理（三）關鏞為駐馬祖海戰巡防處上校處長。

民國 80 年 6 月出版），頁 125-128。

四、鄭爲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軍事史評論》，第 12 期（民國 94 年 6 月），頁 71

五、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上、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民國 85 年 6 月 30 日），頁 506。

六、〈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七、《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1 月 24 日，第一版。

八、《總統府公報》，民國 38 年 12 月 31 日，第 245 號，第一版。

九、《總統府公報》，第 634 號，第二版。

表 3-4 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存的軍政長官公署

軍政長官公署名稱	長官姓名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	馬步芳
華中軍政長官公署	白崇禧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	張群
華南軍政長官公署 （38 年 8 月 31 日由廣州綏署改建）	余漢謀

資料來源：孫宅巍：《陳誠晚年》，頁 48-49。

另外，在陳誠接任東南軍政長官的同時，由陳兼任總司令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旋即撤銷，部內人員併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38 年 9 月 1 日另設「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掌理肅奸防諜與入出境事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原由臺灣警備司令部擴大之，該部於同年 1 月 21 日成立，由省主席陳誠兼總司令，原司令官彭孟緝改任副總司令，迄於 8 月 15 日，歷時半年有餘。⁴¹該部進行工作有：頒布戒嚴令、加強出入境管理、鎮壓「四六事件」、維持臺灣省內社會秩序、排除共諜滲透等等。⁴²此後全省出入境及保防治安事項概由保安司令部負責，同時省警務處亦歸該部指揮監督。⁴³

四、人事問題

陳誠於臺灣施政時也未嘗沒有阻撓，在接任東南軍政長官先後，似有「人和」困難，就連「土木系」出身的周至柔對陳誠亦不滿意。其時，參與東南區防務的雷震曾記述：

他們三人（筆者按：即林蔚、湯恩伯、周至柔）及桂永清等同向介公提出一案，

⁴¹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1949）一至六月份》，頁 227。

⁴²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93。

⁴³ 薛月順：〈台灣入境管制初探—以民國三十八年陳誠擔任省主席時期為例〉，頁 234。

要設東南軍委會、政委會、黨委會。軍委會設三個常務委員，海軍一人、陸軍一人、空軍一人……海、空軍可由桂與周兼任，陸可由恩伯任之，陳辭修要做亦可，政與黨未擬具體方案。黨政軍之上設一聯席會議，由介公主持之……他們（湯、周）這種辦法，亦不欲陳獨攬大權也。據正綱云，周至柔曾云，如陳辭修在臺灣不能改變作風，渠將他去，而絕不與之合作，於此更可見其關係之惡劣，而大局前途之可悲也。⁴⁴

林蔚素與陳誠相善，此事似為湯恩伯帶頭抗爭，以企分陳誠之權。⁴⁵對於陳誠的大權在握，雷震評論道：

總之辭修做事太喜大權獨攬，多而不能消化，故外間對辭修感想極惡劣。正綱謂只有王雪艇（筆者按：即王世杰）一人說陳好，其餘都惡陳。此言實有過甚其辭之嫌，但亦可見陳之人緣不佳也。⁴⁶

上述雷震所言，確是突顯了組織領導行為中陳誠所犯的最大缺點——過於攬權、人際關係不良。Ewing 認為成功的管理者較不願意操弄部屬或嚴密地控制他們，並容許部屬在工作上能自主表現。⁴⁷但蔣中正似認在此風雨飄搖之際，借重陳誠之處尚多，爰此風波最後由蔣中正乾綱獨斷，大筆一揮：

渠（筆者按：即湯恩伯）說一切介公已決定，設東南區軍政長官公署，由辭修兼任。軍委會不設，另設海、陸、空軍聯席會報。囑恩伯不必在臺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福建五省設綏靖區，由恩伯兼任，並說明他不易與辭修合作。聞介公對至柔發脾氣，觀恩伯表情，覺其深為沮喪。⁴⁸

陳誠原在 7 月 11 日、12 日分電參謀總長顧祝同跟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文中云：「東南區責任艱鉅，環境複雜，決非弟半生不死之身體所能勝任。更非弟素

⁴⁴ 雷震：〈1949 年 6 月 9 日記事〉，《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 年～1949 年）》（臺北：桂冠，1989 年 3 月 1 日初版一刷），頁 233。

⁴⁵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藏，總檔案號：00000607。另大陸有說法指林蔚為陳誠之四大金剛（林蔚、周至柔、羅卓英、郭懺）之一，以周至柔、林蔚與陳誠私人關係，彼此間的衝突應不明顯。見李偉：《1949：京滬暴動內幕》，出自 <http://72.14.203.104/search?q=cache:IXhb4GmxQPMJ:www.tianyabook.com/renwu2005/js/l/liwei/yjsi/006.htm+%E4%BE%AF%E9%A8%B0&hl=zh-TW&gl=tw&ct=clnk&cd=10>。

⁴⁶ 雷震：〈1949 年 6 月 9 日記事〉，《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 年～1949 年）》，頁 233。

⁴⁷ Gary A. Yukl 著、洪光遠譯：《組織領導》（臺北：桂冠出版社，1992 年出版），頁 249。

⁴⁸ 雷震：〈1949 年 6 月 12 日記事〉，《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 年～1949 年）》，頁 237。

乏修養之性情所能應付。」⁴⁹，「近以台灣地位益形重要，即責任亦益形艱鉅…更非職缺乏素養之個性所能應付…不如及早辭退，以讓賢路。且連年剿匪，軍事失利，職前為參謀總長，自不能辭其咎。雖鈞座優容，不加處分，私衷至感。然賞罰不明，無以率眾，寸心終覺不安。」⁵⁰陳誠又在〈復林蔚函論出處本末〉提出：「弟深知如不再度德量力，退避賢路，只有增加複雜，加重危機。故弟不得不請辭本兼各職。今後祇有希望後人之成功，否則吾人自然只有跳海一途，尙何有保身之可言？思之實不勝感歎！」⁵¹可見，此時部分來臺國府大員，見陳誠並未因東北戰局失利而受罰，反於臺省享有軍政大權，層峰更有意令陳誠掌東南區軍政重務，若輩極為不滿蔣中正重用陳誠及渠行事作風，似有消極抵制之意。

如前雷震日記所述，蔣中正雖在臺省人事問題上，站在支持陳誠的立場，但陳誠仍在 7 月 16 日，呈蔣辭去本兼各職文，表達倦勤之意，其中有相當部分指出人事上的不協：

中央及各省人物，薈萃此島，才智之士，咸思對大局有所貢獻，職固當儘量延訪，虛衷擇納。然以人才眾多，主張不一，仁智之見，緩急先後之序，各有所執，亦各有所偏，此中抉擇施行，豈能盡如人意。職服務黨國，只知國家利害，與事之是非，向不願敷衍因循，曲從人意，此職倔強之個性，深知不足以適應今日紛歧複雜之環境。且每因此，不見諒於人，重增鈞座之煩惱。計惟引退，庶使各方咸其平。伏乞鈞座諒此苦衷，准予辭去本兼各職，另選適當人員接替為禱。⁵²

另外，陳誠亦一度電蔣與參謀總長顧祝同，以病體沉重、素乏修養為由，推卻東南軍政長官之職。⁵³似可推敲其內情。筆者可能分析如下：

一、前述東南區軍事會議，蔣中正已令陳誠負東南區軍政全責，又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簡稱革實院），陳系人馬認為蔣中正仍有過問軍政大事之意；復以大陸軍事已不可問，陳誠部下埋怨蔣已將大陸局面弄壞，現在又成立個疊床架屋

⁴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1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2。

⁵⁰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2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 513。

⁵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5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 514。

⁵²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 515-516。

⁵³ 〈電呈總裁蔣報告不適任東南軍政長官職〉（民國 38 年 6 月 14 日），〈石叟手稿影存抄本第八冊〉（電子影像檔），頁 180；〈電總長顧祝同懇轉請中央切勿發表東南區重任〉（民國 38 年 7 月 11 日），〈文電乙類〉（電子影像檔），頁 209；〈簽呈總裁蔣以台灣地位益形重要請辭本兼各職〉（民國 38 年 7 月 12 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頁 184。

的機構來干擾，對此心生惡感。職是之故，陳誠與革實院籌備召集人王東原（按：屬陳誠集團將領），對蔣中正頗有消極抵制之意。⁵⁴

二、陳誠不但不支持革命實踐研究院，在許多方面亦與蔣中正發生磨擦。陳不滿蔣始終抓中央銀行、掌軍權、不滿蔣經國辦理政工業務。據萬耀煌之言：當蔣經國籌辦政工幹校（按：後來的政治作戰學校）時，蔣中正與陳誠討論此事，氣氛不佳。蔣指出：「我不妨礙你臺灣的事。」，陳立刻反駁：「不是我的臺灣。」，蔣再言：「我是建立制度…我們回大陸（後），一樣要建立制度，與臺灣不相干。」蔣甚至在這段談話中有「寄人籬下」之語，可見蔣的窘迫。至日後蔣中正開辦「白團」軍事訓練班，通過彭孟緝、曹士澂聘任日本將校來臺講授，事先即不令陳誠知情。⁵⁵另外，根據葉邦宗的回憶，此期陳誠對蔣中正官邸成員，又因細故有些不愉快的經驗。⁵⁶陳誠素以氣狹量小為同儕所批評，⁵⁷對蔣中正、對官邸人馬必起戒心。

⁵⁴ 革實院籌備委員萬耀煌曾談及陳誠、王東原對革實院的設置很冷淡，有意消極抵制。萬指出：『有一次總統（蔣中正）親自在第一賓館召開會議討論革命實踐研究院組織章程，參加的有陳誠、黃少谷、王世杰、林蔚和我，好幾個人，最後討論到院址問題，陳不講話，總統問陳有沒有房子可用？陳拿一張紙折（按：應是「折」）了又折、睬也不睬，總統很難看，林蔚看下不了臺，連忙說：「再想辦法，再想辦法。」就散了會…院址決定後，王東原還是不肯幹，後來總統要我負責…總統任院長，派我做主任，實際主持院務。』，『（革實院）照總統指示海陸空軍部隊都挑出最優良最負責任的高級幹部來受訓，唯獨東南長官公署挑的是不受重視的高參之類，很顯然地又是一種消極的抵制。』，『八月二十三日總統飛重慶，要陳誠以院務委員兼副院長，我對他講了，他說：「誰講的？」不肯當，爲了把關係弄好，我請他以院務委員主持院務，但是他始終對院務不積極，我們以後用錢不找東南長官公署，他當行政院長後，我們不找行政院要錢，實際上總統切實抓住中央銀行，做起事來不會在錢方面受陳的掣肘。』參見沈雲龍訪問，賈廷詩等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82年5月初版），頁474-476。

⁵⁵ 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臺北：時報，1996年7月20初版一刷），頁41。彭孟緝在國府撤臺後官運亨通，萬耀煌認為部分原因是拜蔣中正與陳誠之間的矛盾所賜，蔣必須掌握部分將領，彭進而因緣際會、青雲直上，從臺灣保安副司令做到參謀總長。參見沈雲龍訪問，賈廷詩等紀錄：《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頁477-478。

⁵⁶ 抗戰初勝之際，時任參謀總長的陳誠與總統府軍務局長俞濟時各領風騷，人稱俞濟時是「半邊天下」，⁵⁶彼此素有嫌隙。陳誠於民國37年10月抵臺養病，但同年2月一支深具俞系色彩的警衛團（團長王瑞鍾，後改名王惕吾）已被派遣來臺，駐守臺北。這支警衛團原是臺灣省警備司令彭孟緝為擴張實力而建議設立的，卻被俞濟時換成官邸人馬，彭隱忍下來，在陳誠接任臺省主席後，在陳面前挑撥宿仇（當時連陳誠官邸警衛都由這支禁衛軍掌管，對此陳極為不安，得知底細後隨即撤換），故而爆發了撤換警衛團團長事件。團長王惕吾倚仗官邸關係抗命，結果陳誠莫可奈何，被迫收回成命。參見葉邦宗：《蔣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跟一段遭到留白的歷史》（臺北：四方書城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91。葉邦宗：《報皇王惕吾——蔣介石門生、我的長官、隱瞞的四十年》，頁125-133。

⁵⁷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民國91年12月25日初版），頁4170。雷震亦在日記評陳誠：「余說臺灣天時地利均好，惟人和稍差，辭修先生廉潔與肯幹之精神，殊可欣佩，但不能接受他人意見，此層必須改正。我謂外間有人云我政府有三個人，第一個人只聽他人講話，而自己不肯發表意見，這是總統之為人；第二個人，只自聽而不聽他人講話，此為陳辭修先生之為人；第三個人，自己不講，亦不聽他人，此即孫哲生之辦法。」見雷震：〈1949年6月13日記事〉，《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年～1949年）》，頁238。

三、自上海撤退後，大陸各機構人員、軍民紛至沓來。如何穩定發放軍餉、軍糧，則是陳誠的當前之急。蔣似疑心陳擁錢糧自重，⁵⁸忽聞臺灣米糧接濟福建不力，於 7 月 13 日致電陳誠，口氣操切：「聞福州之糧食，粒米未送。此種不管友軍死活，只知自保自足，殊為可歎！中雖知台灣負擔之重，但無論如何，必須湊足三千噸，限三日內送到…。」⁵⁹陳誠本在 12 日去電辭職，指出臺灣「一切軍政設施，無一不在極端困難之環境中勉力推行，數月間勞身焦思，日夕不遑，每有窮於應付之感。」以辭職相脅；⁶⁰前文已指出臺灣的困難，蔣中正又如此「逼迫」，陳誠在 7 月 16 日電文裡大吐苦水，聲稱云：

計自職接省政迄今，中央對於糧款，並未發分文。閩省軍民，糧食不敷，經朱主席派員洽商，已盡力予以協濟，先後於辰儉運濟三百噸，辰世二百噸，已寒三百噸，午佳一百噸，並預定午寄再運廈三百噸，迭次撥濟，事實俱在。現新稻雖先後登場，新賦尚未啟徵，公家毫無存糧。公教食米，延欠未發，目前糧食，實為極端困難之時期，正派員赴緬購米，運省接濟。鈞電所示限期，決無法辦到。至自保自足，此為封建觀念，革命決不應有，而本省亦斷無此事。⁶¹

並指出：「臺省已對中央已盡最大努力，且長此以往，而臺省勢必非至崩潰不可，恐非鈞座之願望也。」⁶²。

四、蔣中正不願讓陳誠的財政權無止境擴張，中央存臺金額另外有陸海空軍寄存的銀元，陳誠不能直接管理，又不能動用蔣中正官邸人馬王逸芬牢牢地控制上海撤臺的黃金，只能向層峰請求。⁶³

⁵⁸ 蔣中正曾一次跟陳誠索要三百萬臺幣，但被陳誠拒絕。見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頁 169。

⁵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3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3。

⁶⁰ 〈簽呈總裁蔣以臺灣地位益形重要請辭本兼各職〉（民國 38 年 7 月 12 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184。

⁶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 514-515；〈電復總裁蔣臺灣籌糧籌款已盡最大努力請派員澈查〉（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185。

⁶²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 514-515；〈電復總裁蔣臺灣籌糧籌款已盡最大努力請派員澈查〉（民國 38 年 7 月 16 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185。

⁶³ 此可從民國 38 年 8 月 20 日，陳誠函復黃少谷（按：黃少谷時任總裁辦公室主任秘書）轉呈核示可否動用海陸軍存款一事得知。陳誠云：「八月十六日大札敬悉，關於定海生產建設計畫所需資金，奉批先由台灣銀行借支，並電國防部撥還一節，查台灣銀行現無銀元可資墊借，可否動用海陸空軍寄存銀元之處，敬希轉請核示為荷。」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8 月 20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9。

從上文可知，蔣中正除大陸事務外，對於臺省事務仍指手劃腳，陳誠內心對蔣頗為不忿，並曾在眾人面前流露出來。雷震對此有頗為生動的記述：「下午四點在寓最後討論改造方案諸辦法及改造委員之名單，張道藩已由高雄趕來，並在寓午飯。大家以爲前日開會時辭修未發言，疑其不贊成，恐於將來行之於臺灣必有妨碍，會畢推正綱、雪屏及予等三人前往說明，並請其表示意見。渠對現狀，尤對總裁作風，遇事直接處理之作風表示不滿，並謂東南行政長官（筆者按：應爲東南軍政長官）一定不做，已電顧總長請辭，如逼其太甚，連主席亦不爲。其主要理由以爲總裁今日作風，均是隔絕辦法，非團結辦法，如喊某師師長來，聽其報告後，則將其直屬長官叫來喊來責備一番，諸如此類均爲離心離德之辦法……。」⁶⁴

綜上所述，陳誠雖仍就任東南軍政長官，但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前後，國府雖處危急存亡之秋，諸要人對臺灣島內人事，此類心結、糾紛仍不減於大陸時期，尤其蔣陳關係之微妙亦足堪玩味。惟陳誠對蔣中正的動作並不大，蓋蔣勢力仍在，故陳誠在表面上仍是盡部屬之禮，檯面下的矛盾並未激化。如蔣中正於38年下半年頻繁飛往大陸西南指揮作戰，以及到韓國、菲律賓呼籲遠東各國共同反共時，臺北草山官邸往往是蔣停留、休憩之地，身兼多職的陳誠依舊在臺北松山機場接機、送行，其次數之多，執禮之恭，報章多有記載。⁶⁵可見，除了蔣中正實力仍在外，陳誠對蔣仍有一份敬意存在；惟在政治權爭的舞臺上，蔣中正與陳誠貌似和諧的觥籌交錯下，經常可嗅出幾絲微妙的氣息。

第三節：對臺灣防務的規劃與執行

一、蔣中正對臺灣防務的決策

⁶⁴ 雷震對此有頗為生動的記述：「下午四點在寓最後討論改造方案諸辦法及改造委員之名單，張道藩已由高雄趕來，並在寓午飯。大家以爲前日開會時辭修未發言，疑其不贊成，恐於將來行之於臺灣必有妨碍，會畢推正綱、雪屏及予等三人前往說明，並請其表示意見。渠對現狀，尤對總裁作風，遇事直接處理之作風表示不滿，並謂東南行政長官（筆者按：應爲東南軍政長官）一定不做，已電顧總長請辭，如逼其太甚，連主席亦不爲。其主要理由以爲總裁今日作風，均是隔絕辦法，非團結辦法，如喊某師師長來，聽其報告後，則將其直屬長官叫來喊來責備一番，諸如此類均爲離心離德之辦法……。」參見〈1949年7月13日記事〉，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 1948年～1949年）》，頁265。

⁶⁵ 如蔣中正從韓國會談結束後回臺，陳誠率周至柔、林蔚、蔣緯國等人冒雨趕至接機。見《中央日報》，民國38年8月9日，第一版。

自共軍渡江、南京撤守後，國軍已將江南可用之兵集結上海，共軍一部深入浙東、閩北，東南半壁防務俱感空虛，臺灣方面亦感共軍兵鋒的威脅。蔣中正著眼臺灣未來的地位，預定以定海、普陀、廈門和臺灣為訓練幹部之地區，而建設則以臺灣為著手之起點。⁶⁶無獨有偶，美國前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魏德邁，在上海撤守前曾寄給蔣中正一封長函。內容中除對蔣有所寬慰外，更勸蔣不必堅守上海，以避免無謂的流血，應假臺灣一隅重建防衛體系。而當時蔣中正身邊的侍從秘書周宏濤更指出：「蔣公自下野以來，一直少有外國友人與他連絡，魏德邁的肺腑之言讓他深為感動，當即決定回函致謝，這也是下野半年來，道次給予外籍人士回應。」⁶⁷魏德邁對臺灣獨具慧眼，亦提醒蔣中正於 5 月底上海失守前後，對臺省積極進行籌劃。⁶⁸

5 月 26 日，蔣中正飛抵高雄機場，駐節高雄壽山幾達一月，其間除研究臺灣整軍、防務、軍政等問題外，復草擬防守及治理臺灣的計劃：準備建設臺灣、閩粵，控制兩廣，開闢川滇，並結成一個北起青島、長山列島，中聯舟山群島，南抵臺灣、海南島的海上鎖鏈，以封鎖中國大陸。⁶⁹8 月 15 日，共軍開始猛攻福州，福建若不保，蔣中正企圖以臺灣海峽作為國府東南區「內湖」的戰略計畫將缺一角。⁷⁰在此緊急局面，蔣乃催促陳誠儘速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8 月 17 日，福州被攻克，共軍接下來的目標則是閩南的廈門。東南長官公署以廈門為臺海的外圍據點，特別予以關注，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亦在 9 月 11 日前往廈門視察，並發表談話，聲明已增加官兵副食費，以鼓舞士氣。⁷¹新成立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不僅企圖將國共內戰的硝煙拒止於閩南，不使戰火延燒至臺海，公署亦隨之成立專職臺灣防務的機構。

蔣中正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前，依據其防守、治理臺灣的計劃，於 6 月

⁶⁶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 80 年 1 月初版），頁 437。

⁶⁷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第一版），頁 132。

⁶⁸ 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 91 年 4 月），頁 357。

⁶⁹ 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頁 358-359。

⁷⁰ 蔣中正對東南沿海的戰略計畫是以臺灣、福建兩省作為東南區的基地，讓臺灣海峽成為東南區之「內湖」；以絕對優勢的海、空軍為後盾，讓北方的舟山群島，中部的臺灣島，南端的海南島連成一個強有力的防線。參見 Hsiang-Wang Liu,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NATIONALIST CHINESE: THE CHINESE CIVIL WAR FROM HUAHAI TO TAIWAN STRAIT, 1948-1950*,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om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The Graduate School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ugust 1997), p.117-119.

⁷¹ 〈誓滅共匪洗刷恥辱—於廈門對各部隊營長以上幹部講〉（民國 38 年 9 月 11 日），〈言論〉，《石叻叢書》（電子影像檔），國史館藏，頁 123。

7 日去電陳誠。要求陳誠劃定臺澎海岸防衛區，設置整備靈便與確實之軍事通訊網與交通運輸網，俾使共軍進攻臺灣海岸時，各海防區負責主官互相策應，可於極短時間內，調集重兵於其被攻地區撲滅之。另外蔣極為注重緝私組織，令陳誠速以軍事方式管理上海抵臺之船舶，皆用之緝私工作，並指出臺灣緝私工作為今後經濟與政治最重要工作之一，如不能得力，則整頓軍政皆無從談起。⁷²

關於臺灣防務，蔣中正復假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中指出：中共即將擁有海空軍，臺灣守軍不可恃共軍暫時無力攻臺，反應積極加強防空火炮的配置，集中保衛島內重工業區及電力廠，並統制管理東南沿海國統區的船舶煤糧。⁷³為因應未來可能的臺灣保衛戰來臨，蔣中正作為國府實際上的領袖，並不以國府相對強大的海空軍為傲，深知蘇俄必然援助中共建立海空軍，表現出未雨綢繆的意識。

此時臺灣防衛之職責分為上、中、下三層：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所控制的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共同負責臺灣防衛的「最高決策面」；而以陳誠為主軸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則為承上諭下的「中層政策面」，以孫立人為中心的臺灣省防衛司令部（簡稱防衛部）則負責「基層執行面」，臺海防衛「蔣陳孫」的指揮格局順勢成形。蔣中正於 38 年下半年盱衡當下局勢，亦研擬出軍事、政治及經濟三方向，成立三個小組，以為東南區戡亂建國的智囊團。智囊小組由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具體而微的蔣陳體系）、總裁辦公室（原蔣中正侍從室）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誠系）派員組成，各組召集人為王東原（主管軍事）、張道藩（主管政治）、吳國楨（主管經濟），每小組六人，擬訂軍事、政治及經濟三部份計劃初稿，呈總裁蔣中正提第二分會決定。⁷⁴

關於鞏固臺灣方案，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會於徵集資料之過程中，已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屬各部門已訂有工作計劃，此時所需要進行者，為如何綜合與改

⁷² 〈手諭指示台灣防務〉〈蔣總統手諭〉，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冊，頁 986。

⁷³ 蔣中正曾在民國 38 年 10 月 4 日假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第二次會議中指出：今後應以共軍將在蘇聯援助下，公然以海空軍來犯臺灣，應未雨綢繆，改變舊有戰略觀念，在宣傳想方設法，振奮民心，應加強防空火炮的配置，本島的高射武器要集中保衛重工業區及電力廠，油料器材應加意防護，妥為疏散；交通方面要儘速修繕公路橋樑，並在易於登陸處，集中建築防禦工事，水泥鋼筋搜集起來，儘量利用中央信託局物資供應局存臺的物資；並指稱東南區最要緊的是煤和糧，臺灣對外全靠水運，應嚴格加以統制管理，並交由東南長官公署籌劃船舶、煤糧。參見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11。

⁷⁴ 智囊小組任務範圍：軍事部分包括陸海空軍及防空各項工作；政治部分包括民眾組訓、情報、防奸防諜、宣傳各項工作；經濟部分包括財政、金融、交通、軍需物資之儲備、民生必需品之控制，以及生產消費物價之管理各項工作。第二分會亦可分向東南長官公署及臺灣黨政軍警機關徵集有關鞏固臺灣之工作計劃、主管部分之研究資料，以及具體之參考材料，於 10 月 10 日前分送各組備用。參見〈黃少谷致陳誠奉總裁擬具鞏固台灣方案之各項辦法函〉（民國 38 年 10 月 7 日），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14-115。

進各部門所訂之計劃，使爲具體健全之方案。但如由三單位主官、幕僚會同研擬整個方案，殊有技術之困難，且有洩密之弊；故改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將鞏固臺灣之整個方案（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各部門）逕向第二分會提出，以資迅捷保密，且專責成。⁷⁵

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對於東南區軍事之決策，多與東南長官公署陸海空軍聯席會議重覆，幸以分會與公署高階成員多有參與列席之交流，彼此派系屬性亦多相合，意見雖不致扞格過甚，但以蔣中正爲首的黨機器，指示多爲專業軍人的東南長官公署作戰之要則，不免侵奪東南長官公署所負責的中層決策面。以第二分會指示東南長官公署保衛臺灣細則（38 年 10 月 28 日）爲例：分會當時決議，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副長官林蔚須注意臺灣防務應注意應擊敵爲未見之際，並應審度經費、器材、物資之籌劃與運用，不免過於干涉東南長官公署之部署與施政。⁷⁶可見此期以黨總裁地位發號司令的蔣中正，仍保有凡事親力親爲的素性，對部下並不放心，深患臺灣防衛各方不能密切配合、聯繫與統籌。⁷⁷同時，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則因省內陸軍整編之成績，與所訓新軍在金門之戰頗有戰功，地位隨之水漲船高。職是之故，10 月 28 日當天，蔣中正於會中亦提議增加副長官一員，以孫立人充任之，可見蔣對孫確實頗爲器重。⁷⁸

二、陳誠對臺灣防務的先置部署

臺灣防衛的準備非短時間內可成，在上海失陷前，島內空氣不免希望集結大量國軍的上海能多堅持多些時日，以利臺灣爭取防衛時間。陳誠回顧這段時日，曾指出：

我於奉命主臺之始，即感覺責任過於重大，大陸局勢，一如巨石自高山滾下，決無中途停止之理。臺灣如能保全，則復興尚有希望，臺灣如與大陸同歸於盡，

⁷⁵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19。

⁷⁶ 第二分會令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副長官林蔚注意：「甲、保衛臺灣之原則以消滅敵人於對海海岸，即於敵人開始作渡海行動時擊潰之爲第一線，以消滅敵人於海面爲第二線，以消滅敵人於接近本島海岸之處爲第三線，至於在本島之陸上戰鬥，則爲最後之準備，進入決戰階段。乙、計劃建築之防禦工事，應具體訂定工作進度，限期完成。丙、經費、器材、物資之籌劃與運用，應以科學方法，審度何者優先，何者次要，確立標準。就動用經費而言，構築工事固甚重要，但建立情報網與組訓民眾兩事，論其對於保衛臺灣之效用，較構築工事尤爲重要，故於計劃動用經費時，必須審度輕重先後，急其所急。」參見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20-121。

⁷⁷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8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⁷⁸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121。

即無異宣告中華民國的死亡。當然我所想的也就是敵人所想的，敵人必將乘勝攻臺，人人知之。雖在婦孺，亦不例外。⁷⁹

當時襄助湯恩伯處理上海政務的雷震，更表示：「守滬亦即守閩與守穗也。」⁸⁰誠哉斯言，上海不保，國府東南半壁已有崩潰之勢，休整後的共軍攻入福建、威脅臺灣，亦指日可待。除去共軍攻臺的壓力不談，省內情況亦讓陳誠極為憂慮。

民國 38 年 5 月中旬的臺灣局面極為不穩，此時臺灣尚未發行新臺幣，復以中央遷臺之機關、學校、工廠以及黨政軍人員之眷屬，已近五十萬人，財政已近崩潰；所幸省府得中央之助，改行新幣，暫時度過財政危機。但島內兵力僅有第 6 軍及第 80 軍，雖月發軍糧十七萬人以上，而戰鬥部隊則僅四萬餘人，第 80 軍之兩個師，甫屆班排教練，人數尚不足額，只能勉可使用。第 6 軍之一個師，大部新兵迄未接到，且係日械、彈藥其奇缺；至馬公方面，要塞部隊更不健全，勉可看管砲臺，僅有警衛一個營擔任防務，兵力實為脆弱。⁸¹共軍攻克上海後，淞滬國軍遭到重大打擊，東南區已無建制足額之勁旅，大都徒具番號，敗將潰兵紛紛南逃，多撤至舟山、臺灣與福州。為因應將來可能局面，陳誠遂手令所屬，力行充實臺灣總兵額，並協調海軍於臺灣沿海查勤各港口，意在中央給予挹注之前，先以有限資源厲兵秣馬，準備可能來臨的臺灣保衛戰。⁸²

上海既失，無強兵把守的福州已暴露在共軍兵鋒之下，臺灣作為東南區後方支援基地的態勢，已頗為明朗。層峰體認未來臺灣保衛戰勢不可免的情況，命軍人出身的陳誠以臺灣為基地，指揮東南沿海國軍作戰的態勢，自隨之成形。6 月 21 日，東南區軍事會議召開，會中果以上述緊急情況，決議將由陳誠籌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擔任東南區戡亂大任；更提出「東南區整編國軍方案」，力圖死中求活，裁去空番號，充實員額，重新整建出能與共軍一搏的國軍。另外研究臺

⁷⁹ 吳淑鳳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國共戰爭》，頁 133。

⁸⁰ 〈民國 38 年 5 月 23 日條〉，雷震：《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②1950 年）》（臺北：桂冠，1989 年 5 月 25 日初版一刷），頁 217。

⁸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5 月 14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05。

⁸² 陳誠的作法是：一、陸軍以 4 個軍為標準，力行充實（馬公在內）。二、要塞依日治時代編制，即行充實。三、空軍以現有單位充實為原則，但地面部隊及高射砲部隊應緊縮。四、海軍以現有力量力求充實，將陸戰隊編併為 1 個師。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5 月 25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06。民國 38 年 6 月 9 日，陳誠手令駐臺海軍組織巡防處云：「請海軍於澎湖、左營、基隆、東港、臺中、淡水、花蓮，設要港或巡防處，並組織快艇隊，負沿海岸查聯擊之責。請於一星期內，組織完畢，並防制共匪之偷渡。」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6 月 9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08。

灣防衛戰各種方略，以海空軍爲主力，閃電摧毀共軍之渡海準備，並計劃組訓東南沿海及各島嶼間之漁船；以及研究陸海空軍聯合作戰之成效。⁸³上述種種，乃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針對臺灣防衛之模擬準備，多是原則性的提綱挈領；至具體性的任務分配，則是在東南長官公署正式成立後，始能有效辦理。雖是如此，陳誠深知戰爭若延燒至東南區，軍糧的需要量最大，乃在 7 月 8 日省府第 106 次會議揭櫫「糧重於糖」政策，限制種蔗面積不再加廣，以應付未來局面。⁸⁴

三、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扮演的角色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後，對臺灣防務之處分乃居於一承先啓後的中樞地位。首先東南長官公署須以蔣中正的意旨與第二分會的決議爲擬訂政策的原則；嗣根據其政策，下達命令交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執行。蓋防衛部乃是軍務執行機關，須配合東南長官公署在政策原則內有所興革，職是之故，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內部，應有一個指示防衛部執行臺灣防務的直屬機構。

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有鳥瞰東南區全盤戰局之需要，必籌組東南區防務決策業務之機構，遂行總體戰原則。故先後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以期軍事、政治緊密配合。而臺灣防務須針對臺灣海島地形設計，借重海、空軍將領之處甚多，須發揮兵種間協同作戰之需要，爰大量羅致陸海空高級將領參與，以「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作爲臺灣防務的決策組織，俾能集思廣益，遂成爲下達防衛部命令的主管單位。另東南長官公署亦有一「防衛臺灣」之作戰會議，該會則是由各幕僚參加，以交換情報、研究部署，並檢討業務進行之情形；性質與各單位主官參加的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不同。⁸⁵

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之作用，多屬東南區兵種聯合作戰的戰略擬訂，生產、補給等問題，以及各部人事更替之審議。⁸⁶如臺灣防衛部署多由東南長官公署作戰

⁸³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0607，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

⁸⁴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8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2。

⁸⁵ 〈臨時作戰會議紀錄〉，〈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此作戰會報多由副長官郭寄嶠或參謀長張秉鈞主持，多依據情報及作戰兩位處長提出來的資料，來研判中共渡海來攻，最可能及次可能的登陸地區，據此決定防衛作戰計畫。參見楊元忠：〈于役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回憶〉，《傳記文學》第 54 卷 2 期（1989 年 02 月），第 321 號。

⁸⁶ 該會細部任務縷述如下：「一、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戰略之審議。二、重要軍事措施之審議。三、檢討陸海空軍共同有關生產、補充、通信、補給諸問題，並予以改進。四、三軍有關之人事、經

部與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合作研擬；由於防衛之得失端視島內守軍快速集中消滅登陸部隊，故極重視公路交通。⁸⁷此外，海岸工事的興築亦落在防衛部的肩上。但絕少經費，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曾於聯席會議中提出：「關於台灣工事構築計劃早已呈核，工事費迭請無著，以致無法進行，擬請對經費、材料兩項分期撥發，以便實施。」⁸⁸東南長官公署雖一時缺少經費，但仍予以重視，防禦工事遂於 39 年夏秋之際完工。關於海岸駐軍，聯席會議亦針對臺灣島海岸線綿長，守軍處處防衛則處處薄弱，決議基隆、淡水間由防衛部佈重兵防守，蓋臺灣中部、南部尚有澎湖為之掩護，故在北部佈下重兵。省防衛司令孫立人雖將臺灣分成四個防守區，以第 52 軍設置於新竹、竹南附近，為總預備隊；但臺灣駐軍仍然過於單薄，並且有裝備窳劣、服勤士兵過勞的問題。⁸⁹對此，副長官林蔚則以物資先撥服勤之士兵，再令公署作戰部研辦巡邏辦法，並令防衛部與省府籌組防衛物資動員委員會，以統籌防衛資材。⁹⁰陳誠亦接獲海軍之情報，表示共軍有集中力量襲擊定海、金門、馬祖、馬公、臺灣之可能，因之進入交戰狀況，為保障臺灣安全，計劃實施臺灣海峽封鎖。

戰時施政方針以軍事為核心，一切以支援前線之全面整體戰為目的。⁹¹故此刻除臺灣為東南區即將到來的戰事努力增產外，為不讓中共於佔領區內各口岸得到接濟，行政院於 38 年 6 月 20 日發表聲明：大陸沿海港口商運一律停止。⁹²7 月 2 日又公布「截斷共區海上交通辦法」，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令海軍負責執行，並統一指揮各有關交警部隊，空軍從旁協助，對於駛入或滯留共區海面之可疑船舶（善良漁船除外）應予扣留，如有武力抗拒或急駛圖逃者，得以擊沈之。此舉有利於截獲軍火，軍需工業相關之物品，及金銀鈔幣，

理、訓練等應興革之建議事項。五、關於每一會戰終了之得失與功過檢討、建議諸事。」參見〈陸海空軍聯席會議規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⁸⁷ 參謀長張秉鈞建議裝甲汽車用以海岸巡邏，戰車則置於丁字路附近，俾能視情況參加戰鬥。

⁸⁸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⁸⁹ 孫立人指出：「北部及中部兵力單薄，一個師須擔任 85-110 公里之正面，第 6 軍 25 師一個團，其正面竟達 85 公里，似處處薄弱，匪處處皆可登陸，故應加強工事、加強巡邏，以補兵力之不足。各部裝備太差，雨衣、軍鞋襪大部均無，以致士兵疲勞，不堪訓練。」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439。

⁹⁰ 林蔚主席指示：一、加強巡邏辦法，作戰部研辦。二、即以三個攜行基數彈藥撥給第一線部隊。三、雨衣、軍毯等物，查明後先撥服勤務之士兵。林蔚指：臺灣本島及衛星各島嶼之防衛資材，所需浩繁，支出頗感困難，但以軍用需要，又不可節減，刻由防衛部與省府商組防衛物資動員委員會。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⁹¹ 行政院新聞處發表之談話，見《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6 月 24 日，第一版。

⁹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6 月 21 日，第一版。

甚至民生物品等資敵物資，俾能從中取得補給。⁹³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更在 7 月 7 日宣稱：「中國政府（按：指國府）在上海港口已有效之關閉。上海港口乃最易加以關閉之港口。相信外國船艦今後不致駛入已由中國政府宣布關閉各港口之中國領海區內。倘使外國船艦竟駛入上述領海區內，政府海軍必立即採取有效行動」。⁹⁴前任行政院長何應欽亦曾對記者指出國軍關閉上海港口後，收效甚大，預料三個月內工廠將先後停工，滬區經濟將陷混亂。⁹⁵7 月 19 日，空軍機群襲擊南京電廠、自來水廠。⁹⁶這種戰時體制的作法，除阻止中共得到充分補給外，對東南區國軍、軍政單位而言，亦不無小補，對人民雖頗多騷擾；但箭在弦上，亦不得不為。

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亦處理軍政人事糾紛，會議中曾有空軍指責臺灣糧食局長李連春、臺銀副經理謝惠元延緩空軍基地工程之進行，並欲以貽誤軍機罪論之，爭執頗烈。38 年 11 月 30 日，陳誠則批示：「承辦單位雖屬無心之錯，究係處置疏忽，應負失當之咎，李連春應予申戒，謝惠元著予免職，已由本署轉臺省府正式處分，並函周總司令說明。」⁹⁷因陳誠在臺省民政上對李連春、謝惠元頗為倚重，但李、謝兩人已致空軍總司令周至柔不滿，陳誠幾經考慮，乃處以小小懲戒安撫空軍內部的不滿，不願以此事影響臺灣省政的施行。

由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轄區為東南沿海與臺灣本島，因此以陳誠為首的東南長官公署高級將領和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因職掌不同，彼此戰略意見亦常衝突。例如在軍中人事審議權上，孫立人曾在 11 月 2 日的聯席會議開砲，聲稱東南長官公署不尊重防衛部，防衛部似變為傳達機關，已無存在之必要，孫要求東南長官公署尊重臺灣軍令系統，並爭取對臺灣省內戰鬥序列部隊之統馭人事與補給，並要求撤換與之不和的第 6 軍軍長戴樸。長官陳誠不願對其嫡系戴樸不利，卻也不便當面駁回孫立人，僅輕描淡寫地說：「戴軍長事，本人不願多置意見，如必須如此，只有報告中央。」副長官林蔚則贊同孫立人所指的軍令系統紊亂問題，對於戴樸一事置而不答，林云：「應該（照孫司令官所言）如此，過去下達

⁹³ 〈截斷共區海上交通辦法〉，《總統府公報》，第 232 號，第四版。

⁹⁴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7 月 8 日，第一版。

⁹⁵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7 月 10 日，第一版。

⁹⁶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7 月 20 日，第一版。

⁹⁷ 陳誠批示：「承辦單位雖屬無心之錯，究係處置疏忽，應負失當之咎，李連春應予申戒，謝惠元著予免職，已由本署轉臺省府正式處分，並函周總司令說明。」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技術如有不當，應當改進，當予研究確定。」⁹⁸吾人可知關於軍中人事，東南長官公署多不贊成孫立人所提改組或撤換方案；但對孫調整臺灣防衛部署之提議，陳、林二人頗重視之。

11月23日，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亦曾提出「陸海空軍聯合特種縱隊編訓計劃案」。孫立人以陸軍部隊訓練尚未完成，對此項部隊編組，時機似未成熟為由，不表贊成。公署高級將領們在顧及孫立人的想法後，最後採折衷方案，乃決議：「小部隊編組訓練使用，可令前方辦理；至大部隊編訓，可由本署另行計劃。」⁹⁹另外孫立人亦屢在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中爭取防衛部應另具補給系統，不受東南區補給部的節制。針對此爭議，陳誠委婉答覆：防衛部僅負責訓練作戰指揮之責。其事遂寢。職是之故，吾人可看出東南長官公署不願防衛部職權擴大，以免侵奪其他部門的業務。¹⁰⁰筆者綜觀「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之檔案，知此期肩負臺灣防衛的孫立人，深感臺灣整編完成的兵力仍然不足，經常與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懌在調兵意見上相左，但東南長官公署為兼顧東南區防務與蔣中正總裁的意旨，須將整編過的部隊源源不絕地送到外島防禦，尤其是舟山。¹⁰¹

⁹⁸ 據會議紀錄中孫立人的言論為：「本部對命令系統頗感紊亂，請予尊重。如本部接奉調第 52 軍接定海命令，較本部為早，第 99 軍軍部取消，編為第 92 師，第 25 軍開臺灣，及第 40 師歸本部整訓，旋又開臺中等項命令，本部均不能較受命者為早，或僅送副本，似此防衛部變成傳達機關，似無存在之必要。第 6 軍戴軍長驚傲不馴、感化無效，如：甲、幹部經本部調訓後，不分發部隊，再經該軍幹訓班集訓。乙、應報表冊不報。丙、射擊刺槍等不照本部規定。似此無法指揮，請予考慮，最後要求三事如左：一、請尊重命令系統。二、對戰鬥序列部隊之統馭人事與補給，請授予防衛部全權處理。三、請調第六軍軍長。」對此，陳誠則表示：對於孫立人所提調整臺灣防衛部署，原則上甚同意，今後臺灣保留五個軍，至第 96 軍將來仍開馬公，第 40 師歸防衛部直轄，第 99 軍番號仍保留。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⁹⁹ 孫立人指出：「陸軍部隊訓練尚未完成，對此項部隊編組，時機似未成熟」。長官陳誠則提示：「聯合縱隊若用於臺灣本島之防衛，陸軍部隊須至少有一個軍的兵力，方可發揮效力，金門定海可照此方案編組。決議：小部隊編組訓練使用，可令前方辦理；至大部隊編訓，可由本署另行計劃。」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¹⁰⁰ 陳誠言：「甲、經理單位依照中央規定，兵團及防衛司令部似僅負責訓練作戰指揮之責。乙、今日補給之有缺憾原因，係物資不足，而非制度之不良。丙、東南區補給制度，應參加美國制度訂定，由孫司令官與何司令研擬整個辦法。」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¹⁰¹ 金門戰後，共軍在浙東頻頻增兵，舟山守軍威脅頗大，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懌一再要求增兵，孫反對抽第 92 師至舟山，雙方僵持不下；參謀長張秉鈞的意見，則採中庸之道，張認為臺灣步兵太少，而定海火炮太少，但增加無戰力之部隊，不如增加火力；第 40 師、第 92 師均不過數千人，暫時均無戰力，以之增加殊少戰術價值，不如只調第 40 師，另調山砲一營、榴砲一連、高射砲一個營。除了舟山，參謀長張秉鈞亦長期關注閩江口外的馬祖島戰略地位，反而認為馬祖守軍應增一個營的兵力；但事關重大，東南長官公署並無決策權力，最後還是依蔣中正的指示，將第 92 師調至舟山。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四、臺灣省防衛司令部的作為

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正式辦公的 9 月 1 日，在臺灣鳳山練兵的孫立人亦於當日宣誓就臺灣省防衛司令職，原陸軍訓練司令部並改組擴編為臺灣省防衛司令部。防衛部遂成為東南長官公署轄下的重要組織，負責執行臺灣防衛與陸軍整編等重責大任；在共軍猛撲閩南之際，臺灣省防衛司令部亦緊鑼密鼓地展開臺灣防衛各項計劃，該部草擬的臺灣防衛計劃如次。

臺灣防衛計劃自民國 38 年 9 月才正式予以規劃，由於國軍始終在大陸上作戰，對於島嶼作戰未必較共軍熟練多少，是故孫立人擬訂反登陸計劃時乃多方旁採戰史，並溝通上下意志、統一戰術思想。由於透過正式溝通管道蒐集到的訊息，缺乏實際情境的輔助，不易讓主官做正確的判斷，往往會失去解決問題的先機。職是之故，孫立人經常抽空前往各防區與部隊走動，以彌補正式溝通管道的不足，始獲得更確切的訊息。¹⁰²

孫立人對防衛臺灣的構想是以海岸守備部隊，以及沿海所構築的防禦工事阻滯共軍登陸，及發覺敵人主力所在，即迅速調集機動部隊將之殲滅。¹⁰³為達目的，孫於 9 月奉命防衛臺灣之初，即積極著手下列五項作戰準備工作：（一）環島工事之構築；（二）全島交通網之構成；（三）全島通信網之構成；（四）部隊訓練；（五）民眾組訓。孫指出只要這五項工作做得好，即有把握達成臺灣防衛的任務。

104

關於環島工事之構築，國軍內部曾有整修日軍過去構築之工事，不必另起新工事計劃的說法，孫立人對此論點不以為然。孫指出這些舊工事乃是日軍用來對付盟軍之用，採後退配備，並不適用無海空優的共軍，臺灣防衛的最高指導原則即殲滅共軍於水際，這就需要把防禦工事推進到海邊，即是前進配備，這時就需要提高原數量不足的工事。¹⁰⁵爰防衛部一成立，即根據沿海防禦工事所需要經費

¹⁰² 茲即走動管理（management by wandering around）係指高階主管利用時間經常抽空前往各個辦公室走動，以獲得更豐富、更直接的員工工作問題，並及時了解所屬員工工作困境的一種策略。孫立人所採取的走動管理，即是上層主管勤於蒐集最新訊息，並配合情境做最佳的判斷，俾及早發現問題並解決之；孫立人在接任陸軍總司令後，仍保有此習慣，積極到各部隊視察。此名詞解釋可參見吳清山、林天祐：《教育新辭書》（臺北：高等教育文化公司，2005 年 5 月初版二刷），頁 46-47。

¹⁰³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589。

¹⁰⁴ 「部隊訓練」因字數過多，筆者將其獨立一章與「陸軍整編」合述之。參見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9 年 11 月初版），頁 215。

¹⁰⁵ 日軍當年防禦的敵人是享海空優的盟軍，盟軍要佔領一個島嶼，總是先用海空軍把沿海工事摧毀，始行登陸；日軍為避免無端犧牲，不得已採取後退配備，選擇有利地帶構築堅強工事，利

請求長官公署撥款，蓋東南長官公署認為此乃國防工事，要轉請國防部撥款，但國防部認為臺灣防衛應由臺灣省政府負擔，一直延滯三個月到 11 月仍無出處。由於情勢非常危急，防衛部只採徵借一途，並商調有關人員成立「臺灣防衛材料動員委員會」，先採向銀行挪借，另外設置「防衛捐」籌還。¹⁰⁶

臺灣省防衛工事在主事者孫立人的擘畫下，分三期構築，孫立人則將防禦工事交給副司令舒適存來負責。¹⁰⁷防禦工事第一期於民國 38 年 11 月 15 日開工，至 39 年 2 月 10 日竣工，第二期於 39 年 3 月 13 日開工，至 5 月 15 日竣工，第三期於 6 月 15 日開工至 8 月 15 日完成，40 年 6 月底則完成重要海岸 36 個連的據點工事。各期工事目的，亦有所不同：第一期構築第一線的永久工事，目的為於海岸地帶殲滅大量登陸共軍，防線格外堅強；第二期工事則是整修日軍舊工事，並在此配置第二線及打擊部隊的指揮所，以預留縱深，拘束滲透進第二線之共軍，以待打擊部隊；第三期工事則以第一線、第二線據點、碉堡為中心，在附近多構築野戰工事，使碉堡成為工事核心，而非一個孤點。¹⁰⁸

臺灣防衛工事的構築業務雖從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時期開始辦理，但該署成立

用優勢陸軍殲滅敵人於預想地帶。因此日軍在沿海工事的修築，並非其防衛重點。參見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泐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6。

¹⁰⁶ 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泐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6。雷震曾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身分參與材料動員委員會，該會並在 39 年 1 月通過第二期防衛工事費及建造營房費，並向東南公署建議舉辦防衛捐三個月，參見雷震：〈民國 39 年 1 月 9 日條〉，《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1950 年）》（臺北：桂冠，1989 年 5 月 25 日初版一刷），頁 12。

¹⁰⁷ 民國 38 年 12 月 9 日，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召開記者會，副司令舒適存則針對全省防禦工事報告構築經過：「全島防衛工事，是由下面四個機構計畫和建築的：一、臺省防衛材料動員委員會，由黨政軍及民意代表組成，負責籌措工料和工款……。二、臺省防衛司令部工事構築督導處，負責計畫建築怎樣的工事和督導建築事宜。三、各防守區工程處，是各地直接負責建築工程的單位。四、特種工程聯合會，負責辦理招商承包的事。上述機構，都各有辦公費，工程人員中，聘請了許多國內有名的工程專家，而且在執行任務時，絕對禁止軍隊直接和民眾發生關係。參見《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10 日。

¹⁰⁸ 孫立人指出第一期工事除在沿海重要地帶構築堅強的鋼骨水泥工事之外，同時還加上鐵絲木柵等副防禦工事，計全部完成一千七百個永久工事，平均約距五百米有一個碉堡。沿海一線工事，被視為封鎖線，工事構築特別堅強，目的在加強砲火，以節省兵力，使海岸守備部隊在共軍未登陸前，予以迎頭痛擊，並在敵人登陸之後，尚能固守海岸。第二期工事是利用日軍遺留下來的工事加以整修，並外加指揮所及永久工事，以形成縱深配備，目的是將登陸後的共軍加以拘束阻截，不使其蔓延擴張。第三期工事は分段構築據點工事，本來預定構築八百個永久工事。這時海南及舟山撤軍增多，感到工事不足，爰將永久工事改築為半永久工事，節省許多材料，同時利用兵工構築以節省工費。這期工事多半與野戰工事相配合，以期由小據點構成大據點，再由大據點形成陣地帶，使我機動部隊能以發揮其效用。三期總計完成了一萬一千多個碉堡。參見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泐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6-217。孫立人對於防守碉堡有其見解，孫曾指示第 363 師師長何俊：沿岸碉堡僅是一線設立，易為共軍登陸滲透，應有縱深配備。就是在碉堡附近多構築野戰工事，使碉堡成為工事核心，而非一個孤點。陣地要有伸縮性，不要死守在山頭一點，將應把山頭的一個伏地堡移至山腰，這樣不僅具備伸縮性，而且射幅較廣；構築工事應儘量利用原有樹木做掩蔽，除了妨礙射界的樹木須砍掉外，不要隨意亂砍樹木。參見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588-589。

時間不長，僅第一期工事是在公署期間完成，第二期開工時東南長官公署已即將撤廢，第二期乃至第三期工事，都是由臺灣省防衛司令部，以及之後擴編而成的陸軍總司令部（臺灣防衛總司令部）總綰其事。因此，關於臺灣防衛工事，東南長官公署始終是在站在監督與交辦執行的上級機關地位。

關於環島工事之構築方式，乃是為配合臺灣防衛戰法而生的。孫立人指出：沿海工事都是堅強的永久工事，應要求守備部隊在敵人下船上岸之際，充分利用既設陣地與熾盛火網。將來犯之敵殲滅於海岸之前。但要將登陸共軍完全殲滅於海岸並不可能，必有一部份陣地為共軍所佔領，甚或有少數共軍滲透到碉堡線之後。值此，守備部隊亦不可後撤，必須固守沿海岸各據點，以阻止敵人後續部隊之增援，並應儘運用「伍」來阻擊、伏擊敵人，將滲透之敵拘束在某地區之內，不使其擴張蔓延，甚至誘導敵人進入守軍的口袋陣地，接下來則以優勢的打擊部隊，將登陸共軍消滅在預想地區。¹⁰⁹

此戰法的成功，乃端視打擊部隊到達現場的速度；若交通條件不佳，導致打擊部隊遲遲於行，將有令該區守備部隊全軍覆沒的可能。因此交通網健全與否，乃是最重要的關鍵。由於臺灣的公路多毀於二戰的盟軍轟炸，再加上國府接收後保養作業的不善，馴至沿海的軍用道路與民用公路，大都不能配合臺灣防衛的要求。孫立人整修公路的計劃是在第一、二期修好損壞的路面與橋樑，在第三期構築環島公路網；並指出臺灣西岸鐵路與公路過於靠近海邊，有被登陸敵軍截斷的可能，爰指示在鐵路線之後構築一條貫通南北的公路，以備不時之用。另外，各部守軍當時均感車輛缺乏，防衛部運輸力量亦有限，因此孫立人在各防守區成立車輛動員委員會，會同地方政府調查、登記公私車輛，以應緊急需要。¹¹⁰

由於臺灣本島海岸線遼長，防衛部萬難在海岸線處處佈有重兵把守，因此除了上述所言工事與交通條件須改善外，亦須通信網健全。孫立人說：「惟有通信網健全，才有指揮，有指揮才能適時運用部隊發揮戰力。如果通信不靈活，則指揮官成了孤家寡人，其他一切再好都是枉然。」誠哉此理，防衛部的加強通信計劃是以有線電和無線電通信並用，而以有線電通信為主，當下最急要的工作，即是構成全島沿海通信網。企圖做到有線電通到排，無線電通到營。孫立人說：「原來預計五個師用的器材，後來增到十個軍，自感不敷應用；同時被覆線埋塑地下，

¹⁰⁹ 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7-218。

¹¹⁰ 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8-219。

日久容易腐爛，過去雖盡力敷設，目前尚未達到我們理想目標。」¹¹¹

關於民眾組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均相當重視。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戰爭的本質已轉型為總體戰，並非純靠軍事力量即可獲取勝利。蓋臺灣防務要想獲致成功，則必須組織臺灣當地人民起來保鄉保命，至面對共軍這類戰鬥隊兼具宣傳隊的強敵，國府若放棄組訓民眾，則難以在臺灣防務取得相應成果。陳誠曾於民國 38 年 9 月 9 日省府第 115 次會議中指示組訓民眾，要求辦理聯保手續與漁民組訓；¹¹²孫立人在奉命防衛臺灣後，亦積極與層峰建議與商討該事，但始終未能達到與軍事密切配合的要求，考其原因，即事權不統一之弊。例如在國府未遷臺之前，過問民眾組訓的機關，有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與省防衛司令部；國府遷臺後，管轄的單位更加上行政院、國防部總政治局、省黨部。且各方面意見亦多不同，在軍事方面希望簡單，在行政方面希望週到。經過多次商討，行政院頒發民眾組訓規程，將民眾組訓劃歸地方行政當局管轄，軍事方面不得過問。但孫立人對此並不滿意，指出過去英軍防守緬甸的教訓，認為不可完全依賴地方行政機構，並在陸軍總司令任內選派儲備軍官與軍士配屬各防守區，協助軍隊向民眾服務，使軍民打成一片，期望到戰時民眾不致妨礙軍事行動。但在各地亦遭遇或多或少的阻礙。¹¹³職是之故，在民眾組訓方面，以孫立人爲首的陸軍總部與層峰想法並不盡相同。

五、臺灣防務的暗流：陳誠與孫立人的磨擦

陳誠、孫立人在臺灣防務與陸軍整建業務上雖有所合作，但彼此磨擦也不少，陳誠甚至指出原已制定徵集臺籍壯丁入伍的計劃，卻「因孫立人另有用心，

¹¹¹ 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19。

¹¹² 陳誠云：「本省組訓民眾在日據時代本有良好的基礎。光復以後，始漸形鬆懈。民眾組訓大致可分兩類：就區域分爲縣（市）、鄉（鎮、區）、鄰（里）。就職業分則有農會、工會、教育會及商會等等。現此二類組織不特不能發揮作用，且有時反成爲匪諜活動的據點，故亟宜予以健全及充實。以往破獲匪諜案件，大多由於台胞密報，故台胞的愛國熱情，實令人欽佩。祇要我們就原有組織加以充實，切實爲民眾謀福利，則政府與人民必可打成一片，發揮強大力量。如果在組織外另起爐灶，或對民眾強施不必要的訓練，則不但浪費國帑，且因過分苛擾人民，必致產生不良的後果。現將應行注意事項列舉如後：一、沿海五戶聯保辦法甚佳，應繼續舉辦，並可推及全省。二、外省來台人士，不論其身分地位如何，均須辦理聯保手續。並可參照實際，釐訂來台人士居留辦法。三、凡反動分子，投機分子、動搖分子及失敗主義者，不論其身分地位，均應嚴禁入境。四、對於漁民組訓問題，應妥慎考慮。高雄市所擬組訓漁民辦法，可資參考。水產公司過去工作有欠積極，亟待加強。今後應著重協助漁民，充實各項設備，以改善其生活。」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9 月 9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20。

¹¹³ 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21-222。

未獲付諸實施」。¹¹⁴由於陳誠、孫立人性情均屬「剛性」、勤於任事之人，皆宜「專其責任」¹¹⁵，最忌干涉，職是之故，陳孫事權之衝突，馴至無可避免。孫立人此時與陳誠系將領戴樸不睦，孫認為陳誠有意冷凍他，重用自己親信（按：指戴樸），孫雖能檢閱名義上隸屬他指揮的第 6 軍（軍長戴樸，駐守北部）；¹¹⁶但實際上孫只調得動南部的第 80 軍（按：軍長唐守治，孫系人馬），¹¹⁷第 6 軍只有陳誠才能指揮自如；同樣的，陳誠也打不了第 80 軍的主意。

對於臺灣將帥不合的情況，孫立人在民國 38 年 5 月間曾向美國駐臺北總領事館的官員抱怨：上級（按：應為蔣中正或陳誠）許諾他出任臺灣地面部隊總司令，卻不能實際節制上海撤臺部隊。更悲觀地說：臺灣將會淪陷，但這是內部鬥爭和缺乏組織造成的，而非外敵來犯。¹¹⁸可見孫對島內指揮權不一，感到憤懣。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設置當天，由陸軍訓練司令部擴編而成的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同時成立，由孫立人任防衛司令。¹¹⁹在 9 月 1 日就職典禮前夕，孫立人覲見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指出要鞏固臺灣防衛，必須事權集中，要求統一指揮臺灣地區陸海空軍，以及能動員臺灣民間所有的人力物力，始克有濟；不料陳誠面露不懌之色，責孫事還未做，就來爭權。孫抗聲言道：「你要我做事，就要授權，不然有名無權，何濟於事？」。¹²⁰陳誠自不會甘心相讓，孫立人為此悶悶不樂。在 8 月 31 日的陸海空軍聯席會議，孫立人即態度消極，指出臺灣防衛之責，可由東南長官公署直接擔負之，毋庸再設臺灣省防衛司令部。¹²¹孫立人惡劣之情緒，防衛部副司令董嘉瑞有其第一手的觀察，董嘉瑞云：

深夜，孫帥電話囑嘉瑞至其南昌街寓所一面，遂應命往見。孫帥告以「明晨之就職典禮決定不去參加，不就臺防司令官職。」嘉瑞頓感驚奇。當答以現已深夜，距就職典禮僅數小時，司令官突然決定不與其禮，不就其職，蔣總裁其何以堪。並以多種理由，再三諫勸，請其順時聽命與禮就職，辯論良久，其決心不變，殊感失望，將至「不可則止」之地步。最後以兩點理由，力陳嘉納，第

¹¹⁴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96。

¹¹⁵ 郭懺評孫立人之語，見〈郭懺來函〉（民國 38 年 4 月 7 日），〈友聲集〉（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頁 24。

¹¹⁶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519。

¹¹⁷ 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145。

¹¹⁸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初版三刷），頁 187-188。

¹¹⁹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卅八年度工作報告書〉，《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

¹²⁰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562-563。

¹²¹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一，蔣總裁現為失勢在野之人，此時違抗不從，恐遭物議，負不忠不義的惡名。
 第二，中共揚言血洗臺灣，不就防衛司令官職，國人必以為怕死圖逃，揚不勇醜聲。孫帥聞之默然，頓時表示：「採納建議，明日與禮就職」；惟面呈不悅之色，感苦惱之象。¹²²

陳誠、孫立人分擁臺灣島內南北兵權，內部傾軋日深，臺灣省保安司令彭孟緝，已迅速靠攏陳誠，而孫嫡系第 80 軍唐守治部精銳，陳誠想必不敢小覷，奈何孫立人不合作，陳誠難以指揮孫部；¹²³加之前述有云：孫立人與戴樸之間已有隔閡，影響臺灣軍心，郭懌甚至建議先掌握孫立人為要務，必要時犧牲戴樸。¹²⁴以上種種，陳誠對孫感想如何，可以想見。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當時曾有側近人士呈函於陳誠，指出當下在臺灣立即應解決問題有三：軍事統一、政治開明、經濟進步。其中以軍事統一最為重要，稱無軍事統一，其餘二者均談不到。其人認為今天痛苦所在，乃是陳誠在臺軍事力量太小，嫡系戴樸一個師籌建伊始，警備旅內部分歧，幹部素質堪憂，要塞及情報人員均在彭孟緝控制中。反觀孫立人兩師，訓練已半年以上，內部團結，戰力精強。此刻陳誠應集中精力，將大陸上有關係之部隊，或整補未成、或作戰損失，請國防部調臺灣整訓，可迅速安定此間力量。關於孫立人，則分析為不懂人情世故且與美國勾結，有野心霸佔臺灣。對孫立人的態度，可陽表寬大，處處寬諒其不通世情，而自身準備應以應付與美國勾結獨霸臺灣一事，積極加強軍事力量。若此刻驟行調動，以此時孫立人共有二個師二個砲兵團，在此刻大陸局勢逆轉之際，而本部堪稱毫無實力的情況下，將立即發生不良後果。又如美國藉口臺灣混亂，在對日和約未簽訂前有保持臺灣安全之責任，由麥克阿瑟出兵援助孫立人，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¹²⁵

除孫戴之爭，兼以陳誠人馬對孫立人的疑忌外，金門之役後亦發生經孫立人訓練之第 201 師與陳誠「土木系」第 12 兵團戰功的爭議。38 年 11 月 9 日，蔣中正召見孫立人垂詢金門戰況及其經過情形，蔣對此事自記曰：「友軍之隔閡誤

¹²² 董嘉瑞：〈悼孫帥述其軼事〉，孫立人將軍永思錄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臺北：學生書局，民國 81 年 12 月初版），頁 129。

¹²³ 葉邦宗：《蔣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跟一段遭到留白的歷史》頁 219-222。

¹²⁴ 〈郭懌來函〉（民國 38 年 4 月 7 日），〈友聲集〉，《石叟叢書》（電子影像檔），國史館藏，頁 32。

¹²⁵ 汪奉曾：〈對臺灣軍事領導政策之意見具申〉，〈各方建議〉，《石叟叢書》（電子影像檔），國史館藏，頁 66。

會自相爭奪，軍隊紀律盪（蕩）然無存，應力為矯正之。」¹²⁶孫立人與陳誠系將領的衝突，甚至為成為日後「孫立人兵變案」的遠因，時任行政院長的陳誠擔任「孫案」九人調查小組主任委員，第一次調查庭則假曾任北洋政府內閣總理的大老許世英自宅召開。根據孫氏親近友人鄭錦玉的說法：

陳誠依據政工和情治單位欲加之罪，強烈指責孫立人之罪狀。孫立人如實答辯後，旋脫開上身衣服讓在場各委員觀看他為救國家，身上所留下諸多創傷彈痕。在場多位委員聽到孫立人答辯後，黨國大老許世英說：「辭修！辭修！你聽到了沒有？孫立人講得沒有錯啊！你們不要胡搞，你們若要亂來把他殺了，我已活到八、九十歲，我會和你們拚的……。」¹²⁷

鄭錦玉又提到：

筆者曾直接請問孫將軍說：「誰對您不好？」孫將軍答說：「陳誠要置我於死地，還有蔣先生父子聽信讒言，說我要變節投共，我赤膽忠心每救國家於危殆。他們竟如此汙蔑我，實在太令人寒心！」¹²⁸

寥寥數語，可略窺陳誠、孫立人當年共事關係之一斑。

第四節：東南區陸軍整建的起步

一、蔣中正對軍事重建的看法與東南區整編方案的提出

蔣中正在下野之後，檢討國民黨在大陸上失敗之因，一是制度未能確立；二在於黨的主義、理想未能落實；三係幹部失去黨德、黨魂等中心思想；四則為幹部自相分化，未能協同一致。其中第一、三、四點皆與軍事的挫敗有密切關係。¹²⁹故蔣長期念茲在茲者，莫過於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並思透過創建一訓練機構培育革命人才，徹底改進各級幹部的作風、方法與技術。蔣來臺後，乃加速中央訓練機構之腳步，指派王東原、萬耀煌、谷正綱、張其昀、孫立人、徐培根、俞

¹²⁶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1 月 9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²⁷ 陳誠之子陳履安曾指出：陳誠在孫案爆發時試圖保護孫立人。但鄭錦玉對此甚不以為然。見鄭錦玉：〈辨正孫立人的若干史蹟〉，《歷史月刊》，第 212 期（2005 年 9 月），頁 75。

¹²⁸ 鄭錦玉：〈辨正孫立人的若干史蹟〉，《歷史月刊》，第 212 期（2005 年 9 月），頁 75。

¹²⁹ 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頁 361。

大維、陶希聖、蔣經國等九人爲籌備委員，以王東原爲主任。38年7月26日，蔣將之中央訓練機構定名爲「革命實踐研究院」，揭開培育革命幹部的序幕。

另外，由於大陸失敗的刺激，蔣中正直指中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國民黨內部的失敗主義，必須積極改造黨，始能徹底解決內部不良的結構，進而穩定局面，湔雪前恥。¹³⁰吾人可謂這種想法，亦是政工制度改革的嚆矢。蔣對於制度的重建極爲堅持，他認爲在臺灣防衛軍事部署之際，「有些人以爲我們還在講求制度與組織，實在迂闊不切於事實，這種觀念，實際上犯了一種絕大的錯誤。今天我們在臺灣，範圍縮小，環境簡單，如果再不在制度和組織方面加以研究，並進行各種有效的改革，那不但要蹈過去的覆轍，在防衛臺灣戰役中遭受徹底的失敗，而且整個國家的命脈，將要因此而滅亡。所以我近來對於軍隊監察制度、政工制度，都主張立行改革，而軍隊教育制度，尤爲基本之基本。」¹³¹是以軍中政工制度的建立與改革，遂成爲日後臺灣軍事重建的重要項目之一。

再就高級將領的本職學能與戰場統馭而言，蔣中正從對日抗戰、動員戡亂以來，對高級將領在戰場上的表現深爲不滿，甚至連中共稱國軍高級將領「已成軍閥」之言，亦不諱言責之。在軍事大潰敗之後，蔣多次提及幹部地位增高，易爲社會力量所誘惑，於是生活奢侈，行動流爲腐化，對部下不願接近，對上官陽奉陰違，加以八年抗戰，國力消耗，民生困窮，士卒疲敝，共軍乘機叛亂、惡意宣傳，上下信仰遂失，蔣指出滲入新血液、重振革命武力的不二法門，則是進行政工制度改革與軍隊黨務刷新。¹³²職是之故，蔣中正除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前八期調訓高級軍官外，並於39年2月於革實院中設置「軍官訓練班」，從事軍事幹部之教育，由日籍將校任教官。¹³³日後蔣在臺灣所開展的軍事重建計畫，尤將訓練重心置於高級將領身上，所謂「練兵必先選將」，故以蔣中正所看重的日籍將校任軍事教官（即時人所謂「白團」），力圖提升高級將領的素質，讓國軍浴火重生，這也是軍事改造成敗的重要關鍵。¹³⁴

¹³⁰ 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1950-195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民國89年6月），頁28。

¹³¹ 蔣中正：〈今後軍事教育的方針（闡明中國軍事教育的精神和軍事哲學的基礎）〉（民國39年1月23日），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19（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民國55年10月31日出版），頁390。

¹³² 蔣中正：〈對東南區高級將領研討會講詞〉（民國39年2月22日），李雲漢主編：《蔣中正先生在臺軍事言論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83年11月24日初版），頁24-25。

¹³³ 同年5月，「軍官訓練班」擴大爲「軍官訓練團」，由蔣中正自兼團長。

¹³⁴ 楊維真：〈蔣中正復職前後對台灣的軍事佈置與重建（1949-1950）〉，頁367。另蔣中正曾談到聘任日本軍官來執教的原因，蔣老實承認抗戰屬於僥倖勝利，相當原因是依靠美國的援助，中國

吾人分析國府的軍事整備，首先須留意的是：經三大戰役後，國軍主力已被擊破，殘餘部隊素質均大為下降；民國 38 年後，東南區國軍最大的結構性限制為「老化」與「素質參差不齊」。據學者劉鳳翰統計，在民國 39 年 3 月底的國軍部隊（東南區加上海南島）雖號稱擁有 18 個軍、58 個師，總計六十萬的兵力；¹³⁵但實際戰力因吃缺、冒名和逃兵的影響，並無表面如此強大。另外部隊中的地域與派系隔閡，以及部隊番號的傳承，均嚴重影響陸軍整建與高層掌握軍隊的能力，這就是國府在民國 38 年夏至 39 年春之間，要進行陸軍整編的原因。¹³⁶

透過陸軍整編來加強中央對軍隊的掌握，可說是國府革命武力整建計畫中的重要一環，蔣中正將這個重責大任交給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與副長官孫立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雖僅維持 7 個月，但根據陳誠的回憶，東南長官公署的作用甚為關鍵，尤以大陸撤臺部隊的整編為最。¹³⁷而其時東南區大規模的陸軍整編，不免引起基層廣大官兵恐慌，因此以「實力表現」(merit) 決定去留，是能獲得多數基層人員認同的策略。¹³⁸職是之故，先後任陸軍訓練司令、臺灣省防衛司令、東南軍政副長官的孫立人，爰高舉「汰弱留強」大纛，開始進行在臺陸軍的大規模整

並無打敗日本的力量。蔣指出這批日本教官不但是日本陸軍大學畢業，而且是作戰經驗最豐富的青年將校。並以過去軍事教育為例，國府曾請過德國教官、英國教官、美國教官，以及蘇俄教官，但若以戡亂失敗的結果來看，可以說是完全失敗。蔣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物質環境缺乏，應該強調精神戰術，但一般西方教官並不認同東方所謂的精神教育，在軍事教育犯了只重技術忽視精神的毛病。環視世界各軍事強國，蔣認為只有日本的社會、文化與我國類似，尤其是他們刻苦耐勞、勤儉樸實的生活習慣，更與我國完全相同。「白團」訓練的重點，側重精神訓練、陸海空軍聯合作戰，以及指揮技能和戰術的運用；而白團所發揮的功能即要在短時間內對國軍現役將、校擇優訓練，以儲備戰爭發生時的國軍人才。蔣中正對於「白團」化身的「實踐學社」格外重視，外界甚至流傳非實踐學社學員無法晉升師長以上職務，此說法雖遭蔣本人駁斥，但也透露出某種訊息；白團軍官對於蔣中正的知遇之恩，在報答上亦別具用心，在民國 40 年蔣中正生日時，並非獻上貴重禮物，而是送上一箱動員演習計畫及各項演習法令的草案。最後國府因美國的壓力，在民國 58 年，白團正式結束，日籍教官均被遣送回國。參見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臺北：時報，1996 年 7 月 20 初版一刷），和陳鴻獻：〈蔣中正先生與白團（1950-1969）〉，《近代中國》160 期（民國 94 年 3 月）。另我們應注意國府在內戰甫歇的動盪局勢中必須仰賴美國的經援與軍援，而美方則期望藉此機會將國府的軍事體系一律「美式化」，自不樂見另一套日式軍事體系在臺灣生根。參見林勝偉：《政治算術：戰後台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94 年 7 月），頁 125。

¹³⁵ 劉鳳翰：〈國軍（陸軍）在台澎金馬整編經過（民國 39 年至 70 年）〉，《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 91 年 4 月），頁 278-279。

¹³⁶ 黃金麟：〈戰爭與治理〉，「戰爭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2006 年 5 月 13 日），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舉辦，頁 92。

¹³⁷ 陳誠指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最大作為即：一、整編來臺部隊，再予擴建，茲交由臺灣省防衛司令部辦理；二、指揮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捷。另外亦有交通之整備、工事之修築、兵工之增產、通訊之管制、防空之設施等，均詳為計劃，付諸實施。參見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94-102。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卅八年度工作報告書〉，《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4231。

¹³⁸ A. DuBrin & R. Ireland,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nd Ed. Cincinatti, OH: SouthWestern, 1993, p.590.

編。¹³⁹關於此期的陸軍整編，社會學者鄭為元則指出四條分析思路：「權力」、「實力」、「情感」與「中下層人員」。¹⁴⁰

根據上述，可再分項剖析四項條目：（一）「權力」：指軍、師番號保留與裁撤的最後決定權，當一個主客觀均不突出的部隊若被保留，恰可突顯權力的存在。（二）「實力」：指部隊的基本體質，在客觀條件上包括部隊缺員比例低、武器殘缺比例低、建制基本完整，平時評鑑是根據部隊演訓、校閱成績、官兵教育程度與比賽成績；但最為人取信的評鑑，還是戰場上的表現。（三）「情感」：即是支配權力者對某軍、師情感存在與否，這類情感似建立於該部過去之名氣、戰績，如第 18 軍；亦可能是建立於桑梓鄉情上，如蔣中正桑梓部隊浙軍第 75 軍，或是非嫡系但格外忠貞的部隊，如西北軍第 40 軍、粵軍第 63 軍。（四）、「中下層人員」：即早期所謂「基層參與者」（lower participant）整編主事者維持某部番號、恢復某部番號、給予番號擴充、坐視某部被兼併或軍中職務請託和補給繼續供應等事咸端視此類人員的「忠貞歷史」、「過去戰績」、「特殊專長」、「社會人脈」、「積極作為與消極無為」來決定，是否。¹⁴¹因此身為「中下層人員」的黃埔將領，在國府大陸時期，咸習於直接向最高領袖蔣中正越級報告，或私人請託。但在 38 年下半年，局面陡變，因戰局逆轉，東南區國軍各部多空有番號，幾乎不成建制，蔣中正亦因失去總統職權，且兼顧大陸戰局指揮，多居無定所，因此相當程度上將撤臺陸軍的整編權下放給臺灣的陳誠與孫立人，舟山與福建國軍則多任由兩省綏靖公署主官處理。

徐蚌會戰後，國軍主力盡失，但長江下游尚有部份嫡系守軍，以及以武漢為中心的白崇禧各兵團，但後來江南蔣中正嫡系盡毀於京滬，各部隊損失慘重，多以船運退往臺灣，初期暫住基隆、臺北等地郊區國民學校；一部退舟山，一部南退福建，舟山部隊較為完整，退閩部隊多為殘部或第二線重建部隊。¹⁴²陳誠多以臺省主席身份妥予收容，以免影響臺省治安。

¹³⁹ 孫立人整編在臺陸軍之原則：以作戰是否得力為準，得力者雖傷亡慘重，亦可保留番號；不得力者，則直接調訓，言外之意即是裁撤「番號」。參見〈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439。

¹⁴⁰ 鄭為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軍事史評論》，第 12 期（民國 94 年 6 月），頁 65。

¹⁴¹ 鄭為元指出國軍嫡系是以蔣中正為大家長的恩侍關係結構，這種私人關係在蔣總統下野後繼續存在，並以蔣之旨意是賴，如湯恩伯在江防部署中抗命國防部，只聽命於當時一介平民的蔣中正。參見鄭為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頁 64-65。

¹⁴²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稿》，卷首大事記，第三冊，頁 204；〈入閩部隊及交警總隊整編〉，〈國軍部隊整編案（二）〉，《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藏，總檔案號：00027273。

相較於一般民眾入臺，軍人的入境管制相當缺乏制度，在「大撤退」中透過各種私人管道隨部隊來臺的所在多有，毋須通過海關的重重檢查，甚至直接開進軍事基地。導致國家行政體系對軍人的出入境的數量，幾乎一無所知；另外大量軍公教人員眷屬及部分冒稱軍人、軍眷的一般民眾，也搭乘軍用飛機、船艦入臺，這些人也未納入統計範圍。其時國軍正值潰敗重整之際，自難以掌握這類千奇百怪的現象。¹⁴³

故來臺軍事單位、軍校、部隊的收容整編以及再行擴建，尤為當時急務，陳誠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前後最感棘手之事。¹⁴⁴其時陳誠會同當時在鳳山練兵的孫立人研究辦法，暫決定在臺灣各地搭蓋「克難營房」，收容大陸沿海撤退來臺的部隊，並為與部隊失敗的軍官，由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設立收容機構辦理登記，個別給予安置或送往鳳山的陸軍訓練司令處軍官班編訓。¹⁴⁵由於敗退來臺部隊，大多軍紀敗壞，影響臺省治安甚鉅，甚至當時戒嚴司令部還出動大批軍憲警分乘卡車數輛，在大街通衢，兜捕流落街頭散兵，以維臺北市區治安。¹⁴⁶

根據社會學學者林勝偉的看法，這類為數龐大的軍事人口，相較於其他遷臺人口，從其入境、安置到居留臺灣，幾十年間始終是行政體系難以計數、無從追蹤的人口群體。軍人入境時即無記錄，來臺之後，依當時法規規定，為數龐大的單身在營軍人亦不需申辦戶籍，其食衣住行、出入定止，逕由軍事體系自行管理。而當時軍事體系獨立運作，對於國家行政而言，幾近「國中之國」，其內部各類訊息動輒稱為軍事機密。馴至有關單位長期以來難以估算此軍事遷移人口之數量。另一方面，部分人士冒稱軍人身份來臺，自入國境以來即遠逸國家視線之外，倘未重回軍中，「頂個名字」補缺納糧即可，爰其人來臺之後，即可能成為國府無從掌握的「散兵游勇」。¹⁴⁷

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在民國 38 年下半年，對駐臺部隊先後進行了三次整編。由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負實際責任，至孫任陸軍總司令，整編、整訓海南、舟山撤臺部隊，由臺灣省防衛司令部擴編的陸軍總司令部仍賡續此類業務。¹⁴⁸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針對陸軍的第一次整編，目的在統一編制；第二、三次，均旨在減少

¹⁴³ 林勝偉：《政治算術：戰後台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頁 49。

¹⁴⁴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頁 94-95。

¹⁴⁵ 湯玉龍：《人生際遇：蔣經國唐縱與我》（臺北：幼獅文化，2005 年 10 月初版），頁 109。

¹⁴⁶ 〈臺灣省垣戒嚴司令部強制收容臺北散兵游勇〉，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7 月至 9 月份》，頁 64。

¹⁴⁷ 林勝偉：《政治算術：戰後台灣的國家統治與人口管理》，頁 51。

¹⁴⁸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第十八章〈整訓大陸撤台部隊〉。

指揮機構，將各高級指揮部悉隸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至 12 月已取消二十多個軍和十多個總司令部的番號。陳誠於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後，對國軍殘部進行收容整編，花了較大的精力。他嚴格規定，凡是來臺部隊，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放下武器，然後按照指令，登陸、行軍、宿營。爰每支部隊都經過了重新登記，有了準確的人數，並按人頭發給薪餉，致使長期纏擾國軍部隊的「吃空額」風氣，得以稍斂。¹⁴⁹

在東南區軍事會議時，陸軍訓練司令部提出「東南區國軍整編方案」。其整編要則如次：（一）採取精兵主義，重質不重量，務期每一官兵均能發揮最大戰力，成為將來擴充部隊之幹部。（二）整編部隊應以現有官兵素質、士氣及過去戰績優劣，為日後編併之根基。（三）各部隊應以實有人數，按編制逐一編足，裁撤空番號，以免虛耗國帑。實施方法首為組織點驗組，驗明各部隊實有人數；編餘幹部視其單位大小，成立軍官隊、軍官大隊等，俟兵源充裕，依狀況再予恢復。譬如現有一軍之番號，現有兵員只夠編一個師，即編為一師，裁去軍與其餘二師番號。續則組織校閱組，改編完成之部隊，限於一定時間內，達成某種訓練程度，到期接受校閱，予以合理之測驗，不合格者裁汰。¹⁵⁰部隊整編原則上採三三制，統一編制與裝備；但每軍亦可編兩師，軍以二萬五千人計算，師原則不超過一萬人，每連不超過 140 人，列兵輪流擔任炊事兵，軍師直屬部隊儘量減縮。

151

二、舟山、福建、臺灣駐軍的整編

（一）、舟山整編部分

撤舟山部隊由浙軍資深將領，時任浙江綏靖公署主任的周晷進行整編，¹⁵²此區部隊番號有：

表 3-5 民國 38 年底舟山部隊整編情況

部隊番號	說明
------	----

¹⁴⁹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 393。

¹⁵⁰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0607。

¹⁵¹ 〈議題擬案要領之參考資料〉，〈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0607。

¹⁵² 李以助曾言周晷為陳誠的心腹，至於江蘇省主席丁治磐則是「反共堅決」的將領。參見李以助：〈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談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2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62 年第一版），頁 124。

第 75 軍	該軍前身爲清廷新軍第 21 鎮 81 標，北洋軍浙軍第 2 師，國民革命軍第 6 師，第 6 師後來擴編爲第 75 軍時，周晷爲師長及第一任軍長。這支部隊之所以被保留，被認爲是蔣中正桑梓部隊之故。戡亂時曾遭共軍三野重創，後在江南重建，在上海防守時納塘沽撤來的獨立 95 師，淞滬戰後移師舟山，轄有第 6 師、16 師與 95 師，16 師只有一團，16 師在大樹島失守後，番號被撤銷。
第 87 軍	第 87 軍由原駐河北的青年軍第 208 師擴編，208 師在民國 34 年 4 月在江西成立，37 年 9 月擴編爲 87 軍，含 220、221、222 三個師。由塘沽撤至浙江後，裁撤 220 師爲兩個師，221 師曾在登步島戰役時立功。
暫編第一軍（暫一軍）	該軍爲江蘇省主席兼第一綏靖區司令丁治磐（北洋直魯軍出身）以江蘇保安團組建的兩個軍之一，淞滬保衛戰後，暫一軍先撤至崇明島，再到舟山北部的嵎泗列島。三個師（第 13 師、第 14 師、第 15 師）三萬多官兵眷屬擠在幾個小島上，東南區補給部只按 1.5 萬發給補給品，難以維持，丁治磐只好將暫一軍交給周晷改編，移駐舟山。
第 45 軍	第 45 軍是改編自三個總部警衛部隊，包括官邸警衛部隊。原有三師，江防戰役後撤到浙江，縮編爲一個第 102 師，守備舟山外圍的金塘島，後因作戰不力，被撤銷番號。
第 21 軍	原爲川軍，戡亂時僅負守江任務，除江防之戰外，未參與一般會戰，臺灣「二二八民變」時來臺鎮壓，即所謂一般二二八文獻中所指之 21 師（整編第 21 師），後陳誠以第 21 軍人數不滿萬，有意裁撤該軍，並撥補舟山各軍。重慶警備司令前軍長劉雨卿寫信向俞濟時求情，但此事仍被地方綏署主任所處理，第 21 軍番號後被石覺裁撤，餘部補充第 75 軍。

資料來源：〈暫編第一軍編成情形〉，〈國軍部隊整編案（三）〉，《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藏，總檔案號：00027274。〈川省部隊整編〉，〈國軍部隊整編案（二）〉，《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3。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七十五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民國 88 年 6 月 30 日），頁 402-403。鄭爲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軍事史評論》，第 12 期（民國 94 年 6 月），頁 65。

周晷在舟山先將第 45 軍併入第 21 軍，第 21 軍亦隨即被併入第 75 軍，又把暫一軍縮爲一個師又兩個團，當時實力尚可，優先保存的第 75 軍與第 87 軍都缺員缺武器。¹⁵³其時，舟山守軍僅存第 75 軍與第 87 軍。¹⁵⁴周晷整編的原則是：蔣

¹⁵³ 根據國軍將領張昭然指出，當時實力最充實的第 75 軍兩個師人數不到一萬人；另根據檔案，第 87 軍軍長段瀛報告俞濟時，第 87 軍士兵一萬八千人，但駐舟山人數最完整的還是暫一軍，約有兩萬八千人。參見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0 年 12

中正嫡系兼併外系部隊；有歷史的部隊兼併新編部隊；人數多的兼併人數少的；軍長是黃埔學長，或是過去卓有戰績的部隊，兼併學弟部隊，或作戰不力、較無名氣的部隊。¹⁵⁵

（二）、福建整編部分

福建國軍由福建綏靖公署統一指揮，綏署主任是出生於福州的江蘇將領朱紹良。抗戰時曾任第 8 戰區司令官。福建國軍多是徐蚌會戰覆沒後，各編練司令部編練的第二線重建部隊，民國 38 年 5 月，第 22 兵團副司令石祖德（按：出身官邸派）報告老長官俞濟時，在閩各軍成立三個月，兵源不齊，防守無力。到了 7 月，共軍即將入閩之時，各軍部隊長均號稱兵員不缺，惟武器裝備缺乏，請層峰予以補充。¹⁵⁶

民國 38 年 5 月江防作戰後，退閩部隊很多。李延年第 6 兵團的 25 軍、73 軍、74 軍、96 軍、106 軍，和西北軍劉汝明第 8 兵團的 55 軍、68 軍，在福建編練的李良榮 22 兵團的第 5 軍、第 9 軍、121 軍，和一些零星單位，包括塘沽撤來的侯鏡如 17 兵團不足額的 318 師（其他 87 軍及獨立 95 師調舟山），臺灣增援福州的新軍 201 師 603 團。朱紹良呈報蔣總裁電文中指「入閩部隊均成驚弓之鳥，非有時間整頓決難使用。」經朱整編後各軍情況如下：

6 月下旬，蔣中正來榕召開軍事會議，會中認為整編不實，令福州綏署再度整編，7 月中旬，東南區點編委員會點驗核實人馬，械彈與部隊質量後，蔣鼎文飛回臺北，提出整編方案簽請蔣介石批准，即以國防部兼部長閻錫山名義發布福建地區陸軍部隊整編命令。部隊整編情形如下：

表 3-6 民國 38 年底福建部隊整編情況

部隊番號	說明
第 73 軍	原為濟南守軍，濟南失守後重建，實力不足。該軍在福州軍事會議後再被整編，該軍所轄之 15 師及 116 師番號保留；該軍原轄之 77 師毛定松部未歸建，番號撤銷。該軍納交警第 2 旅楊遇春部（該旅是特務部隊後來抗命南竄）入建制。在平潭島失守

月 25 日出版），〈國軍部隊整編案（二）〉，《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3。

¹⁵⁴ 楊文璉：〈舟山奮鬥的回憶〉，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臺北：國史館發行，民國 68 年 10 月出版），頁 347。

¹⁵⁵ 鄭為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頁 72。

¹⁵⁶ 〈入閩部隊及交警總隊整編〉，〈國軍部隊整編案（二）〉，《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3。

	後，撤至馬祖，嗣被取消番號。
第 74 軍	前身爲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 74 師，孟良崮戰役被殲，重建後又在徐蚌會戰被殲滅，後再次重建。福州軍事會議後被整編，該軍所轄之 51 師、216 師番號保留；該軍之 23 師兵力不足，撤銷番號，官兵撥歸補充。福州戰後，殘部退往平潭，再退往馬祖，被取消番號。
第 85 軍	係徐蚌會戰於雙堆集戰歿，後於衢縣第 9 編練司令部重建，實力有限，共軍進入浙江後，併入第 74 軍。
第 9 軍	由李彌第 8 軍擴編，徐蚌會戰時覆沒，於江西贛縣第 3 編練處重建，入閩不久後縮編爲第 116 師，嗣併入第 5 軍。
第 106 軍	由江蘇保安團改編，江防戰役戰敗後，殘部撤至浙江。福州軍事會議後，綏署將第 96 軍、106 軍合併爲一個軍，保留 96 軍番號，以于兆龍爲軍長，106 軍被撤銷。原 96 軍所轄兩個師，合併成一個師，原 106 軍所轄兩個師合併成一個師，以章毓金、吳劍秋分任師長。
第 25 軍	原爲北洋軍直魯軍徐源泉部，北伐後轉爲中央軍，徐蚌會戰時軍長黃百韜自戕，徐蚌會戰與福州戰役戰後兩度重建，其第 40 師爲其基本部隊，二度重建的第 40 師由空軍警衛第四團加福建地方部隊兩團合編，另外兩師亦多爲空軍警衛部隊編成，並非舊部。該軍在閩省一度併編第 5 軍，22 兵團司令李良榮把第 5 軍和第 9 軍殘部併編的第 200 師，撥到第 25 軍建制；但後來高吉人請託生效，金門之戰後，第 25 軍反而併入第 5 軍。

資料來源：李以劭：〈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頁 148。鄭爲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軍事史評論》，第 12 期（民國 94 年 6 月），頁 65。高興恩、邱中岳、苗中英等編纂：《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軍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出版，民國 91 年 12 月 31 日），頁 134。

經過福州戰役和平潭島之戰後，福建國軍又遭重創，福州綏署又再次整併各軍師番號：原李延年第 6 兵團的第 74 軍雖有光榮歷史，但 73 軍軍長李天霞比第 74 軍軍勞冠英資深得多，故被縮編爲一師併入第 73 軍。而陳誠追究李延年、李天霞和勞冠英的戰敗責任，三人均受軍法審判，此事將在第四章細述。

38 年 7 月初，第 5 軍在同安整訓時，隸屬第 22 兵團，司令官李良榮曾來同安訓話。8 月上旬奉命整編，第 5 軍裁撤，軍長高吉人離職，第 45 師與第 200 師併編，第 45 師番號由空軍警衛旅編成之，而此時第 200 師僅有兩個步兵團，隸屬於第 25 軍；軍長沈向奎 9 月抵烈嶼後，將第 25 軍撤銷，恢復第 5 軍，李運

成擔任軍長。¹⁵⁷

第 22 兵團第 5 軍、第 121 軍的整編：該兵團之第 5 軍高吉人部，第 121 軍沈向奎部、獨立第 50 師李以劭部、空軍警備第 1 旅勞錫洸部合併為一個軍，編成三個師，保留 200 師番號，以葉敬為師長。第 5 軍重建後，綏署要將第 5 軍縮為第 200 師併入 121 軍，以第 22 兵團司令李良榮兼軍長，第 5 軍軍長高吉人（黃埔四期）曾是該軍第 200 師師長，曾在徐蚌會戰中任第 70 軍長時受重傷，向俞濟時求情，以保存第 5 軍光榮傳統，38 年 9 月，恢復第 5 軍。¹⁵⁸後將 121 軍番號撤銷，所轄 325 師呂省吾部、350 師黃建墉部番號撤銷，該軍一部官兵編入第 50 師，一部編入第 45 師補充。原獨立第 50 師則是閩省境內實力最強，全部美械裝備的部隊，改為第 5 軍軍內師，番號保留，仍以蔣中正最為信任的李以劭兼任師長，後來因該師駐防在福州西北前線，朱紹良向蔣介石請准保持獨立不改編，仍歸福州綏署直轄，共軍來攻福州時，李以劭率該師投共。121 軍與第 5 軍都是由福建保安團隊改編，原轄三個師。其餘兩師原有官兵近兩萬人。121 軍為閩南地方部隊，共軍攻抵閩南，國軍在廈門抵擋不住，撤往金門，該軍 325 師副師長叛變，雖然裹脅官兵僅九百人，但 121 軍仍潰散；軍長沈向奎轉任第 25 軍軍長，屬第 22 兵團。¹⁵⁹

以第 8 兵團劉汝明部來臺一事為例，當時東南長官公署令臺灣省防衛司令部負責執行，安排廈門撤臺的第 8 兵團登陸，由於東南長官公署命令劉部「徒手登陸」（繳械），事涉敏感，劉汝明、曹福林、郭沛藻等高級將領均頗不快，還引起第 8 兵團士兵氣到將隨身槍械扔到海裡的騷動。雷震與方治從中調停，並去電東南軍政副長官林蔚，希望能保留第郭沛藻的第 29 師番號，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本有規定保留第 29 師為獨立師，但雷震等人認為防衛部處理不當，第 29 師後來亦被裁撤。第 8 兵團殘餘有官兵近六千名（其中軍官 1496 員），並非唐守治報告所言的「官多兵少」。第 8 兵團在臺灣還有些自行來臺軍官，陸總部原以無職軍官處理，後經過陳情申訴（如附上中央軍校畢業之軍官姓名、期別、職務），最後准以編餘軍官納編受訓。¹⁶⁰

¹⁵⁷ 高興恩、邱中岳、苗中英等編纂：《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軍史》，頁 538-539。

¹⁵⁸ 高興恩、邱中岳、苗中英等編纂：《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五軍軍史》，頁 539。

¹⁵⁹ 〈第五編練司令部及第五軍整補案〉，〈國軍部隊整編案（三）〉，《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4；李以劭：〈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頁 148-149。

¹⁶⁰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68 年 3 月 1 日再版），頁 173。雷震：〈蔣中正對廈門失守甚為不滿——雷震致湯恩伯〉，《雷震秘藏書信選》（臺北：桂冠圖書，1990 年 9 月 5 日初版一刷），頁 52。

（三）、臺灣整建部分

在臺灣南部新建的第 80 軍，則是新一軍的人馬組建，軍長為老新一軍新 30 師師長唐守治，所轄 201 師、206 師是在臺編練，至於 340 師則以孫立人老班底新 38 師歸來人員組建，成立於 38 年 1 月，原番號是 339 師。由於許多戰歿之軍師在長江江防戰役前紛紛重建，孫立人一度要求循例重建新 38 師，但所有「新」字號番號都已撤銷，孫立人改要求授予第 38 師番號，以重振過往榮光。但由於第 38 師番號本為西北軍馮治安部所有，後該部投共，國防部另將此番號授予馮部餘部，國防部另頒 339 師之番號撥入第 6 軍建制（因第 6 軍只有一個 207 師）。而軍長戴樸卻拒絕孫立人派的師長胡英傑到任（前新 30 師參謀長，長沙中央軍校軍官班六期，軍校高教班八期，孫氏舊屬），堅持另派，也不要老新一軍的軍官，兩人分別向上申訴，電報戰從 1949 年 3 月打到 5 月，國府已從南京遷至廣州。戴樸對孫立人的命令置之不理，自行招募人馬。結果臺灣有了兩個 339 師：一為第 6 軍戴樸安排的 339 師，一為孫立人將新 38 師歸來幹部為骨幹新建的 339 師。最後孫立人退讓，最後將胡英傑的 339 師改番號為 340 師，撥入第 80 軍建制；戴樸的 339 師則另由臺灣警備總部高參王潔任師長，此次激烈的人事衝突，這才告一段落。¹⁶¹

第 6 軍則是由東北的青年軍 207 師（三旅九團）擴編而成，原師長是羅友倫，在臺灣恢復番號，並擴編為第 6 軍，軍長戴樸。在臺灣該軍只轄一個在臺灣編練的 207 師，後又增加 339 師，至於另外一個 363 師，則是納編臺灣警備旅。該旅原只有一個警衛團，後經由於彭孟緝呈報俞濟時，提議增加一個團，層峰嘉納其建議，但人馬從官邸軍官另派，遂成為此警衛旅。後擴編為步兵師，納入第 6 軍建制。¹⁶²

駐守澎湖的第 96 軍，原是東北軍騎兵第二軍，戰後國軍整頓部隊，騎二軍軍部改為第 96 軍，裁去一個騎兵師，剩下的一個師改為步兵師，並納東北軍第 51 軍及山東挺進軍各一師，併為整編第 45 師。曾在山東作戰受重創，加入原整編第 32 師之 141 旅，被整併為第 212 旅，整編第 32 軍裁撤。96 軍江防戰役時屬於劉汝明部第 8 兵團，軍長是于兆龍，曾遭共軍圍攻，突圍後一路南撤，後經

¹⁶¹ 日後第六軍雖換為軍長蘇時，但孫立人當陸軍總司令整編時，也把第六軍裁掉了。戴樸中將在 1960 年代任成功嶺大專集訓班主任，屆齡退役，見鄭為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軍事史評論》，第 12 期（民國 94 年 6 月），頁 81-82。

¹⁶² 〈台灣警備旅整編案〉，〈國軍部隊整編案（三）〉，《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4。

福州綏署整編，將第 96 軍和第 106 軍王修身部合併為一個軍，保留第 96 軍番號，仍以于兆龍為軍長。¹⁶³福州之戰後，殘部撤到澎湖，縮編為第 212 旅，但在澎湖強納山東青年所組建的第 39 師，第 96 軍番號未撤銷。¹⁶⁴臺灣初步整編時，納編第 39 軍縮編的第 39 師，後改為獨立師，並發入同為第 32 軍縮編的第 87 師。¹⁶⁵

三、整編人員的問題

（一）併編友軍：來臺各部隊軍官過剩，士兵不足。各部主官多企圖挖其他單位的兵員，如前述第 32 軍、第 63 軍與暫一軍都被瓜分。前述第 92 師被撥入第 99 軍後，第 99 軍裁撤，副軍長活動想當第 92 師師長，擠走原第 92 師長。另外廣東第三編練司令編練新軍，招募三萬志願軍，想另組一軍，向臺灣要番號。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令此三萬人編成團，命令來臺，即準備以此三萬人兵員分撥駐臺灣部隊。¹⁶⁶

（二）招收知識青年：以「來臺灣可當軍官」為名義，在大陸招收知識青年，並設法將流亡學生轉為軍中新血；但學生未必是善與之輩，孫立人所創辦的第四軍官訓練班就曾爆發過從軍學生拒絕加入「補充兵」的番號之下。¹⁶⁷江蘇省主席丁治磐也有類似辦法，指出「當時鎮江等地聚集了許多過江的難民及流亡學生，但以招兵名義，學生都不肯來，我就成立學生總隊、各種訓練班、教導總隊等，以教育名義，學生就來了，成立許多隊伍，但還是士兵的待遇。原來江蘇只有三個保安旅，一旅三團 共為九個保安團，我以此為基礎，擴充至五個保安旅，多了兩個旅。」¹⁶⁸

（三）強徵流亡學生：此以「澎湖慘案」為代表。民國 37 年 11 月上旬，山東省除了青島外，均被共軍所占領，全省師生約二萬餘人逃到南京，煙臺各中學師生撤至上海，成立煙臺聯合中學，張敏之任聯合中學校長。後疏散至湖南，再一路進至廣州。當時山東各流亡學生齊聚廣州，公認唯一安全之去處是臺灣，但

¹⁶³ 李以劭：〈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頁 148。

¹⁶⁴ 即所謂澎湖慘案，山東煙臺聯中總校長張敏之為保護學生不讓強拉入伍，被誣指為共謀遭槍斃，下頁將述之。

¹⁶⁵ 獨立第 32 師後被選為日本訓練模式的實驗師，師長張柏亭，與美式訓練的實驗師第 67 師，進行師對抗，為今日國軍師對抗的由來。

¹⁶⁶ 〈國軍部隊整編案（三）〉，《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7274。

¹⁶⁷ 〈甘志誠先生訪問紀錄〉，陳鴻獻、李如鈞等訪問、紀錄：《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官生訪問紀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2 年 3 月），頁 401-403。

¹⁶⁸ 劉鳳翰、張力訪問，毛金陵紀錄：《丁治磐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0 年 6 月出版），頁 115。

臺灣在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嚴格管制下，只有軍人或奉命公幹人員可批准來臺，為擔心有共諜乘機入臺，不歡迎學生來臺灣。但在當時國防部次長兼山東省主席秦德純與教育部的壓力下，陳誠勉強同意，但附有兩項條件：（一）凡思想動搖確認有問題者，應設法除去，（二）十七歲以上高中生應入伍接受軍訓。秦德純向陳誠保證各校長皆無異議，去臺案因此定案，並被調往澎湖，接受澎湖防衛司令部的照顧。山東各流亡學校校長於是在廣州與國防、教育兩部開會協議，其要點為：年滿十七歲以上高中男同學照軍制編隊，接受軍訓，但准保留學籍，一半時間實施軍訓，一半時間繼續文學校課程；十六歲以下學生，一律進入「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實施一般學校課程教育。然而上述條件亦埋下日後雙方對「軍訓」及「入伍」的不同解釋，也引發了張校長在澎湖與當地軍人的爭執。¹⁶⁹

38 年 6 月 25 日，八所聯中師生抵達澎湖，孰知於 7 月 13 日，八千名的山東流亡學生還在上課之時，突被澎湖防衛司令部緊急集合。澎防部司令官李振清與第 39 師師長韓鳳儀強徵高初中男生為兵，山東師生反抗，但被槍聲被迫，不得已屈服。校長總代表張敏之、二分校校長鄒鑑等起而交涉，並請國防部及山東省教育廳派人至澎湖視察，乃得將較矮的初中男生自部隊中挑出，送往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就讀。李振清司令官起用部分山東人，韓原已不滿，至張、鄒等校長對編兵之事多方設阻，韓等乃會同政工人員，以整肅匪諜為名，打擊異己。除逮捕學生二百餘人，以刑求逼供方式，羅織張、鄒二校長以及數位同學為共黨高幹，指彼等陰圖妨礙建軍。國防部不察，處二校長並學生五人死刑，另二學生死獄中，其他被捕學生送新生營受感化教育。¹⁷⁰該案被視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牽涉人數最多的案件，50 年後沉冤才獲平反，可謂為此時期陸軍整建中，因兵源不足時所爆發最不幸之冤案。

（四）編餘與無職軍官的處理：部隊整編前，先行建立客觀標準以篩選可用之軍官。考核在初檢時以體檢、學科考試歷年戰績為主，不及格者資遣；再行複審，複審則是在訓練期間考察品行思想、精神意志、能力專長，以作分發之依據。安置則分三種：（一）優秀者留隊；（二）有謀生技能或行政資歷者，報請臺灣省政府轉業；素質不佳者資遣，非臺籍則強令離境。（三）留訓軍官照原職原薪發給，資遣軍官以三個月薪俸遣散，資遣令發下後，立即撥費上輪，以免遲延男生

¹⁶⁹ 王培五口述，高惠宇、劉臺平整理：《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臺北：文經出版社，2000 年 2 月第一版第四刷），頁 47-56

¹⁷⁰ 王培五口述，高惠宇、劉臺平整理：《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頁 64；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7 月二版），頁 543。

枝節。¹⁷¹

部隊整編後，無職安插的軍官，稱為編餘軍官，大多編入十一個軍官戰鬥團，少尉作二等兵用，並將外島容易受攻擊的據點，派軍官戰鬥團守備，來消耗多餘的軍官。無職軍官則指沒有跟著原部隊來臺的軍官，有的是原單位在大陸被打垮，隻身脫逃來臺或被共軍釋放來臺；有的是從原單位離職，新單位已經消失。許多無職軍官脫逃時，僅以身免，軍職與學經歷證件丟光，若找不到軍中同袍證明，往往成為沒有人要的人球。對此，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深知編餘軍官問題嚴重，陳誠手令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辦理在臺無職軍官登記，以便統籌安置，逾期不遵者一律驅逐出境，¹⁷²日後孫立人更在鳳山灣子頭營房，成立儲備軍官訓練團來整訓編餘軍官。¹⁷³

四、臺灣省首次徵兵

然而軍事整建計畫若只有陸軍整編，並無法解決部隊老化和缺少後備兵力的問題，根據民國 39 年年底的統計撤退來臺的部隊中，超過 35 歲的士兵已經接近總兵力的五分之一，超過四十歲以上的士兵約佔十分之一，部隊已略呈老化跡象；另外官多兵少亦是亟待改善的問題，依據軍隊的非正式統計，當時官與兵比例約為一比三，而且軍官階級過高、年齡過大和學歷過低的情況，亦影響軍隊的訓練與作戰。¹⁷⁴對此，國府為解決部隊老化以及沒有後備兵力的問題，在臺灣徵兵，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舉。

先是，民國 37 年初，在鳳山練兵的陸軍訓練司令孫立人以臺灣在鄉軍人數目龐大，並曾受日本嚴格軍事訓練，可謂富有作戰經驗的潛在武力，經總統蔣中正核可，於 4 月飭令臺灣師管區負責徵召，並按照在鄉軍人的數目，以一與十二的比例，即召訓一人管理十二個在鄉軍人，計劃召訓 1500 人接受新軍訓練。孫立人成立「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分三期辦理，每期訓練兩個月，以曾在緬甸戰役指揮仁安羌大捷的劉放吾上校任班主任，負實際責任。¹⁷⁵

¹⁷¹ 〈李延年撥編案〉，《國軍檔案》，轉引自鄭為元：〈組織改革的權力、實力與情感因素：撤台前後的陸軍整編（1949-58）〉，頁 85。

¹⁷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0 月 23 日，第五版。

¹⁷³ 孫立人任命周鑑少將為班主任，趙霞少將為副主任，下轄三個總隊，九個大隊，三十二個中隊。該班從編餘軍官中挑選年輕體壯學術較優的前來受訓，為期半年；前三個月前著重體能及射擊技術訓練，後三個月，著重戰鬥技能及小部隊指揮。參見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618。

¹⁷⁴ 黃金麟：〈戰爭與治理〉，「戰爭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2006 年 5 月 13 日），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舉辦，頁 92。

¹⁷⁵ 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第一期於 37 年 11 月開始，召訓臺北縣市、基隆市、新竹及花蓮縣的在

陸軍訓練司令部辦完三期「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後，陳誠於民國 38 年 7 月就在省府會議中宣示將在臺灣徵兵。¹⁷⁶後此事交付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討論，擬於 39 年度徵兵三萬五千人，裝備為三師制之一個軍，名為「臺灣成功軍」。原有意見該軍專為保衛臺灣之用，且加書「地方性」三字。政務委員會委員雷震曾表示異議，認為三萬五千人不足，「地方性」三字亦不妥。¹⁷⁷後來刪去「地方性」三字，但徵兵數目仍維持三萬五千人。12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奉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電發布徵集令，徵集 39 年度春第一期臺灣壯丁三萬五千名，以成立臺灣新軍，增加防衛力量；並提前徵選甲級優秀壯丁，作為臺灣新軍軍士幹部，交臺灣省防衛司令部集訓。¹⁷⁸

負執行責任的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則在「成功軍」入伍之前，先徵集一批優秀適齡壯丁五千人，予以軍士訓練，備作「成功軍」的基層幹部，充當班長，遂以「臺灣在鄉軍人訓練班」之一切設備與班底，並於民國 38 年 10 月請准設立「臺灣軍士教導總隊」。¹⁷⁹兩個軍士教導團團長及營長的選定，是煞費苦心的，兩位團長是稅警團舊屬，隨孫立人血濺上海保衛戰，歷滇西及印緬戰場考驗，是夙有戰績的孫氏舊部，八位營長半數是多年舊枝，半數是不久新幹；八位副營長及二十四位連長則以軍校畢業者為主，以軍訓班 15 期新畢業不久的年輕中尉配佈在連長行列為輔。排長及特務長中，除六十員臺籍軍校第 22 期畢業者外，其餘全係第四軍訓班第 16、17 期完成教育留班之優秀少、中尉軍官，按照教育計

鄉軍人 204 人；第二期召訓臺南縣、高雄縣市、屏東及臺東縣的在鄉軍人 476 人；第三期召訓全省各縣市在鄉軍人 682 人。三期總共召訓 1362 人，歷時半年。參見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671。

¹⁷⁶ 陳誠於 7 月 15 日主持省府第 107 會議時，指示：「本省光復以後，中央為蘇息民困，曾特准暫緩徵兵，現已期滿，決定自明年開始舉辦，此固為適應當前環境需要，亦係賦予人民五十餘年來所未曾享受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故本省實施徵兵，原則上決無問題，惟辦法須徹底改善，以打破以往大陸上拉丁賣丁的惡劣風氣，替本省兵役制度樹立優良的基礎。」、「一、此次徵兵，採歐美徵兵辦法，不論貧富貴賤，及齡役男均應參加抽籤。二、除徵兵預定配額外，並召募志願兵。三、所募兵員一律編為新軍，施以嚴格的入伍訓練。四、因語言習慣不同，下級幹部宜先以本省籍人士充任，惟中上級幹部不應有地域的限制。五、出征軍人家屬生活，政府應予確切保障。」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5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3-514。

¹⁷⁷ 據雷震日記：「原有甲乙兩案，甲案如是，作為保衛臺灣之用，故屬地方性，且書地方性三個字，予對三萬五千人認為太少，即保守臺灣亦不夠，如此數字對外發表，將使一般人失望。又軍隊應屬於中央，地方性三個字不宜。最後決定將三萬五千人上面加第一期，而地方性三字刪去。」參見雷震：〈民國 38 年 11 月 26 日〉，《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 1948 年～1949 年）》，頁 370。

¹⁷⁸ 《臺灣新生報》，民國 38 年 12 月 18 日，第五版。

¹⁷⁹ 胡焜為臺灣軍士教導總隊長、吳南由為政治部主任、楊振漢為臺灣軍士教導第一團團長，蘇醒為臺灣軍士教導第二團團長，其餘各級幹部都為孫立人在第四軍官訓練班學員中挑選軍官擔任。參見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672。

畫當課目施教，大多遊刃有餘，不僅合乎人才平衡原則，人事安排的瑕疵亦不多。¹⁸⁰10月21日，第一批臺籍軍士應徵入伍，被編為「臺灣軍士教導團」，接受為期半年的新軍訓練。這在當時普受臺灣民間重視，新兵入營，佩掛彩帶，親友敲鑼打鼓，排隊相送。¹⁸¹

其時教育上最直接的問題應是新兵大都不懂國語。原住民新兵不懂閩南語，只懂日語；客家人也不懂閩南語，所以上課必須用翻譯，造成課程所需時間倍增，講解的內容亦大打折扣。惟士兵素質極佳，年齡大都是21歲，學歷上有三分之一是初中以上程度。高中以上是十分之一，其中大陸籍者有十五分之一，體格大都是甲等，由於兵役初辦，教育亦十分嚴格認真。另外擔任軍士教導團連長的趙本立則指出，真正的棘手大患是「文化差異」。由於飲食、觀念與生活習慣不同，加上管理幹部本身年輕，班長中大部分不到20歲，排長25歲上下，優點是忠誠負責、爭強好勝、刻苦耐勞，常常不眠不休；但缺點是經驗不足，耐性缺乏，處事不盡成熟，導致幹部體罰的不斷發生，士兵違紀的花樣百出。¹⁸²

當時應兵役入伍的臺灣青年，其中有些人受過日軍的短期學生訓練，比較過日軍的威風與國軍不堪的軍容，雖然有鄉人鑼鼓喧天的歡送英雄儀式，精神抖擻、尊嚴驟起；但在入營的新兵訓練後，見到辛苦而受盡委屈的磨難階段，心中不免對國軍仍有懷疑。這些新兵的社會階層頗為複雜，有黑社會的青年流氓、無所事事的失業失學青年、部落裡的原住民、海邊的漁夫、有勢力的權貴子弟，甚至有土豪劣紳的第二代，軍中紀律有時難以強令其完全遵守，甚至與教育班長頂撞、衝突。蓋新兵報到的第二週起就有「逃兵」、「鬧營」、「絕食抗議」，造成地方首長與議員、役政長官，以及家長要不斷地慰問，希望用安撫的方式鼓舞士氣。

183

當時孫立人發表〈臺灣入營軍士家長書〉，讚許臺灣父老們將子弟親送入營，並指出接受軍事教育為國民應盡義務，也是一種最嚴格的教育，「本人忝負主持責任，一定視所入營的台灣青年，如同自己的子弟教導之、培植之、督責之…。」，強調新軍訓練採取世界各國陸軍訓練的優點，配合中國傳統精神，訂定教育計劃，強調軍中嚴格的紀律但不失真摯的照護與扶持，入伍後一定盡脫虛驕之氣，

¹⁸⁰ 趙本立：《困知勉行錄—趙本立自傳》上冊（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四月初版），頁206。

¹⁸¹ 當時國語在臺灣尚未普及，原住民亦不懂閩南語，官長向軍士們講話，須用日語翻譯，大操場上也用日語廣播。

¹⁸² 趙本立：《困知勉行錄—趙本立自傳》上冊，頁207。

¹⁸³ 趙本立：《困知勉行錄—趙本立自傳》上冊，頁208-211。

希望臺灣父老們支持臺灣青年從軍報國。¹⁸⁴孫立人在五個月後的結訓典禮，歷數日據時代臺灣青年在服役時備受歧視，如今加入祖國的軍隊，到鳳山接受革命的洗禮，作新軍的部隊，相當幸運；孫話風一轉，隨即指出共產黨「說的是實話，作的是假事；好話都讓他說盡，壞事也讓他作盡。」，而國府卻是「說的是假話，做的是假事，社會上你騙我，我騙你，共匪只有一個假，而我們確有兩個假…。」訓誡臺灣軍士們效法曾國藩練兵的「誠拙」，說真話，做實事，時時保持鳳山新軍的光榮。¹⁸⁵

後來政府決定暫緩實施「成功軍」計劃，迄至 39 年 7 月 30 日，第一批臺籍軍士結業，被分派到各縣市，回鄉擔負地方組訓工作，動員民眾共同擔負臺灣防衛的任務。¹⁸⁶但臺灣軍士教導團效果不佳，在逃亡之風始終無良法制止之後，復以臺灣軍政費用索需浩繁，美國駐華公使藍欽堅持國府應無限期延緩實施徵兵，以改善臺灣整體經濟狀況，否則威脅「對於援助計畫之有效實施，自感難於著手」。中樞以首屆臺灣軍士難以管理，以及為財政收支平衡計，乃毅然為臺灣軍士教導團及教導總隊辦理「歸休」，同時新兵減徵三千人。¹⁸⁷

臺灣軍士教導團的首次辦理是基於當時國家危急，應付共軍攻臺灣本島的緊急措施，並無完善的考慮與準備，貿然令這些思想觀念不合軍隊要求，又不曾說國語的本省士官充當領導戰鬥的班長，亦難以上陣殺敵，此次「平安入營，安全退伍」的經驗，亦緩和人民對應徵入伍的恐懼感，日後臺灣入伍兵員，已無大規模逃亡的紀錄。¹⁸⁸

至此，國府革命武力整建的新架構，在蔣中正、陳誠的領導下，由孫立人等人逐步建構。除了金門之戰，從實戰中證實臺灣新軍的戰鬥力之外，另有可觀之處，研究孫立人的學者朱宏源稱之為：心理建構、硬體建構、制度建構等三大建構。¹⁸⁹一、在心理建構方面，9 月 28 日，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宣布：「臺灣防務已部署完成，安全定可無虞。」¹⁹⁰12 月 3 日，陳誠對媒體表示：東南區國軍整編

¹⁸⁴ 孫立人：〈待之以誠，教之以嚴，患難相依，共死與共—告台灣入營軍士家長〉（民國 39 年 2 月 16 日），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108-110。

¹⁸⁵ 孫立人：〈對軍士教導團結業軍士訓示〉，朱宏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83-85。

¹⁸⁶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675。

¹⁸⁷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一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頁 303。

¹⁸⁸ 第一期臺灣軍士僅服役一年八個月，而非當時兵役法所規定的三年；而政府令其提前「歸休」，而非期滿「退伍」。參見趙本立：《困知勉行錄—趙本立自傳》上冊，頁 231-233。

¹⁸⁹ 朱宏源：〈一九四九年臺灣的國家化運作〉，《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二冊（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初版），頁 2065。

¹⁹⁰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9 月 29 日，第一版。

完成，總司令部以上，軍師部以下，約有三分之二的單位被裁減，歸併或取消，使軍官待遇提高一倍，士兵待遇提高數倍。¹⁹¹二、硬體建構方面，臺灣省防衛司令官孫立人本身為美國普渡大學土木系畢業，對防禦工事的興築即為所長；負實際責任的副司令舒適存在 12 月 9 日報告全島防禦工事在軍民合作下，已構築完成。¹⁹²三、在制度建構方面，前述臺灣徵兵已於 12 月 28 日展開，並由臺北市首先作業，過程頗為順利。¹⁹³國府第一次在臺灣的徵兵動作，雖非臺灣目前的徵兵制，但所呈現的錯誤，在之後的制度化徵兵，是件可借鏡的經驗。

表 3-7 民國 39 年 3 月底東南區國軍實有部隊一覽（不包含海南國軍）

部隊番號	軍長	所轄番號
第 96 軍	于兆龍	第 39、212、87 師
第 50 軍	鄭挺鋒	第 36、91、147 師；第 107 幹部師
第 87 軍	朱致一	第 221、222 師
第 75 軍	吳仲直	第 6、95 師
第 80 軍	唐守治	第 201、206、340 師；第 29 幹部師
第 52 軍	劉玉章	第 2、25、40 師
第 54 軍	張純	第 8、198、291 師；第 71 師
第 18 軍	高魁元	第 11、43、118 師
第 6 軍	蘇時	第 207、339、363 師
第 67 軍	劉廉一	第 56、67、75 師
第 19 軍	劉雲瀚	第 18、45、196 師
第 5 軍	李運成	第 13、296、200 師
第 23 軍	劉仲荻	第 96、211、39 師

資料來源：劉鳳翰：〈國軍（陸軍）在台澎金馬整編經過（民國 39 年至 70 年）〉，《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七期（民國 91 年 4 月）頁 278-279。

¹⁹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4 日，第一版。

¹⁹² 事實上僅第一期工事完成，第二期、第三期工事尚未動工。參見《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10 日，第二版。

¹⁹³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29 日，第四版。

第四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指揮之戰事

第一節：共軍入閩與榕、廈戰事

一、福建作戰的背景

自共軍渡江南攻之後，中共中央軍委即決定以第 3 野戰軍單獨經營東南地區，準備掃清屏障臺灣的外圍，占領攻臺的陣地。據 3 野第 10 兵團司令員葉飛的回憶，早在上海保衛戰激戰方酣之際，毛澤東即令葉飛「提前」入閩，蓋中共中央原先計劃本是在民國 39 年占領福建，但是因京滬區國軍崩潰的速度，超過其想像，故令葉飛率所部提前入閩。¹

該戰略部署是誕生在三大戰役後，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目前形勢和黨在 1949 年的任務》指出的。毛云：「1949 年夏秋冬三季，我們應爭取占領湘、鄂、贛、蘇、皖、浙、閩、陝、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則是全部」。至於東南區的福建省，則指示共軍相機占領靠近浙江的閩北地區，民國 39 年再取得福建全省。此概念是因毛認為共軍渡江占領京滬杭長江三角洲後，需要一段鞏固時間，蓋該區是蔣中正長期經營的根據地，亦是江浙財閥的發源地，必須花費一段時間整頓建設，才能依靠長江三角洲富庶的人力物力，進軍福建、兩廣、大西南，取得全中國。但毛澤東見戰局發展超乎想像，渡江戰事順利，全殲南京國軍，上海守軍逃掉不多，杭州唾手而得。為直接追殲土崩瓦解的國軍，另外也避免夜長夢多，招致美國干涉，中共中央已決定提前一年終結國民黨政權。²

早在上海作戰尚未結束時，毛澤東於 5 月 23 日就已起草《向全國進軍的部署》，其中指示 3 野：「你們應當迅速準備提前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入閩部隊只待上海解決，即可出動。」³此時整個 3 野部隊有 4 個兵團、15 個軍共六十餘萬部隊，除第 24 軍北調山東，準備攻打劉安祺所駐守的青島外（按：第 24 軍尚未到達時，國軍已然撤離青島），其餘部隊的安排是：第 7 兵團準備攻舟山群島，第 8 兵團警備寧滬杭

¹ 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568。

²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69-571；《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10。

³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選》，（戰士出版社 1981 年版），轉引自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20；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71；《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10。

地區，3 野主力第 9 兵團在江蘇南部休整訓練準備用於攻臺，第 10 兵團則負責進軍福建。⁴

民國 38 年 5 月 27 日，上海之戰結束，共軍乘勢進佔浙省，鋒芒所到，有如摧枯拉朽；杭州迅於 5 月 4 日為共軍攻下，更早於上海。⁵據時人記載：「共軍係一路由松木場趨湖濱，轉靈隱，越之江大學而達六和塔。一路由轉塘，沿杭富公路而至江干，未遇任何抵抗。」國軍與地方團隊因缺員缺械，均係不戰而退；當時，服務浙江省政府的阮毅成也指出：「浙省各縣，多為土共所陷。苟得精兵兩師，不難收復。」⁶可見江南國軍當時難以擔負所有城市的守衛，只好集結略有戰鬥力的部隊，守衛幾個重點地區。⁷上海之戰結束後，3 野第 10 兵團隨即開至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休整，進行入閩的準備工作。

第 10 兵團是共軍渡江前組建的，下轄 28、29、31 軍，共 10 萬餘人，其司令員葉飛與兵團政委張鼎丞，過去在江西時期，就是發展福建根據地的負責人，在福建可稱人地兩熟。⁸不過，共軍第 10 兵團前身卻是原山東根據地的地方部隊，各軍組建歷史較晚，各級幹部大多是北方人，從無渡海作戰的經驗。

3 野司令部起初認為撤到福建的國軍，都是殘兵敗將，將無大規模戰鬥，入閩兵力的部署不打算使用第 10 兵團全部兵力；相較之下，第 10 兵團司令員葉飛則較為謹慎。葉飛根據過去在廈門、福州做過地下工作，又在閩東打過 3 年游擊戰的經驗，判斷兩個軍不足以平閩，最後仍以第 10 兵團 3 個軍全部兵力出動，並堅持先休整一個月再行入閩。此看法得到中共中央內定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第 10 兵團政委張鼎丞的附和，張鼎丞認為幹部力量不足，入閩的接管工作也需要時間，不宜輕舉妄動。⁹

斯時，福建以北，以迄贛東北等地，均為中共所有；但由於大部分共軍將官對福建陌生，復以閩省重山群集，不利大軍行動，第 10 兵團於是未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爭取六七兩月內佔領福州」之指示。此時共軍 2 野劉伯承部，卻在渡江戰役後尾隨江防部隊第 8 兵團劉汝明部，進入福建，並在 5 月中旬攻取閩北的建

⁴ 徐焰：《金門之戰》，頁 21。

⁵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5 月 5 日，第一版；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台北：行政院新聞局，民國 80 年 1 月初版），頁 431。

⁶ 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第 250 號（1983 年 3 月）。

⁷ 民國 38 年 10 月，東南國軍兵力主要集中在臺灣、舟山、金廈、潮汕四個地域。

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 年 10 月初版一刷），頁 14。

⁹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73。

陽、政和，進抵建甌，6 月中旬控制了閩北山區的縣份。不過，由於中共中央將入閩的任務交給 3 野，職是之故，原集結於贛閩邊區的 2 野第 4 及第 5 兵團，分別向贛南及湘西集中，準備進攻川黔。入閩的任務回到 3 野第 10 兵團手上，7 月上旬，第 10 兵團始從蘇州、常熟一帶開拔南下，兵團先鋒抵達閩北之境時，已是 7 月下旬。¹⁰

至於負責國府閩省防務的福州綏靖公署，成立於民國 38 年 4 月，可用之兵不多，起初僅節制新建不久的第 22 兵團（轄第 5、第 9、第 121 軍，並在閩南晉江、廈門一帶整訓），戰鬥力不強；在福州則另有獨立第 50 師駐守，以及綏靖地方的保安團。但在國軍長江防線被突破之後，5 月上旬長江下游左翼各部，甚多轉進入閩；尚有第 8 兵團劉汝明部尚在源源入閩途中，福建國軍遂陡增至十餘萬人，似有與共軍一搏的可能。

不過此等國軍部隊，在二十多天中，從長江沿岸撤到福建，沿途百姓的糧食均被一掃而空。表面上雖有五個兵團與十幾個軍的番號，但除獨立 50 師屬於全美式裝備外，咸屬共軍渡江戰役時，輜重盡棄的敗退之部。這類部隊指揮系統已完全紊亂，不僅重武器丟盡，輕武器也損失不少，兵員亦嚴重缺額，戰力極為孱弱，若不重新整建，遭遇共軍必然一觸即潰。¹¹

國府層峰面臨如此險惡的環境，在 38 年 5 月 19 日、24 日兩日，蔣經國兩度奉命赴福州面見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除了解福建國軍的整編情形外，更商談構築防禦工事問題。¹²當 5 月中旬劉伯承部突入福建北境之際，福州綏署僅賴第 5 軍獨力支撐閩北防務，情況危急。中樞鑒於此時共軍前鋒已進發閩北，情勢緊迫，為使各殘破之師恢復戰力，特派參謀總長顧祝同攜帶整編福建部隊方案，乘專機至臺灣、澎湖與蔣中正、陳誠磋商後，親赴福州，決定作如下的整編：

一、第六兵團司令部、第十七兵團司令、第七綏靖區司令部、第九編練司令部等四個戰略單位，決定保留第六兵團司令部番號，其餘一律裁撤。

二、以上單位各司令官李延年、張雪中、張世希、侯鏡如等一律改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兼任第六兵團司令官。

三、第八兵團劉汝明部暫不整編，容點驗後決定。

¹⁰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10-11。

¹¹ 當時撤退到福建的第八兵團司令劉汝明即抱怨：他的部隊人多，百分之九十又是徒步，每到一地東西已差不多被吃光，反倒有了「東西全被第八兵團吃光」的謠言。並稱當時的混亂、疲憊，又很久得不到補給，再好的軍隊恐怕也難保持良好的軍風紀。見之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66；《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13。

¹²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 439。

四、第七十三軍、第八十八軍及第七綏靖區直屬官兵合併為一個軍，保留第七十三軍番號，撤銷八十八軍番號，以李天霞為軍長，原屬各軍均編為一個師，保留十五師及一一六師番號。

五、第七十四軍、第八十五軍及第九編練部直屬部隊，合併為一個軍，保留第七十四軍番號，撤銷八十五軍番號，以勞冠英任軍長。原第七十四軍縮編為一個師，保留五十一師番號。原八十五軍直屬部隊及二一六師合併為一個師，仍保留二一六師番號。

六、第一〇六軍王修身部保留番號，第十七兵團直屬部隊編入該軍補充。

七、第一二五軍吉星文部縮編為獨立第三十七師，吉星文改任該師師長。

八、第二十軍軍長楊幹才陣亡後，該軍隨第七綏靖區司令退抵福州之部隊編成一個獨立團，准予開回四川，重新組織第二十軍。

九、成立福州綏靖公署軍官團，以侯鏡如兼任團長，方先覺任副團長。凡

屬各兵團、綏區、各軍師編餘軍官一律冊報該團受訓，薪糧照發，出缺優先任用。

13

吾人從上述可知此整編結果，除保留第 6 兵團司令部外，其餘大單位均撤銷。斯時綏署因兵員徵集不易，械彈補充無著，戰力恢復遲緩，對工事之設施，亦因資材不足，進度頗為遲緩。¹⁴

此時福建防衛的守備狀況如下：國軍第 6 兵團李延年部，防守福州地區；第 8 兵團司令劉汝明部，防守漳州地區；第 22 兵團司令李良榮部，防守泉州、廈門、金門地區。海軍海防第 1 艦隊，駐防舟山群島，控制浙海；海防第 2 艦隊，進駐馬公，巡弋臺灣海峽。空軍第 1、第 4、第 5 大隊，以定海及臺灣為基地，執行空中支援、偵察、封鎖及運輸任務。¹⁵

7 月 9 日，蔣中正見共軍第 10 兵團已準備大舉入閩，蔣迅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趕到福州接見團長以上軍官，並與朱紹良談閩省軍政問題。¹⁶蔣中正見國軍官兵垂頭喪氣，忍不住在會議大罵各高級將領，蔣中正云：

守長江及浙江的部隊潰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當時陳毅主力攻上海，只劉伯承一部跟蹤入閩。所幸敵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細，所以沒有長驅直入。如果敵人洞悉你們的狼狽狀態，一個團就可以占領福州了。你們任兵團、綏區司令的，只顧

¹³ 李以劭：〈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談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32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62 年第一版），頁 127-128。

¹⁴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13。

¹⁵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10。

¹⁶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臺北：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 67 年 10 月 31 日出版），頁 325。

逃命，棄盔丟甲，沿途擾民，來到福建。我姑念前勞，未令國防部嚴加追究。除裁撤大單位外，把大家保留下來，編餘的悉有安置。現在各部隊士氣不振，軍紀廢弛。據報當師長、團長、營長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經批准竟擅去臺灣。對福建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歎！大家應當知道臺灣將是黨國的復興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異於尋常。比方臺灣是頭，福建就是手足，沒有福建即無以確保臺灣。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閩江以北，閩南也難以確保。今後大家要樹立雄心壯志，和共匪頑強鬥下去。最遲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聯軍就會和我們一道驅逐赤俄勢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轉達所屬，知道我的希望與決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頓，保衛福建的準備，用自己熱血來鞏固臺灣，國土就一定能夠恢復。¹⁷

根據蔣中正的命令，駐閩國軍整編，充實武器後，已核實兵員大約 17 萬人。在防禦部署上，確立以福州為第一線，閩南為第二線，並在沿海建立從馬祖、平潭、金門、廈門到東山島的島嶼防禦線。¹⁸此外，蔣中正亦曾以臺灣軍糧延緩運往福州，指責陳誠不顧友軍死活；¹⁹7 月 23 日，蔣又親自赴廈門，接見朱紹良及第 22 兵團司令兼廈門警備司令李良榮等人，聽取報告並指示閩南防務，²⁰可見蔣極為在乎福建的安危。

7 月 2 日，3 野第 10 兵團從蘇州、常熟、嘉興分兩路南進，沿浙贛路車運兼步行，於 7 月 26 日會合於建陽、建甌和南平。²¹共軍兵鋒自閩省西北的丘陵俯視東南海濱的榕城，福州守軍在地勢上已呈不利之象。

二、福州與平潭島戰役

共軍對福州戰役的戰略部署，其實略為冒險，第 10 兵團司令員葉飛指示攻福州的右路軍，先占領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斷福廈公路，分割福州與廈門的聯繫，以斷福州守軍南下退路。照此方案，攻擊福州的右路軍為此須走五日路程；其時正當酷夏，以疲憊之軍翻山越嶺，插入福州、泉州之間，若軍情洩露，則可能遭到國軍南北夾擊的危險，事後證明效果奇佳。²²

¹⁷ 李以勳：〈蔣介石下野後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前後〉，頁 137-138。

¹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17。

¹⁹ 蔣中正於電文中云：「聞福州之糧食，粒米未送。此種不管友軍死活，只知自保自足，殊為可歎！中雖知台灣負擔之重，但無論如何，必須湊足三千噸，限三日內送到……。」參見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7 月 13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13。

²⁰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7 月 24 日，第一版。

²¹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76-578；《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14。

²²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79-580。

福州保衛戰之前，國府中樞為增強福州防務，令原在臺灣整訓的新軍第 80 軍第 201 師（原青年軍第 201 師）的副師長閔銘厚，於 7 月 15 日，親率該師第 603 團及砲 3 團第 1 營，船運馬尾，納入第 6 兵團（李延年）序列，8 月 11 日換防完畢。²³7 月上旬，福州綏署為拓展迴旋空間，令第 96 軍以古田為目標，向西北發起攻擊，但被共軍阻於雪峰地區，乃改採防禦。

此際，共軍第 10 兵團業已南下，迄 8 月 12 日止，連陷尤溪、霍口、水口、嵩口、永泰、塘前等地，從西北、西南兩方向嚴重威脅福州城防。8 月 12 日，浙南濱海地區共軍第 7 兵團第 21 軍之一部，在其海上游擊隊的掩護下，強行登陸三都島，進至寧德後方，繼於 13 日配合第 31 軍南犯，攻陷寧德、羅源、丹陽等地，斯時，閩東連江亦遭 3 野第 31 軍第 92 師猛攻，16 日連江不守，18 日，國軍第 74 師轉至琅琦島。

此時，福州陷入危急中，8 月 15 日，第 10 兵團開始攻堅。福州西南的永泰，東北的連江，西北雪峰小箬附近雙方交戰激烈。福州西北外圍 180 度的弧形線，不斷向內緊縮；但福州守軍紛飾太平，竟表示：「日來在福州外圍蠢動的匪軍，祇不過是擴大騷擾，並沒有力量侵犯福州」。²⁴當天共軍右路軍第 31 軍進犯馬尾，閩江口閩安鎮及西北之五限山陷落，新自臺灣調來的守軍 201 師 603 團旋即面臨第一線的攻擊。時共軍為利用良好道路，不惜甘冒閩江江面國軍海軍艦砲火力之威脅，向 603 團右翼猛撲；雖然經 603 團配合海空軍火力強烈抵抗，斃傷共軍逾萬，²⁵然戰至迄上午 11 時，群聚陣前之共軍仍多達 5 千餘人，且其一部已突入兩側，當面之共軍沿閩江西岸，大舉蠢動，國軍防線被迫收縮，態勢已全然改觀。

在共軍猛烈攻勢下，國軍 281 師陣地為共軍第 93 師所瓦解，共軍續猛攻 603 團之馬尾防區。福州綏署為珍惜 603 團此一新生戰力，只得下令撤離；但撤離途中，官兵遭共軍步砲射擊，頗有傷亡，迄 17 日由海軍搭載駛抵廈門，人數僅存 850 人，嗣後於 9 月 4 日，再撤返臺灣整訓。²⁶

駐守福州之第 6 兵團，於 8 月 16 日奉命放棄福州，渡閩江南撤，而隨行之獨立 50 師突於此時叛變，致敵友難分，自相殘殺，造成一片混亂。兼以福清以被共軍右路軍攻占，在內外夾擊下，致梁棟新副司令以下官兵兩萬餘人，除戰死

²³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民國 90 年 12 月），頁 601。

²⁴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16 日，第一版。

²⁵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上）》，頁 494。

²⁶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頁 602-603；《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19-20。

外，悉被共軍所俘。²⁷部分資料以為朱紹良與李延年則乘飛機逃離，²⁸其實指揮戰役的是湯恩伯，其他國府軍政大員只剩李延年，朱紹良早已不在福州。

38 年 10 月 4 日，朱紹良被代總統李宗仁免去福建省主席本兼各職，²⁹但官樣聲明之內實有內幕。根據李宗仁的回憶，朱紹良早在 8 月中旬，即被蔣中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撤職。李宗仁指出：「原來在我巡視台灣之後不久，湯恩伯忽銜蔣先生之命飛往福州，在飛機上打電話給朱紹良，約其來機場相商要公。朱紹良即赴機場相見。湯恩伯遂取出蔣的手令，上稱朱已撤職，遺缺由湯接替。朱接閱手令大驚，聲稱當同回省府趕辦移交。湯說不必了，便促朱即時登機飛往台灣，簡直和綁票一般。湯便在福州發號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來。此事的發生，行政院與總統府毫無所知，真是荒唐絕頂。嗣後福建省政府有一職員離職來穗，閻錫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³⁰

與湯恩伯在上海防衛戰有共事之誼的雷震，亦在 8 月 15 日的日記中，記述湯恩伯告知將至福建接任省主席一事，雷震云：「上午恩伯兄來訪，渠奉總裁之命，即到福建，福建軍政完全交與他，並囑其任主席…恩伯今日下午飛榕（即福州），數日內返臺，再約予等同至廈門。」³¹不久，蔣中正亦派一秘書來穗，要求行政院追認此一既定事實，任命湯恩伯為福建省主席兼綏靖主任。李原不願配合，經行政院長閻錫山緩頰，請李宗仁顧慮政府顏面，多予忍耐；李宗仁心緒不佳，對湯恩伯的任命狀，尚拖延一段時日，最後才蓋印發出。³²這或可解釋為何之後從共軍從福州打至廈門，湯恩伯指揮地位始終曖昧不明的緣故。³³

對於福州撤退，代總統李宗仁其時正與總裁蔣中正鬥法，福州不保，李宗仁自可藉機發難。以下乃是非常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對蔣中正的報告：

談及福建問題，李對該省軍政指揮權誰屬，究賦湯恩伯以何名義負責保衛，及福州撤退時倉皇失措等情，備加指摘，並謂國防部應迅有措施，再次談及財政問題，由徐部長報告，歷述困難及超支情形，其次研商立法院開會問題，僉以

²⁷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20；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79-581。

²⁸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1；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201。

²⁹ 《總統府公報》，民國 38 年 11 月 7 日，第 241 號，第一版。

³⁰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53。

³¹ 雷震：〈民國 38 年 8 月 15 日〉，《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 1948 年～1949 年）》，頁 286。

³²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53。

³³ 但 9 月 14 日，行政院會議仍通過湯恩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見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357。

值此軍事緊張之際，立法會議不宜召集，應先由李代總統約集黨內諸公交換意見後，提下週常會作一決定，對國防部易長事未提出。揆其原因，一則由於閻先生態度堅決，二則由於事前盡量運用李本人鑒於各方情勢，恐提出後不易通過，故李在會中發言甚多，始終未提及此事，再就職另一觀察，李對此或原不望在此非常委員會解決，特先造成一種態勢，並促使周圍認為本問題已至重要階段，而期鈞座自動裁奪，故此一問題遲早終必提出，仍乞鈞座衡察情形，早賜核奪。³⁴

李、湯公開反目的情況，甚至 10 月 2 日，廈門局勢緊急之時，湯恩伯仍電蔣中正，稱「李宗仁發表公開反對行政院任其為福州綏靖主任之聲明，使職喪失威信，無法指揮部署，故不能再駐廈門決戰，決自今日離職遠行」云。蔣認為方此對共軍拼命作戰之際，不宜臨陣換將，爰囑谷正綱委員轉為勸慰，繼續指揮。³⁵蔣中正並在 10 月 6 日自臺灣乘船赴廈門，安撫湯恩伯並部署閩廈軍事。³⁶

關於福州戰役的空運撤退，茲時擔任駐福州空軍第四供應處處長的羅中揚，有很特別的記述：

執行撤退的李紹杭先生真是替我負了大責重任，李中校非常盡責（他過世了），他搭最後一架飛機，要把所有高階的人員帶出來。第一高階的李延年司令官（按：即第六兵團司令官）帶了一個發報機和一箱不知是錢財還是什麼東西，李紹杭中校堅持乘員不准帶任何行李上飛機，只准每人帶一個皮包，其他通通給摔掉。李司令官說我還要去當司令，總要個電台，（李中校說）你帶電台到那裏去？我這裏不許帶電台上飛機…他給陸軍高級將領看了顏色。那架飛機只能載二十五個人，結果上了五十人。起飛後安全到台灣，人人稱慶。十六日福州最後撤退時，沒有留下一桶油，機場其他的設備也被破壞了，重要的軍用物質皆先後被撤到台灣。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本處所有官兵全部安抵台南。³⁷

吾人從中可知福州撤退時的慌亂情勢。

在檢討福州突圍之得失方面，亦可發現國軍有嚴重的協同作戰缺失。據當時一位支援福州的 201 師砲兵營長之說法：共軍圍攻馬尾時，他曾聯絡臺灣省防衛司令孫立人（按：當時應仍是陸軍訓練司令，孫 9 月 1 日就職防衛司令），希望

³⁴ 〈洪蘭友電蔣中正李宗仁在軍事會議中對福州撤退國防部應迅有措施〉（民國 38 年 9 月 4 日），〈革命文獻—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³⁵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382。

³⁶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383-384。

³⁷ 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201。

臺灣方面能派空軍、海軍支援。結果飛機跟軍艦都來了，甚至一艘軍艦從閩江口一路打進馬尾，又轉頭打出去；但參謀作業失敗，海、空軍支援時，未留下彼此聯絡方式，他們也不知道該任務的目的，未與馬尾守軍研擬作戰作劃，所以守軍也就看著飛機跟軍艦打進來又打出去，守軍還是沒得到真正的支援。³⁸如上所述，國軍的參謀作業頗為失敗，軍種間未能協同作戰。國府戡亂軍事大潰之故，此或為一因。

福州戰後，蔣中正亦重新律定國軍指揮系統，由湯恩伯作為福建國軍最高長官，主力收縮在平潭、廈門、金門、漳州，其中以廈門、金門島為固守的重點。³⁹共軍方面，在攻下福州後，福州市軍管會旋即成立，由韋國清擔任主任負責接管工作。9月初，3野第10兵團向閩南進軍，當時以第29軍和第31軍沿公路南進，第28軍主力2個師則搭乘在福州繳的木船走海路南下。第10兵團安排第28軍乘船走海路，一方面是攻略福建最大的島嶼—平潭島；另一方面則有意令一向在陸地作戰的第28軍熟悉渡海作戰。⁴⁰

平潭島守軍是福州敗退的第6兵團，雖然有近萬人，不過該部已是兩次戰敗後重建的部隊，難與共軍抗衡。9月16日，颱風侵襲閩東一帶，三野第28軍利用守軍疏於防備，以兩個團登陸平潭島，得島上原有共軍武裝接應，復以國府空軍因氣象條件惡劣，並未出動轟炸渡海共軍，進展遂速。結果未經激烈戰鬥，李延年知無可為，下令撤退，平潭島即陷共軍之手，國軍被擊斃250人，被俘八千餘人，⁴¹國軍撤至臺灣者六千餘人。

三、漳廈戰役

湯恩伯自上海、福州的挫敗後，心緒不佳。蔣中正為安撫湯，於9月2日致電云：「今日局勢艱危已極，金廈地區萬分重要，不僅關係東南軍事之成敗，且影響剿匪全局之安危。惟其如此，故中（正）以此無比艱鉅之任務屬弟，無論遇何困難，受何委屈，必須堅苦撐持，以待中來解決一切也。」⁴²蔣為堅定湯恩伯固守意識，於9月13日再電湯云：「如果舟山群島和閩廈沿海各島之基地，萬一

³⁸ 〈李長浩先生訪問紀錄〉，張力等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一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7年9月初版），頁216-217。

³⁹ 徐焰：《台海大戰》，頁18。

⁴⁰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582。

⁴¹ 徐焰：《台海大戰》，頁18-19。

⁴² 〈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轉引自卓遵宏：〈中央遷臺前後與金門關係之蠡測—1949年7月至1951年6月〉，頁2096。

爲匪偷襲或攻陷，則該區陸海空軍負責之各主官，必以失職誤國之罪懲治，決不寬貸。」⁴³

另福州陷落後，共軍隨之進軍閩南；復以通貨膨脹，閩人難求溫飽，廈門軍民在政局不安、經濟凋敝、處處是逃難人群的局勢下惶惶不可終日。時人曾記述共軍攻閩南前廈門街市的景況，其人云：

由於福州的陷落及沿海各城鎮的激戰，廈門市則更顯得畸形的熱鬧，空氣也更感到緊張，從沿海各地撤退而來的大量軍事機關團體以及軍人眷屬和各單位的設管人員及留守人員，如潮湧至，大部份已經無屋可住，街頭巷尾到處都是臨時搭蓋的木屋草寮和帳幕之類，因之市內的秩序，惡劣異常，時時由於爭住房屋的事而致機關與機關打、軍眷與官眷吵，再加上鈔票貶值，更增加了無限的是非！當此時也，銀元券、關金以及中央銀行本票，民間早已不用了，軍人只好強行購買，軍餉之中雖已部份發給銀元、港幣和黃金，但兌換率是不易求得中庸之途的，銀元的種類多，價值亦大有出入；黃金是中央銀行的庫金，每塊重量一兩〇五厘，鑿開之後就難求足秤；因此每日為這些事所發生的打鬥事件不下千宗，地方監獄已失去了效用；軍法管制的效果也不再發生作用。日日以死刑槍決作為鎮壓的手段，但毫不減少案件的發生。「軍警憲聯合稽查隊」、「陸海空三軍執法隊」等，雖然終日在街上巡行，但是街上隨時竟會有歡迎共黨的標語出現。調查戶口以及逮捕嫌疑份子的行動是時時進行著的，在兵荒馬亂的時節，當然不無受冤枉的，致而哭聲載道，慘不忍聞！⁴⁴

9月中旬，由陸路南下的共軍第10兵團主力陸續到達漳州附近，旋於9月19日發起漳廈戰役。其戰略目標是首先殲滅漳州之敵，控制進攻廈門、金門的有利陣地，爾後視情況同時或先後奪取金廈。⁴⁵迄9月25日止，國軍位於九龍山南北兩岸之橋頭陣地盡失，共軍29軍、31軍已對廈門形成三面環伺之勢；然海峽浪急，渡攻不易，共軍乃暫停攻勢，從事登陸作戰之準備與訓練。其間並以砲兵對國軍行擾亂性射擊，間以小部隊作試探性之偷襲。⁴⁶

漳廈戰役開始時，指揮官是福州綏署主任湯恩伯，其下兩兵團爲劉汝明的第8兵團，守漳州；李良榮的22兵團守衛廈門、金門。原本劉汝明兵團奉蔣中正命，欲往東山，後湯恩伯改電劉兵團55軍接廈門防務，68軍仍留漳州，劉汝明

⁴³ 〈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轉引自卓遵宏：〈中央遷臺前後與金門關係之蠡測－1949年7月至1951年6月〉，頁2096。

⁴⁴ 冰壺：〈十五萬國軍困坐廈門海灘記〉，《春秋》雜誌第351期（1972年）。

⁴⁵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19-20。

⁴⁶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21。

認為廈門戰略價值遠高於東山，應是蔣中正得知共軍預備進犯漳、廈，深感無兵可用，於是接受湯氏的命令。⁴⁷此部署也令人疑有犧牲雜牌，掩護嫡系的安排。⁴⁸

9 月 19 日共軍 31 軍攻入漳州，劉汝明兵團按照過去以避戰保存實力的慣伎，紛逃向海邊尋船，共軍即將 68 軍在石碼鎮候船的大部人員俘虜，只剩下 4、5 千人在劉汝明率領下乘船脫走，多是徒手逃離。⁴⁹劉汝明曾解釋該撤退如此狼狽之故：

漳州的警察，都是共產黨；當時也告訴了陶縣長。但是沒有證據，而且他們持用的，盡是不堪用的壞槍；在這遠後方很安定的地方竟說潛伏了這麼多的共黨警察，似也難以置信，所以都沒十分注意。誰料部隊撤退的那一夜，不知從那裡來的，他們都拿了好槍，向我射擊。陶縣長因這突變，也失掉了連絡，不幸被俘。他們卻成為有特殊身份掩護的公開偵探，把我軍政方面的行動，都隨時報告給匪軍，以及處處遭受有計劃的打擊。這也是對匪鬭爭中，一項慘痛的教訓。⁵⁰

至 9 月 28 日，共軍第 10 兵團已經占領了廈門、金門對岸的全部沿海地區，國軍第八兵團被殲約一萬二千人，而劉兵團司令部和 55 軍則是撤到了廈門，結束了漳廈戰役的第一階段，控制了閩南的全部大陸陣地，國軍在閩南的防守重點只剩下廈門和金門。⁵¹

⁴⁷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68-169。劉汝明的第 8 兵團基本兵力是 68 軍、55 軍。該部在當時是原西北軍系統中唯一殘存的部隊。馮玉祥的西北軍自納入國軍序列後，多少有被中央嫡系歧視的情況。西北軍的骨幹 29 軍在廬溝橋打響全面抗戰的第一槍後，隨後擴編為第 59 軍、68 軍和 77 軍（這 3 個軍的番號數字相加都是 14，寓意為「七七」）。淮海戰役開始時，59 軍和 77 軍主力在何基澧、張克俠率領下投共，只剩下劉汝明所部的第 68 軍和第 55 軍還效忠於國府，劉汝明曾回憶道：「我沒有什麼打算，十九年我沒有對不起馮先生，如今更不會對不起蔣先生。」不過，劉兵團雖被安排在漳州，實際上其後方機關都已撤退到廈門，擺出隨時準備向島上逃跑的態勢。參見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20；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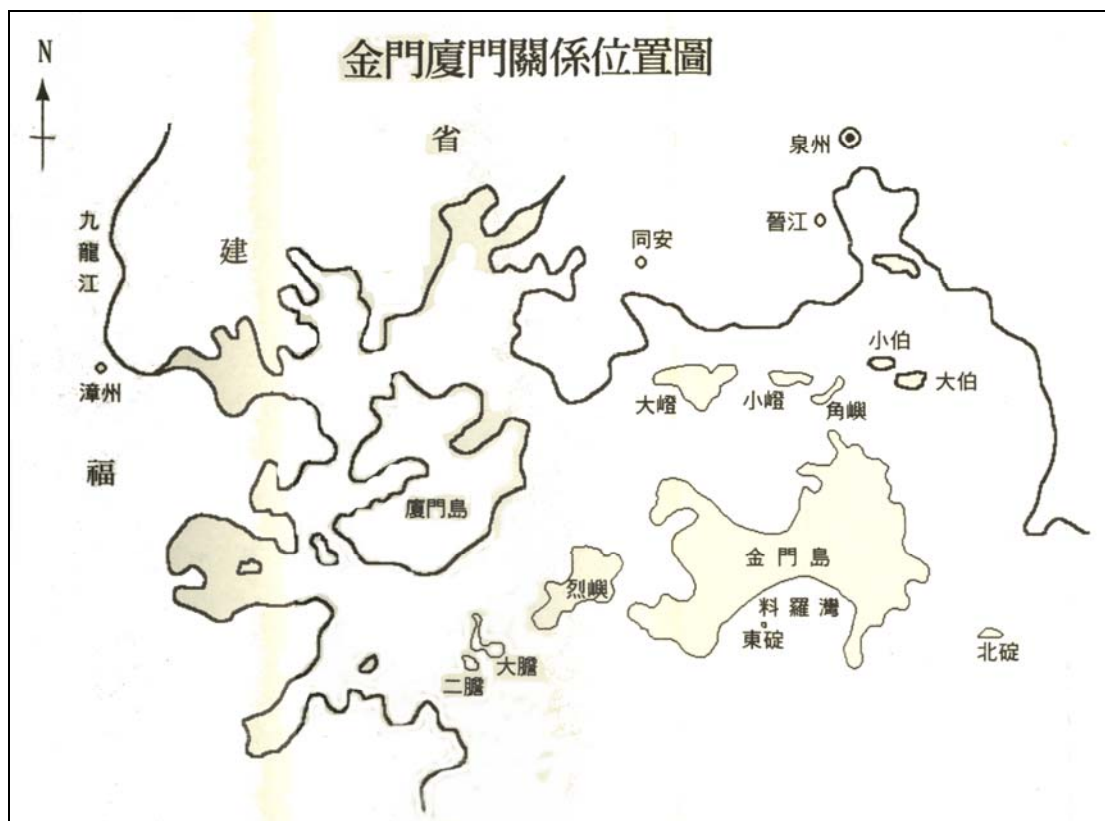
⁴⁸ 李良榮的第 22 兵團是蔣中正的嫡系，其中包括原屬於中共所謂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 5 軍（該軍在淮海戰役被全殲，國府以逃歸和留守人員重建），以及在淮海戰役和福州兩度潰敗又重建起來的第 25 軍，還有從臺灣新調的青年軍 201 師，這些部隊雖被蔣認為忠實可靠，但都是新敗之師或較無經驗的部隊，所以被部署在相對安全的地方。第 5 軍守小金門，而 25 軍和 201 師則負責金門島的防務。

⁴⁹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21；劉汝明回憶錄》，頁 170。

⁵⁰ 劉汝明：《劉汝明回憶錄》，頁 170。

⁵¹ 丁炳生等著：《第三野戰軍征戰記》下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 1 月第 1 版），頁 776。

圖 4-1 金門、廈門關係位置圖



資料來源：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

9月26日，共軍第10兵團在泉州召開作戰會議，會上對第2階段的作戰提出了三種方案，即「金廈並舉」、「先金後廈」和「先廈後金」。共軍第10兵團高層認為「金廈並舉」可以造成國軍指揮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顧此失彼，但共軍船隻問題不易解決。至於「先金後廈」此略，則認為青年軍201師與第5軍戰力不強，先打金門，可以關門打狗，形成對廈門的完全包圍；但後來廈門守軍已有逐漸撤守的跡象，先打金門，廈門國軍可能會乘隙逃跑，故而先攻廈門；⁵²另外吾人不可忽略的因素是：3野有意在10月1日中共建政典禮前攻克廈門，作為獻禮，第10兵團亦不免受到些許壓力之故。⁵³而「先廈後金」優點是廈門距離近，攻擊容易奏效；事實上，國軍守金決心重於守廈，廈門失陷後，金門守軍反而讓共軍吃了渡江以來的一次大敗仗。⁵⁴

當時共軍渡海作戰最大的困難是搜集船隻，福建沿海的輪船、機帆船乃至大

⁵²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8。

⁵³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5-586。

⁵⁴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34。

一些帆船都被國軍在撤退時帶走或破壞，也因此共軍打算先攻廈門，不實施「金廈並舉」的計劃。第 10 兵團更因船隻的搜集問題，把攻擊廈門、金門的時間推遲了三次。⁵⁵也因為缺少船隻的緣故，共軍才真正下定決心先攻廈門。⁵⁶

共軍攻擊廈門的計劃，是以 91 師和 93 師在廈門島西南方之鼓浪嶼強攻，吸引國軍主力，然後以 31 軍在廈門島登陸。攻廈期間，以 28 軍監視金門守軍，如發覺該部增援廈門或撤退，則立即對金門發起進攻。至於守廈門的國軍，主要是劉汝明所轄的 55 軍，由於該部並非蔣中正的嫡系，因此蔣又將第 5 軍的 166 師、96 軍的一個團和一個裝甲連調去加強該島防務。福州綏署主任湯恩伯坐鎮廈門，取代了劉汝明的指揮權；軍統局將領毛森也趕赴廈門，擔任警備司令。蔣中正本人亦在 10 月 6 日偕蔣經國到達廈門勸慰湯恩伯，並在 7 日視察工事，發表談話。⁵⁷而曾在抗日戰爭中擔任過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根本博，作為湯恩伯的顧問，也參與了金廈防務的制訂。⁵⁸

由於廈門有頗為堅強的防禦工事，因此共軍第 10 兵團對於攻擊行動頗為謹慎，對海戰、砲擊與廈門國軍防務都作了相應的演習。⁵⁹尤其是渡海作戰，雖然共軍業已準備；但在 10 月 15 日進攻鼓浪嶼的行動中，仍然暴露出前所未見的新問題。因為海邊演習與海中風向、潮流是不同的，船隻到海中就掌握不住，共軍各梯隊不是被風吹散，少數船隻零散地登陸後，部隊又在灘頭遭到國軍火力的嚴重殺傷，就是起航後，船隻很快因風浪太大而多數漂回。⁶⁰最後雖共軍攻擊廈門西南隅的鼓浪嶼並未成功；但指揮廈門國軍的湯恩伯，注意力卻被迷惑，誤以為鼓浪嶼是共軍的主攻方向，立即將預備隊一個師投入西南方的鼓浪嶼，之後反遭共軍五個團在廈門北部偷襲得逞，實出湯氏意料之外。⁶¹

⁵⁵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7。

⁵⁶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8-589。

⁵⁷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25；《劉汝明回憶錄》，頁 170-171；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383-384。

⁵⁸ 在日本戰敗後，時任日本駐蒙軍司令的根本博中將為把 35 萬的日軍和 45 萬日僑撤回日本，曾與第 11 戰區司令孫連仲、第 12 戰區司令傅作義、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等人接觸，更晉謁蔣中正委員長，對於蔣中正當時的禮遇，絲毫無戰勝國的驕橫，大受感動。民國 38 年 4 月，一位臺灣青年李銓源，宣稱帶來蔣中正的親筆函，懇請他協助國府應戰，根本博爰帶著六位日本軍官，前往臺灣供蔣中正驅策。蔣見到他們七人後，立刻命令中國駐日代表團第一組（軍事組）組長曹士澂致送七人家屬每月生活補助金，並派根本博前往廈門戰地，協助湯恩伯指揮作戰。然而根本博來臺灣從事軍事顧問一事，與白團無關，白團成員亦極力反對根本博加入白團，最後根本博被遣返回國，了卻殘生。參見林照真：《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頁 49-55。

⁵⁹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87；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30。

⁶⁰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

⁶¹ 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91-594

16日天明後共軍多處登陸成功，守廈國軍雖然竭力反擊，但已陷入顧此失彼，陣地到處被突破的狼狽境地。當日黃昏，湯恩伯已失去守島的信心，脅迫劉汝明等人退向海邊，呼叫海軍派小艇來接，率殘部逃到小金門；由於船隻太少，乘載量不足，大部分士兵都在港邊被俘，即成為共軍的有生力量。⁶²鼓浪嶼守軍亦隨之逃散，另有千餘人被俘。

國軍特務幹部毛人鳳在給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報告中，指出：

總長顧鈞鑒：（一）此次廈門戰役，我軍失利原因純係軍民平時不能配合，及警戒疏忽所致。十月十五日夜，我廈鼓（按：即廈門、鼓浪嶼）兩地守軍曾以猛烈砲火擊斃來犯之匪三百餘艘，戰果輝煌。該批潰逃之匪船分別回竄一部，即潛匿於鼓浪嶼、劉厝附近，待機蠢動。我廈市西北之禾山駐軍，因平時與當地居民挾怨不睦，匪諜份子即乘機鼓動當地居民不與守軍合作，秘密引導該股匪軍登陸。我守軍佈置就緒於防範，復因十六日午後，廈市謠傳金門陷匪，一時人心浮動，交通斷絕，守軍高級幹部爭先登輪撤退，以致指揮乏人，秩序異常紊亂。我殿後部隊及堆積之械彈，均未及撤出者甚鉅。（二）匪泉州工委書記兼廈市工作團團委蘭琳輝，於廈市陷匪後，曾發表告民眾書，並於十八日晨於小走馬培德小學，召集所屬地下工作黨員新青團及武裝別動隊等重要匪幹，開會商討組織維持會，及接收公有財產之準備事宜，又廈市電力公司已被我徹底破壞，全市已成黑暗世界，等情謹聞。職毛人鳳，叩西馬威集智八〇六號。⁶³

上述言論可見共軍政治作戰的徹底。至湯恩伯撤至金門後，於10月17日發出電文，自請處分云：「職統馭無方，致此設備堅強之廈門島，未經劇戰即告陷落。使大量殲匪之戰局，成為泡影。應請嚴加處分，並懇另派幹員負責金門作戰之指揮，以免貽誤為禱。」⁶⁴湯恩伯因屢戰失敗，沮喪之情溢於言表。蔣接電後頗為

⁶²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30；《劉汝明回憶錄》，頁172-173。湯恩伯等嫡軍留守大小金門，劉兵團殘部撤至高雄，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令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將之繳械，高級軍官解除職務，兵員分配到各軍。從此，西北軍系統在國軍軍中完全消失。另外對於在港邊被俘之事，被俘官兵亦有記錄：「正於此時，由廈門島上的主要山峰——鷺峰的頂上槍彈開始射了下來，共軍終於登陸了，這個情況如何是好！士兵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觸，但任何一個身為軍官的人，立即都開始了恐慌，因為如不抵抗，一會的功夫就要當俘虜了，這將是生活上極大的突變，很多人歇斯底里式的開始不正常了，繼而槍聲越來越近，沙灘上的人堆裏，展開了騷動，團長找師長，主官找部隊，越找越亂，越亂越慌，呼呼喊喊，混亂得有如一堆尋洞的螞蟻！其中較清醒的人們終於想出了兩個辦法：第一是須要立即找到湯司令長官、或其他高級的負責人員；第二是應當展開抵抗，將已登陸的少數共軍，用十倍的力量立即殲滅，並需立即再行成立指揮系統。想法固然是很正確的，然而，誰也找不到湯恩伯、毛森等人了，而且也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那裏；當然，不用多研究，大家心裏都明白，大家都能想得到湯恩伯等早已先走了！」參見冰壺：〈十五萬國軍困坐廈門海灘記〉，《春秋》雜誌第351期（1972年）。

⁶³ 〈參謀總長時期一般文件〉，《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4925。

⁶⁴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0月17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無奈，陣前換將，談何容易？爰急電湯云：「金門萬不能再失，吾弟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也。」⁶⁵惟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已有意令其嫡系將領—第 12 兵團司令官胡璉率所部至金門換防，接替湯恩伯的職務，此亦為第 12 兵團開往金門的背景。

另外，中共學者徐焰評廈門戰役中的共軍表現，指出：

廈門戰鬥的勝利，為中共解放軍進行渡海作戰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它證明了當時在沒海空軍掩護的情況下，依靠木帆船作為主要航渡工具仍可以完成近海島嶼進攻任務。從島嶼進攻戰的特點看，當時取得渡海進攻勝利的關鍵，是需要足夠的船隻，能運載超過或相當於守島敵軍兵力的登陸部隊上岸；還需要利用夜暗條件航渡，以避開敵人海空軍和岸防火力對我航渡部隊的嚴重威脅；登陸部隊事先還需要有充分準備，我方岸上也要有一定的火力進行掩護。第一次鼓浪嶼登陸未成功正是因上岸兵力太少，廈門登陸一舉成功則是因為一次即上岸五個團，後續部隊又能源源不斷地跟進，保證了連續進攻奪取勝利。⁶⁶

此評可謂有本有源，誠然共軍攻廈之勝因即「足夠船隻」與「後續部隊源源不斷地跟進」。反觀日後共軍欲攻距大陸較遠的金門島時，卻因急躁而未把握這些致勝因素，上岸部隊終遭國軍徹底殲滅的命運。

四、此期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作為

此期國軍擬訂的「臺灣防衛戰及各項準備要項」可看出國府以臺灣為中心的東南區戡亂戰略：「不使臺灣陷於孤立，務使長山島、嵎泗列島、舟山群島及溫州、福州、廈門、汕頭等沿海要點及島嶼，構成一個防衛整體，以掩護整補，準備反攻…（並）優先構築舟山列島、福州、廈門附近之工事，臺灣方面就國人已構設者修復利用，以後再逐次增築，加強重要之交通幅輳點。」⁶⁷故吾人可言之，當時東南區國軍的最高指導綱領乃是：以臺灣為核心，臺海為國府的「內湖」，連結東南沿海諸要地，構成一個防衛整體。茲亦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的戰略背景。惟情況不容國府如此樂觀，其時浙省迅速淪失，浙省國軍多撤入舟山群島與福建，臺灣對岸的閩省也開始感受到戰火的硝煙開始逼近。

⁶⁵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0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⁶⁶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31。

⁶⁷ 〈作戰計畫及設防〉，〈特交檔案—軍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轉引自卓遵宏：〈中央遷臺前後與金門關係之蠡測—1949 年 7 月至 1951 年 6 月〉，《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二冊（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初版），頁 2096。

共軍入閩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尚未成立，始至 8 月 15 日福州局勢業已危急時成立。層峰對於福州防務與部署，大都交由福州綏靖公署執行。而臺閩間的部隊調動，多由陳誠與朱紹良以臺灣省主席和福州綏署主任的職守行事，但高層調動隱然已由陳誠接手，復以渠已在非常委員會主管東南區的第二分會扮演重要角色，均為日後陳誠以東南軍政長官的身分指揮東南區戰局鋪好道路。

8 月 17 日福州陷共，守軍突圍後，大都依照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指示撤至平潭島，以及閩江口外的馬祖。但海軍高層認為馬祖的戰略價值較高，決心守住，反而較輕忽閩省第一大島平潭島防衛之重要性。關於此點，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曾流露出這種想法，9 月 7 日桂永清假陸海空軍聯席會議指出：「平潭島因條件缺乏，不易構成海、空軍基地，惟閩江口之馬祖島、溫州灣之鳳凰島、台州灣之上、下大陳島，頗為良好，如能予以設防確保，則可構成海軍前進基地。」⁶⁸海軍這種想法，是否影響平潭方面的守島意願，則不得而知。

在 9 月 22 日的三軍聯席會議中，屬於土木系的第 6 軍軍長戴樸，指出馬祖兵力稍嫌單薄，以該軍 207 師 620 團駐防南竿不足，應加守北竿；東南長官公署參謀長張秉鈞亦覺馬祖雖小，卻是海、陸軍重要基地，其價值甚大。⁶⁹由此觀之，東南長官公署各高級將領，多從東南沿海島嶼星羅棋布的地理狀況著眼，僉視馬祖島為閩江口外國軍重要據點。

平潭島之戰，可謂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已來的第一次戰役；規模雖小，仍以全島失陷告終。東南長官公署方面，以不習於海戰的 3 野葉飛部首次進行渡海攻島作戰，卻取得勝利，對此役進行檢討如次：（一）海軍於 9 月 10 日即撤至馬祖島，對島上守軍士氣有傷害。（二）平潭島西面海域較窄，海軍施展空間較小，對閩江之封鎖亦欠確實，致未能妨礙共軍行動。（三）島上決戰時天氣惡劣，臺灣空軍不能臨空助戰。（四）守軍戰鬥準備不充分。（五）指揮官（按：即李延年）無固守決心，且空額太多、無士氣。⁷⁰

總結上述，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認為平潭島最高指揮官李延年，要負失土最大責任。陳誠指出：平潭守軍第 73 軍尚有多餘步槍六百餘把，糧彈補給亦已到達，物質條件尚可；陳誠本人巡視平潭時，曾令李延年率殘部先行固守待援，福州綏署代主任湯恩伯亦有堅強守備之指示；但仍輕易撤守，認為無心理作戰準備，已

⁶⁸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439。

⁶⁹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⁷⁰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失去高級將領守土之信念。⁷¹最後以李延年未經其同意，即命令所部撤退為罪責，下令將李撤職交東南長官公署作戰部軍法處審判，判處李徒刑 12 年。⁷²平潭守軍番號撤銷，殘餘官兵撥入第 52 軍及第 54 軍，以充實各軍兵額。⁷³

對於李延年的遭遇，一位國軍高級將領曾振頗為不平，渠指出：自東北、華北、華中國軍撤退以來，喪師幾百萬，失地數千里，不知多少將領未經奉准撤退，戰敗回來，未見有人判刑。海南島棄守後，亦未處罰任何人。李氏以殘卒敗兵孤守平潭，前方敵我兩方面之情況，臺灣遙為控制，何能判斷當下狀況？在緊急情況之下，請示處理，已來不及，遽令判處重刑，似有不公。⁷⁴

攻克福州、平潭後，福建共軍下個目標則是閩南的漳州、廈門，漳廈之戰可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籌組後的首場重要大戰。福州綏靖公署亦被納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戰鬥序列，主任湯恩伯亦奉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之命，力籌戰守，在野的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亦從中協助。9 月 11 日，陳誠以東南軍政長官身分視察廈門，以地區最高軍事長官身分瞭解漳廈前線的守軍狀況，尋求了解基層官兵的困難與需要，以彌補正式溝通管道的不足。為了鼓舞士氣，陳誠對廈門守軍營長以上幹部訓話中談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已成立，對轄區內各種問題，自然會盡力設法解決，自 9 月份起副食費已提升到三元，薪餉亦經調整，雖仍不敷所需，但勉強可維持。關於武器裝備不足，臺灣有四個規模不小的兵工廠，將可補充武器所需。陳誠以東南區最高長官的身分告訴各部軍官，共軍的政治宣傳優於軍事攻勢，應相信革命領袖與長官，不須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並安慰過去部隊的生活問題，他雖未負責解決；但之後前線部隊浴血奮戰，他將在後方負責東南區所部的一切後勤，此時臺灣部隊正在加緊整訓，此後大陸上各部隊亦能輪番整訓補充。

75

此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後，旋進行東南區防衛重心之擬訂，而最核心的防衛重點則是臺灣，再旁及閩、浙諸島；但在防衛臺灣方面，臺灣島海岸線綿長，守軍處處防衛則處處薄弱，共軍若強行登陸，勢難阻止。至於東南沿海要地，如舟山、馬祖、金廈應全力支援，期爭取時間而利臺灣防守。東南長官公署參謀

⁷¹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⁷²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曾振：《蔣介石總統在中國大陸成敗記實》，下冊（作者自刊，民國 82 年 5 月 10 日出版），頁 1245。

⁷³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⁷⁴ 曾振：《蔣介石總統在中國大陸成敗記實》，下冊，頁 1245。

⁷⁵ 〈誓滅共匪洗刷恥辱——於廈門對各部隊營長以上幹部講〉（民國 38 年 9 月 11 日），〈言論〉（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118。

長張秉鈞曾特別提出馬祖的重要性，馬祖諸島面積雖小，但價值甚大；其時東南長官公署對舟山群島和金廈兩島已竭力加強，並在馬祖準備加強兵力，並特別注重各島之間海軍與陸軍協同作戰之重要性，旋裝配陸空連絡電台。至於臺灣方面，東南長官公署已責成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在基隆、淡水、新竹間海岸加強守備兵力，盡速趕築工事，修築道路橋樑，並迅速著手實施裝備商船、組訓漁船等業務。⁷⁶

在廈門失守前，東南長官公署所指揮的福州綏靖公署曾於彭浪嶼頗予共軍重大打擊，空軍更炸沉在 9 月 20 日投共的長治號叛艦，茲均是東南長官公署數項成果。⁷⁷

第二節：金門古寧頭之戰

一、國軍參戰各部概況

民國 38 年 8 月初，第 22 兵團司令李良榮從廈門移駐金門，負責戍守金門。⁷⁸10 月 23 日，李良榮將金門本島之防務分為東西兩區，東區指揮官由第 18 軍軍長高魁元擔任，以所轄之第 18 軍控置於料羅地區，而由該軍節制的第 45 師則是東北官澳地區擔任守備；西區指揮官則是第 25 軍軍長沈向奎，將第 40 師配置於水頭，8 月 27 日，國軍再從臺灣抽調戰車團兩連至金門。⁷⁹9 月 6 日，在臺灣鳳山接受孫立人訓練的新軍第 80 軍 201 師（欠 603 團）到達金門，歸第 25 軍指揮，充第 22 兵團預備隊，守備南部；至第 40 師前進大嶝後所遺之西北部海岸守備，則由該師接替。⁸⁰10 月上旬續有第 12 兵團之第 18 軍到達，駐山外、沙美地區，

⁷⁶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⁷⁷ 趙虛吾：〈三十八年各方面投寄有關大局重要函電彙編報告〉，〈各方建議〉（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80。

⁷⁸ 該兵團轄第 5 軍和 25 軍，第 5 軍轄有 166 師和 200 師，166 師留在廈門，軍部和 200 師駐守小金門；第 25 軍轄有第 40 師和第 45 師，此 2 師則由空軍警備部隊加地方保安隊改編而成。至於第 5 軍和第 25 軍則在先前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中被全殲，後重建，並加入金門防守陣容。

⁷⁹ 此裝甲部隊即國軍戰車第 3 團第 1 營，該營於 1949 年初組建，其成員主要從淮海、華北戰場歸建之裝甲兵人員。該營組建後，在上海接收了 21 輛美制 M5A1 坦克，隨後在臺灣訓練了半年，於 9 月中旬運抵金門，成為反登陸作戰的主力。見安後暉：〈古寧頭戰役之經過之分析〉，《軍事史評論》，第七期（民國 89 年 6 月），註 11，頁 43。

⁸⁰ 第 201 師於 9 月 6 日全部到達金門後，初期師部位於埕下，601 團因係先期到達部隊（9 月 2 日抵金），是時已擔任官澳瓊林間澹岸守備任務，團部位於沙美；602 團於 9 月 7 日進駐陳坑、湖前附近地區擔任機動部隊，俟於 10 月 10 日全師奉命任金西半島之海岸守備，右起壠口—古寧頭—埔邊，正面 16 公里，縱深 3-4 公里。參見〈陸軍第二〇一師金門戰役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26025；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

10 月 23、24 日，第 19 軍先頭部隊亦登陸金門；機動部隊則配屬戰車一營，由第 18 軍 118 師擔任之。⁸¹

作為把守第一線古寧頭海岸部隊的第 80 軍第 201 師（欠 603 團），前身是青年軍第 201 師。其組建是抗日戰爭時，招募青年學生訓練而成，素質極高，共九個師兩個獨立團，⁸²但在出征前日本就已投降，並未對日本打過一仗，而是投入在戡亂戰事上。民國 34 年抗戰勝利，青年軍中的在學青年多數復員，乃以徵集兵補充員額。青年軍第 201 師於民國 36 年調出四川，先後駐防湖北、安徽各地；因缺乏訓練，士氣低落，軍紀蕩然，與共軍劉伯承部對戰，屢遭敗績，該年秋再被調至臺灣鳳山，接受新軍訓練。⁸³

鳳山當時為陸軍訓練司令部所在地，由緬甸戰場屢摧日軍的名將孫立人所主持，被賦予訓練新軍的重任，孫認為國軍幹部的素質水準落差極大，若要訓練新軍，首先應籌設軍官訓練班（民國 37 年 1 月 15 日改稱第四軍官訓練班，簡稱第四軍訓班），以備調訓部隊的幹部，由訓練好的幹部來訓練部隊，即所謂後來的新軍。⁸⁴新軍基層幹部至鳳山整訓，第四軍訓班以剿共作戰為主旨，其教材參考美國典範令及當代有價值的軍事題材，取其精要，編印術科實施法。教育區分體能、技能、智能三個重點，管教方式皆以嚴格而著名。此外每期均有三至六天由班主任孫立人親授統馭學，傳授帶兵、練兵、用兵之法。該班有學生總隊與幹訓總隊：學生總隊是考選現役中未曾接受基礎教育之優秀軍官（中尉以上）、軍士及青年軍留營士兵、預備軍官等予以召訓，訓期 26 週，該總隊共訓練學生五期（15 至 19 期），共 7766 人，第 201 師初級幹部即學生總隊畢業生；幹訓總隊則召訓臺灣省防衛司令部所屬各單位軍官，施以七週訓練，俾能擔任戡亂任務。⁸⁵

陸軍訓練司令兼第四軍訓班主任孫立人，練兵方式格外強調體能與射擊技能，第四軍訓班訓練骨幹，乃孫舊部新一軍教導總隊 422 名學生示範隊，熟稔孫練兵風格，自能貫徹孫氏戰法之要求。據受訓學生指出：該班風格不同於軍校所

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館發行，民國 71 年 5 月出版），頁 56。

⁸¹ 〈第一一八師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4；〈金門戡亂戰役案（一）〉，《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5945。

⁸² 〈張存武先生訪問紀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官兵訪問紀錄》，頁 278。

⁸³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541。當時青年軍頗有驕惰，下級告上級、長官怕部下等紀律問題。抵臺整訓時，軍訓班主任孫立人特別將軍隊紀律提出告誡。見孫立人：〈對二〇師第三團全體官兵講詞〉，朱浚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63。

⁸⁴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469。

⁸⁵ 陳鴻獻、李如鈞等訪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官生訪問紀錄》，頁 5。

學，因時間極短，需訓軍官甚多，故不談大部隊戰術，重視基層部隊所需的戰鬥教練、體能項目，要求細膩紮實，適於充當連長以下的幹部。⁸⁶第一批學員多來自青年軍 205 師基層幹部，雖多受過軍官養成教育，且長年擔任隊職，卻難以承受嚴格的新軍訓練。對此，孫指出：過去國軍一再打敗仗的原因，都是只重形式，趨向虛浮，反疏忽了戰鬥的基本動作；士官與尉官是直接帶兵官，本身必須具備精確的戰鬥技術，才能教導士兵正確的戰鬥動作。至於校官，孫則認為校官亦應熟知各種射擊動作，俾能糾正士兵的動作，考察部隊的得失，蓋所謂「技術領導技術」，才能正確無誤。⁸⁷該班各期畢業學生遂在孫的嚴格訓練下，鍛鍊出優越的戰鬥基礎與本職學能，以至於後來各部隊爭取要該班畢業生，分發至其單位服役，口碑極為響亮。⁸⁸

陸軍訓練司令部成立之初，原奉准調訓全部青年軍到臺灣接受新軍訓練。後因內戰日趨激烈，交通運輸困難，迄至 36 年底，始集中青年軍 205 師一個師，到鳳山接受新軍訓練。37 年，復將青年軍 201 師調至臺灣受訓。次年元旦，孫立人從軍訓班 16 期畢業生中特選 70 人，分發到 201 師中充當最基層幹部，該師經過一年多的戰技、體能訓練，整個部隊脫胎換骨，素有勁旅之稱。⁸⁹38 年 7 月共軍入閩，福建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向臺灣方面求援，孫遂以青年軍 201 師 603 團，配砲兵第三團一個連，由副師長閔銘厚與團長呼之周率領開赴馬尾，雖給予共軍 31 軍重大傷亡，但因眾寡不敵且掩護友軍撤退，本身損失亦重，嗣後回臺灣整補。⁹⁰9 月上旬，201 師師長鄭果則率 201 師 601 團、602 團，配屬 75 山砲及 42 化學砲各一連，進駐金門，在古寧頭之役中肩負守備海岸第一線的重任。⁹¹

在廈門戰役前，金門守軍除新軍 201 師外，番號雖多，但人械兩缺，實際可戰兵力僅八個團。10 月 10 日，大嶝島失守，第 201 師奉命調防金西，負責金門西北適宜登陸的瓊林互古寧頭到湖下海岸守備任務。⁹²該部素質雖為人稱道，但乏實戰經驗；且該防區陣地無一堅固碉堡，僅有臨時伏地堡，不能高度發揮火力

⁸⁶ 〈詹聖先生訪問紀錄〉，《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官生訪問紀錄》，頁 29。

⁸⁷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 473。

⁸⁸ 陳鴻獻、李如鈞等訪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四軍官訓練班官生訪問紀錄》頁 7。

⁸⁹ 沈克勤：《孫立人傳》，頁 541。

⁹⁰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20。

⁹¹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57。

⁹²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2。

之威力，陣地正面又僅有半屋頁形鐵絲網及少數地雷，防禦設備不足。⁹³蓋第 201 師防守地區過寬，不可能處處設防，若集中兵力於若干要點，也甚難阻擋登陸大量共軍突擊及鑽隙突入。基於上述考量遂決定作戰方案：將主力配置於海岸線，藉工事與火力，趁敵登陸混亂期，全力殲滅敵於灘頭前拘束之，以阻止其擴張，待機配合打擊部隊反擊；縱然陣地被共軍突入，應視當時狀況，依各堡之相互支援，主動協力戰況陷於膠著之鄰接友軍作戰。⁹⁴第 201 師擔任金門西北海岸守備後，趕造防禦工事並完成土堡四百餘座，接著照方案作反登陸、小部隊反突擊、步戰砲聯合作戰演習。10 月 24 日更擴大實施步戰砲諸兵種聯合大演習，對各種假設情況，作戰構想反覆演練，以檢討缺失詳加改進；在共軍突襲金門 7 小時前，才完成各項防禦作戰準備，並佈設各種地雷。⁹⁵

另外，金門之戰前，原駐廣東汕頭之國軍第 12 兵團，其行止亦是該役關鍵。該兵團前身乃國軍勁旅第 18 軍（被共軍稱為國民黨軍五大主力軍之一），⁹⁶戡亂時期化身為整編第 11 師在中原戰場與共軍陳毅、劉伯承等部交手，頗占上風；在當時國軍敗績頻傳下，為難得的佳績，師長胡璉並在部屬中建立了英雄的權威地位。⁹⁷但在國共主力決戰的淮海戰役中，兵團副司令官胡璉因父喪暫離第 12 兵團，該兵團由司令官黃維統率，馴至被圍於雙堆集，胡璉遂在共軍圍困中重回第 12 兵團，但無力回天，最後突圍脫險，惟國軍十萬雄師就此付諸一炬，黃維被俘。戰役結束後，胡璉奉蔣中正命配屬三個軍，重建第 12 兵團；並成立第二編練司令部，積極從事於舊部收集與新兵徵集，成立南京、杭州、南昌、武昌四個失散官兵收容站，收容第 12 兵團與其他國軍的逃歸官兵。旬月間，即得八、九千之眾，首先編成第 11 師，且完成其他軍、師的幹部編組，同時分向浙江、福建、江西三省洽徵新兵，第 11 師奉派至浙南綏靖，並尋求就地徵兵的機會。⁹⁸

惟局勢動蕩，各地反徵兵徵糧風潮紛起，兼以三省軍管區已被各編練司令部劃分區塊，胡璉在浙、閩徵兵並不順利，幸在第 18 軍老長官，時任江西省主席方天的支持下，於贛北師管區提出了「一甲一兵、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

⁹³ 〈金門地區戡亂戰役個人心得報告（一）〉，《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11027。

⁹⁴ 《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冊，頁 609-611。

⁹⁵ 王素珍、何澤浩等訪問：〈雷開瑄先生訪問紀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軍官兵訪問紀錄》，頁 7；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2-83。

⁹⁶ 共軍指出國軍五大主力軍為第 5 軍、整編第 11 師（第 18 軍）、整編第 74 師（第 74 軍）、新 1 軍、新 6 軍。均是對日軍卓有戰績，全美械配備的國軍勁旅。

⁹⁷ 王禹廷：《胡璉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6 年 6 月 15 日初版），頁 103。

⁹⁸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27-132。

軍」的徵兵辦法，最後竟在兩個多月內徵足兵額，兵團架構就此粗定，其中自有「抓兵」或「強制收留」各部官兵之情事；惟非常時日，行非常之事，吾人不便深責之。⁹⁹此時共軍陳毅的第3野戰軍業已渡江南犯，取南京，攻上海，兵鋒直逼浙、閩；而劉伯承的第2野戰軍，也自湖北入江西，以犄角之勢攻向東南半壁。在此情勢下，已從南京移駐廣州的國防部電令胡璉，將第2編練司令處恢復為第12兵團，並裁減一個軍，編入華中剿總戰鬥序列，歸南昌指揮所主任方天指揮。¹⁰⁰初任兵團司令官的胡璉，處在這兩大強敵夾伺下，最大困難乃兵團重編組之戰力問題，其他如被服缺乏，械彈無著，新兵尚未訓練等事，弄得不妥，將治絲益棼，愈作愈糟。

其時，第12兵團的整編事宜乃是當務之急；但部隊重新整編並非易事，其最大缺點即其士氣和團隊精神易遭損傷，有戰力立刻減弱之虞。為解決此事，胡璉除將各軍師轄下單位，依戰力強弱酌予調整，俾使各部實力均衡外，¹⁰¹又向蔣中正建議第12兵團移駐贛南，並伺機於閩粵贛邊區建立根據地，以爭取整訓時間。¹⁰²蔣同意胡璉的計劃，將閩粵贛三省邊區的黨政機構，劃歸胡璉管轄，構成黨政軍一元化的作戰態勢，並指示胡璉以兵團主力肅清閩西、粵東土共叛軍；倘戰局有變，則退往潮汕，準備保衛臺灣。¹⁰³未幾，南昌為2野劉伯承部所陷，國防部雖急電第12兵團反攻南昌，但胡璉深知該部實力不足，俾對外則揚言反攻

⁹⁹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132-134。

¹⁰⁰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142。

¹⁰¹ 根據當時第12兵團副司令官柯遠芬的回憶，胡璉的整編方案是：保留新加入的第67軍番號，安定其軍心，原兵團的第10軍番號撤銷，並將第67軍的兩個師，合組為一個較堅強的師，再由原第10軍、第18軍各撥出一個精銳師歸第67軍建制，同時將兵團副參謀長汪光堯調任該軍的參謀長，以加強兵團與該軍之間的關係。至於第10軍番號撤銷後，軍長調為兵團副司令官，所屬編兩個師，一師撥歸第67軍，另一師則撥歸第18軍；由於第10軍乃胡璉舊部，所以撤銷番號較順利。在第18軍部分，撥出一個師給第67軍，得第10軍一個師；另由於第11師仍在浙東征剿土共，無法整編，故該師變動最少。在團的層級，原則不縮編，只設法予以充實，蓋當時有些師多至四個團，因此隨後兵團轉戰粵東，奉命恢復三個軍建制，組成第19軍，始因當初多保留幾個團，故而迅速編成。參見柯遠芬：《暴風雨—大陸撤守與胡璉兵團轉戰紀實》（臺北：三軍大學印製廠印刷，民國72年7月初版），頁36。

¹⁰² 第12兵團重編組後，胡璉認為此中僅第11師、第18師、第75師，老兵較多，略具戰鬥力；其餘皆係烏合之眾，不僅不能言戰，潰散回鄉的顧慮更多。爰胡璉請准上級，將部隊移駐贛南，在瑞金一帶整訓。胡璉更策定於兵團戰力充實後，由主力進入閩、粵、贛邊區肅清土共、叛軍，建立根據地與共軍鬥爭；或肅清敵軍後，進入潮汕地區，待命機動的兩種腹案，兩種腹案當即為蔣中正接受，並實施之。參見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王禹廷：《胡璉評傳》，頁258-261。

¹⁰³ 胡璉取得蔣支持後，胡璉即洽贛、粵、閩省各劃出一個專員區歸兵團管轄，並預定兵團副司令王嚴、柯遠芬和第67軍長劉廉一分兼三個區專員，於當地成立三個預備軍，各轄三個預備師，既為兵團的預備部隊，作正規軍補充之用，又充作地方民兵，支援地方保安，日後更擴編第19軍時，有效填補所需兵員。參見柯遠芬：《暴風雨—大陸撤守與胡璉兵團轉戰紀實》，頁73；王禹廷：《胡璉評傳》，頁142-143。

南昌，實則在三省邊區加緊練兵、以戰養戰。¹⁰⁴

此時共軍鋒鏑方向，關係重大。其時，共軍 3 野正進行上海攻堅戰；2 野卻在攻陷江西南城後，頓兵不進，旋即西犯黔蜀；而林彪的 4 野由鄂南直趨兩廣，以致第 12 兵團卻在夾縫中爭取到整訓的時間。蓋倘若 2 野不待淞滬陷落，即行奮力追擊，直抵閩粵，而使林彪部入蜀侵滇，則第 12 兵團必將遇敵即潰；此自有中共中央令 3 野於戰後獨自經營東南區的用心，惟給予第 12 兵團整建的機會。胡璉遂把握此黃金時間，將兵團主力集結贛南、閩西一帶，從事整訓，其重點即是軍官團的短期講習。¹⁰⁵此時新兵亦已徵集足額，爰展開部隊訓練，經過月餘的加緊實施，該兵團單兵基本動作、武器操作、戰技戰術，大體均告結束，已粗備軍人的型態。¹⁰⁶

第 12 兵團重建的要素一一齊備，但尚須「實戰」以鍛練戰技，否則難抗共軍之鋒鏑。適民國 38 年夏、秋共軍主力南犯之時，贛粵閩三省邊區，已有土共出沒滋擾；而在國軍叛將吳奇偉煽動下，閩西行政專員李漢仲、粵東行政專員李潔芝等，率領所屬的保安團隊，紛紛叛變投共。第 12 兵團為將來退路計，也為遏止其他地區競起效尤的連鎖反應，胡璉遂以大軍一舉殲滅之；除作為新成兵團的實戰訓練外，所擄獲之戰利品，就成為另一種補給的來源，爰第 12 兵團所急需的實戰與武器，算是初步獲得解決。¹⁰⁷

時至民國 38 年 9 月中旬，國府閩贛前線形勢大變，福州失守，廈門告急，贛州隨即失守，第 12 兵團原在南豐前線之兩個獨立團，亦受迫南撤。另外，第

¹⁰⁴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43。

¹⁰⁵ 該團最初設在江西株良鎮的一所中學裡，故簡稱株良訓練團，分別為 18 軍軍長高魁元與兵團副司令官柯遠芬主持，共辦三期，並將全軍的幹部陸續調訓完畢。參見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胡璉評傳》，頁 261。

¹⁰⁶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36。除人員、訓練之外，第 12 兵團尚缺各種應有的裝備，如槍、砲、通信及工程機械、醫療用品等等，尤其是直接用於戰鬥的各種武器，最為迫切需要。胡璉在加緊徵兵、訓練的同時，除了提領淮海戰役前第 12 兵團後方留守處的軍品，作為緊急補充外，更曾向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請領原配發第 12 兵團的武器，但陳誠已將該批軍械改發給在臺的部隊，已無餘額予胡璉。後胡璉自聯勤總部得知，昆明兵工廠有若干新造武器，立即自籌運費，僱民航飛機數十架次搶運該批槍械運到汕頭，全部配發給第 18 軍之 118 師。嗣後古寧頭之戰，高魁元始終以 118 師為打擊主力，作三日之苦戰，即得力於這批武器。參見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胡璉評傳》，頁 262-263。

¹⁰⁷ 直接用於戰鬥的武器雖已粗告解決，但支援戰鬥和維持生活各種必需品，如通信、工程、醫療、被服等裝具，以及一日不可或缺的糧秣，卻因後勤機構沒有建立，補給來源斷絕，得不到正常的供應。胡璉則商請駐區地方政府「開倉借糧」，部隊也視就糧的需要而分地駐紮。當時雖言明一俟局勢穩定，補給恢復後即行照還。其實在胡的算盤中，共軍即將攻來，各地存糧不用，反而資敵，不如「借用」得計也。嗣後共軍進兵神速，胡璉向上級領到食糧代金後，當無從歸還；乃利用此種代金，自行購置被服裝具及其他應用器材。於是戰鬥及生活必需品，便也逐漸獲得解決。參見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41-142。

12 兵團當時屬廣州防衛序列的右翼軍方天指揮統轄下，¹⁰⁸除了保衛廣州外，亦旁及臺海安危。9 月底，第 12 兵團率部撤退至潮汕地區時，與方天所部江西省保安團隊會合。為強化陣容，得方天之授權，胡璉即把江西撤來的九個保安團，福建漳州撤退前來的交通警察數千人，再加上兵團副司令官柯遠芬所徵集的數千新兵，以及沿途徵集、強迫而來的一些壯丁，自行擴編一個軍。同時胡璉為平衡戰力，又將原第 18 軍、第 67 軍與新編軍，從事部隊之再編組，新編軍則在日後請准番號為第 19 軍。¹⁰⁹此時第 12 兵團再度整編大要如下表：

表 4-1 金門之戰前的第 12 兵團整編一覽表

第 12 兵團司令官胡璉，副司令官王嚴、柯遠芬，參謀長楊維翰		
第 18 軍 (軍長高魁元)	第 19 軍 (軍長劉雲瀚)	第 67 軍 (軍長劉廉一)
第 11 師 (師長劉鼎漢)	第 13 師 (師長吳垂昆)	第 56 師 (師長沈莊宇)
第 43 師 (師長鮑步超)	(係江西保安團改編)	(係江西保安團改編)
(係閩省交警縱隊改編)	第 14 師 (師長羅錫疇)	第 67 師 (師長何世統)
第 118 師 (師長李樹蘭)	第 18 師 (師長尹俊)	第 18 師 (師長汪光堯)
說明： 一、除保安團改編之兩師外，第 43 師武器多屬突擊使用，官兵尙堪作戰，其餘六個師大致均可效命疆場；僅第 14 師係新近成立，每團僅千餘人，兵員不足、裝備窳劣，入伍士兵甚至連一套軍服都沒有，至於其他五師裝備都可由其後方運補。 二、依以往第 18 軍慣例，各師雖在前方作戰，但後方都有一留守處，武器、器材、軍服等裝備，隨時領存，隨時前送補充，第 11 師及第 18 師尤多，留守處存儲武器彈藥，可裝備數營之用。加以此次蕩平叛部之所獲，各師輕便裝備，已粗告充實。 三、第 11 師及第 118 師為四個團之加強師（第 11 師加鄭執慶團，第 118 師加繆愛群團）。		

資料來源：一、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胡璉評傳》，頁 265。

二、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

同時由南豐、南平方面南下的共軍，亦止於會昌及長汀。蓋共軍 3 野之作戰

¹⁰⁸ 《胡璉評傳》稱此時胡璉兵團戰鬥序列屬於廣東省主席兼綏靖公署總司令薛岳統轄下，但據《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所稱，當時薛岳僅任省主席，綏靖公署主任為余漢謀，省內國軍由余主持，真相尙待查證。見陳壽恆、蔣榮森等編：《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年 12 月初版），頁 596。

¹⁰⁹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42-146；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胡璉評傳》，頁 264；柯遠芬：《暴風雨—大陸撤守與胡璉兵團轉戰紀實》，頁 82。

地區止於贛閩，粵東則屬 4 野林彪部。而 4 野此時正翻越大庾嶺，以廣州為目標前進中，反給與第 12 兵團整編訓練及爾後行動自由之機會。至此，第 12 兵團經半年重整，遂脫離原殘兵敗將的氣息，戰力逐漸壯大。¹¹⁰

二、作戰準備與狀況發生

先是，在廈門陷落前，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曾假金門召開軍事會議，日籍顧問根本博亦列席。湯恩伯與根本博均指出要守金門，則必須守該島對岸的大嶝、小嶝、角嶼三個島，否則金門難守；當時守金門東部的第 45 師（空軍警衛旅改編）師長勞聲寰與湯發生激辯。勞氏認為：大、小嶝潮退則與大陸相連，不但部隊通行無阻，載重車輛、重砲也可以通過，3 個島遠離本島且難固守，應該集中兵力防守本島決戰，避免無謂耗損。惟湯仍決定守前述三島。¹¹¹並以范麟第 40 師派兩個團駐守大嶝，勞聲寰第 45 師派步兵一連、重機槍一排守小嶝及角嶼，以待共軍來攻。

10 月 9 日清晨，共軍果以兩步兵團依炮火掩護來攻大、小嶝島；第 18 軍雖然 10 月 9 日才從汕頭到達金門水域，軍長高魁元仍令第 11 師 31 團往援，並接替第 40 師防務。¹¹²雙方激戰頗烈，國軍 31 團一個營長陣亡，來攻共軍戰力顯凌駕守軍之上，國軍被迫撤守大嶝島，金門即已在共軍砲火威脅之下。此戰第 40 師犧牲慘重，連同 31 團計，撤回者尚不及二千人，果如前述勞聲寰所言。¹¹³以上可見金門守軍戰力並非共軍對手，此時倘共軍與國軍數量略等，共軍若未犯太大錯誤，對於攻克金門，應是十拿九穩。

大嶝島戰後，一般判斷共軍進攻金門乃指顧問事。爰守備金門西北海岸的第 201 師，根據作戰構想，置兩團主力於海岸第一線，以期發揮猛烈之火力，殲敵於水際；惟安歧海灘與古寧頭均屬平坦無起伏，守備困難之地，為登陸最佳地點，土質鬆散，構工雖易，堅固不足，陣地內之村落多為磚石構造，易守難攻。¹¹⁴緣

¹¹⁰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41-142。

¹¹¹ 比照數份資料後，發現勞氏回憶對該會議與大、小嶝防衛戰日期均有誤，距實際時間略晚。參見黃嘉謨、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7 年 9 月初版），頁 70、224。

¹¹² 章乃安：〈古寧頭戰役前哨戰—大嶝島作戰之回憶〉，《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五期（民國 88 年 12 月出版），頁 438-440。

¹¹³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37。

¹¹⁴ 除古寧頭西北端為三百餘公尺之斷壁，攀登困難；其西南與湖下之間為大海灣所隔，於低潮時可以徒涉。參見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58。

兵力不足，如村落設防，則第一線兵力不足；如第一線加大兵力，村落又有被滲透共軍利用之虞，兼以民眾又缺組訓。當時該師以確實防守海岸為優先，放棄村落，馴至未能形成防禦據點，遂為爾後共軍所利用。¹¹⁵

至於海岸防禦工事構築，第 201 師經地形偵察後，覺除村落及第二線有少許高地外，實無優良地形可資利用，職是之故，構築工事為增加防禦力量之唯一辦法。對此，部隊構工著眼於：（一）各堡需獨立，（二）彼此可左右側防，（三）前後可支援，圖以構成濃密火網，殺傷大量敵軍。射口開設多為側斜式，形成四週防擊之據點，如敵人超越本堡向縱深突進，亦可向後方射擊。以班形成小據點，排形成大據點，連形成縱深面的陣地與火網；除連內各據點相互支援外，連與連亦能相互支援與側防，不論晝夜，登陸之敵縱然可攻下少許碉堡；但其餘少數碉堡仍然可以固守，並控制被敵占據之碉堡。而構築工事之務又比想像棘手，如在沙灘上構工時若挖得稍深，不僅四週的沙會垮下來，甚至下面會冒出海水，與在一般泥土構工截然不同；其次構工材料缺乏，資材多取於民間寺廟、祠堂、墳墓之門板與墓碑，甚至從俘虜之共軍船隻取得，往往與當地民眾起爭執，可見構築一個土堡之不易。另外在各營連之間空隙、窪地及判斷共軍可能通過之處，除消滅死角外，亦鋪置障礙物、拉發手榴彈與地雷，均企圖令登陸共軍在海岸陣地即招致重大傷亡。¹¹⁶

由於共軍 3 野第 28 軍南下時曾留一個師守福州，為增加攻金門的勝算，第 10 兵團要求：為肅清沿海殘敵，解放全福建，並建立爾後攻台之基地，決乘廈門勝利餘威及金門敵防禦部署紊亂之際，以第 28 軍一個加強為主附第 29 軍 85 師全部，發起對金門之攻擊。¹¹⁷然而蓋船隻缺乏，第 10 兵團連續三次推遲了攻擊金門的時間，取消第 31 軍原定攻擊小金門的計劃，將船隻集中供第 28 軍使用。其戰術預想是第 1 梯隊登陸三個團，再返航承載三個團，總共約有一萬三千人以上在大金門登陸（這是共軍對金門守軍的預估兵力），與守軍相等的兵力，將可殲滅全島國軍，當時國共之間實力之差異，在此亦可窺其全豹。但第 10 兵團高層沒注意到其徵集來的水手大都來自泉州，不熟悉金門一帶航道與潮汐狀況，很

¹¹⁵ 第 201 師防禦部署為：602 團（欠）為右翼，任壠口—安歧以北小溪口（不含）間海岸防禦；601 團處左翼，任小溪口—古寧頭—埔邊間海防任務；602 團第 3 營及師工兵營，任師預備隊，位在頂堡、雙乳山間地區；師砲兵位於下堡附近行一般支援，主火力支援安歧沙灘；師指揮所位於湖南高地。參見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57

¹¹⁶ 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0-61。

¹¹⁷ 徐焰：《金門之戰》，頁 47。

難保證船集安全航渡後，於同一夜裡返航再渡；另外，在廈門戰役結束後，金門守軍得到第 12 兵團的增援，總數將達到三萬人以上，與共軍敵情判斷差異太大；且國軍享有制空、制海權，共軍攻金船隻若在戰火中大量損失，別說第 1 梯隊的安全上岸有疑問，就連組織第 2 梯隊都大成問題。¹¹⁸

此時大意、輕敵之心態多反映在共軍官兵心理：蓋共軍順利渡江後，對作戰的樂觀情緒已瀰漫基層士兵與高級將領之間。¹¹⁹雖有共軍將領較為謹慎，認為並無絕對優勢，曾向廈門的第 10 兵團指揮部反映種種隱憂，但兵團高階將領並未重視，兵團部正為廈門接管、運糧之繁雜事務焦頭爛額，並未對即將來臨的金門之戰放太多心思。在戰敗之後，檢討種種因素，共軍第 10 兵團司令員葉飛即認為在金門尚未「解放」前，即將兵團部移駐廈門，是戰敗的重要因素。¹²⁰

民國 10 月 24 日入夜後，共軍第 28 軍指揮的七個團在金門北方的大、小嶼島進入登船位置，預備攻打金門本島。這時攻島共軍與金門守軍的對比如下：

表 4-2 金門戰前國共參戰部隊力量對比一覽表

共軍（攻金部隊第 28 軍）		
第 1 梯隊（8000 人）		第 2 梯隊（11000 人）
第 82 師第 244 團		第 82 師第 245 團、第 246 團 第 87 師第 259 團 第 86 師第 256 團
第 84 師第 251 團		
第 85 師第 253 團		
因船隻僅夠第一梯隊登陸，第二梯隊後來只有不足四個連登陸，作戰期間僅有火炮 80 餘門隔海掩護。		
國軍（金門守軍）		
守島	守島	增援
第 22 兵團 （約二萬人）	第 12 兵團第 18 軍 （一萬多人）	第 12 兵團第 19 軍 （一萬多人）
第 25 軍第 40 師（未參戰）	第 11 師（一個團參戰）	第 13 師（未參戰）
第 25 軍第 45 師（未參戰）	第 43 師（未參加作戰）	第 14 師（一個團未參戰）

¹¹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45-46。

¹¹⁹ 共軍 10 兵團司令員葉飛曾回憶：「事後表明在金門尚未解放前，我即將兵團部移駐廈門，是一大失策。因為這影響了解放金門的準備工作。當時我如果派劉培善同志去廈門協助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團部仍駐同安，掌握全局，兩方面就可以兼顧了。我為什麼發生這個失誤呢？這是因為輕視了金門，認為金門沒有什麼工事。」，見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98。另外，一位參與攻金戰役的共軍衛生員回憶道：「當時，對於打金門，我們看得很平常，精神上毫不緊張，戰淮海，渡長江，打上海，攻福州，多大仗都打了，誰還在乎這個小小的金門！」可反映出這種心態。見胡清河：〈乘船攻金門，泅渡回大陸〉，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229。

¹²⁰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47-48；葉飛：《葉飛回憶錄》，頁 598。

第 5 軍第 200 師（未參戰） 第 80 軍第 201 師（603 團 未參戰）	第 118 師（參戰）	第 18 師（一個團未參戰）
特種兵：金門要塞總臺、戰車第 3 團第 1 營（欠）、砲 3 團第 3 營第 7 連、砲 14 團第 1 營第 1 連、工兵第 10 團第 1 營、技術總隊第 2 大隊、聯勤第 56 支部。		
海軍：國府第二艦隊黎玉璽率領的太平艦、中榮艦、聯鐸艦、楚觀艦、南安艦、掃 202 艇、掃 203 艇、砲 15 艇、砲 16 艇等九艘艦艇分別佈列金門北海域砲擊共軍陣地，阻絕共軍增援，或在料羅灣、水頭、大、小金門之間接駁運輸部隊，後送傷患到臺灣。		
空軍：先後出動 B24、B25、B26。中型轟炸機 114 架次；F47 型機 22 架次、F51 型機 65 架次，對金門對岸共軍泊地、砲兵陣地、道路橋、後勤補給實施偵察轟炸，以癱瘓其後方。		

資料來源：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55；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

10 月 24 日下午，配屬國軍第 118 師 353 團之戰車第 3 連，與守備部隊第 201 師於壠口一帶海灘，實施火網編成之實彈射擊演習與碉堡守備戰鬥演習。演習完畢後，戰三連一輛戰車正擬返回駐地時，不慎陷入第 201 師右翼 602 團防區的沙土中，進退不得，使用另一輛戰車拖救，不但無功，反將履帶拖脫，該連第 1 排排長楊展受命於現地等待保養組到來，修復後再返防，遂在沙灘上過夜。25 日午夜 0 時 30 分許，楊排長發現前方異狀，判定是共軍來攻，以 3 輛戰車就射擊位置開始射擊，兩軍正式交戰。¹²¹

稍後第 201 師左翼也發生狀況，1 時 30 分左右，第 201 師 601 團第 2 營突擊排排長卞立乾，率班長一名，於安歧海岸查哨歸途中誤觸地雷，造成巨響。同時在東、西一點紅之探照燈照射下，發現大嶼方向，共軍 320 餘艘大、小船接近，在紅色信號彈發射後，接著大嶼、蓮河兩個共軍砲兵團，80 門巨砲開始向壠口迄安歧海灘陣地射擊。¹²²該師官兵立即進入預定位置，迅與第一線下屬切取連絡，隨即傳來濃密之槍砲聲，共軍船隻正紛向金門海灘接近；但該師官兵靜靜地

¹²¹ 由於故障之戰車，位置恰在共軍登陸之灘頭後方，爰立即參加射擊，登陸共軍突遭戰車更為混亂，實有助於守備部隊 602 團之戰鬥；兼以步戰聯合反擊部隊，係海岸由東向西打擊共軍側翼，均出共軍之意表，遂使右地區之戰鬥提早結束。參見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5；《國民革命軍青年軍軍史（下）》，頁 613-614；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3。當時戰車營所接收 MA1 戰車，係美軍二次大結束後淘汰之軍品，車況均不佳，零件補充極為困難。

¹²² 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5-66；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4。

待在碉堡裡，一待船隻駛入射擊距離，槍彈齊發，船隻隨之起火，造成共軍尚未登陸便傷亡慘重，照探燈下鐵絲網浮屍累累，所攜帶破壞堡壘之器材大都漂棄於海。¹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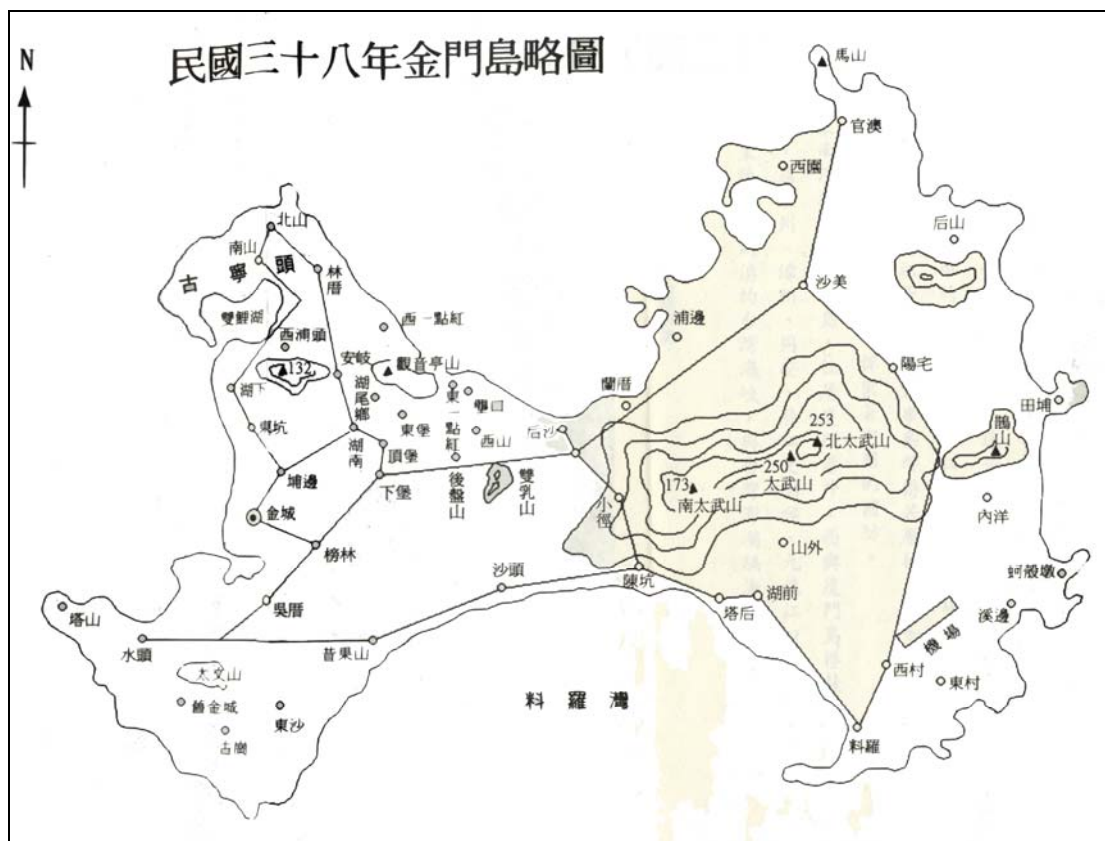
至於共軍決定出兵時，金門海面正吹著強勁東北風且為漲潮期，雖有助共軍揚帆而下，但卻反使船隻失控。原先哪條船在前在後，隊形為何，都已妥當；但因船隻大小不一、船工熟練程度不同、風向水流的影響、夜間航行各船難以聯絡，造成行不成行，隊不成隊。復以共軍第 82 師指揮所未隨船跟進，通信聯絡不良，各船團自行其是的後果，馴至船隻接近時，遭守軍以輕重火器猛烈射擊，導致共軍船隻被擊沉者甚多，各團均未能按預定計畫地點登陸。¹²⁴1 時至 2 時間，受創的攻金共軍全面登陸，244 團在林厝至壠口登陸，251 團於湖尾鄉登陸，253 團在古寧頭其迤東地區登陸，惟指揮系統、部隊建制完全紊亂，甚至有相互攻擊之情況。¹²⁵

¹²³ 〈陸軍第二〇一師金門戰役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5；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6。

¹²⁴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58；〈金門戡亂戰役案（一）〉，《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5945。

¹²⁵ 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13；〈陸軍第二〇一師金門戰役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5。

圖 4-2 民國 38 年金門島略圖



資料來源：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

三、雙方激戰

即便登陸不順利，共軍攻金第 1 梯隊到底是具有「選鋒團」的實力，官兵一跳下船來，就利用著地形地物，循著碉堡間隙突進（因第 201 師防守陣面過寬，碉堡間隙甚大，近者 60 公尺，遠者 150 至 200 公尺），本著各自為戰原則，冒死向前，猛衝硬鑽，邊打邊組織、靠攏，雖被守軍及地雷擊斃甚眾；至 3 時許，於紊亂中逐漸恢復秩序，再度組成了有力部隊，炸毀該師堡壘數座，從該師左翼 601 團第 9 連正面突擊，突破海岸防線向島內直鑽。¹²⁶

至右翼 602 團守備情況較優，該團自與登陸共軍接觸後約一小時，師原以控置於雙乳山之楊盛斯營馳援；但在兩第一線營有效之水際殲滅射擊與灘頭之阻止射擊下，共軍極為混亂。登陸部隊一股約數百人，突入觀音亭山西側，和湖尾高地附近，一方面遭壠口何營之側射，配合正面徐營之阻擊，雖曾數次接近陣地附近，終成強弩之末，並遭守軍強烈打擊。此時師之打擊部隊已進出第一線營後方，

¹²⁶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58-59。

配屬之戰車數輛亦在 3 至 4 時挺進至湖尾高地附近，待機出擊。5 時後天色微明，共軍在攻勢頓挫之後，遇守備之 602 團與配合之打擊部隊攻擊，俾徹底瓦解其攻勢；灘頭殘餘共軍除部分轉向安歧及古寧頭方向滲透外，餘皆棄械投降。602 團負責海岸右翼作戰，自 25 日 1 時 30 分左右開始，至晨 7 時許即告結束，激烈戰鬥僅五小時餘，可謂非常順利。¹²⁷

此時第 201 師部已告知國軍 118 師 353 團駐安歧之兩營，按預定計畫進出古寧頭、林厝；終因夜間行動，連絡困難，且突入之共軍甚多，導致 601 團傷亡慘重。共軍主力已集結於古寧頭之南山、北山、林厝地區，並攻擊安歧、西浦頭。在 4 點 30 分左右，601 團指揮所駐守之一三二高地，突遭共軍猛烈之攻擊，反覆衝鋒四次，幸被 601 團擊退。共軍有意在此直驅金門縣城，進攻湯總部綏靖公署及第 22 兵團司令部，進而摧毀國軍指揮中樞，幸未讓共軍越雷池一步。此時海岸線雖被突破，第 201 師傷亡亦重，但仍堅強固守後盤山、西山、觀音山、湖南高地、湖尾鄉、一三二高地第二道防線，拘束共軍，嚴防擴散。¹²⁸

在一三二高地 601 團指揮所戰鬥期間，第 25 軍軍長沈向奎乘車由金城急駛而來，在接近一三二高地鞍部後方時，適為 601 團團長雷開瑄發現，當即以手勢阻止其前進，因車行甚速停車不及，衝向五二高地與一三二高地間之鞍部，置光照明甚為顯著，共軍之槍彈亦落至車前數公尺處，亦云險矣。事後，沈向奎曾對雷開瑄云：如非雷及時阻止，恐怕要自行送禮了！有謂一三二高地失守者，或即為如此之誤。¹²⁹

¹²⁷ 國防部史政局：《古寧頭殲滅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 51 年 5 月初版），頁 9；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6-87；〈金門戡亂戰役案（一）〉，《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5945；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4。

¹²⁸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陸軍第二〇一師金門戰役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5。

¹²⁹ 至於述及一三二高地的失守，則僅有王禹廷的《胡璉評傳》（頁 183）與第 19 軍軍長劉雲瀚在〈泛論古寧頭大捷及其時代意義—古寧頭大捷二十八週年紀念作〉及〈金門大捷三十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述及此事，並未有他文談及。王、劉兩人指出：10 月 25 日拂曉，共軍一部攻陷一三二高地，並有共軍機槍自高地向兩人猛射，車身中彈，沈向奎與劉雲瀚幸運逃過一劫，隨即於 26 日被第 14 師奪回來（王禹廷書，頁 183）。但田興柱因當時人在一三二高地參與防守，以相當篇幅細述當時狀況，指出該高地為金西地區之制高點，乃兵家必爭之地，蓋地位重要，爰為第 201 師 601 團指揮所駐守，601 團為了固守該據點，配有重兵，構有堅強工事。共軍登陸後，其指揮系統雖完全為第 201 師所破壞，但為攻佔高地，故於 25 日凌晨五時前後，共軍發動三次拂曉進攻，終在死傷慘重下遭擊退。田以當時在一位戰死共軍士兵身上的一張人民幣為憑，力證高地並未陷落，更指出庶有一三二高地的固守，第 14 師遂能利用高地有利地形，對固守在林厝、北山、南山的共軍直接射擊；各高級將領遂能在一三二高地觀察戰況，從容調兵遣將，馴至掌握整個戰場，在最短的時間取得勝利。也由於一三二高地的重要，倘共軍取得高地，進可攻金門城，直趨湯恩伯之綏靖公署；退可藉高地為屏障，不僅阻止國軍反擊，俾能支援散布古寧頭之各部共

另於 25 日二時開始，601 團守備古寧頭第 3 營之戰鬥，除第 8 連因偏於西部，僅與共軍有零星之接觸外；其正面突出之海岸，有多處懸崖斷壁，登陸之共軍多利用此地形死角，突入 8、9 兩連陣地內，發生激烈之碉堡爭奪戰。共軍以慣用戰法向縱深滲透，第 3 營突擊排及第 3 連與共軍發生混戰，竭力阻止，共軍仍紛紛竄入林厝、南北山各村莊，據屋而守，形成爾後第 12 兵團反擊時之村落攻防戰鬥。¹³⁰

3 時 30 分，第 118 師駐於安岐之兩營，鑑於情況緊急，無法與上級連繫，在第 201 師固守待援的情況下，主動向北出擊，與共軍遭遇於林厝，阻敵南進，亦發生激戰。¹³¹斯時，海軍掃雷 202 及南安兩艇業已駛入古寧頭西北海面，向共軍船隻與登陸古寧頭之共軍作正面射擊，協同海岸守備之第 201 師作戰，國共兩軍一時遂呈僵持之局。¹³²但國軍尚有預備隊未用，而登陸共軍百餘艘船隻，因退潮擱淺且有海軍炮擊，竟無一艘能返航，雖有第 2 梯隊候船，卻只能「隔岸觀火」無能為力。¹³³

在第 201 師苦戰之際，福州綏署主任湯恩伯判斷，壠口至古寧頭間乃共軍集結處，決乘其登陸立足未穩之時，使用打擊部隊將之包圍殲滅。並令第 22 兵團司令官李良榮，將所部全權授與第 18 軍軍長高魁元。高魁元曾於凌晨 4 時左右，親蒞第 201 師指揮所會晤師長鄭果，深入了解敵情。高接獲統一指揮命令後，遂立即與第 25 軍軍長沈向奎、第 19 軍軍長劉雲瀚取得聯繫，由編組打擊部隊。¹³⁴25 日拂曉，打擊部隊加入戰鬥後，被共軍突破之防禦戰線始漸趨穩定。對此 201 師師長鄭果曾言：「金門戰役初期是本師單獨的苦戰，像一隻小蜘蛛在自己辛勤結成的八卦陣上，網住了一隻身大十倍的螳螂，爾後 12 兵團投入戰場，又變成雄獅搏兔，勝敗已決了」¹³⁵。相對地，共軍 251 團醫務助理曾回憶當時與 12 兵團

軍，國軍要在三日之內全殲攻金共軍，尚在未定之天。田興柱有感於一三二高地之戰似被抹煞，又引戰車營一位基層軍官沐巨樑的話：「10 月 25 日上午六時半以前，未見打擊部隊助 201 師一臂之力！」，略抒心中委屈之情。參見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164-172；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69。

¹³⁰ 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70。

¹³¹ 〈第一一八師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4。

¹³² 國防部史政局：《古寧頭殲滅戰》，頁 10；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7-88。

¹³³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60。

¹³⁴ 第 19 軍於 23 日入夜後，其軍部與第 13 師始行登陸，但戰事發生時，第 19 軍尚未全數上岸，已登岸部隊即行參加作戰，並由第 18 軍軍長高魁元指揮。見劉雲瀚：〈追述金門之戰—古寧頭大捷卅週年紀念作〉，《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224、230；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89。

¹³⁵ 張蘊琛：〈鄭果將軍談金門大捷〉，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

交手的情況：

戰前，二五一團聽說金門守敵主力是新編的青年軍一個師，我們都知道青年軍是學生兵，打仗不行，我們就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及至登島突破，沿岸守敵一觸即潰，更助長了我們輕敵情緒，只顧一個勁兒向縱深發展。可是，打著打著，一聽對方的槍聲和炮聲，我們就發覺面對的不是沒有戰鬥經驗的新部隊，而像是國民黨的老部隊，是有點戰鬥力的。他們打的是「攔頭砲」，聲音脆，打得準，砲彈爆炸的散布面呈低狀的扇面形，殺傷力大。在敵人「攔頭砲」的攔阻下，我突進去的連隊即遭重大傷亡。這時，我們才發覺島上敵人的兵力比我們原先知道的要多，而且從俘虜口中得知，敵人師的番號就有好幾個。也只是從這時開始，我們才緊張起來，覺得這是一場惡仗、硬仗。¹³⁶

擔任主要打擊任務的第 12 兵團第 118 師，首以 354 團推進至後盤山，與進犯西山之共軍發生激戰。6 時 30 分，戰車第 3 連協助 353 團（原配屬 201 師，作為預備隊，現已歸建），於湖尾高地及安歧附近，與共軍短兵相接。7 時，354 團以雷霆萬鈞之勢，掃蕩觀音亭山及湖尾東端高地，殲共軍千餘人，俘虜甚眾；控制沙美的 352 團及戰車第一連，進入瓊林後，於 9 時推進至湖南高地，隨即攻克安歧，繼而於西浦頭與共軍展開逐屋戰鬥。¹³⁷

第 12 兵團第 14 師之 41 團、42 團在一三二高地以南地區進入攻擊準備位置，向西浦頭發起攻擊，亦與共軍展開逐屋戰鬥；共軍不愧戰力堅強，激戰至 11 時 30 分，林厝共軍千餘人增援西浦頭，其勢又張。高魁元合 118 師、14 師之力，並得戰砲、空軍支援，於中午 12 時 30 分攻下西浦頭，俘虜二百餘人，殘軍潰退林厝。¹³⁸

東戰線部分，第 12 兵團第 18 師以 52 團、54 團及配屬之第 11 師 31 團沿海岸向古寧頭攻擊，會守備部隊 602 團第 3 營後，猛攻東一點紅，戰況極為慘烈，一個多小時後，俘虜四百餘人，並用手榴彈炸船，以阻止共軍返航載運第二梯隊。¹³⁹第 18 師一面炸船，一面繼攻西一點紅，遭共軍更頑強的抵抗，該警衛營死傷

（臺北：國史館發行，民國 68 年 10 月出版），頁 207。

¹³⁶ 胡清河：〈乘船攻金門，泅渡回大陸〉，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231-232。

¹³⁷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90-91；〈第一一八師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4。

¹³⁸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91-92；〈金門戡亂戰役案（一）〉，《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5945。

¹³⁹ 當時並無引燃的油料，只得因陋就簡，以集束手榴彈炸毀。

慘重，攻克後，該營僅剩指導員及士官兵 57 員。¹⁴⁰其餘共軍利用林厝至古寧頭一帶國軍所遺留之工事、房屋死守據抗，國軍死傷甚大，國軍殉職軍官階級最高者第 14 師 42 團團長李光前，即在林厝戰死（按：金門今有李光前將軍廟）。¹⁴¹

此階段，國軍除負攻堅任務步兵之戰果外，戰車第 3 團第 1 營由陳營長指揮，協同 118 師作戰，發揮的效果也不容小覷。該營火力被認為相當於兩個步兵團，又有快速機動性和裝甲防護性，且人地兩熟，反觀共軍一遇坦克群，在海邊並無多少隱蔽物，受到坦克密集機炮火力攻擊，傷亡甚大，跟過去國軍裝甲兵在大陸作戰時戰果不佳相比，已非當日之吳下阿蒙。¹⁴²

空軍在古寧頭之役亦有表現，10 月 25 日早上 8 時後，從臺灣空軍基地起飛的 F51 野馬式戰鬥機，亦冒惡劣天候出擊，炸射金門共軍。¹⁴³據陸空兩棲軍官，曾任空軍入伍隊總隊長、時任金門東部守備第 45 師師長勞聲寰的回憶云：

當日早上八時，我看我正面平靜無事，曾要求參加反擊，不准。不過因我帶了一臺地對空電臺，而且駕駛員幾乎全是我的學生，很自然地我竟指揮起空軍作戰了。當天夜裡（按：時間有誤，早上八時空軍開始參戰。），第一批飛機還沒到金門上空，我就聽到呼叫：「總隊長，總隊長！我是某某，我該如何幫你們的忙？」我問：「司令官有沒有指示？」他們說：「沒有」（按：缺乏協同之明證）我說：「聽我的。」我讓他們轟炸漳州以東、泉州以南、東山島以北匪岸，見船即予炸射，消滅匪船以孤立已登陸本島（金門）之匪，易於殲滅。夜間派運輸機或偵察機多帶照明彈，於匪我對陣海域上空東、西端各投照明彈，便於發現匪船增援與容易瞄準射擊。第二天…他們說奉總司令（按：應是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指示，炸射金門南北山碉堡，我說不可以，如今兩軍犬牙交錯，很容易誤炸自己人。我說：「第一目標是船，漳州以東、泉州以南、東山島以北的河面海面上，凡是船就給我打！第二目標是金門對岸的砲兵陣地！」前者是防止敵人渡海增援，只要無船，援兵不來，登陸的匪兵還有什麼希望？後者是鎮壓他們的火力支援…也獲得極大的效果。¹⁴⁴

10 月 25 日 17 時許，國軍以第 118 師 352 團、353 團，由林厝東南兩面突入，反覆肉搏，逐屋爭奪；第 18 師則乘勢攻佔西一點紅，並向古寧頭海岸進擊。雙

¹⁴⁰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90-93。

¹⁴¹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頁 43-44。

¹⁴²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63-64。〈金門戡亂戰役案（一）〉，《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5945。

¹⁴³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91-92。

¹⁴⁴ 黃嘉謨、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頁 72。

方激戰至黃昏，夜幕低垂，彼此均十分疲憊，彈藥亦待補充，遂暫停攻勢，重新調整部署：一、第 118 師以有力之一部，徹夜圍困林厝之共軍。二、第 14 師於壠口、觀音亭山、湖尾鄉、安歧、西浦頭互湖下北端之線佔領陣地。三、第 18 師以進佔古寧頭東北海岸之第 31 團，分佔產有陣地，防止共軍增援；另 52 團及戰車營後撤至瓊林附近整頓，並防止共軍在官澳附近登陸，俾能適時應援。其餘部隊分別集結安歧、西浦頭附近休整，準備再興攻擊。四、入夜之後，第 118 師 353 團、第 11 師 31 團及第 201 師之一部對林厝、古寧頭之共軍保持接觸，準備在 26 日將之全部消滅。¹⁴⁵

至於金門共軍方面，則透過無線電，要求第 2 梯隊夜間在古寧頭以北登陸。但對於是否增援之行動，指揮攻金戰役的共軍指揮官第 28 軍副軍長蕭鋒回憶云：

二四六團團長孫雲秀率領該團已做好渡海準備，廈門的船什麼時候到，我徵求指揮所同志們的意見：「究竟是增援還是不增援為好？」有的同志說「我們已經犯了罪，不能再添油似的增援！敵人兵力那麼多，增援一兩個營能解決什麼問題！」當時還有人提議，派少數人增援於事無補，有船不如開過去載回一些人，挽救多少算多少。我感到這些話都有道理，但又想到兵團主張增援，便告訴八十二師叫二四六團做好準備，我再請示兵團。

二十五日十九時半，兵團指揮所傳來葉司令員的答覆：「只要有一線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璉兵團打到底。」¹⁴⁶

最後第 28 軍以第 246 團團長孫雲秀率部增援，由於只有一隻機動船以及幾條木船從廈門駛來，還裝不下 1 個營，只好於入夜後，由孫雲秀率該團兩個連及第 87 師的兩個連增援金門，孫已內定為第 82 師副師長，這次派遣渡海，擔負了指揮全部登島部隊的任務。但增援共軍航渡時，因風浪太大，最後僅有兩個連又四個排上岸，天亮後才與古寧頭的第一梯隊共軍會合。¹⁴⁷但共軍增援部隊實在太少，26 日天亮後，經過休整的國軍又集中主力，在海空軍和坦克掩護下向古寧頭、林厝、西埔頭一線猛烈反撲。由於當地房舍為防颱而建，極為堅固，故共軍將據守的房舍作為一個個碉堡，實行巷戰，使國軍在逐屋爭奪上連連受阻，國軍幾乎每攻占一處陣地和房屋，都要付出很大傷亡。¹⁴⁸

¹⁴⁵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91-92；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176-177；〈第一一八師戰鬥詳報（影本）〉，《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26024。

¹⁴⁶ 蕭鋒：〈回顧金門之戰〉，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36-37。

¹⁴⁷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69-70。

¹⁴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71。

10月26日十時許，第12兵團司令胡璉於金門水頭村登岸，與綏署代主任湯恩伯會晤後，隨即乘車至湖南高地第18軍指揮所，並接掌指揮權，調整攻擊部署，由第118師師長李樹蘭統一指揮前線，而以第19軍長劉雲瀚守備一三二高地迄壠口一線。¹⁴⁹第12兵團因胡璉親臨指揮，士氣亦爲之大振，穿牆鑽壁，逐屋爭奪，死傷慘烈，國軍與共軍激戰至12時左右，林厝爭奪戰，始告結束。¹⁵⁰下午12兵團會合201師、戰車營乘勝追擊，共軍潰退北山，但未喪失戰鬥力，激戰至天黑，尚未攻克，此時國軍已占領金門西北大部份海岸線，勝負之勢頗爲明朗。

共軍雖疲憊、人械兩缺、前途黑暗，但經團級幹部入夜後討論，仍分成數股小隊進行游擊戰。共軍第10兵團亦未放棄希望，於該日傍晚下令第29軍85師師長朱雲謙再率一個連渡海指揮，後無船可用，只得放棄。隨後，爲挽救金門島上的重要幹部，廈門方向開來一艘汽艇，往古寧頭偵察聯絡，船隻抵達時，發現情況已不可挽回；汽艇因裝載傷員過多，以致擱淺，加之機器又發生故障，結果未能開回，遂被國軍所俘。¹⁵¹27日上午，古寧頭一帶仍是槍聲不絕，少數共軍仍據屋堅持抵抗，國軍只得逐屋搜索攻擊，才結束局部戰鬥。稍後國軍又向古寧頭附近的北山海邊發起進攻，海軍的軍艦也繞到古寧頭北面的海上，用艦炮向地面攻擊不到的死角轟擊，在海陸夾攻下，共軍非死即俘。27日10時，金門戰鬥結束。共軍共損失兩批登島部隊三個團另四個連，總計9086人，全軍覆沒；¹⁵²國軍亦傷亡慘重，據內部統計，死1267人，傷1982人，但有論者以爲不實，認爲負傷者應有五、六千人。¹⁵³

四、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揮的作用與戰後檢討

若從歷史觀點來檢視這場戰役，此役雖是國共內戰的一場小戰役；惟在共軍渡江後，國軍兵敗如山倒，忽遇國共內戰僅見的殲滅勝仗，俾稍減東南區共軍對臺灣的壓力。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謂該役爲：「是共軍渡江以來碰到的第一個大釘子」¹⁵⁴其實此役金門守軍能獅子搏兔，取得此重大戰果，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先導調兵，作用極大，不謂忽略之。

¹⁴⁹ 曾振：《蔣介石總統在中國大陸成敗記實》下冊，頁1260；王禹廷：《胡璉評傳》，頁177-178。

¹⁵⁰ 王禹廷：《胡璉評傳》，頁178。

¹⁵¹ 安後暉：〈古寧頭戰役之經過之分析〉，《軍事史評論》，第七期（民國89年6月），頁28。

¹⁵²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74。

¹⁵³ 《古寧頭殲滅戰》，頁19；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76。

¹⁵⁴ 沈克勤：《孫立人傳》下冊，頁553。

民國 38 年 9 月底，閩南國軍僅剩廈門、金門兩島；東南長官公署聽得情報，共軍曾一度有意先攻金門，以阻斷廈門國軍退路。金門第 22 兵團李良榮部，兵力不足，危在旦夕。東南長官公署對金、廈防務的看法是：廈門雖係東南沿海政經重鎮，也是國際商埠，並有永久性的要塞陣地，地形亦甚險要，惟人口二十餘萬，城市居民生活優渥，日常補給不易維持。金門雖一落後荒島，除東海岸礁石嶙峋外，無險可守，但人口僅五萬餘人，而多係農、漁民，補給較易。就地形來說，金門島群扼廈門咽喉，可瞰制廈門，守金等於守廈，故宜置重兵於金門。¹⁵⁵

因此，東南軍政長官陳誠遣副長官羅卓英到汕頭與胡璉洽商赴援，並派李樹正到大陸向蔣中正說明調胡璉兵團到金門的必要。¹⁵⁶第 12 兵團此時雖屬保衛廣州之作戰序列，但胡璉乃蔣中正與陳誠之嫡系將領，遂派 18 軍的 11 師跟 118 師兩支四個團之加強師，由軍長高魁元率領馳金赴援，歸李良榮指揮。¹⁵⁷而第 18 軍於 10 月 9 日到達金門海域後，駐廈門的湯恩伯命軍長高魁元派 11 師的 31 團前往大嶝島協助 40 師作戰，派 33 團到廈門市區遊行。31 團亦曾參與了金門外圍之大嶝島作戰，後因戰況不利，損失過半，於 10 月 10 日撤到金門；33 團則在廈門住了 4 天，嗣於 14 日開往小金門協助第 5 軍。¹⁵⁸不久，舟山亦告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急令第 12 兵團速派一部援助；胡璉令第 67 軍前往，尙餘第 19 軍可前往金門換防。倘當初胡璉不秘密擴軍，兵力分配必然捉襟見肘，影響日後臺海局面極大，因此當初擴軍之舉極為重要。

第 12 兵團之所以成為當時東南區的救火隊，何處告急，遂應命往援。除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為胡璉第 18 軍老長官，對第 12 兵團有傳統上之信任外；亦據資料顯示，茲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內部戰術研議有關。因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曾於 8 月 22 日的東南長官公署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中，提出統一活用陸軍的建言。周指出國軍以往戡亂作戰，過於牽就地區分轄，茲導致國軍以優勢兵力各自為戰，迺至變成弱勢兵力被各個擊破。¹⁵⁹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甚為嘉許，故有此調兵舉動，

¹⁵⁵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作者自刊，民國 88 年 10 月 25 日出版），頁 58。田氏本人在金門戰役時，服役於第 201 師 601 團通信連，親身在金西一三二高地團指揮所全程參與，戰後回臺，考入陸軍官校 25 期步科，畢業分發原 118 師。因該兩師在古寧頭之戰中，分任海岸守備與機動反擊之部隊，功過各有爭論。田氏之見，則有可採之處。

¹⁵⁶ 〈金門蔣軍作戰情況簡介〉，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318；胡璉：〈泛述古寧頭之戰〉，王禹廷：《胡璉評傳》，頁 265。

¹⁵⁷ 第 12 兵團在國防部的補給名單僅二個軍，惟兵團實有三個軍，遂以遣其中一個軍往援。參見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頁 59。

¹⁵⁸ 〈金門蔣軍作戰情況簡介〉，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318。

¹⁵⁹ 〈東南長官公署聯席會議紀錄（三十八年）〉，《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39。

因在海上調兵亦無被共軍截擊之虞，故期望能快速集中東南區兵力，阻止共軍攻取金廈、舟山。

嗣廣州於 10 月 15 日陷共，國防部正式令第 12 兵團撥歸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序列，陳誠遂令胡璉率所部第 19、第 67 軍移防舟山（第 18 軍稍早已奉命前往金門增援）。第 12 兵團仍在海上航行時，而廈門突於 10 月 17 日陷落，陳誠立即改命第二船團第 19 軍駛金門（第一船團之第 67 軍，業已開抵舟山），接替原駐金門之第 22 兵團防務，並在第 12 兵團全部到達金門後，將金門原守軍著撤回臺灣整訓，福州綏署代主任湯恩伯與第 22 兵團司令官李良榮調回臺灣，由第 12 兵團司令官胡璉接替。¹⁶⁰

對此陳誠乃分別致函於湯恩伯、李良榮，告知其意。陳誠在致湯恩伯函中云道：「前線辛勞，深為感念。數月來孤臣孽子之心，作孤軍苦撐之戰，尤為世人所共見共佩也。良榮兄奉調革命實踐研究院服務，關於金門防務，改由胡司令官璉接替負責，請兄監督交接，嚴切指示。務使部署安定後，再行返台，共負艱鉅。特請尤青兄（按：即東南軍政副長官羅卓英）前來慰問，並面詳一切。」¹⁶¹正如上述，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正式確立由第 12 兵團改守金門。這種構想，已從金門大嶝島之役見其嚆矢。該役已有第 12 兵團第 18 軍官兵的參戰，但共軍並未重視第 12 兵團主力將前來金門的可能，此乃來攻共軍僅僅三日，即被守軍擊潰及清剿完畢的一大因素。¹⁶²

金門大捷，中外注目，其時支持國府的南韓駐華大使申錫雨曾來電道賀，¹⁶³蔣中正更對此捷大為感奮，遂致函在美國爭取援助的夫人宋美齡，告知捷報。¹⁶⁴蓋吾人綜觀國共交戰史，國軍幾乎未殲滅過成建制的共軍，代總統李宗仁特以此捷，於重慶致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申賀云：

特急，台北陳長官辭修兄：金門守軍奮勇應戰，予以重創，捷報傳來，人心振

¹⁶⁰ 〈金門蔣軍作戰情況簡介〉，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316-319；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10 月 17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23。

¹⁶¹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10 月 24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下），頁 524。

¹⁶² 在大嶝戰後，共軍清點國軍俘虜時，就曾發現內有第 12 兵團 18 軍 11 師的軍官，但共軍對第 12 兵團已從汕頭來援的可能性，並未措意。

¹⁶³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8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⁶⁴ 〈蔣中正電宋美齡本日在金門島完全消滅中共一個軍對臺灣軍民可增信心〉（民國 38 年 10 月 26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6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奮，吾兄監督有方，將士用命，至足佩慰。希即傳令嘉獎，查明有功將士，呈報國防部，分別獎賞，並盼再接再厲，晉建殊勳，無任企望，李宗仁。¹⁶⁵

金門戰後，連同國軍相關高級將領亦受層峰重視拔擢。例如 10 月 28 日，孫立人率領臺灣省防衛司令部人員唐守治等人飛往金門慰勞，宣示孫立人一手訓練的部隊，確有實際戰績，孫也因此達到其人生的新高峰。¹⁶⁶至於第 12 兵團司令胡璉，則順勢接任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第 12 兵團於 12 月 1 日奉命就地改為金門防衛司令部。¹⁶⁷而孫立人整訓、守第一線重創共軍的 201 師則於戰後回臺灣整補。

金門古寧頭之役，雖是東南區國軍一場振奮人心的捷報；但於整個國共內戰，甚至在東南區的戡亂局勢，並未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質變或逆轉。此役之於共軍，僅是小挫，戰力依然堅強，東南區大部已入共軍掌握，臺灣局面仍舊危急。戰後，原駐金門的第 22 兵團司令李良榮曾致蔣中正函，表達感想：

（一）來犯金門之匪八千餘人，已完全解決。（二）匪因輕敵致敗。（三）我致勝原因有三：（甲）有足夠兵力且戰力良好。（乙）有戰車。（丙）匪軍船隻不夠，不能繼續增援。（四）空軍轟炸，延長匪軍攻擊準備之時間，使吾第十九軍能及時來到，並壓制匪兩個砲兵團，使不能從容發砲。（五）加強金門工事及海空軍不斷破壞匪岸船隻，乃當前所不可鬆懈者。（六）匪軍相當頑強，可作吾軍關於思想組織與訓練之借鏡。¹⁶⁸

誠如李良榮所言，當時共軍體質之堅強，絕非當時破敗之國軍所能相提並論，若非共軍第 10 兵團高層情報不明、缺少船隻、屢犯戰術錯誤，金門國軍決不易取勝。

金門防禦之增強，因其行動秘密，出乎共軍之判斷，與過去共諜竊取國軍情報，致國軍慘敗之事不同。這次金門增兵，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部署，十分秘密。

¹⁶⁵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0 月 29 日，第 1 版。

¹⁶⁶ 朱宏源：〈一九四九年臺灣的國家化運作〉，《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第二冊，頁 2063。

¹⁶⁷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卅八年度工作報告書〉，《國軍檔案》，總檔案號：00004231；另外該役第 18 軍軍長高魁元日後更在蔣經國力邀下接任國防部長，高接任部長時不僅是年紀最大，亦是擔任時間最久的國防部長。

¹⁶⁸ 〈李良榮電蔣中正來犯金門共軍已完全解決及我致勝原因三點分析（民國 38 年 10 月 27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6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第 201 師 601 團團長雷開瑄曾說：「本團是於九月初抵達金門，但在出發時，大家不知目的地何在，到了廈門上岸報到之後，才知開赴金門，當時不知金門狀況如何？有些士兵問我，我便告訴他們是個好地方，你們不是在上海、南京看見有金門銀行嗎？金門可以開銀行，當然地方不壞了！十二兵團亦僅是在十月上旬始奉到命令（十九軍是十月十九日）且係海上機動，故我秘密企圖，使匪軍判斷錯誤了！」¹⁶⁹誠哉斯言，國軍行動之秘密迅速，確實出敵意表，馴至獅子搏兔，勝敗自分。

饒是如此，國軍此戰勝得頗險，防禦仍有不少漏洞。孫立人於事後檢討中，曾以第 201 師在古寧頭的作戰缺失為例，告誡在場軍官：

關於防守台灣，本部（按：即陸軍總部，時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原有完善的整個計畫，但這次演習，並沒按照實施。如六一九團三個營，完全擺開，便和我們原定兵力配備計畫不合。我們原定：每一個第一線師，應該以兩團人在前，一團人在後，這後面的一團人擔任預備隊；團與營之間的比例分配也是一樣，這一配備方式的好處，假若敵人登陸，我方建制，不致紊亂。其次，機動步隊的自動火器不要一律放在前面，我第一線師，除第一列堅守碉堡的兵力以外，後面所有的兵力，應隨時隨地採取機動攻勢，不顧一切，突擊侵入的敵人。例如去歲金門之役，六〇二團，遵守這項規定，於敵人突破碉堡之後，集中火力發射，不到兩小時（按：應是五小時），便將敵人全部殲滅。六〇一團沒有按照這個規定去做，則整整費了兩日功夫，方將敵人全部肅清。所堅守碉堡的部隊，任務是封鎖性的死守，其餘一切機動部隊，則應隨時採取各種攻勢，迅速會同砲兵，集中火力，突入敵人陣地，掃滅敵人，不使向外發展。同時並不要顧慮到自己兵力薄弱，或是等到預備隊到達之後，再行發動攻勢，因而錯過了良好的機會。¹⁷⁰

此應清楚地看出，孫立人對第 201 師的作戰，初期推崇備至，引為光榮；不久亦認為第 201 師所佈下的「紗窗」，佈置得不甚恰當，茲導致第 12 兵團這支「蒼蠅拍」，費至兩日時間，島上共軍始全數就殲。¹⁷¹

國軍雖在金門取勝，但東南區情勢仍非常險惡，尤其舟山群島形勢日急，廈門陷後，人心欠安；雖白崇禧急電蔣中正轉往重慶，指示西南防務，但蔣為東南

¹⁶⁹ 雷開瑄：〈金門古寧頭戰役講稿〉，《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78-79。

¹⁷⁰ 孫立人：〈三軍聯合演習的檢討〉（民國 39 年 4 月 25 日），朱浚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125。

¹⁷¹ 「紗窗」即守海岸線之守備部隊，日人稱之「拘束部隊」；「蒼蠅拍」則是機動打擊部隊。此比喻見孫立人：〈台灣軍事講稿〉，朱浚源編：《孫立人言論選集》，頁 223。

區軍事部署，暫不回重慶，臺海局勢仍頗為緊張，俟半月後再行赴渝。¹⁷²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因統轄地域日窄，其管轄範圍似有擴大至海南島之象，如 10 月 29 日。蔣中正於東南長官公署召見陳誠，指示海南島防務。¹⁷³

金門戰後，國軍因傷亡慘重，對於被俘的共軍士兵原有意就地補充缺額，但上級不准，擔心這些共軍可能會在軍中散布共產思想，令將這些人送往臺灣接受審查，但有部分共軍兵員仍被吸收至第 12 兵團裡。由於共軍的教育成功，某此共軍士卒對於共產思想頗為堅貞，在海上押送途中即有部分士兵不願赴臺灣而跳海，到了臺灣的「新生大隊」後，有些無法改變其思想者，國府不知如何處理，最後被分批遣送回大陸。¹⁷⁴

共軍在金門戰鬥中損失的絕對數字雖並不大，但投入作戰的三個團又四個連（不足額）竟成建制覆沒，這在共軍戰史上亦是極其罕見的；較之民國 23 年的湘江之戰以及民國 30 年的新四軍事變，儘管損失的總數字不少，但並不至於全部覆沒。蓋在大陸作戰不利時，共軍歷來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一般都能成功擺脫對手；但在海島作戰條件下，由於沒有海空軍支援，一旦打不贏，要走也很難走得成，失利極容易導致全軍覆沒。¹⁷⁵在這個意義上，則讓共軍高層正視了島嶼作戰的特殊性，日後亦加速了中共海、空軍的組建，並在日後的大陳島一江山戰役發揮作用，茲為後話。

第三節：舟山登步島之役

一、登步作戰前的舟山概況

舟山群島是中國海上要衝，又是京滬杭的海上屏障，蔣中正自引退後，對舟山就予以高度的重視，多次前往視察。¹⁷⁶徐蚌會戰後，共軍為賡續渡江作戰，陳兵江北；國府中樞為鞏固後防，首先在杭州成立浙江綏靖司令部，由浙省主席周

¹⁷² 〈蔣中正電白崇禧廈門陷後人心欠安保衛臺灣亟待部署至遲於月中抵渝〉（民國 38 年 11 月 2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413；〈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30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⁷³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29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⁷⁴ 張寶林：〈金門血戰與臺灣被囚〉，蕭鋒、李曼村、朱雲謙等：《回顧金門登陸戰》，頁 200-207。

¹⁷⁵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76。

¹⁷⁶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一冊，頁 433-438。

晷兼任司令。4月下旬，周晷已率兩個保安團殘部退往定海，是國軍移駐舟山群島之始。¹⁷⁷是時，上海戰事正熾，周晷為確保浙東一隅，令在浙之第87軍退往象山半島及定海以南諸離島。嗣後，並接應轉進浙江之第45軍移駐定海以西之金山塘休整。¹⁷⁸

浙江省政府在杭州告急時，先期撤往寧波，各廳室職員隨行者僅27人，以教育廳五人為最多。繼遷定海，又散去一批。民政廳於撤退時，裁餘人員亦皆散去，無一人隨省府同行，檔案文卷悉數焚燬。且省政府撤退，竟未通知中央駐浙各機關，與學術、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及兩浙人士偕行。此與民國26年12月，日軍攻杭前，當時浙江省府之有計劃的撤退，完全不同。¹⁷⁹

5月下旬，國軍撤離上海，大軍奉命撤往舟山；惟僅留置第75軍、暫1軍、第21軍等三個軍增防舟山，其餘皆轉進臺灣。¹⁸⁰隨後國府海軍第1艦隊駐泊於舟山，對上海及其以北的港口進行封鎖，禁止外國輪船和國內船隻進出口岸。定海機場距離上海只有140公里，轟炸機起飛後20分鐘即可到達，國府空軍以定海為基地不斷轟炸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對中共華東軍區造成極大困擾。蓋蔣中正歷來視江浙地區為他起家的基地，他被迫撤出大陸後，仍想在江浙附近找一塊海上據點；舟山群島及其首府定海，因為地理位置重要，就成蔣想用以控制長江口並襲擾大陸的理想基地。¹⁸¹是故，作為國府海、空軍在江浙沿海基地的舟山群島，則是共軍必須剷除的國軍要地。

周晷在6月19日前先針對舟山守軍初步整編與部署，相應的指揮組織也隨之成立。同年夏秋之間，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舟山指揮所與舟山防衛司令部（按：簡稱舟防部）相繼成立，郭懺與石覺取代周晷，確立國軍在舟山地區的指揮系統。而郭、石兩人鑑於各部均不足額，即進行整編，歷經兩個月後大致就緒，除第75、第87兩軍番號保留，暫1軍縮編為第71師外，其他第21、第45兩軍撤銷番號，所屬部隊撥歸其他各軍；另又有第67軍及其他直屬單位陸續到達，迄38

¹⁷⁷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73-74。

¹⁷⁸ 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年5月—1955年2月）〉，《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0年12月25日出版），頁564。

¹⁷⁹ 至中央銀行杭州分行所存的黃金7179兩餘，銀圓23萬元餘，銀角1900元餘，由浙江省財政廳廳長陳冠靈搶運至寧波，再移至定海，最後運到臺灣，於民國39年12月5日，以浙江省銀行名義，悉數繳交中央銀行保管。見阮毅成：〈我來臺灣的第一年〉（下），《傳記文學》第250號（1983年3月）。

¹⁸⁰ 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年5月—1955年2月）〉，《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頁564。

¹⁸¹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89-90。

年 10 月底，舟山群島兵力部署始逐漸完備。¹⁸²

共軍方面，杭州、上海失守後，休整至 6 月中旬，始以其第 7 兵團之第 21 軍及第 22 軍，攻往永嘉、寧波，與國軍第 87 軍對峙。迄 7 月上旬，共軍經二個月之整補後，除召回其已進抵永嘉之 21 軍主力，北向象山半島壓迫外，並以第 22 軍沿寧波、寶幢，向穿山半島逼進。國軍爲免過早與共軍決戰，奉命撤往定海東南各小島，致共軍迅佔穿山、象山沿海地區。¹⁸³7 月下旬，第 7 兵團接到共軍 3 野關於攻擊舟山的命令；時第 7 兵團共有三個軍（第 21 軍、第 22 軍、第 35 軍）九個師兵力，因擔負剿滅地方武裝與警備任務，只抽出四個師（第 22 軍與第 21 軍的 61 師）進抵舟山對面的鎮海至穿山半島和象山港兩側沿海地區，開始進行渡海作戰準備。鑒於參戰部隊只有四萬人，還少於舟山守軍，又無海空軍掩護，只能依靠木帆船航渡；因此 3 野和第 7 兵團高階幹部決定採取逐次攻占外圍島嶼，爾後攻占本島的方案。¹⁸⁴

攻舟山共軍的第 22 軍和第 21 軍都是共軍的老部隊。第 22 軍原是華東野戰軍的第 3 縱隊，前身是新 4 軍第 4 師，在國共內戰期間以擅長攻堅著稱；第 21 軍原是華東野戰軍第 2 縱隊，前身是在大別山誕生的紅軍第 28 軍，抗日時被編爲新 4 軍第 4 支隊，後發展爲新 4 軍第 2 師，在國共內戰初期即擅長野戰。這些部隊過去均無渡海經驗，但經半個月的訓練，部隊初步掌握了渡海基本知識後，即投入了渡海戰鬥。¹⁸⁵

7 月 18 日，共軍第 22 軍以四個營的突擊隊，在距大陸僅 0.59 公里的大樹島登陸，開始向舟山外圍島嶼進犯。¹⁸⁶19 日克大樹島、22 日取梅山島；至 10 月 3 日，再陷金塘、六橫、蝦峙各島。大樹與梅山島位於定海島西側，距穿山半島均僅一水之隔，寬約一公里，爲大陸與群島相接之跳板。金塘島不僅爲舟山本島西側屏障，尤爲扼控鎮海及甬江口之要衝；至此，共軍對定海已構成極大威脅。¹⁸⁷10 月 7 日，共軍又攻陷桃花島，打開了舟山外圍的大門，舟山本島以南，僅存登步爲唯一屏障。¹⁸⁸此時的共軍亦滋生了輕敵速勝的情緒，但形勢對共軍而言卻已發

¹⁸² 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頁 564-565。

¹⁸³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6-77。

¹⁸⁴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0-91。

¹⁸⁵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1。

¹⁸⁶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1。

¹⁸⁷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6-77。

¹⁸⁸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81；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1。共軍攻下桃花島的時間稍有不同，國軍資料指 10 月 3 日攻下，大陸學者徐焰指是 7 日晚登陸，經過一夜戰鬥後攻克。這裡採徐焰說法，認爲是在 7 日攻下桃花島。

生變化。¹⁸⁹

二、舟山防衛體系的策定

蔣中正自接到金塘等島失守的報告後，爲了確保舟山，於 10 月 11 日偕同蔣經國前往舟山，企圖挽救頹勢，並與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舟山防衛司令部石覺與周鼎等高級將領，擬訂防衛定海與收復金塘等島的計畫。¹⁹⁰舟防部認爲登步島若不守，則海上向南交通全被截斷，對防衛舟山影響甚鉅，乃令第 87 軍以 221 師主力增援登步島及大螞蟻島，另一部駐守朱家尖，堅強固守；¹⁹¹復令駐守舟山本島之第 67 軍（欠 75 師），第 87 軍一個師保持機動，隨時準備支援冊子山、登步島、朱家尖等各離島之戰鬥。¹⁹²同時加派第 67 軍增援舟山，海、空軍亦奉命增駐舟山，任務是加強對長江三角洲的封鎖與京滬杭一帶的交通空襲，阻止共軍對舟山增加壓力。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爲確保舟山群島，除積極整頓戰力，強化防衛工事，屯儲大量補給品外。並策定「陸海空軍保衛舟山群島聯合作戰計畫」，節要如下：

一、作戰方針

- （一）確保舟、嵎海空軍根據地，封鎖東海岸各港口，破壞大陸交通及生產，動搖匪區民心、經濟。策勵匪後游擊活動，促使匪共崩潰，掩護力量之形成，待機向大陸反攻。
- （二）以舟山群島現有兵團主力，守備定海（舟山本島）及外圍各島嶼。重點保持於本島西部，及西南外圍各島，發揮陸海空三軍聯合戰力，擊滅渡犯之匪；並阻斷匪各島間交通，俟增援部隊全部到達後，再規復金塘，以達成長期固守，爭取時機之目的。

二、指導要領

- （一）舟山防衛部，負有本群島防衛之全責；同時並勵行整訓；發動民眾，完成環島阻絕，內陸要點各堅固據點群工事之構築與加強，及交通、通信、碼頭之整修與維護。
- （二）海軍以輕型艦艇，經常巡邏舟、嵎群島週圍，及附近大陸沿海，摧毀匪船以及沿海交通；以主力分朱家尖亘登步島東南，及外洋螺亘冊子山西

¹⁸⁹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1-92。

¹⁹⁰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391。

¹⁹¹ 第 87 軍軍長朱致一言之：「守登步島之二二一師實際僅有不足五個營的兵力，防守力量自嫌薄弱。但以該師原爲青年軍，素質良好，戰志高昂，在華北各次戰役均有優良表現，所以本人對之極具信心。」參見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1。

¹⁹²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一戡亂後期》，下冊，頁 81。

北海溝，如發現匪船集結或匪砲陣地，應即予撲滅之，並以當地守軍協同及與防衛司令部切取聯繫。

- （三）空軍經常派軍巡邏舟嵎群島，及週圍大陸海岸、內陸河流、公路，摧毀匪船，妨害匪陸上交通，如有發現，應即予摧毀之。
- （四）由舟防部抽調一部分兵力，編成突擊隊，統一使用，擔任海上巡邏，又在匪進攻時，襲擊匪後。
- （五）匪若冒險來犯，各守備部隊應竭力固守，以待本部強大戰略預備隊，協同海、空軍，聯合殲滅犯匪於海岸，並相機反攻登陸。海上突擊隊，則襲擊匪後，截斷其增援與補給。
- （六）加強浙、蘇兩省匪後游擊隊之整編，及重新律定指揮系統，並由各隊派員前來定海，隨時接受指受。
- （七）實行總體戰，動員全島之一切人力、物力，購集作戰資材，軍民一心，積極完成長期固守舟山。¹⁹³

國軍雖嚴陣以待，但浙江共軍亦非易與之輩。舟山守軍當面之敵乃共軍 3 野第 7 兵團，下轄第 21 軍據桃花島、六橫島，第 22 軍據大榭島及穿山半島，第 24 軍、第 25 軍位於鎮海寧波等地，第 35 軍位於象山半島附近，與國軍對峙。國軍登步島、大貓山、冊子山距共軍約一千二至三千公尺，在共軍砲兵及輕重武器有效射程之內，定海島亦在其遠程砲射程內。緣登步與定海的商業中心沈家門隔海相望，定海對外交通的唯一主要航道，大小船隻出入必須經過登步與沈家門之間。登步隱然為定海門戶，自為共軍攻舟山所必爭。¹⁹⁴

自第 87 軍 221 師奉命守備登步島之後，軍長朱致一多次前往視察並研究防禦部署，研判攻島共軍所用船舶多屬小型民船，運輸力量不足，缺乏後續力量；兼以共軍當時並無海空軍支援，必利用黑夜或拂曉，在空軍活動較為不易時間，在桃花島砲火掩護下，以船團人海戰術強行登陸。守軍對策是以反登陸作戰為指導方針，以桃花島共軍為假想敵，沿登步南岸灘頭為第一線陣地，並以東起砲台山，西至流水岩、大山一帶高地，作為第二線核心陣地，以協同海空軍作戰，利用高地為核心採包圍戰術，集中砲火打擊，力求殲敵於水際及灘頭。雖以兵力薄弱，配備難如理想，但有此兩線部署當可攔阻強大敵軍進攻，以爭取援軍到達之時間。¹⁹⁵嗣後登步守軍雖難以在海岸阻止共軍強力進犯，但卻也發揮了阻滯共軍

¹⁹³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8-79。

¹⁹⁴ 石覺：〈向登步島大捷殉國將士敬禮〉，《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42；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0-361。

¹⁹⁵ 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2。

快速襲捲全島，保有北岸渡口，一俟援軍來臨的戰略構想。

三、登步島作戰

此時約有數萬共軍（內有砲兵）向浙東集結，積極在穿山半島、大樹島進行攻勢準備；對此，國府空軍群猛炸閩、浙、滬沿海共軍船隻，數萬行進浙東的共軍傷亡頗重，共軍於桃花、金塘兩島的砲兵陣地亦多處被毀。¹⁹⁶共軍第 7 兵團爲儘快進占舟山本島，命令已進占桃花島第 21 軍第 61 師以桃花島爲出發地，於 11 月初向登步島發起登陸作戰。

共軍第 61 師雖原係第 2 縱隊第 4 師改編，有兵力近萬人，爲該軍戰力最強之突擊部隊；但因兵員多係北方人，不適應海島環境，渡江後於寧波等地徵糧徵船，未幾於穿山半島演練渡海。¹⁹⁷共軍第 22 軍因部隊不足和缺少船隻，不能有效地增援第 61 師，進攻登步島，僅賴第 61 師本身的力量。這種兵力與船隻均不足，又無後援保證的情況下，向具有堅固防禦陣地且有海空軍支援的登步島發起攻擊，風險頗大。但共軍攻島部隊因輕敵急躁，認爲攻擊大樹島、金塘島和桃花島三仗都連續獲勝，攻占登步島應不致失誤，此種情緒種下了在此戰被國軍打敗的遠因。¹⁹⁸

11 月 3 日，天氣惡劣，國府空軍無法活動。16 時，共軍砲火在距離登步島只有三公里的桃花島上，向登步島轟擊，掩護共軍 61 師第一梯隊約四個營的兵力渡海進攻，並與國軍山砲連及海軍艦砲發生砲戰。17 時，時已黃昏，共軍船團向登步島航進，但起航後不久風向逆轉，潮水漸退，船隊在海浪中被吹散，一些船隻無法控制，甚多中彈傾覆，不少共軍葬身海底，但船艇仍蜂擁而來。舟山防衛司令石覺，派空軍上校賴遜岩冒惡劣天候駕機偵察，發現海面沒有顯著船團集中活動，石覺乃判定登步守軍獨力抗擊共軍，難期持久，而共軍除渡犯登步島外，在短時間內，無全面進攻舟山之可能，遂於 18 時令第 67 軍就原駐地完成機動準備，並令港口司令部調集船隻準備運送增援部隊。¹⁹⁹

¹⁹⁶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1 月 2 日，第一版。

¹⁹⁷ 白萬祥：〈登步會戰政治作戰配合運用檢評〉，《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92。

¹⁹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2-93。

¹⁹⁹ 舟山防衛司令石覺稱來攻共軍乃是 61 師三個團及另一教導團，共四個團，而國軍以原有二團再加上四個團，共六個團，以六團打四團，期能速戰速決，不過第 87 軍軍長朱致一指出守軍只有五個營；但徐焰稱攻島第一梯隊只有九個連，登陸部隊只有七個半連，兵力雙方說法差異極大。參見石覺：〈向登步島大捷殉國將士敬禮〉，頁 342；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3；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2；〈登步

20 時許，共軍第 61 師攻島第 1 梯隊於登步島天后宮、后門等處登陸。由於共軍事前偵察工作的確實，並針對守軍障礙設置種類、數量及特性等，先從學理研究破除通過方法，再以實物仿製，實施破除預習，發現問題當場研究解決，馴至國軍守軍海岸陣地障礙物均為共軍迅速破除通過，未能發揮預期的遲滯功效。登陸後，共軍即以多股的班以下小部隊，鑽隙滲透國軍陣地側後方，到處破壞通信設施，致國軍指揮失靈，上級無法掌握下級部隊，守軍亦各自為戰，難以發揮統合戰力。²⁰⁰職是之故，在天亮前共軍已占領了全島的四分之三，殘餘國軍全部敗退到登步島的北部一隅，處境危殆；23 時 15 分，共軍增至七千餘人，第 221 師經激戰後，傷亡甚重。²⁰¹

由於情況危急，定海方面曾有意放棄登步，但與臺北方面溝通後，仍決定力保登步島，舟山防衛司令石覺遂決定將總預備隊第 67 軍主力增援登步。第 67 軍軍長劉廉一奉令後，認為守軍與增援部隊係屬兩個單位，作戰行動難期一致，當即以第 75 師 224 團、第 67 師增援登步，歸第 87 軍軍長朱致一統一指揮。²⁰²另外登步島之制高點為流水岩，佔領流水岩，即能控制登步全島，其重火器有效射程可直達雞冠礁。時流水岩陣地行將淪陷之際，雞冠礁砲兵見機猛烈轟擊流水岩附近共軍，嗣後共軍攻勢頓挫，終於不能占領流水岩制高點，援軍隨後在海空軍掩護下，展開反攻；²⁰³4 日上午，該部陸續抵達登步島，將共軍壓迫於登步島流水岩以南地區。²⁰⁴

而共軍的後續部隊卻因風向變化和潮汐情況而無法起航，已上島的部隊因占據許多陣地需分兵守衛，又無增援，突擊力一時減弱；登陸共軍又未能按預定計畫占領登步島北端雞冠礁渡口，以阻截國府的海上援軍。國軍後來檢討這次作戰也認為幸好渡口未被占領，其四個團的援軍於 4 日上午來援時，才得以順利上岸，島上的形勢立即轉變得有利國軍。²⁰⁵

究其實，該部援軍的戰力並不堅強，據該軍第 67 師 201 團團長李向辰說道：

島戰役座談會紀錄》，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51-352。

²⁰⁰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68-375。

²⁰¹ 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2；《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82。

²⁰² 劉廉一：〈舟山作戰之回憶〉，《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57。

²⁰³ 謝有為：〈登步作戰記往〉，《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434-435。

²⁰⁴ 楊文璉：〈舟山奮鬥的回憶〉，《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51。

²⁰⁵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3-94；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73。

本團（二〇一團）任主攻部隊，時余首先召集班長以上主要幹部訓話，說明匪軍可能自桃花島方向砲擊我軍，並於流水岩高地正面輪次反撲，並說明當面匪軍與粵東匪軍相差無幾，只要猛追猛衝，必可戰敗他們，大家要立功，就在今朝，並指示如何編組火力及突擊兵力，如何協同戰鬥，我會隨時在你們身邊……等語，無非是盡量鼓舞士氣，因為深知部隊缺乏良好訓練，完全依賴幹部領導作戰，由於官兵在粵東地區數月作戰磨練及戰勝餘威，戰志及信心是堅定的，僅就簡單編組及近接戰鬥決可與匪一戰。²⁰⁶

第 67 軍原轄於第 12 兵團胡璉部，雖經胡璉平衡戰力之重編組，但戰力不免遜於老字號部隊第 18 軍。上述文中亦透露出第 67 軍決非能征慣戰之勁旅，老兵不多，兵員為新近補充而來，戰鬥技巧仍須團長教導，並以「我會隨時在你們身邊」以及「當面匪軍與粵東匪軍相差無幾」等語，給予心理之安慰，可見當時國軍之戰力不佳且無自信。

援軍四個團於 11 月 4 日上午登陸後，馬上在海軍艦砲猛烈的火力掩護下向共軍展開反撲，空軍也連續出動飛機 59 架次，對共軍在登步島的陣地和桃花島的砲位不停的轟炸，並阻斷了兩島之間的海上交通。此時共軍在登步島上只有七個半連，國軍卻有四個團新到援軍和幾百名守軍，雙方力量相差懸殊。戰鬥進行了一天，共軍雖幾乎耗盡了所有彈藥與糧食，但仍擊退國軍五次衝鋒。²⁰⁷

11 月 4 日入夜後，國軍轉入防禦；此時共軍在國軍士兵的屍體中搜集了彈藥，5 日 1 時許，共軍第 2 梯隊 183 團及教導團一部，由桃花增援登步，共軍數量已增兩千餘人，遂在桃花島砲兵支援下，向砲台山猛撲，並奪回白天失去的一些陣地。²⁰⁸砲台山國軍奮力迎擊，外圍幾個突出的據點，屢失屢奪，甚至某陣地失而復得達四次之多，官兵傷亡累累，傷患均留置於各陣地上，顧不得後送與救護；惟戰局在天亮後，就開始傾向國軍一方。²⁰⁹國軍因有海軍的運輸，後續增援的第 67 師 201 團及第 87 軍警衛營全部到達，因此實力繼續增強，始能集中兵力，發動決定性的攻擊；國府空軍亦在 5 日白天出動 55 架次，猛烈轟炸登步島上的共軍陣地，同時壓制桃花島上共軍用以支援登步島的砲兵，並予共軍重大殺傷，增援部隊第 67 師最後之 199 團亦於下午抵登步島，共軍顯已無法再予抗衡。²¹⁰

²⁰⁶ 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85-386。

²⁰⁷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4。

²⁰⁸ 一說為增至三千餘人，參見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82。

²⁰⁹ 李秀文：〈登步大捷紀實〉，《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84。

²¹⁰ 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4；徐焰：《台

經 11 月 5 日白天的連續激戰，共軍仍固守島南端的陣地，但是共軍第 61 師從桃花島已無法再抽出部隊前往增援。第 22 軍的部隊因船隻和航渡距離的制約，近日內已無法來援。共軍 61 師各將領考慮到若是在登步島繼續糾纏，而國軍又有新的兵力源源增加，難免重蹈金門失利覆轍的危險，故決定撤兵。

6 日凌晨 3 時許，國軍 67 師規復野豬塘山南端高地及鯉子港，221 師一部及 224 團攻佔大后宮以南地區。當時共軍已被第 67 師第 201 團及第 200 團壓迫於南海岸，部份乘夜間逃逸，小部殘留於海岸附近。第 199 團到達南海岸時，共軍殘部多投降。4 時 30 分，全部攻抵登步島南岸。而共軍主力乘機利用夜暗，悄然自南岸碼頭撤出。蓋當時共軍著國軍軍服（共軍在上海國軍倉庫中劫得），敵我不易區分（共軍一團級政委混於俘虜中，數月後始發現），至此登步島爭奪戰以國軍告捷結束。²¹¹

戰勝結果，登步島戰役，共軍除渡海淹死，及負傷救回者以外，在戰場上點查，計有傷亡 3740 名，另於戰鬥中被俘獲 247 名。其武器被我擄獲步槍 353 枝，輕機槍 27 挺，重機槍 5 挺，六〇迫擊砲 4 門，八二迫擊砲 2 門，共軍遺留之武器最大者為山砲，這種山砲裝卸相當容易。遺留現場的山砲砲身、砲架、搖架以及少數砲彈，皆分別以繩索捆紮，尚未結合使用即逃逸。國軍官兵傷亡亦慘重，多達 2825 員，劉廉一之增援部隊甚至亦有兩團長重傷，一營長陣亡的情況。²¹²

四、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舟山舉措與戰後檢討

（一）東南長官公署對舟山的經營

舟山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除臺灣外最重視之地，早在東南長官公署未成立之前，於 7 月 12 日籌組舟山防衛司令部，初時由周晷兼任司令官，後由石覺接任，負責指揮浙江軍事。7 月 22 日，石覺被任命為舟山防衛司令；8 月 1 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定海設置舟山指揮所，由郭懌接任主任，防衛司令石覺為副主任，作為舟山地區陸海空軍之作戰最高層級。²¹³至是，舟山群島的指揮系統始逐漸建

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4。

²¹¹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83；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4-95。

²¹² 楊文璉：〈舟山奮鬥的回憶〉，頁 352；劉廉一：〈舟山作戰之回憶〉，頁 357；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4；徐焰則指稱此共軍傷亡數字為國民黨誇大，認為：「解放軍只傷亡、失蹤一四九〇人。」參見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5。

²¹³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5；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頁

立。

其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最頭痛之事，即是大陸敗退部隊的整編問題。除撤臺部隊外，舟山也是另一整編區。國軍撤退至舟山的部隊，約有十餘萬人，除一部分來自浙江，大部由上海戰役戰敗後輾轉而來。各部隊均折損重大，殘破不全；例如第 75 軍經舟防部重新編併整補後，全軍總人數仍未達一萬人，而這已算是舟山地區人數最充實的部隊。總之舟山地區部隊，人員裝備均告缺乏，不但武器缺乏，其他重裝備更付闕如；至於軍隊紀律方面，上海撤退後，官兵均疲乏不堪，精神渙散，做工時多徵集民伕，甚有以民伕為哨兵者，其軍紀士氣之敗壞，可見一斑。²¹⁴

舟山防衛體系逐次建立後，各負責長官鑑於各部均不足額，即進行整編，歷經兩個月後大致就緒，除第 75、第 87 兩軍番號保留，暫 1 軍縮編為第 71 師外，其他第 21、第 45 兩軍撤銷番號，所屬部隊撥歸其他各軍；另又有第 67 軍及其他直屬單位陸續到達，迄 38 年 10 月底，舟山兵力部署始逐漸完備。²¹⁵此外，國軍海空軍亦於是時奉命執行關閉大陸各港口：海軍第 1 艦隊主力以舟山、定海為基地，除執行關閉使命外，並負責協同舟山守軍之作戰；空軍則於定海設立舟山指揮所，受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舟山指揮所之指揮，支援舟山地區陸海軍之作戰。

216

由於舟山諸島連連失守，共軍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桃花島北面的登步島。舟山防衛司令部認為登步島若不守，則海上向南交通全被截斷，對防衛舟山影響甚鉅，於是分派部隊增援登步島及附近諸島，另控置一部保持機動。²¹⁷另外，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同時從汕頭調胡璉第 12 兵團的第 67 軍增援舟山，以及增調海軍第

564。前兩資料指出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懺統一指揮舟山陸海空軍之作戰，故有論者認為舟山登步島之捷的指揮官是郭懺，而非石覺；石覺指出軍事作戰是防衛司令官的職責，凡作戰決心、部署、指揮、命令皆出自防衛司令官之手，而非他人，並舉郭懺之言：「軍事作戰要聽防衛司令官的」，以及蔣中正對郭懺的獎勵狀「督導有方」跟其獎勵狀「指揮若定」作為例子，作為他指揮戰事、以及郭懺並未干涉其職權的證據。參見陳存恭、張力訪問、張力紀錄：《石覺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5 年 2 月初版），頁 389-390。本文採用石覺的說法。

²¹⁴ 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第一冊，頁 564。

²¹⁵ 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頁 564-565。

²¹⁶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5；張昭然：〈大陸逆轉前後國軍在浙江沿海島嶼的經營（1949 年 5 月—1955 年 2 月）〉，頁 564-565。

²¹⁷ 87 軍軍長朱致一言之：「守登步島之二二一師實際僅有不足五個營的兵力，防守力量自嫌薄弱。但以該師原為青年軍，素質良好，戰志高昂，在華北各次戰役均有優良表現，所以本人對之極具信心。」參見朱致一：〈登步島殲匪之回顧〉，國史館史料處編：《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初輯》，頁 361；《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81。

2 艦隊一部北上舟山，空軍亦奉命增調飛機進駐舟山。此時舟山群島的國軍達到了九萬人，超過了共軍攻舟部隊人數的一倍；²¹⁸空軍更猛炸寧波大橋，摧毀大榭島共軍砲兵陣地，延滯共軍行軍與攻擊。²¹⁹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確保舟山群島，除積極整頓戰力，強化防衛工事，屯儲大量補給品外，並策定「陸海空軍保衛舟山群島聯合作戰計畫」，強調舟山對海空軍之重要性，可時時騷擾長江三角洲與南京、上海等富庶中共統治區，並可伺機破壞該區交通，同時可作為蘇浙敵後游擊隊之後盾，。共軍若冒險來攻，得陸海空軍協同作戰，企殲滅敵軍於海岸，並相機反攻登陸。²²⁰

民國 38 年 10 月下旬金門戰役之後，舟山地區轉趨緊張。11 月 1 日，共軍已在浙江沿海積極徵集船舶，多至千餘艘，頗有進攻定海、岱山之企圖，蔣中正遂與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懺研討定海防務，決定加派第 52 軍前往舟山增防。²²¹

戰役發生後，登步守軍接戰不利，快速退至登步島北部海岸。是晚 12 點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獲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懺電話告急，謂：「登步無法再守，請准予放棄。」陳誠告以登步島乃舟山要衝，一旦放棄，舟山守軍自司令以下，均將不免成甕中之鼈，無可倖免。同時陳誠又告以：「速將可能抽調之部隊先行增援固守，余已令調 67 軍一個師前來，待該師到達後，即行反攻。」²²²舟山防衛司令石覺亦決定將總預備隊第 67 軍主力增援登步島，以期徹底集中兵力，迎擊來攻共軍，定海援軍的源源不絕，也確立了國軍在登步島的獲勝。

（二）戰後檢討

登步島戰鬥共軍在無海空優勢下，僅半個月時間（10 月 18 日攻占桃花島）即完成渡攻準備。此期間大量徵集船隻、集結部隊、構築砲兵陣地、預行演習等，類此大規模的準備行動，始終未為國軍所發現。茲固然是共軍積極講求保密、隱

²¹⁸ 徐焰：《台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頁 92。

²¹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0 月 15 日，第一版。

²²⁰ 《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78-79。

²²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411；〈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1 月 1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²²²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2；石覺認為：「登步為掩護進入定海之僅有航道，地點重要撤不得，已與敵人接戰，亦非可撤之時機。」，參見石覺：〈向登步島大捷殉國將士敬禮〉，頁 342。朱致一則指出：「假如登步島不守，那麼主要航道一定被封鎖切斷，切斷後舟山十幾萬軍民的補給就很困難。登步島不守，以及到後來舟山十幾萬大軍的撤退一定會遭遇重大困難，因為敵人可據守登步島以砲兵封鎖我主要航道。」參見〈登步島戰役座談會紀錄〉，《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52。

蔽、偽裝等措施欺騙守軍外；而國軍未能利用夜暗，主動至敵岸附近偵搜，早期發掘敵情，「擊敵於彼岸」，當為一大失策。反之，共軍對登步島沿岸潮汐、海流、警戒配置、障礙設施及種類等，均甚瞭然（被俘共軍文件載）。這是共軍利用夜暗，接近登步島海岸二、三百公尺，數度偵察所得，故戰鬥初期國軍曾陷不利之狀況。若要杜絕此弊，當編組水上偵搜部隊，利用夜暗接近敵岸偵搜敵情，同時也擔任守備區海上警戒，以妨礙敵人近海偵察活動，應認識「水域的利用，並非攻者的專利權，防者也可同樣享有。」切不可消極、局於本島地區觀測，與僅配置海岸警戒為滿足。²²³

而後勤運輸設施亦頗為不佳，在 11 月 4 日，增援部隊一個師（欠）到達登步外海，因係搭乘自由輪，登步無碼頭設施，僅靠小舢板五隻往後駁運，致下船極為誤事費時，迫於戰況，不得不逐次使用兵力，這是「後勤拖累作戰」的一個實例。²²⁴

作戰後期，登步共軍在國軍一再增援反擊的壓力下，已感不支，為避免被殲滅厄運，乃放出假消息，在第一線附近揚言：「等增援部隊一到，馬上發起反攻。」並有意鬆懈對國軍被俘官兵的看管，讓其脫逃歸隊，報告此假情報。由於歸俘情報來源可靠，疏於對情報資料內容正確性之鑑定，即忙於調整部署，減輕對共軍之壓力；不久共軍果以一部兵力，對流水岩發起佯攻，偽示攻擊開始，而主力即乘機利用夜暗，悄然撤離。²²⁵

海軍以艦砲支援，射擊桃花島共軍砲兵陣地，船團及登陸灘頭，曾一度收制壓殺傷效果。但對登步桃花間水道封鎖，似未達預期目的。以致 4 日晚，桃花共軍大舉渡海增援，反撲共軍砲台山，守軍一度陷於危殆境地，幾影響全般戰局逆轉惡化。²²⁶

蔣中正在檢討中指出：「此次在登步島作戰雖然勝利，但據我所知，我們陸海空軍的配合，並不如理想。在敵人登陸以後，佔領了一個狹小的陣地，我們空軍已經大批的去轟炸，壓迫得他抬不起頭來，這時是陸軍攻擊前進消滅敵人最好的機會，但聽說陸軍還是待在陣地上頭觀望，好像有了空軍參戰，就要等空軍將敵人的陣地完全炸平了以後，陸軍纔上去清掃戰場。須知，這是決不可能的事。此外步兵和戰車的配合，也犯了這個毛病。在戰車進攻的時候，步兵不能跟蹤前

²²³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66-367。

²²⁴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77。

²²⁵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66-367。

²²⁶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72。

進，以致戰車往往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如此，不僅不能收穫戰果，反使戰車冒著很大的危險。」民國 39 年 4 月，臺灣舉行陸海空軍聯習，蔣又云：「上次登步島所以得到勝利，就是石指揮官能夠機動運用部隊，集中兵力的結果，當匪軍第一天在登步島登陸的時候，我軍指揮官恐匪軍同時在定海本島登陸，因此不敢把定海的部隊開往登步島增援，但後來發現匪軍並無進攻定海本島的企圖，我軍指揮官看到這種情形，立即將定海預備隊全部開往登步島，集中兵力，打擊匪軍，將其登陸部隊全部殲滅。」²²⁷

登步之戰唯一的轉捩點，就是雞冠礁（北端灘頭）的確保。11 月 3 日登陸之共軍，如以一部攻擊砲台山核心陣地，主力直趨雞冠礁，攻占守軍最後灘頭（該地無堅強工事，守軍勢難固守），則翌日無法登陸增援，整個戰局必將改觀。²²⁸

此次戰役大捷的意義在於：登步島在舟山群島中，居重要戰略地位，關係全島安危。登步不保，勢必導致舟山航道被扼，助長共軍攻臺的氣勢；反之由於登步的勝利，穩定了舟山的局勢，使國軍得以保存實力及物質，爾後遂能安全轉運來臺。²²⁹

簡言之，古寧頭之役與登步島之役不僅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國共內戰末期指揮的兩場重要戰事，論者亦視為兩役乃是臺海戰爭的序幕。²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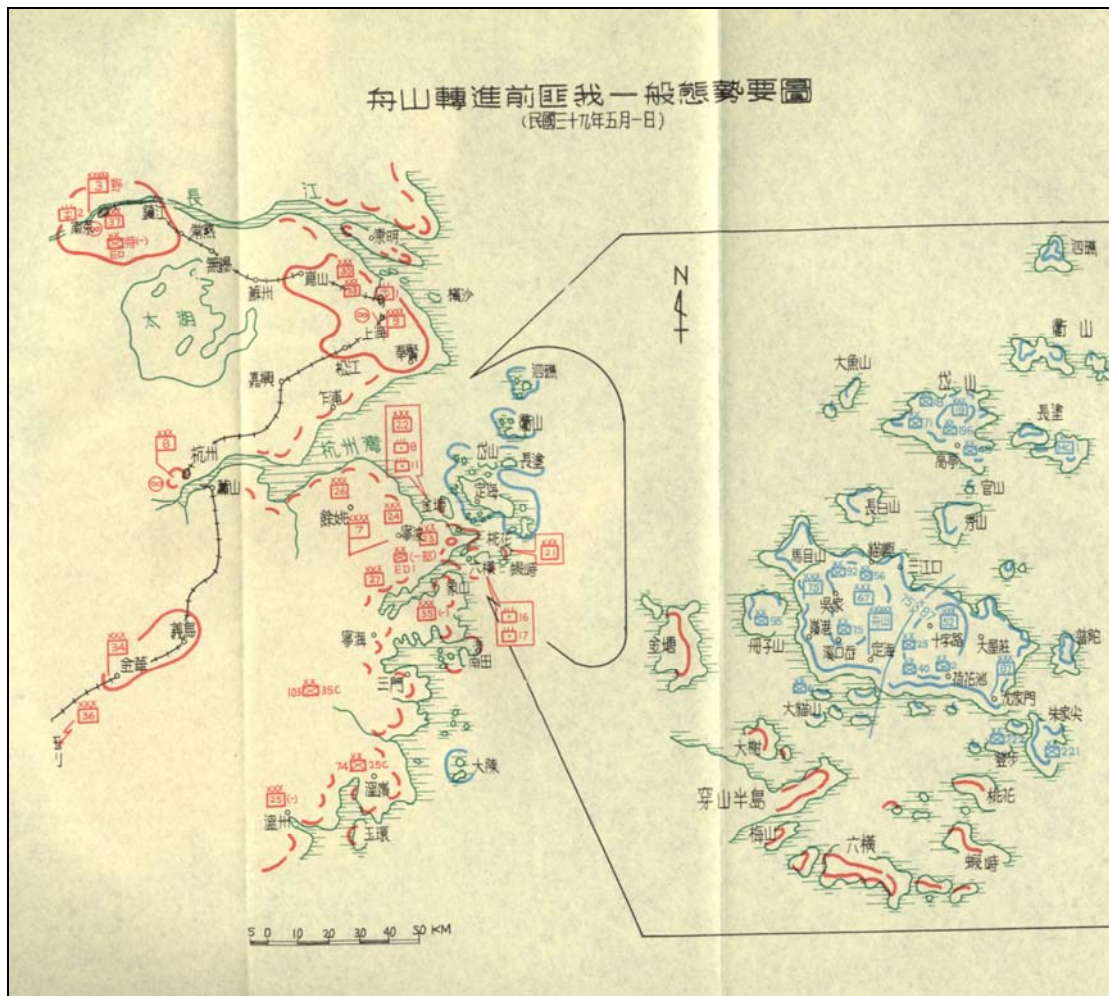
圖三：舟山撤退前浙江國共態勢圖

²²⁷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84。

²²⁸ 陳功蕃：〈登步之戰的經驗教訓〉，《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369。

²²⁹ 袁守謙：〈登步勝利的歷史意義〉，《金門古寧頭、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頁 411。

²³⁰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7 月二版），頁 557。



資料來源：《國民革命軍戰役第五部—戡亂後期》，下冊，頁 92。

第五章：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落幕

第一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期間的中美關係

一、爭取美援與吳國楨的活動

第二章曾提及美國對於援助臺灣的消極心態，此時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原上海市長，在民國 38 年 6 月 24 日被蔣中正延攬為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與第二組組長的吳國楨，卻漸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吳國楨專責有關經濟、財政、金融等問題之研究與建議事項，其中也包括與美國外交官接觸，以探詢美國援助臺灣的條件與底限這項主要任務。¹

此時的吳國楨對陳誠的施政，已微妙地透露不同意的態度。民國 38 年 6 月 8 日，甫完成臺灣環島旅行的吳國楨指出：「我相信，只要少量的兵力就可以防衛臺灣。」此話已透露出渠不欲臺灣大軍雲集，經濟難以負荷的想法，這點即與軍人出身的陳誠和孫立人應在臺灣厚集兵力的心態不同，而與美國國務院系統政客相似。6 月 24 日，吳國楨在與三位陳誠經濟顧問與助手所擬訂的財政改革計劃上，也指出臺灣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軍隊太多。²在受到蔣中正器重，出任總裁辦公室第二組組長後，吳國楨與美國外交人員的接觸亦漸趨頻繁。

7 月中旬，隨同蔣中正自菲律賓返回臺灣不久的吳國楨，旋即與美國駐臺北總領事艾德嘉談及蔣中正有意改絃更張，進行改革，並與艾氏和嚴家淦就政局和軍事改組等事，討論約三小時之久。吳國楨表示這個組織將可主導蔣中正往後一連串的改革計劃，臺灣亦會進行相關的改革，但可能需要不少的援助。因此他想請艾德嘉轉達艾奇遜，再請他告訴顧維鈞，該如何進行臺灣的改革？才能使美國的援華計劃從消極改為積極。³

7 月 27 日，艾德嘉就吳國楨請求之事，建議艾奇遜可以考慮同意吳國楨的要求。他同時也針對日後臺灣的改革方向，提出一份的備忘錄，大意如下：

¹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51。

² 三位經濟顧問即即省財政廳長嚴家淦和臺灣生產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柏園、任顯群。參見 Edgar to Acheson, June 8,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45-354.

³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aiwan: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蔣公侍從人員史」編纂小組：《蔣公侍從見聞錄—侍從人員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86 年 5 月再版），頁 213-215。

- 一、大幅降低大陸人民入境臺灣的數量，同時將閒置無用的兵力，連同他們的家人以及其他不事生產的大陸移民遣送出境，以免過多的人口增加臺灣糧食與其他資源的負擔。
- 二、利用增稅與調整課稅方式的措施，因應各級政府的開支。
- 三、為了恢復臺灣的出口貿易水準，應該大幅度的解除各種管制措施，以確保出口商能夠賺得應有的利潤。
- 四、持續推動土地改革政策，以使佃戶減輕負擔，讓他們增加收益。
- 五、在政府各單位中，必須任人唯才，而且要適才適所。此外，除了基於國防和內政安全的考量外，任何以軍事手段干預文官體系運作的事情不得再發生。
- 六、如果臺灣人民可以藉由擴大地方自治基礎，來享受他們合理願望的實現，他們就可以因此而改善政治生活，並且養成一種對臺灣當局負責任的心理。⁴

艾奇遜亦透過顧維鈞將這份備忘錄內容告知蔣中正，吳國楨亦從美國新任駐臺北總領事麥克唐納處得知文件內容。⁵

8月4日，吳國楨向麥克唐納指出臺灣因糧食供應不足，急需大量肥料輸入，以提升農作產量，因應全島的糧食需求。吳從而向麥氏要求，將經合總署把尚未用在大陸的五千萬美元移撥臺灣，三千萬用來購買肥料，而二千萬則用來添置電力設施與交通運輸設備。但麥克唐納不認同這項計劃，麥氏指出：「這項計劃像在浪費金錢，也無法讓人理解臺灣需要如此龐大肥料經費的理由。」在場的經合總署臺北辦事處處長克雷格 (Loris F. Craig) 也與麥克唐納看法一致，克氏指出：「臺灣購買肥料所需的花費，頂多五百萬美元，至於購置電力設施與交通運輸設備的預算需求也稍嫌過多。」⁶可見麥克唐納等人並不認同吳國楨的說法，對這筆款項的用途有所懷疑。

饒是如此，美方相較於保守、傳統的軍人陳誠，對親美、民主的吳國楨自然有好感。麥克唐納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詞對陳誠頗為不利。麥氏指出：自陳誠擔任臺灣省主席之後，渠確實對增進人民福利頗為盡力，既支持嚴家淦的經濟改革政策（按：嚴氏改行新臺幣），又大規模推行土地改革與地方自治；惟陳誠缺少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專業知識，使其改革大打折扣。渠以舊法練兵，不能真正理解新的治軍觀念。渠對西方學說的認識多源自孫中山學說，對其本源真意，缺少理解的興趣；渠身上許多不受觀迎的特質，均源自其深信的中國傳統文化。其內

⁴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aiwan: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Reel 1, 0752-0757,894A.00/7-2749 CS/Y.

⁵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aiwan: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Reel 1, 0752-0757,894A.00/7-2749 CS/Y.

⁶ Macdonald to Acheson, August 4,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72-373.

心深處的文化底蘊則是排斥外國人，並不信任外國人的做法，並以東方式的禮儀來包裝與外國人的社交。究上述所言，麥氏認為陳誠的個性，加上蔣中正在臺灣的影響，將造成臺灣諸政大壞，從而增加共軍進攻的機會。⁷

此時，美國的決策者重新審定其對華政策，下決心從中國內戰的泥淖中脫身，與國民黨這艘沉船劃清界線。由於此舉代表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為謀反擊國內在野黨的攻擊指責，也為使美國大眾對國民黨的崩潰有所準備，杜魯門政府在 38 年初決定制訂《中美關係白皮書》，以詳盡地說明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紀錄與看法。⁸

民國 38 年 8 月 5 日，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4*），內容包括五年來美國對華公開與秘密文件完整紀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當日在他所發表的 1054 頁白皮書裡面，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是美國「無法控制」的事；不過他又警告蘇聯：如果中共軍隊想征服其他亞洲國家，則必將發生糾紛。此白皮書，是奉杜魯門總統的命令編寫，以辯護美政府對中國的靜觀政策。這一巨冊包括 186 項文件，追述美國對華關係史，並包括魏德邁在民國 36 年的長篇秘密報告，以及馬歇爾和司徒雷登的報告等。魏德邁的報告，提出一項美援五年計畫，其條件是國民黨採取有效步驟，清除政府內部，接受美國的軍事和經濟顧問，並將東北交給聯合國託管。艾奇遜認為中國實際上已受蘇俄控制，並且直言：美國除了扼守中國邊境上的界線，並且希望中國人民終將起而反抗，像過去歷史一樣擺脫外國束縛之外，已沒有任何辦法。艾氏不假辭色地指出，中國內部所以產生這種不幸的結果，中國政府的腐化、自私和軍事錯誤應負其責。白皮書為支持他這一論調起見，曾引用代總統李宗仁於該年 5 月 5 日致杜魯門的一封信，內文直指：國府目前的窘境是由於「中國政府沒有善用美援，並實現政治、經濟與軍事改革。」⁹美國發表白皮書與種種動作，其真正意圖是：國民黨的垮臺與美國無關，美國做了該做的一切；失敗的是蔣中正，而非美國。¹⁰

國府對於白皮書的回應頗為審慎，因其首要目標乃爭取新的援助，雅不願直接攻擊或批評美國國務院，駐美大使顧維鈞在未得到外交部的指令時，曾慎重發

⁷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Taiwan: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Reel 2, 0798-0799, 894A.00/8-3049 FAP.

⁸ 金光耀：《顧維鈞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263-264。

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8 月 5 日、6 日，第一、二版。

¹⁰ 金光耀：《顧維鈞傳》，頁 265。

表聲明，這也是國府對白皮書最早的一份回應。顧云：

對華白皮書的公布是一個不尋常的步驟，特別是我國為遏制共黨侵略和捍衛國家獨立進行殊死鬥爭之際。這一大卷書多為美國對事態的看法，當然，中國方面還有它的觀點。中國政府正在研究白皮書的內容，並將發表看法。不管過去的所作所為該不該算在國民政府的帳上，今天的基本事實是：中國正與受到國際共產主義援助和唆使的共黨侵略奮力搏鬥。¹¹

8月16日，國府在廣州公布對白皮書的聲明，指出國府不認同白皮書的觀點與聲明；但不願陷入對過去的爭論，以免有傷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但顧維鈞在回憶錄中自承這份聲明過於溫和，論點也未擊中要害，譬如應突出雅爾達密約對國府的傷害。¹²

白皮書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表徵，而其箭靶是蔣中正。當白皮書公布時，蔣中正業已退至臺灣，而隨著國統區的日漸縮小，臺灣的控制權也成為美國關注的焦點。美國一度欲將蔣阻絕於臺灣之外，但其勢不能，只得企圖在臺灣培植可取代蔣中正或陳誠的勢力。國務院甚至告訴顧維鈞，只要蔣願意離開中國大陸或臺灣，國務院將負責保證蔣的安全，蔣可以隨心所欲地前往任何國家。¹³對美國的這一意圖，蔣心知肚明，但採取隱忍退讓的態度，不與美國正面衝突，同時深自鞏固權力。當美國最終發現有關臺灣的事情無法繞過蔣時，它只得調整對臺灣和對蔣中正的政策。¹⁴

除蔣中正之外，主政臺灣的陳誠亦不忘對美援有積極動作。10月1日，美陸軍部負責東南亞方面工作之麥克蘭上校，因皮宗敢武官之介，訪問陳誠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麥氏客氣地表示來臺後，目睹社會安定繁榮，深感驚異，對一般情形，表示滿意。並謂陳誠在美國朝野，頗負盛名。陸軍方面尤表敬佩，魏德邁將軍托彼代致拳拳之意，並望臺灣在陳誠治理之下，將獲得更大之繁榮與安定。陳誠對彼表示數點：（一）希望今後反共戰爭，能一如第二次大戰之反法西斯戰爭，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以爭取最後勝利。（二）我國目前所希望於貴國者，最重要的是精神上之同情。（三）本人在臺灣必不會使美國友人失望。（四）盼能建

¹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2月第1版第1刷），頁235。

¹²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頁244。

¹³ 《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頁367。

¹⁴ 金光耀：《顧維鈞傳》，頁266。

議貴國政府，先行酌派少數專門人員來臺實地考察，以便增加更多之瞭解。¹⁵此事透露出美國軍方對國府態度雖然矜持，但態度明顯迥異於美國國務院官僚的冷漠，陳誠等人對美國軍方亦較為友善。

38 年 10 月 6 日，艾奇遜在國務院對陳誠的施政表現和援助臺灣等議題，提出看法。艾氏表示：臺灣目前不缺乏經濟資源與軍事物資。國府除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的美元、白銀和外匯儲存於臺灣外，它亦必將援華法案中的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軍事援助轉用於臺灣。此外，蔣中正正在菲律賓訪問之際也聲稱在現有資源的支持下，且不接受外來援助下，臺灣至少可維持二年不虞匱乏的生活。¹⁶

艾氏上述言論相當程度代表國務院的意向，但美方亦有國府在無援助的情況下，臺灣難以支撐到民國 39 年底的說法。艾奇遜曾言道：「以天然資源而言，在一個有效率的政府統治下，臺灣經濟幾乎可以自給自足。」暗指無效率的國府並不值得支持。再者，真正的重點如下，艾氏點出了美方從國府在抗日戰爭時期結下的仇隙，再度就國府的貪汙大踩痛腳。艾氏認為美國若再應援這個在大陸上倒行逆施的政權，將令國府誤會美國願意幫助國軍抵抗共軍入侵，從而致使國府再也不願改良政治。¹⁷上述可知國務院對國府的不信任，以及不願國府統治臺灣的心思，這兩個二次大戰的盟友，彼此隔閡已非一日之寒。這些言論，同時也否定了吳國楨在 8 月初所提出的撥款計劃。¹⁸

饒是如此，艾奇遜雖表明不願擴大對臺灣的援助，但艾氏亦不願重挫國府士氣，以免被外界視為拋棄臺灣，加快臺灣被中共攻占的速度。艾氏指出：美國將繼續觀察臺灣當局積極改革的成效；至於增加美援與否，則端視臺灣當局日後表現而定。¹⁹由上述訊息中可知，美國寧維持既有援華法案的規模，不願增加對臺灣援助的額度，同時隱約又期望臺灣能自力改善政治與經濟現狀，跟之前的種種宣示相同，了無新意；只是批判國府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在 8 月 5 日公布時，讓國府對於要求美國援助的立場，變得更為薄弱罷了。²⁰

¹⁵ 薛月順編：〈民國 38 年 10 月 1 日記事〉，〈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 New 》（下），頁 522。

¹⁶ 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ctober 6,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94-396.

¹⁷ 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ctober 6,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94-396.

¹⁸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頁 56。

¹⁹ 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October 6, 194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94-396.

²⁰ 歐世華：〈吳國楨與臺灣政局（1949-195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8 年 6 月），頁 56。

10月10日，吳國楨前去領事館告訴麥克唐納，國民黨非常委員會正準備成立軍事、經濟及政治三個委員會，以因應中共侵略與省府人事改組之事。吳並指出將由他來主導文官體系的改革。此外，吳國楨更信誓旦旦地表示，國府將進行新聞自由、開放民營企業和當地人可出任省府要職等改革，而蔣渭川正是他的首要人選，蔣中正則必然支持這些改革。

吳國楨更透露：他正在構思一份美國如何援助國府以及中美合作防衛臺灣的計劃書。但在麥克唐納的追問下，吳國楨卻表示這份計劃書尚未成形，只是在軍事物質，尤其是彈藥、飛機與負責補給系統的軍事顧問需要美方提供，蓋吳認為國軍的補給系統極易有貪汙之事。

麥克唐納似沒預料到吳國楨的言論如此大膽而直白，渠在對艾奇遜的報告中指出：「吳國楨試圖找到一個新管道來尋求美援，他自言渠有能力讓蔣中正接受大幅度的改革，並進而影響其態度。」但麥氏不相信吳有那麼大的能耐，渠認為吳必須得到王世杰或其他蔣中正的親信幫助，俾讓蔣同意進行各項改革計劃，獲得美援，並得到美國承認國府是唯一的中國政府。另外麥氏亦提到，吳國楨稱蔣中正業已與過去不同，蔣將在臺灣建立全新的政府，準備與大陸的腐朽集團劃清界線。²¹

10月17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言人否認美國將託管臺灣。²²此時，美國國務院召開了三天的會議，以及另一個由無任所大使傑塞普(Jessup, Philip C.)領導下的高級人員，經數月的研究，得到若干共同的結論。兩會議均認為中共取得政權之因，是由於自身力量的成長與國民黨的崩潰，美國很難動搖它的統治；並指出美國如對中共保持低姿態，並採取不干涉政策，中共政權將不會無條件地對蘇俄存有幻想。總之，華盛頓應與北京維持非正式關係，等候中蘇關係破裂的那一天。²³值此，同樣面臨共黨威脅的南韓，其駐華大使申錫雨亦表示，韓國絕不承認中共政權。²⁴

10月28日，美國國務院釋消息要與下野後的蔣中正進行第一次接觸，彼時國務院確信蔣已有足夠物資與裝備防衛臺灣。²⁵艾奇遜去電麥克唐納，要求麥氏隨同領事馬丁(Edwin W. Martin)將國務院在10月6日提出的草案前去告知蔣中

²¹ Macdonald to Acheson, October 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398-399.

²² 《中央日報》，民國38年10月18日，第二版。

²³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頁205。

²⁴ 《中央日報》，民國38年10月6日，第一版。

²⁵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4.

正，同時要讓陳誠與孫立人得知內容。²⁶10 月 31 日，麥克唐納收到電報後指出陳誠在臺灣的施政雖稱不好不壞，但跟蔣中正相比，陳誠出錯率少了很多。並指出美國如果在此時釋放出美援的消息，將讓外界誤以為只有蔣中正夫婦能爭取到美援。故美國在臺灣要找的談判對手應是陳誠，而非蔣中正，至於改革計劃的實施與否，並不用擔心這件事。²⁷

不過，艾奇遜不認同麥克唐納的想法，艾氏在其覆電中指出蔣中正才是美國交手的對象。艾氏反覆指出最重要的是，臺灣應儘快利用自身資源進行改革，而非汲汲營營地要求美援的增加，倘在此時提供額外的援助，反而會讓島內的中國人忘記進行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事。²⁸

11 月 3 日，麥克唐納與領事馬丁，銜艾奇遜之命，前往拜會蔣中正，旨在向蔣說明美國在援助臺灣的基本立場。在完成艾奇遜指示的任務後，麥氏向蔣訴說美國在援助臺灣政策上的原則，並發表渠對於臺灣現狀的觀感：麥氏指出美國極度關切臺灣政治之改良，臺灣經濟情勢並不差，但有許多潛在的不安因子。這些因子包括：（一）大批難民來臺，已在臺灣民間發生不安騷擾之現象；（二）糧食供應不足，致使當地人對國府不滿，進而令他們對中共有所期待。另外在軍事方面，臺灣的防禦計劃尚有不足之處，若是讓當地人有機會參政，增進本地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減少他們的不滿，讓他們覺得是國府的一份子，俾激勵他們保衛家園。美國對於臺灣的態度，大部份須視國府目前是否採取行動，以建立有效之政府為人民謀取福利。蔣中正由會談中談到，美方必須承認渠對臺灣具有實質控制力的事實。會談中，蔣相當專注地聆聽麥克唐納的意見，態度友善而誠懇，讓麥氏認為這次的拜會相當成功。²⁹

11 月 4 日，麥克唐納與馬丁亦前去拜會陳誠，並將相同訊息傳達給陳誠，同時在座的還有嚴家淦。在聽完麥氏的敘述後，陳誠為過去的某些失政表示悔意與慚愧，並為美國的援助向麥氏致謝；但陳誠仍向麥克唐納與馬丁介紹他一年來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建設與成就，並讚許懷特公司、經合總署與農復會的顧問。這次會晤讓麥克唐納對陳誠徹底改觀，盛讚陳誠已與過去不同，是個國府難

²⁶ Acheson to Macdonald, October 2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02.

²⁷ Macdonald to Acheson, October 3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03-404.

²⁸ Acheson to Macdonald, November 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04-405.

²⁹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06-407; Nancy Bernkopf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4;〈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1 月 3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得一見、正直而坦率的高級官員。³⁰

11月5日，吳國楨告訴麥克唐納，蔣中正於3日得知美國援臺的條件後，隨即與總裁辦公室的成員開會，商討俟後舉措，大有與美方妥協的意圖。吳國楨向麥克唐納試探問：是否美國有意令陳誠去職？但對陳誠有好感的麥克唐納則反駁稱美國只希望臺灣方面能進行必要的改革，施政更有效率，資源能更有效利用；至於陳誠的表現良好則超乎想像，他希望陳誠能持續實施改革計劃。³¹

饒是如此，對臺灣省主席一職懷有企圖心的吳國楨，卻因司徒雷登與鄭介民在11月6日在美國的會晤，對臺灣省政府的改組，發揮臨門一腳的作用。

二、關鍵的會晤

11月6日，鄭介民在蔣中正指示下前往美國，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表示，國府願意接受美國任何建議，以換取美國在軍事物資等各方面援助之立場，爰司徒雷登建議指派吳國楨為臺灣省主席，致傳聞已久的吳國楨出掌臺省主席一事，正式浮上臺面。11月8日，蔣中正在吳國楨的陪同下，對於麥克唐納所言有關美國援助臺灣之條件，給予正式回應：

我十分贊同美國政府所提有關增進臺灣人民的政治與經濟福利，可藉以維持臺灣安定的看法。我相信在臺灣當局過去幾個月有關增進人民福利方面的施政上，已經有部分獲致相當的效果，在未來的施政上，執政當局也將會採取更具體的措施，以確保臺灣人民的福利……然而我不得不明白指出，臺灣最期待的，就是美國政府的關注。除了遭遇經濟困境外，臺灣現在也急需補強三軍的裝備，並且盡可能予以改善……。³²

蔣中正深知美國政界有親蔣與反蔣兩派，此時是反蔣派得勢，但親蔣派仍在為國府搖旗吶喊。³³職是之故，蔣中正此時必以「苦撐待變」為其最高指導綱領，艱苦支撐，以待時局有利於己。³⁴

³⁰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08-411.

³¹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11-412..

³²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IX, pp.415-416.

³³ 美國政壇親蔣派可以素對國府友好的美國參議員諾蘭為例，諾蘭曾在華盛頓大聲疾呼美國政府應將七千五百萬元緊急經費用於中國。並指出國府必須堅強抵抗共產黨，如果崩潰，欲繼續得到美援，將更為不易；若能阻止共黨，則合作總署將願意把這筆錢用在中國軍防線以後的區域。12月31日，諾蘭又力促美政府立即軍事援華，可說是國府在美國的最佳友人。參見《中央日報》，民國38年10月22日，第二版；《中央日報》，民國38年12月31日，第一版。

³⁴ 任育德：《向下紮根：中國國民黨與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1949-1960）》，頁45-48。

發表此聲明後，吳國楨也將陳誠應蔣中正要求所做的臺灣施政簡報交給麥克唐納，希望能因此加強美國援臺的意願。除了先前所述內容，陳誠直白地在這份簡報要求軍援，以提振臺灣民心士氣，並要求美國應派遣軍事顧問團前來臺灣。次日，麥氏則將這份簡報電交艾奇遜，並在電報中為陳誠請命，希望國務院能接受陳誠的請求，進行相關的援助事宜。³⁵

美國駐臺總領事麥克唐納支持陳誠改革的立場，但吳國楨卻不作此想。11 月 12 日，吳國楨在麥克唐納及其他領事館人員前，指出孫立人的權力均被軍方高階將領所阻，並明指其中以陳誠最甚，應立即迫令渠辭職，意圖令美方人員感到陳誠才是阻礙改革的對象。吳同時在美方外交人員前，表明自己不排除接任臺灣省主席，吳已正式表態對省主席一職的興趣。³⁶

11 月 17 日，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忽電約主管情報系統之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赴美一行。³⁷鄭在與司徒雷登會談後，與國務院指派的海軍中將白吉爾 (Oscar C. Badger) 就臺灣一事和中國大陸西南防禦進行會談，擔任記錄與翻譯者則為中國武官皮宗敢，以下是白吉爾所云「防禦臺灣」的譯文：

關於防禦臺灣，吾人（白氏自稱）有以下之擬議：

一、希望中國（國府）作到者，為改革臺灣政治，必須臺灣人民擁護政府，對政府有信心，方能鼓舞民心士氣，增加反共意志。希望臺灣政府能代表各階層各黨派之利益，而非國民黨一黨專政，該政府務必為全體臺民謀福利。吾人認為陳誠將軍之行政尚未成功，吳國楨先生在重慶市及上海市之成就甚佳，美方認為彼為主持臺政之理想人選。因彼在上海市時對糧食之分配、工人就業、工業之復興，以及維持紀律而不用暴力，行政效率皆有良好之表現。以臺灣之工業能力，若配合良好之政府，加以少量之美援，應可做到自給自足之境地，而不必依賴美國之救濟。若吳氏主持臺政，應給予彼完全之權力，以任用良好之幹部。因軍隊不能脫離民眾，若人民擁護政府，則軍民打成一片，戰力可大為發揚。

二、以上建議若能獲得蔣委員長之批准及支持，則美政府可以進行以下各事：

甲、派遣政治、經濟顧問團來臺協助臺灣當局，計畫辦理工業、財政、商務、農業、行政諸事務，人數以不超過三十人為限。

乙、派遣非現役之軍官，每軍別約二十人及三十人來臺，協助臺灣海陸空軍，策劃辦理補給計畫，軍隊行政與訓練諸項業務。但彼等不參加第一線作戰指揮。以上軍官包括海軍陸戰隊退伍軍官四至五人，以協助中國訓練兩棲部隊，

³⁵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15-416..

³⁶ Macdonald to Acheson, November 1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49, Vol. IX, p.416-418..

³⁷ 鄭介民任職軍統局時，是戴笠親信，後戴笠飛機失事後，鄭的地位爬升，甚得蔣中正的信任。

以作登陸攻防之用。

丙、物質方面：

- A. 陸軍：供給臺灣孫立人部隊防衛軍六個師之裝備。
- B. 海軍：供給海軍巡邏艦十六艘。
- C. 空軍：供給必要之零件材料及修理設備。
- D. 供給少數之雷達站及軍用通訊器材。

以上之供給，均欲求其切實有效，數量不多，希望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展生產力，加強戰鬥力。我方願意在法律通過之預算下，盡力協助，必須中國方面表現自助，關於派遣之人員，可保證必為各方面最優秀之人士。但中國方面須能竭誠合作，彼等始願留在臺工作。否則到臺五分鐘後，彼等即將回國。尚有一點須注意者，以上人員均為中國政府僱用之志願性質，美國政府依法不能支付其薪給，名義上必須由中國政府支付。但美方不反對中國方面由美援項下支付此項薪給，以上人員美方已在物色中。

三、本人之所以告知閣下者，即欲閣下轉達蔣委員長可以於此時向美政府提出類似以上擬議之請求。以上擬議係美國社會知名之士向本人及其他軍政負責人所提出，而由我輩向美國當局提出。當局對此，已作出極友善及極感興趣之考慮。若再由蔣委員長向當局提出類似之請求，必可收取相當成果，惟此事務請閣下嚴守秘密，不然則恐受破壞。³⁸

鄭介民提出二個問題：（一）關於防守臺灣的請求，應由何項途徑提出？（二）若美國對於此項擬議完全同意，則中國是否派少數人員前往華府與美當局會商一切細節問題？白吉爾答稱：關於第一問題，應由蔣委員長交顧維鈞大使向國務院提出，並囑顧大使須絕對秘密，如此較由美駐臺總領事轉交為便捷。至於第二問題則由美派少數人員來臺談判較為便利。鄭介民又問以中美合作防守臺灣擬議，是否已得到美白宮最高當局的同意？白吉爾的答覆頗為肯定，他說：「該項擬議已由吾輩提出，交美政府最高當局，彼等對之極感興趣，並作極友善之考慮。目前既未批准，亦未否決，本人深信若由蔣委員長向美政府提出類似之請求，必獲得成果，不致歸於失望。」³⁹

結束此會晤後，鄭介民提前回國，並未在美多作盤桓，蓋白吉爾關照此案不可對任何人告知，鄭介民認為此事秘密，對於之後前國務卿馬歇爾之約會已無暇等候。鄭料馬歇爾必知，但為避免馬氏探詢國府底牌，故而提前返國。鄭曾在舊

³⁸ 〈鄭介民與白吉爾談話紀錄防禦臺灣擬議〉（民國 38 年 11 月 17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對美外交：一般交涉（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29-431；〈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頁 530。

³⁹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29-431。

金山與魏德邁盤桓數日，亦未提此案。⁴⁰

鄭介民帶回的這份會晤紀錄非同小可，在蔣中正批准後，由駐美大使顧維鈞秉承其意旨，進行細部談判。⁴¹11 月 21 日，魏德邁在見過鄭介民後，回函蔣中正，信開頭就提及鄭介民已將局勢解釋頗詳，魏云：「深感遠東政策必需改絃更張，否則中美消滅極權主義之一切犧牲，將歸烏有，將需要許多生命金錢與極大努力。」⁴²話中指出國府必須徹底改革，並委婉透露出人事改組之必要。此時身兼東南軍政長官與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尚不知 11 月 17 日發生了何事，在 11 月 25 日時，渠還在改組省黨部的人事。全然不知大權即將旁落。⁴³

經手此事的王世杰，雖與陳誠友善，卻亦是極力推動省府改組事宜的重要人士。王於 11 月 30 日電黃少谷秘書長，電文云：「杰已將內容與辭修（按：即陳誠）詳談，彼認為取得美國（援助），現正為第一重要之事，省府主席人選，可尊重美方期望，又省委及廳長人事之調整，辭修認為仍照彼提案先行發表，主席問題，可另行商決辦理。」⁴⁴王在 12 月 9 日致電蔣中正，其內容概分為三點：（一）李公（按：即李宗仁）若無誠意，鈞座不必考慮復職，否則徒增法統爭議。（二）關於鄭介民報告事，職將速與辭修兄商議。現美方激論臺灣問題，其決策之期已迫，我方決定與行動決不宜遲緩，鈞座應立予核辦。辭修已與國楨面商一切，大致已無問題。（三）頃接美國報告白吉爾已被任為國務院遠東司軍事顧問。⁴⁵由此可知，吳國楨的出線，已呼之欲出。

而駐美大使顧維鈞將話說得更為直白，在下列第三點指出應主動調整臺灣省政人事，顧云：

一、上月初六曾託白吉爾密詢美當局，究在何種條件之下可予我援助，此次彼所示意見頗為具體，似有誠意。弟意我宜即照其所建議，由我向美政府正式提出請

⁴⁰ 雷震：〈民國 38 年 12 月 1 日〉，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 年～1949 年）》，頁 374-375。

⁴¹ 白吉爾稱作為援華申請的先決條件，臺灣省主席陳誠應被取代，人選最好是吳國楨；並必須給新任省主席充分權力，並與美國顧問全心全力合作，否則就要全數撤走。見《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頁 530-531。

⁴² 〈魏德邁函蔣中正遠東政策需改變否則中美消滅極權之犧牲將烏有〉（民國 38 年 11 月 21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³ 〈陳誠電蔣中正臺灣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擬調民政廳遺缺以黃國書為適〉（民國 38 年 11 月 25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戡亂時期黨務〉，《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⁴ 〈王世杰電黃少谷臺灣省府主席人選尊重美方期望省委及廳長照陳誠意〉（民國 38 年 11 月 30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⁵ 〈王世杰電蔣中正美政府正激論臺灣問題我方決定與行動決不宜遲緩〉（民國 38 年 12 月 9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求，並說明臺灣島之保存，不僅為我繼續抗共工作實有必要，且因中共侵略具有國際背景，萬一失守，勢必影響東南亞與西太平洋全面之安危，故請美對我申請，務以遠大之眼光，作善意之考慮。

二、關於援助之具體辦法，我宜採白吉爾條陳要點，一一列入，不必多加修改，如我認所提不敷需要，儘可於此事成功後，將來隨時與美代表洽商，轉請美政府增加。

三、我於提出請求之前，宜先由我自動調整主持台灣省政之人選，以表示我決心抗共，歡迎與美合作之誠意；而免美政府中反對助我者之懷疑與阻梗。

四、台灣問題近日此間各報頗多評論，大都不主派兵助我防守，但又慮我能力薄弱，軍隊有叛變之憂，故贊成予以相當援助，聞係美國防部當局授意，亦曾得東京麥克阿瑟之同意，俾引起輿論之注意，以制國務院之反對與破壞。為能通過閣議，並足以使承認問題在美方能長期延擱。

五、白吉爾出身海軍，思想縝密，人又圓到。對於我國與東亞局勢與人物具有相當認識，美國務院為對政策問題，屢與國防部意見相左，在閣議中時起辯論衝突，因白為顧問，藉資與國防部居間調解聯絡，並以對輿論表示國務院對華意見並非置美國防與遠東軍事於不顧。⁴⁶

關於陳誠政治地位調整一事，蔣中正早有此意；先是，蔣在吳國楨不知情的狀況下，曾在 38 年 7 月一度要求陳誠將省主席之位交付吳國楨，但遭陳誠謝絕。而該年年杪，情況已不同該年 7 月，鄭介民與美國海軍上將白吉爾對話後返臺，即從機場直奔吳府，通報美國希望由吳國楨擔任省主席的訊息，隔天才對蔣報告。當時蔣應李宗仁之邀飛往成都，並不在臺灣，乃由王世杰以電報轉呈。深悉內部矛盾的蔣中正，去電指示王世杰和陳誠先作初步研究：而王世杰起初不表贊成，認為臺省內部正甚穩定，不宜輕易變動人事；感受到美方壓力的陳誠亦不願意讓位，兩人交換意見後，決定由吳國楨以秘書長的地位代理主席職務，實際上負責處理省政。⁴⁷陳誠只得於 11 月 29 日與甫從重慶抵臺的吳國楨見面，邀請吳擔任其省府秘書長，並允諾渠可擁有省主席的實權。陳誠亦事先跟蔣中正打過招呼，企圖取得蔣的支持，⁴⁸孰料此事遭到吳國楨的拒絕。吳回憶道：「我知道陳誠是個好人，但又被認為一位難以伺候的上司，所以我並不欣賞這個想法。」⁴⁹

⁴⁶ 〈顧維鈞電王世杰向美洽商援助問題及美輿論多不主派兵協防臺灣〉（民國 38 年 12 月 13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⁷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32。

⁴⁸ 〈陳誠電蔣中正可否先以吳國楨任臺灣省秘書長〉（民國 38 年 12 月 4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⁴⁹ 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頁 96。

誠哉斯言，陳誠非善與之輩；但不足為外人道的恐怕是：「我已知美國要保我做省主席，就是沒有與鄭介民那番談話，也不會去當陳誠的秘書長」。⁵⁰

原本不希望陳誠下臺的王世杰經數日考慮後，業已改變想法，王於 12 月 6 日再電成都黃少谷秘書長，指出：「鄭介民報告事，弟意不宜久擱，否則美方或採完全丟棄政策。倘總裁與辭修不便即速晤會，可否請總裁電辭修囑其與弟迅予商擬…或可更請顯光往美京一行，密晤白吉爾。」⁵¹吾人雖不知此電是否扮演了臨門一腳的角色，但已知蔣中正對省府改組已下了決斷。

蔣中正自成都返臺後，居住在大溪，當時即約陳誠前往商談省政人事。陳誠指出須有兩點需要顧慮：（一）、白吉爾此項談話，突竟是真是假？（二）、此項談話是否真的可以代表美國政府？可見陳誠相當在意省主席一職，蔣中正不願太刺激陳，表面上故作猶豫，還連說不能再上當。蔣最後承諾由陳誠任省主席，吳國楨以秘書長的地位代理主席職務，實際上處理省政；如此即使得不到美援，也不致於「上當」。但蔣中正以吳國楨取代陳誠，心下已有計較，只是仍在陳誠面前作戲，一再表達遲疑之意，讓陳誠以為蔣信之親之，一切是吳國楨在暗處運作。至吳國楨則對省主席之位胸有成竹，自不會對區區秘書長之位有所動心。⁵²最後陳吳省主席之爭，則以吳國楨的勝利作結；惟蔣中正耍弄兩人的權謀，陳、吳並不知情或不理會，仍以對方為死敵。

美國雖然不願中共取得臺灣，但仍是對援助臺灣感猶豫，杜魯門總統與美國國務院雖是最大的反蔣勢力，作法仍頗為反覆。該年 12 月 22 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曾表示：臺灣是國府治下的中國之一部分，而美國則是繼續承認國府代表中國政府。12 月 23 日，美國大使館又稱決隨中國政府遷臺，代辦史特朗於下午四時乘美空軍武軍專機自港抵臺北，奉美國國務院訓令來臺北籌設大使館。⁵³美國雖在白皮書中表示對國府的絕望，但上述動作表示尚未對國府完全放手，原因之一是臺灣仍在國府手中。

對此，最主要的親蔣勢力－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已決定協防國府防守臺灣，參謀聯席會議認為臺灣未必對美國極有戰略重要性，而指日本、菲律賓，甚至琉球更為重要；但會議認為在友好政府控制下的臺灣，相對於共黨盤據的中國

⁵⁰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32。

⁵¹ 〈特交檔案：政治－總統引退及復行視事〉（光碟片 90 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⁵² 薛月順編：〈台政一年〉，《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87-88；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33。

⁵³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24 日，第一版。

大陸價值匪淺。麥克阿瑟向聯席會議說：美國不須派兵到臺參加防衛工作，中國（國府）在臺灣現有的陸空軍力量，足可保衛臺灣。美國只要表示有意援救臺灣，中國的士氣便可以相當振奮。⁵⁴最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建議杜魯門政府：

（一）派新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蔣總裁，保衛臺灣，對付預料中的共黨進攻。

（二）予以「有限度的武器援助」，增加臺灣的防禦。⁵⁵

只是杜魯門又在民國 39 年 1 月 5 日宣稱：「美國無意於染指臺灣或任何其他中國的領土。美國目前無意在臺灣獲得特殊的地位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亦無任何使用武力來干預目前狀況之打算。美國政府不會採行任何可能造成干預中國內戰的作法。同樣地，美國也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給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軍隊。」⁵⁶表明了與國務院坐待中國內戰塵埃落定的立場。

上述可見美國政界對於東亞政策辯論，已顯露出各方的不同歧見。不少人預料中共也許會轉變為反對莫斯科而與西方作部分和解；但這種立場的轉變能多快？以日本急需貿易出路的情形，和中國（大陸）有限度的關係是否能加速日本的復興？並有助於減緩中國（國府）與西方的對立？或者這種安排只是幫助共產政權，供給它更大的敲詐潛力？反過來想，若日本繼續與中國（大陸）隔離，到哪裡找尋替代的市場？⁵⁷

民國 39 年 6 月之前，杜魯門政府不能解答這些問題。此時的美國，各政策部門分分合合的聯合和競爭，各謀取得總統的支持，杜魯門的作法也經常表現出矛盾。例如他批准艾奇遜和中共維持私人層次的貿易關係時，卻又接受國防部長詹森的意見，承認國民政府封鎖中國港口。雖然有若干美國外交官依然留駐在中國，卻不准他們與中共高層有任何正式接觸。⁵⁸美國的這種外交迷惘，一直到韓戰爆發後，才確立與臺灣的國府結盟之立場。⁵⁹

⁵⁴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30 日，第一版。

⁵⁵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31 日，第一版。

⁵⁶ 邵宗海：〈評估韓戰前後杜魯門對華政策〉，《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 5 期（民國 80 年 5 月），頁 90。

⁵⁷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頁 208。

⁵⁸ Michael Schaller 著、郭俊鈺譯：《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頁 209。

⁵⁹ 不過有學者認為美國是在民國 40 年 5 月，聯軍在韓國戰場取得優勢後，杜魯門才確立保衛臺灣並不與中共妥協的政策方向，不再視臺灣為其政治負擔。參見張淑雅：〈美國對臺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 年 11 月-1951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9 期（民國 79 年 6 月），頁 470-471。

第二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撤廢

一、臺灣省政府之改組

當國共內戰的最後一個城市攻堅戰—成都作戰—結束後，國府正式結束了在中國大陸二十餘年來的統治。當國府遷至臺灣之前，蔣中正希望陳誠所主政下的臺灣能有擁護聲音，企圖營造臺灣人民萬眾一心支持國府的氣氛，故指示陳誠拋磚引玉，先作擁護姿態。⁶⁰正在參加臺灣全省行政會議的陳誠得電文後，於 12 月 8 日上午向行政會議全體出席列席人員表示：

因為大陸戰局急趨變化，中央政府決定遷來臺灣，這一方面表示政府剿匪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臺灣軍民的信念。不過也許有少數人會以為這樣一來將增加本省的負擔；其實要來的人早已來了，現在只是在法理上再正式宣告將政府遷來臺灣，全部人員也不過是一兩百個，何況中央存在臺灣的物資很多，並不需要本省負擔，站在臺灣的立場，始終堅決擁護中央政府，參加行政會議的全體同仁和全省民眾必定熱烈表示歡迎。⁶¹

當日，臺灣省參議會、各縣市參議會、省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漁會、記者公會、報業聯誼會及臺北市各界，亦紛電蔣總裁、總統府及五院院長，表示熱烈歡迎。⁶² 9 日，行政院開始於臨時院址臺北賓館辦公，將設址在介壽館，各部會首次長亦由成都遷臺北。⁶³ 臺省製造了歡迎的氣氛，爰國府正式在臺灣安身立命。

國府撤至臺灣後，對於美援有相當之急迫性，故對美外交乃是國府危急存亡之際的一根救命稻草。民國 38 年 6 月底，蔣中正接獲中國駐東京代表團來電謂：盟軍有將臺灣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蔣極為憂慮，於 6 月 20 日立即復電，指示中國駐東京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就此事與美國遠東駐軍總指揮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申明國府立場及對麥克阿瑟之期望，其要點如下：

⁶⁰ 〈蔣中正電陳誠飛西昌政府決遷臺望各民意機關有精誠擁護表示〉（民國 38 年 12 月 7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京滬撤守前後的戡亂局勢（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⁶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9 日，版一、二。

⁶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9 日，版一、二。

⁶³ 〈民國 38 年 12 月 9 日記事〉，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1949）十至十二月份》，頁 551-552。

一、臺灣移歸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臺、澎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

二、臺灣很可能在短期內成為中國反共力量之新的政治希望，因為臺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而其地理的位置，使今後政治防疫工作，亦較易澈底成功。

三、美國政府即令實際的利害來考慮，亦決不能承認中共政權，因為承認中共，決不能化中共為狄托，亦不能範圍中共的行動。美國於一九四五年曾經拋棄在倫敦之波蘭合法政府，承認蘇聯所製造控制之波蘭政府，其結果祇鞏固了波共政權，毀滅了波蘭反共力量；此事可為殷鑒。至於中國政府，無論在大陸與海島，皆有其廣大根據地；與中共持久作戰到底，決不會成為類似倫敦波蘭之流亡政府，余敢斷言。

四、基於以上考慮，余及中國政府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及其對於赤禍與東亞前途之關係，極力主張兩事：

甲、美國政府決不可考慮承認中共政權，並應本其領導國際之地位與力量，防阻他國承認。

乙、美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臺灣，使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希望。⁶⁴

蔣中正雖嚴正宣示立場，並在反共一事上向美國招手，惟美方在軍事防衛臺灣上歧見仍深。麥帥在覆蔣電文中，表達援華的立場，麥帥指出：中國政府絕不可放棄大陸，並須確保臺灣，並且臺灣乃中國之領土，贊成封鎖共區港口，否認美國將製造中共為「狄托」之事。⁶⁵相對於麥帥表現出國府友人之姿態；美國駐臺總領事在呈蔣中正的備忘錄中指出：美方對國府軍事不利表關懷，但無意使用軍事力量；過去臺灣政治不良，現大批軍隊、難民來臺，已在民間發生不安騷擾現象，美國極度關切。美國對於臺灣的態度，須視國府是否建立一有效率之政府為人民謀取高度政治及經濟改善。臺灣質源與國府現有之物資，已足以藉自身之努力，充分改善目前之情況。除非國府自動採取有效之步驟，外援將甚少裨益，並將大部浪費，是以美國政府對於國府為建立有效率政府之基礎，及有效使用臺灣資源之措施，將繼續予後關注。⁶⁶易言之，這是一份要求蔣中正改組臺灣省府

⁶⁴ 〈蔣中正電朱世明與麥克阿瑟密談臺灣問題中國政府所持態度與期望〉（民國 38 年 6 月 20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潘振球主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民國 38 年 1 月至 6 月份》，頁 722；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頁 310。

⁶⁵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頁 324-325。

⁶⁶ 〈美國駐臺總領事呈蔣中正備忘錄美國無使用軍事力量防衛臺灣之意向〉（民國 38 年 11 月 3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的通知書，國府若要獲得美援，必須表現「誠意」，否則美方不願意為一貪汙腐敗的政府背書，並給予援助；而國府具「誠意」的作法，則是讓留美背景的政治人物與軍事將領獲得實權。⁶⁷

美方屬意由吳國楨接替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在民國 38 年 6 月時就已初步表露，指出文人主政較委諸軍事領袖為佳，而吳國楨就是適合人選。⁶⁸但當時陳誠權勢仍在擴張，該事遂寢。嗣後當年 11 月，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忽電約主管情報系統之國防部次長鄭介民赴美一行後，峰迴路轉，蔣中正決意改組臺灣省政府，由吳國楨取代陳誠接任省主席。

蔣中正側近成員俞國華時在美京華盛頓，回電蔣中正華府對遠東的政策，曾指出時在東京盟總主持的麥帥，同樣對國府沒有信心。俞國華電稱美國輿論云：

應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前，派美軍進占臺灣，但國務院與軍方擔心國際反應，猶豫研究中。惟美方認為對台政策須在二月前決定，美方必煽動台民自決，台灣一失，則復興大業何託？故我應示之不可侮之決心，一面起用人才改革，並示以與美合作之誠意，則美鑒於軍事佔領之複雜性與台灣在美遠東防務之重要，雙方未始與謀致合作相助之可能。周以德（按：親蔣之美國眾議員）認為我方過去之失敗乃是因重量而不重質，終以訓練不良、待遇微薄而無戰鬥力量，建議防守台灣應力矯此弊，以二十萬精良部隊將勝過四十萬雜牌部隊，台灣經濟可因之減輕。

⁶⁹

此電透露出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希望臺灣政治改革的心態。

時任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的吳國楨入主省府後，俞國華指出雖然美方朝野反應較前為佳，但主張援臺者，仍以國防部較為積極，而國務院對國府仍存疑忌之心，與之前殊無二致。另外，國府有人曾有美方必然援臺之議。俞國華認為：此論調徒然刺激美方，於國府無益，關於爭取美援一節，徒然傳播無益；李宗仁在美指出國府之失敗在於蔣中正左右不願助白崇禧作戰，俞建議國府亦可向美方要求援助包括海南在內。美國記者對國府仍多偏見，俞建議對三七五減租和金門、舟山之捷等國府成就，必須大力宣傳。⁷⁰

民國 38 年 12 月 16 日發布省府改組之命令，預定於 21 日正式改組，由吳國

⁶⁷ 即吳國楨與孫立人。

⁶⁸ 〈魏德邁函蔣中正以湯恩伯未在滬作持久戰甚欣幸及敬佩陳誠〉（民國 38 年 6 月 1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⁶⁹ 〈俞國華電蔣中正美對遠東以及臺灣政策及建議我堅守臺灣〉（民國 38 年 12 月 28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⁷⁰ 〈俞國華電蔣中正我方應少傳播臺灣形勢重要美非日援助不可論調〉（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楨接任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在人事命令發布後，首次公開談話中盛讚陳誠在「三七五減租」、幣制改革、穩定物價等省政已有極大成就；惟在東南區軍事責任上「過於繁鉅」，因而「一再堅辭兼職，當此國家存亡之秋，個人也無法推卸責任，故乃勉強應命」。⁷¹事實上，陳誠並不願辭權勢濤天的省主席職，而是陳誠功高震主，蔣中正為未雨綢繆計，才藉美援之口順水推舟將吳國楨推向省主席的寶座；以上所述，只不過是政爭勝利者的官樣文章罷了。

吳國楨雖然如願取得臺灣省主席，但除了樹立陳誠這個敵人外，吳國楨上任伊始，亦在省府人事安排上遭到強大反對力量。蓋吳國楨在預定人事名單任用了在二二八民變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蔣渭川（蔣渭水之弟）擔任民政廳長，導致輿論嘩然；臺灣人占多數的省參議會反對此任命案尤甚，更有若和民意相背，寧可全體總辭職行休會之議。⁷²對此風波，國防部保密局（筆者按：前身為軍統局）一位特務幹部葉秀峰向蔣中正報告云：

查台灣省政府改組消息發表後，社會輿情煩起波瀾，職以此事關係台灣社會安定問題，當日即訪吳主席作表面之探詢，據告此項名單可以各方羅致，並已囑蔣渭川等向李友邦、黃朝琴等低頭，諒無若何問題。言下似頗自信，另從各方調查反應，作為研究，詎料此事日來糾紛愈甚，甚至發生政治性之流言，特將糾紛前後情形列置專報：

一、對中央及吳國楨之一般認識：

一般社會人士分析府委名單，因委員廿三席中，台籍佔其十七，加以吳國楨一向民主作風，遂體味到中央重視民意之本旨，並聯想到可能含有國際政治之意義而與美援問題有關，對吳氏本人之批評，認其量大才高，自可完成相當政治任務，相反則覺今日治台方針似不適用其和緩作風，所幸陳辭修氏並未離台，或可假其所長補吳氏之短，故於改組消息發表後，物價略漲。至本月廿日，報章發表陳氏再申保衛台灣及壓制投機分子決心之講辭，群情乃稍平靜。

二、對新名單之不良批評：

一般智識分子，尤其黨政教育機關人員，多以此名單人選出乎意外，甚有引為不平，苛責政府……。⁷³

陳誠雖辭去臺灣省主席，但此時仍任東南軍政長官，餘威仍在；今吳國楨在人事上遭人非議，據葉秀峰的看法，此為作風太過溫和之弊。至陳誠向被稱作風鐵腕，

⁷¹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16 日，第一版。

⁷²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20 日，第二版。

⁷³ 〈葉秀峰呈蔣中正臺灣省政府改組消息發表後各方反應情形〉（民國 38 年 12 月 23 日），〈蔣中正革命文獻－政治：政經重要設施（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葉認為應以高壓手法打擊有異見之臺人，才易收效。其實，葉秀峰見樹不見林，此事乃「半山」懼江浙財閥藉著與吳國楨舊日關係，乘機壟斷臺省金融，故予以打擊，並乘機削弱「阿海」的政治影響力，遂行此事。⁷⁴據周宏濤的日記，國防部保密局長毛人鳳曾向蔣中正報告分析此事，毛云：

查此省議會之反對省府新人選，係李友邦、游彌堅、黃朝琴等一群光復後躍升政治舞台之「舊人」所策動，其反對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此次省府改組，陳長官（陳誠）原提名李友邦為省委兼民政廳長、黃聯登（按：省參議員，周宏濤指稱為李友邦最得力之助手）內定為高雄縣長，其他數人也已內定為各縣市長，惟結果均告落空，故大為憤怒；二、此批「舊人」原有掌握台省金融經濟之野心，甚多且係光復後的新興「財閥」，惟近來本省金融商業方面已漸為江浙人所把持，深恐吳氏上台後，因其曾掌滬市之關係，將處處予彼等以便利，而不利於本省新興之「財閥」，故於此時先下手為強，予吳氏以打擊。⁷⁵

毛人鳳陳述兩派利害，分析頗為中肯；此事後以蔣渭川調任內政部次長化解，由楊肇嘉接任斯職作結，此事卻也是吳氏主臺之初一件巨大的紛爭。⁷⁶

表 5-1 吳國楨省府人事名單

主席	吳國楨 新任	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民國 42 年 4 月 23 日
秘書長	浦薛鳳 原任	民國 37 年 7 月 22 日-民國 43 年 6 月 7 日
民政廳長	蔣渭川 新任（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民國 39 年 1 月 22 日） 楊肇嘉 新任（民國 39 年 1 月 22 日-民國 42 年 4 月 16 日）	
財政廳長	任顯群 新任	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民國 42 年 4 月 16 日
教育廳長	陳雪屏 原任	民國 38 年 5 月 4 日-民國 42 年 4 月 20 日
建設廳長	彭 德 新任（民國 38 年 12 月 21 日-民國 39 年 2 月 1 日） 陳尚文 新任（民國 39 年 2 月 1 日-民國 42 年 4 月 18 日）	
農林廳長	徐慶鐘 原任	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43 年 6 月 7 日
社會處長	李翼中 原任（民國 35 年 6 月 2 日-民國 41 年 5 月 1 日） 謝徵孚 新任（民國 41 年 5 月 1 日-民國 43 年 7 月 6 日）	

⁷⁴ 「半山」即對日抗戰期間，至大陸追隨國府的臺灣人士，如黃朝琴、李友邦、謝東閔、連震東；而「阿海」則是過去與國府並無淵源的臺灣當地豪強士紳，如林獻堂、辜振甫、蔣渭川、彭德。

⁷⁵ 原錄於周宏濤於民國 38 年之日記，見於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一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2003 年第一版），頁 386。

⁷⁶ 茲社會輿論跟省參議會的反對聲浪，吳國楨認為是陳誠在背後作祟；蓋省府掌握實權，行政院尚未分潤權力，吳氏稱此次蔣調升內政部次長為「愛爾蘭式的晉升」（指明升暗降），見（美）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頁 114。

警務處長	王成章 原任（民國 38 年 2 月 26 日-民國 39 年 4 月 18 日） 陶一珊 新任（民國 39 年 4 月 18 日-民國 42 年 6 月 16 日）
交通處長	陳清文 原任（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39 年 7 月 4 日） 侯家源 新任（民國 39 年 7 月 4 日-民國 45 年）
衛生處長	顏春輝 原任 民國 36 年 5 月 17 日-民國 51 年 12 月 10 日
新聞處長	吳錫澤 原任（民國 38 年 3 月 10 日-民國 39 年 3 月 16 日） 朱虛白 新任（民國 39 年 3 月 16 日-民國 40 年 10 月 4 日）
地政局長	沈時可 原任 民國 36 年 5 月 16 日-民國 61 年 9 月 1 日
糧食局長	李連春 原任 民國 35 年 8 月 10 日-民國 59 年 8 月 1 日
主計處長	紀萬得 原任 民國 38 年 9 月-民國 47 年 8 月
人事處長	萬斯年 原任（民國 38 年 8 月-民國 39 年 5 月） 黃金疇 新任（民國 39 年 5 月-民國 43 年 6 月 7 日）

資料來源：戴寶村編：《臺灣全志》卷十職官志文職表，頁 47-63。

二、省府改組後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撤銷前的蔣陳關係

民國 38 年 12 月 19 日，臺灣省政府舉行擴大紀念週。省主席陳誠發表談話，並對下臺之事有所措詞。陳誠表示兼職太多，不能專心從事省政，並舉抗戰初期為例，當時兼職太多，弄得一事無成；而且「目前，國家在軍事方面需要我負責，比在政治方面需要我負責更較迫切，如果軍事沒有辦法，政治就更沒有辦法，而且我學的是軍事，所以應當擺脫政治，專管軍事。」陳又不免無奈地提及真心話：「一般人民的心理，都希望文武分治，我不能違背大家的希望」。⁷⁷這話有部分是真體悟，因為陳誠向有「做事太喜大權獨攬，多而不能消化」之弊，為人所詬病。⁷⁸

另外自臺灣歸還中國後，臺灣仍繼續使用自己的貨幣，臺灣銀行是唯一能發行貨幣的機構，並處於省府的控制下，所以蔣中正只能依靠陳誠的財力支援。繼陳誠之後接任臺灣省主席的吳國楨曾指出：有次蔣要陳誠提供三百萬臺幣，陳雖沒有拒絕，但拖了很久才付。⁷⁹陳誠的權力過大，在國共內戰末期，臺灣地位水漲船高之際，復以陳誠不欲蔣中正再用事的心態下，蔣為維持權位計自會採取行動。至吳國楨的出線，雖有美援考量，但以此為藉口，使權位日隆的陳誠脫離掌握大權的臺灣省主席職，無疑對蔣有益無害。蔣向來注重軍事大權，雖說陳誠乃

⁷⁷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12 月 20 日，第二版。

⁷⁸ 雷震：〈1949 年 6 月 9 日記事〉，《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①1948 年～1949 年）》，頁 233。

⁷⁹ （美）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頁 93。

蔣一手提拔；但對於軍人亦握有黨政軍財等大權，必導致陳誠權力慾之膨脹，蔣中正必覺芒刺在背。吾人可言，以爭取美援一事，改組臺灣省政府，俾取得美國的信任、滿足吳國楨的權位慾，順手又將陳誠的潛在威脅性降到最低，對鹽商之子蔣中正而言，未必是不划算的買賣。

自國府播遷臺灣、蔣中正來臺後，雖未復職總統，但以長期領導之資歷，國府大小軍政官員大都為蔣所親識親拔，又身居國民黨總裁，順勢主導臺北政壇發號司令，分配軍政資源，自不待言。至原任臺灣省主席，位列封疆大吏的陳誠，原有權力大都要分潤出來，不免處境尷尬，蔣陳之間的對立與暗自較勁，在所難免，最後還得將省主席之位讓出，陳誠之心態可想而知。原陳誠省府下的省新聞處長吳錫澤回憶道：

正當辭公（按：即陳誠）在主持台灣省政府第二次例行會議時，國府突然從大陸撤退來台，時在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初，乃國府遷至台灣，喘息未定，即由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閻錫山匆匆召開行政院會議，並匆匆決議，改組台灣省政府，由吳國楨繼任為台省主席。此一舉措，有如晴天霹靂，使台省人民為之愕然。省議會在議長黃朝琴領導之下，立即罷會抗議。其實人人皆知閻錫山並無此種權力，不過是一受人利用的工具，吳國楨亦與美援毫無關係，亦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辭公在不到一年之內，即在軍政雙方均有如此輝煌的成就，深受台人的愛戴，聲望之高，一時無與倫比。這早已引起一人的忌諱，亦為一人所最怕。此人深恐長此以往，台灣勢將為辭公所有，自己將無立足餘地。其實這完全是一種過慮，是一種在大陸失敗以來如驚弓之鳥的心態。辭公一向對他忠心耿耿，絕對沒有非分之想。在他未到台以前，辭公早已在台替他覓好了供給他居住的地方。而且黨政軍的大權，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兒子又控制的整個情報系統。辭公所有的，只是一點空虛的聲望而已，何足懼哉？⁸⁰

顯而易見地，該文所指的「一人」即蔣中正，「兒子」乃蔣經國。雖然陳誠將省主席之職交付吳國楨，並非單純的蔣陳矛盾所造成，除此之外，爭取美援和吳國楨個人條件，都是 38 年底臺灣省府改組的決定因素；但吳錫澤卻直指此乃蔣中正擔心權力被架空所致，該文所透露出的怨懣之氣已躍然紙上，茲不僅是部屬的不平之氣，相信陳誠必然不懌。

陳誠對蔣中正自是不敢有實際動作，但對吳國楨可就不再客氣，日後升任行

⁸⁰ 吳錫澤：〈我追隨陳辭公的回憶〉，《傳記文學》第 442 號（1999 年 3 月）。

政院長時，交議中央各部向省府收回權力，有意採「強幹弱枝」之策。蓋臺灣光復後，中央因其特殊背景，除軍事海關外，一切交由省府主持，即發行鈔票，亦由臺灣銀行辦理，不用法幣及以後之金圓券；陳儀時代如此，魏道明、陳誠任內亦如此，吳則肅規曹隨罷了。嗣國府播遷來臺，致臺灣由邊陲一省，一變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央與省府若仍照舊規，不免權力失衡，中央有被架空之弊。陳誠之舉雖是為公，惟難免遭人訾議。

究其實，蔣中正對向來寵信的吳國楨未必全然放心，經省府改組一事，蔣對吳頗有挾外力以自重之疑。蔣曾在日記中指出：「臺灣省政府改組，雖經一番曲折，終告完成，惟吳國楨言行皆以依賴美國為惟一救亡之道，每念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之句，實不勝憂惶也。」⁸¹惟此間經濟情勢又須重用吳國楨不可，蓋民國 38 年底，在島內人口急速飽和的情況下，臺灣經濟又再次出現危機，蔣中正於臺北與東南軍政長官陳誠，談及軍事預算與臺灣省經濟政策時，感到「甚為可慮」；⁸²是故，吳國楨在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會擔任第二組組長，對於處理經濟財政素有經驗，又曾任漢口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吳氏成為接替陳誠之後的省主席，自然有其內部因素。⁸³

至臺灣經濟的千頭萬緒，在國府遷臺初期，雖然有大陸運來的黃金作為一時支撐；但因美援斷絕，加上六十萬大軍的龐大開支，讓原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吳國楨雖然再三宣告絕不增加新臺幣發行，但民國 39 年 2 月間仍悄悄增發了一千四百餘萬，這些財務措施都對政府財政形成非常沉重的壓力，⁸⁴蓋為國府遷臺後大規模裁減組織的真正原因，東南長官公署自難以長期存在。

三、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民國 38 年 10 月 18 日，蔣中正召見張其昀談出處問題，旋召集中央設計會議研討「復行視事」問題，蔣稱個人出處事小、國家存亡事大，此時此地當研究應不應再起，而不能問再起後之利害與得失為何也。中央設計會議僉主張蔣立即復職，但對李宗仁、白崇禧應使之有所諒解也；晚餐後復約丁惟汾、于右任吳忠

⁸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下），頁 590。

⁸²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臺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民國 91 年 12 月 25 日出版），頁 13。

⁸³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七，頁 316。

⁸⁴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一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頁 297。

信委員共商出處問題，僉認為必須李宗仁出於至誠自動退職，再行復位，庶不致使內部分裂也。⁸⁵至國府遷臺，蔣中正復職一事，逐漸浮上檯面。

民國 39 年初，蔣中正鑒於財政經濟困難情形，曾飭駐管財經及設計委員會各同志，編具「開源節流、緊縮預算、安定經濟、支持戡亂」之提示案，並根據下列四項原則調整機構與員額：（一）不切需要徒然糜費之機構，予以裁撤。（二）駢枝重覆牽制抵觸之機構，予以裁撤歸併。（三）業務性質相同，缺乏監督聯繫之機構，予以改隸。（四）各機關員額以工作上必要之人員為限，超過必要之員額，予以裁減。依據上項原則行政院及各部會裁撤所屬機構 84 單位，裁減人員 4940 人。行政院及各部會實用原額，按實際需要重新核定，全部總數僅有 874 人，較原有組織法定人數縮減九分之八。⁸⁶

中國國民黨在民國 39 年初編寫的「總裁復行總統職權之重要事項」指出下列各項：（一）主動決策。（二）總裁對黨二元領導，黨幹部應破除派系觀念及作風，尊重組織。（三）取消總裁辦公室及非常委員會，恢復中央政治委員會，為黨的決策機構。中政會應參照行政、立法院成立各種委員會，與各院密切聯繫，為訂立政策作準備。（四）對立法院中同志積極領導，不作消極的控制。促成院內黨團組織之成立，並與中政會各委員會相聯繫。（五）行政院整併部會。（六）政府軍政負責同志宜各專其責，秉承總裁之指示。（七）軍政負責同志應以政策為去留，對政策實負責任，政策失敗或變更時，人事相隨改換。⁸⁷以上已可嗅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即將撤銷的氣味。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的意義，原本即為因應戡亂戰事而設置，具有極濃厚的臨時性質。共軍渡江後，國府陸續遷往廣州、重慶、成都等各西南各大城，政府各機構紛紛西遷，重心為之西移；惟海、空軍的主力多集中以臺灣為中心的東南區，⁸⁸此區國軍亦多為中央嫡系，基本上依托海島防禦，遂自成一局，須設一最高軍政指揮機構以統籌之，方克有濟。陳誠身為東南區最重要的臺省主席，歷任軍事各要職，門生故舊佈滿陸海空三軍，由渠出任東南軍政長官，統籌三軍展開立體作戰，原是蔣中正一著好棋。但是民國 38 年底國府遷臺後，中央就近指

⁸⁵ 〈事略稿本〉，民國 38 年 10 月 18 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⁸⁶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52-253。

⁸⁷ 此文件確切日期不明，但在「一、程序」中曾指出：「復職日期以二月二十四日為宜」的字樣，可知當在 39 年 2 月 24 日之前。見〈總裁復行總統職權之重要事項〉，〈特交檔案：政治—總統引退及復行視事〉（光碟片 89 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⁸⁸ 朱宏源：〈光復初期高雄的軍事重建〉，黃俊傑編：《高雄歷史與文化論集》第三輯（高雄：財團法人陳中和翁慈善基金會出版，民國 85 年 10 月），頁 286-297。

導行政、指揮軍事，東南長官公署頓形多餘。爲事權集中，減少行政層級，節省開支，蔣中正即指示簡化國府機構，負責東南區之非常委員會第2分會亦在此時停止運作。⁸⁹在國府直接介入行政的大勢下，東南長官公署之撤銷，已不可免。

民國38年享盡大權的陳誠，對於中央的逐漸收回權力，可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深感權力不如以往的陳誠，在同年底電請蔣中正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試圖刺探蔣真正意向。⁹⁰對此，蔣致電公署副長官林蔚，請渠安撫陳誠，並承諾暫不撤銷公署。以下可見陳誠當時的焦躁不安：

林副長官…頃接辭修長官艷電稱於年底前撤銷公署等語，令人莫名其妙，當此患難重重之際，全在忠貞幹部之堅忍堅持，以期德數國運，有濟大局，獨此（時）任性使氣，徒增憂慮，望代慰勉，勿再言辭…國防部可與長官公署合地辦公，長官公署亦不必遷往他處。⁹¹

蔣中正視破陳誠企圖以退爲進的技倆，請他安心在東南長官公署辦公，爲黨國效力，幸勿多心；惟此時陳誠可資的憑藉，一個個被蔣中正去除，就像一隻鋒利爪子被拔掉的老虎，只剩尖銳的牙齒，卻也即將不存。

陳誠這種爭權抵制的心態，終在39年1月12日，蔣中正蒞革命實踐研究院研討政工制度時爆發，蔣自記：

到研究院開會研討政工制度問題，最後辭修發言，面腔怨厭之心理暴發無遺，幾視余之所為與言行皆為迂談，認為干涉其事，使諸事拖延。臺灣召亂，皆由此而起。聞者皆相驚愕，余惟婉言切戒，以其心理全係病態也，故諒之。⁹²

此已知陳誠對蔣中正重掌大權的憤恨。蔣心中雪亮，深知未來局面仰仗陳誠之處甚多，雖不願計較，但心中不無裂痕。心裡不無快快的陳誠，在一封給林蔚的信中，痛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原是分行政院與國防部之權，現若不撤廢，徒增彼此無限痛苦，「畢竟中央不能撤銷，只能撤銷公署。」⁹³其怨望之心，已溢於言表，

⁸⁹ 〈蔣總裁致第二分會委員第二分會暫時停止工作電稿〉，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126。

⁹⁰ 〈電呈總裁蔣請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民國38年12月28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頁212。

⁹¹ 〈蔣中正電示林蔚慰勉陳誠並指示國防部與長官公署合地辦公〉（民國38年12月29日），〈蔣中正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⁹²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4124。

⁹³ 〈與林蔚文書談東南長官公署存廢問題〉（民國39年2月18日），〈文電乙類〉（電子影像檔），

不僅朝蔣中正發作，之後對吳國楨亦記恨於心。

其時國府自蓉遷臺，幾經播遷，各部會人員緊縮，國防部自不能外，並因應戡亂時節，實已組成一戰鬥體制，全部人員僅三百餘人，抵臺後於 39 年 2 月奉命研擬新組織系統及職掌，軍職人員被分發至國防部本部，及參謀本部各單位，並將幕僚與後勤體系明確劃分，國防部與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併編後，總員額復擬定為九百員至一千員。3 月 16 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明令撤廢，其政務部門撥歸行政院，軍事部門編併國防部，亦隨即成立「部署合編委員會」。其任務乃在研討合編之程序、單位之併編、員額之編配、陸海空人員混合編組之原則，期在提高效率，強化戰力，並在三月底合編完成。國防部在臺灣改組後，爰正式確立了國軍軍政、軍令二元系統，以一新面貌出現。⁹⁴

此時參謀本部為安插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及從大陸撤退來臺的高階軍官而設立的戰略計劃委員會做委員。繼續負責臺灣防衛作戰計劃的研究。這個機構，共有將級委員十人，都是過去負責過相當重要任務的將官，並由張秉鈞擔任主任委員。但因為該會並不負任何其他軍事活動的實際責任，所以工作輕鬆，亦就因此被目為「坐冷板凳」的單位。⁹⁵

第三節：陳誠出任行政院長

一、陳誠組閣

蔣中正於民國 39 年 3 月 1 日復職總統後，首先須解決的問題就是行政院的改組。閻錫山去意已久，蔣中正環顧四周人才，在資歷、實力與親疏上，由東南軍政長官陳誠接任行政院長最為合適；此外，尚有安撫陳誠被奪去臺灣省主席職務的作用。惟蔣中正與陳誠深知國府遷臺初來乍到、驚魂未定，中央政府徒具空殼，實權都在臺灣省政府。陳誠仍拘於意氣，屢次推辭斯職，未必是他所說：「我度德量力，尚有自知之明，實在不敢貿然應命」，⁹⁶「無如總統一定要我幹，直接、間接地談了有九次之多，後來是以命令式的非要我接受不可。我如再堅持己見，即等於有意抗命，未免有悖初衷；而且見危不能受命，亦非以身許國之道，

《石叟叢書》，頁 140-141。

⁹⁴ 〈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合編紀要〉，《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27567。

⁹⁵ 楊元忠：〈于役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回憶〉，《傳記文學》第 54 卷 2 期（1989 年 02 月），第 321 號。

⁹⁶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5。

於是我終於接受了總統的命令」。⁹⁷

國民黨內若干文人，如雷震、陳啓天、蔣勻田、谷正綱均不願陳誠主院，指出有數點不適合之處：（一）陳誠為軍人，民主國家不應總統、副總統和行政院長均為軍人。（二）蔣中正以陳誠專治軍，如兼理政務，必致貽誤軍事。（三）其時陳誠情緒不佳，如長院不出三個月，內則與政院同仁不能相處；外則與立院不易合作，請其長院則是毀了陳誠。但王世杰認為新任行政院長若無實力，則不易度過此局面，如臺灣省主席不易接受命令，對軍事預算亦無辦法，故王世杰支持陳誠長院。⁹⁸其實，蔣中正環顧共軍渡海攻臺威脅之週遭情形，以及美國已見吳國楨主政臺省，卻在軍援臺灣上遲遲於行，任命長期追隨的陳誠組閣，以求政局之安定，當是蔣的重要考量。⁹⁹

當時國民黨內頗有一番振作氣象，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在蔣中正送出總統提名咨文時，分批邀宴國民黨立委於臺北賓館，陳誠也應邀作陪。席間陳立夫恢諧指出：「過去有人指我和果夫是 CC，如果 CC 這個名詞仍然存在，那麼就是我和辭修先生兩人。」當時有個立委敬陳誠與陳立夫酒說：「敬祝立夫先生、辭修先生白頭偕老！」話一出口，舉座哄堂大笑，此時同舟共濟的氣氛洋溢整個賓館。¹⁰⁰陳誠亦認真接受起行政院院長新職。

民國 39 年 3 月 8 日，蔣中正提名陳誠行政院院長，當日立法院投同意票，計出席立委 388 人，投同意票者 306 張，不同意票 70 票，廢票及棄票 1 張，同意票為全票數的 77%，陳誠遂在這種情況下出任行政院院長。¹⁰¹當選後，陳誠致函蔣中正，信函內容如下：

總裁鈞鑒：

此次總裁復行視事，迭蒙面諭出任行政院院長，際此憂危震撼之時，為鈞座分勞分怨，論黨員論部屬均義不容辭，祇以職之個性與才力實不宜當此大任，且恐以此重增鈞座之累，審時度德均不敢承命，是以再四陳請，另遴資深望重者出膺斯選，良以國脈存亡繫於一線，事關安危大計，不能不詳思，而審處其宜也。

今鈞座不從所請咨請立法提名通過，自維獻身革命，祇求有裨於國家，有

⁹⁷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5。

⁹⁸ 雷震：〈民國 39 年 2 月 26 日〉，傅正主編：《第一個十年（雷震日記②1950 年）》，頁 49。

⁹⁹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民 90 年 7 月），頁 109。

¹⁰⁰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6。

¹⁰¹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6。

利於民生，個人成敗利鈍在所不計，當努力圖報黨國，以答鈞座之知遇。

最近一般有以職之個性，對於民意機關恐不易相處為慮者。職亦以為對此應當注意，惟以職過去在鄂、在台主持省政之經驗與民意機關均能精誠合作，今後對於立、監兩院同仁，自當開誠相處，向民主之途邁進，並力謀黨內同志之團結以舒鈞座之蓋慮蕪牋，藉表愚誠，肅此敬叩鈞安。

職陳誠 三十九年三月八日于台北。¹⁰²

陳誠組閣動見觀瞻，首先需考量的，即行政院性質與組織大小的問題。蓋大陸撤守後，國府轄區只有臺灣一個完整的省，省自有其政府、議會，故中央政府在象徵性與實掌權之間的取舍，地位尷尬。陳誠認為中華民國並未滅亡，國家自有國家的規模，所以陳誠仍維持前任八部二會的體制，但在人事方面力求緊縮。¹⁰³這是因陋就簡的作法，日後行政院亦開始侵奪臺灣省政府之權，此自有人事傾軋的原因，卻也是中央政府不得不然的作法。

二、陳誠內閣分析

陳誠組閣後，旋即開出各部會閣員的名單，人選如次：

表 5-2 陳誠內閣閣員名單

行政院院長	陳誠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0 日-民國 43 年 6 月 1 日
行政院副院長	張厲生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2 日-民國 43 年 6 月 1 日
行政院秘書長	黃少谷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民國 43 年 6 月
內政部長	余井塘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2 日-民國 41 年 4 月 17 日
外交部長	葉公超 原任	民國 38 年 10 月 1 日-民國 47 年 7 月 14 日
國防部長	袁守謙 暫代	民國 39 年 8 月 25 日-民國 40 年 2 月 20 日
	郭寄嶠 新任	民國 40 年 2 月 20 日-民國 43 年 5 月 26 日
財政部長	嚴家淦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2 日-民國 43 年 5 月 27 日
教育部長	程天放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2 日-民國 43 年 5 月 26 日
司法行政部長	林彬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6 日-民國 43 年 6 月 1 日
經濟部長	鄭道儒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2 日-民國 41 年 4 月 17 日
交通部長	賀衷寒 新任	民國 39 年 3 月 15 日-民國 43 年 5 月 31 日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余井塘（兼） 新任	民國 39 年 5 月 12 日-民國 40 年 2 月 22 日

¹⁰² 〈特交檔案·政治—中央政府人事〉，《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¹⁰³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7。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葉公超（兼） 新任	民國 39 年 5 月 19 日-民國 41 年 4 月 16 日
政務委員	黃少谷（兼）、吳國楨（兼）、蔡培火（新任）、蔣勻田（新任）、田炯錦（新任）、董文琦（新任）、王師曾（新任）	

資料來源：戴寶村編：《臺灣全志》卷十職官志文職表，頁 5-23；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8；國史館編：〈黃少谷先生傳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七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 6 月初版），頁 419。

這份名單一般觀感不惡，但有俞大維未到任與吳國楨辭職之缺憾。俞大維學識才能素為陳誠所賞識，並且其無黨籍身份接任國防部長，恰能向國際表示國府並非一黨專政之政府；惟俞大維因病在美治療未到任，乃至下屆行政院始接掌國防部。陳誠亦因為中央與地方關係無可分割，自讓省主席吳國楨兼上一席政務委員，則中央與地方自無扞格不入之弊；但吳國楨旋即辭職，¹⁰⁴引起陳誠大吐苦水：「無如開罪一個人易如反掌，取諒一個人難如登天，不曉得原因何在，我反而因此惹起吳先生的誤會來；再加上唯恐天下不亂的人添油加醋，什麼禍事引不起來。」¹⁰⁵

從陳誠內閣成員分析，出身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計有院長陳誠、代理國防部長袁守謙及僑務委員鄭彥棻三人。¹⁰⁶根據彭懷恩的研究，我國內閣菁英的遴選過程一向與「黨訓練」、「候選職位」、「領袖關係」有關。¹⁰⁷學者李功勤認為陳誠內閣成員大部分符合「黨訓練」與「領袖關係」之選項。李功勤更轉引學者彭懷恩對墨西哥執政黨的研究，指出：「革命家族 (revolutionary family) 實際上控制了菁英的甄補與升遷。因此，誰控制了遴選關口，事實上也控制了菁英的性質，因為在政治方面，操遴選大權的人，多喜歡選擇與其政見、身分、背景相似的人。」

¹⁰⁸

在內閣其他成員上，副院長張厲生早年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北伐後陳誠為南京衛戍司令，張厲生任秘書，多所匡助，並結下共事關係。旋調升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為部長陳果夫所倚重。民國 21 年奉派擔任華北軍事代表，與商震、

¹⁰⁴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9。

¹⁰⁵ 薛月順編：〈四年行政院長之回憶〉，《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台灣》（上），頁 109。

¹⁰⁶ 中央改造委員有：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守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國、蕭自誠、沈昌煥、郭澄。參見劉維開編：《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民國 83 年 11 月 24 日初版），頁 266。

¹⁰⁷ 彭懷恩：《中華民國的政治精英—行政院會議成員的分析（1950-1985）》（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 75 年 7 月），頁 130-134。

¹⁰⁸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08。

宋哲元、秦德純、龐炳勛、高桂滋等軍事將領，簽署北方軍人公約，宣示擁護中央。民國 25 年初，擔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起草國民大會組織大綱，採區域、職業並重，方有其後的職業代表制。抗戰軍興，張厲生先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祕書長，後任行政院祕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祕書長。戰後於內政部部長任內，擔任全國選舉總事務所主任委員；行憲後，接任行政院第一任副院長。¹⁰⁹民國 38 年張厲生為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委員以及臺灣省地方自治委員，39 年再擔任陳誠內閣的行政院副院長，協助推動地方自治、耕者有其田。綜其一生經歷，多任黨職與行政院副院長及政務委員。當局拔擢出任副閣揆的考量可能有：（一）長期歷練於黨、政要職，本身曾留法學習政治，可輔佐軍人出身的陳誠推動土地改革與地方自治等重大政策。（二）早年曾深受陳果夫拔擢，應屬於 CC 系；陳誠出身黃埔系，掌握團派並與政學系相善，與 CC 則積不相能。故層峰自有意令張厲生來調和鼎鼐，以推動重大政策與法案的完成。¹¹⁰

至於新任行政院祕書長的黃少谷，民國 12 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未幾，即入成舍我主辦之《世界晚報》服務，不久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 16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當時國共合作，黃少谷與共黨北方負責人李大釗時相過從；黃少谷見張作霖在北京大力反赤，乃捨棄大學學業，經李石曾介紹，投身馮玉祥陣營，極獲馮之信賴。中原大戰結束，閻、馮失敗下野，黃少谷旋即赴英攻讀國際經濟關係。至民國 26 年中日戰起，黃少谷遄返中國，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服務，29 年出任政治部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次年任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負責軍中文化宣傳工作，自此益為蔣中正委員長所倚重。戰後，先後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當選立法委員，並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38 年 3 月，任行政院祕書長，同年 8 月蔣中正總裁辦公室在臺北成立，黃任祕書室主任兼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祕書長，入參密笏，為蔣中正左右手。¹¹¹黃少谷也因蔣中正的信任，故在 39 年加入陳誠內閣，任行政院祕書長兼政務委員。¹¹²

內政部長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余井塘則有豐富黨職經歷，渠畢業於復旦大學，美國愛荷華大學經濟學碩士。民國 8 年五四運動時，上海學生群起響應。余

¹⁰⁹ 國史館編：〈張厲生先生行狀〉，《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七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 6 月初版），頁 288-289。

¹¹⁰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09。

¹¹¹ 國史館編：〈黃少谷先生傳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七輯，頁 416-419。

¹¹² 葉明勳：〈黃少谷傳〉，國史館編：《國史擬傳》第九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初版），頁 318。

井塘即是學生領袖，並與程天放、潘公展等籌組上海學生聯合會，攘臂投身愛國運動的狂潮。後投身國民黨 CC 系，為骨幹人物。歷任中央黨務學校教授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教育部常務次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職。¹¹³余井塘黨職經歷豐富，在民國 38 年時，除兼任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委員和總裁辦公室設計委員外，又在臺北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可說與蔣中正、陳誠均有緊密的共事經驗。¹¹⁴

外交部長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公超，曾留學美國得文學士，嗣於英國劍橋大學取得文學碩士。民國 38 年則受當時行政院長閻錫山之邀出任外交部長，39 年 3 月陳誠組閣時續任外交部長一職，其任職期間長達九年七個月，47 年更委以重任出使美國。¹¹⁵外交部一向為國府及蔣中正重視的職務，葉公超之所以長年被重用，除其才華洋溢，以及對西洋文化的了解外，當初受蔣中正親信董顯光所賞識，從西南聯大外文系系主任一職，轉入政界，可見董顯光對蔣中正亦有一定的影響。¹¹⁶

陳誠內閣國防部長原為俞大維，但俞始終未到職；¹¹⁷改以政務次長袁守謙暫代部務，袁曾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祕書長兼政治部長，與陳誠有緊密的共事經驗。¹¹⁸民國 40 年 2 月，陳誠屬意郭寄嶠為國防部長；郭無意任主官，後由蔣中正的命令，郭始接任。郭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 9 期砲科，為低陳誠一期的同科校友，先後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副長官，長官陳誠），與蔣、陳二人皆有直接部屬關係，並以其保定軍校的資歷，亦可謂之軍界元老菁英。¹¹⁹

財政部長嚴家淦，民國 15 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20 年任京滬滬杭甬鐵

¹¹³ 〈余井塘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四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79 年 6 月初版），頁 112-113。

¹¹⁴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50。

¹¹⁵ 〈葉公超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八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3 月初版），頁 408-409。

¹¹⁶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12。

¹¹⁷ 俞大維除生病外，復以當初在德國提拔他的陳儀，因投共未遂一事遭到槍決，更加重其病情，遂在民國 40 年 2 月 28 日向陳誠辭去國防部長。他這一任部長，前後不滿一年，其中還包括在美治病所佔去的時間。參見李元平：《俞大維傳》（臺中：臺灣日報社，民國 82 年 2 月 15 日增訂 12 版），頁 118。

¹¹⁸ 國史館編：〈袁守謙先生簡歷〉，《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2 月初版），頁 251。

¹¹⁹ 李雲漢校閱、林泉整編：《郭寄嶠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2 年 12 月 20 日初版），頁 149-151；〈郭寄嶠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輯，頁 320。

路管理局材料處處長。抗戰期間，於 28 年調任福建省政府財政廳廳長時，展現其財政能力，創田賦徵實制度，為中央採納，推行全國，對戰時軍需民食及財政收支調度，頗具貢獻。戰後派任來臺，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處長。36 年 5 月臺灣省政府成立，改任財政廳廳長，任內主持幣制改革，發行新臺幣，穩定臺省金融，對全面經濟發展多所裨益。此一成就俾使嚴家淦深獲陳誠信任與重用，遂開嚴在政壇平步青雲的道路。¹²⁰

教育部長程天放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自民國 16 年出任江西省政府教育廳長以來，程天放歷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湖北省教育廳長，使德回國後又出任國立四川大學校長，可說長年奉獻教育事業，對教育事務頗為嫺熟，民國 31 年程又出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與校長蔣中正有直接部屬關係。¹²¹惟能在教育部長出線，被認為主因即是曾於中央政治學校任職，蔣才能容許程天放接掌並規劃全國最高教育政策，並以三民主義為中心來鞏固中華民國的意識型態教育。¹²²

交通部長賀衷寒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曾籌組孫文主義學會並擔任黃埔同學會書記長，後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中將處長，對於蔣中正所籌辦之廬山、峨嵋兩訓練團均負政訓責任；抗戰時賀陸續接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政治部秘書長，戰後膺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36 年任社會部政務次長，38 年蔣中正引退，賀亦隨之辭職。¹²³賀與蔣中正的關係不僅是師生，亦是蔣中正愛將，長期在軍中政治部門活動，被列為情治體系的一位重要人士；賀並非技術官僚，之接任交通部長，可謂具有某種酬庸作用。

經濟部長鄭道儒，過去曾任職善後經濟總署、美援運用會、物質處理委員會等要職，據了解鄭在大陸時期追隨陳誠多年，屬於陳誠信賴的技術官僚。¹²⁴而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先後擔任法律系教授、最高法院審判官、立法委員、大法官等法務相關職位長達三十多年，同樣是道地的技術官僚。

¹²⁰ 〈嚴家淦先生傳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十二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6 月初版），頁 2-3。

¹²¹ 王家瑩：《樂育菁莪－程天放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2 年 10 月 25 日初版），頁 54-147；〈程天放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77 年 6 月初版），頁 512-514。

¹²²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11。

¹²³ 〈賀衷寒先生傳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五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0 年 2 月初版），頁 297-298。

¹²⁴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13。

¹²⁵ 林彬曾在民國 38 年被臺灣省主席陳誠聘為臺灣省地方自治委員，與陳誠亦有共事經驗。

至於僑務委員長鄭彥棻則是法國巴黎大學研習統計及經濟的專才，後入國聯秘書廳服務，進行國際公法業務的服務。回國後先任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抗戰後期接任三青团中央宣傳處處長，任內工作表現深受蔣中正的賞識，勝利後當選國民黨第 6 屆中央執行委員，與第 1 屆立法委員。來臺後鄭獲拔擢出任中央改造委員第 3 組主任，主持海外工作。¹²⁶由於陳誠內閣中僅陳誠、袁守謙和鄭彥棻具有改造委員的身份，兼以國民黨極重視爭取華僑民心，鄭身為華僑中所占比例甚大的粵人，故以鄭出掌僑務，協助外交部推動對美之工作，自有其重要性。¹²⁷

至於政務委員亦具有其代表性，蔣勻田代表民社黨，尤其蔣曾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陳誠甚為了解其人。¹²⁸出身甘肅的田炯錦，戰後擔任制憲國大代表，陸續接任監察委員兼陝甘監察使、考選部長；政府遷臺後，田氏擔任政務委員，乃是中國大陸西北省分代表。¹²⁹王師曾以中國青年黨身分，歷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原亦是閻錫山內閣之政務委員，為青年黨代表。¹³⁰董文琦是畢業於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土木科，曾在戰後出任瀋陽市長，¹³¹吳國楨則是以臺灣省主席一職參與。

另一值得注意之人，乃是臺籍的蔡培火，在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即重視臺籍人士參政意願，在魏道明改組省府時，即已甄補大量省籍人士進入省府服務，蔡培火即是其中代表。¹³²但有研究指出，國府此時陷入進退兩難的處境，不知是

¹²⁵ 〈林彬先生紀念辭〉，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一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初版），頁 159-168。

¹²⁶ 林泉：〈鄭彥棻傳〉，《國史擬傳》第四輯（臺北：國史館編印，民國 82 年 6 月出版），頁 256-266。

¹²⁷ 。

¹²⁸ 陳鵬仁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頁 250。

¹²⁹ 〈田雲青先生事略〉，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頁 113。

¹³⁰ 〈王師曾先生行述〉，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一輯，頁 61-62。

¹³¹ 〈董文琦先生生平事蹟〉，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輯，臺北：國史館，民國 78 年 3 月初版），頁 450-451。

¹³² 蔡培火，字峰山，雲林北港人。民國前 2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後在臺南任公學校教職。在林獻堂資助下，於民國 4 年 4 月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二部，民國 9 年 3 月畢業。在學期間任東京啓發會幹事，翌年任新民會幹事，以後又任發行人兼編輯人。回臺後任臺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臺灣議會請願委員；民國 14 年因參與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治警事件）遭 4 個月的禁錮。在文化協會分裂後，任臺灣民眾黨顧問、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臺灣新民報社取締役，可謂臺灣社會運動的先驅；後因局勢緊逼，於民國 25 年舉家赴日，民國 27 年經營味仙料理店，以利在日本從事政治活動。日本投降前未久，與田川大吉郎赴重慶，田川擬赴重慶試探和談之可行性，在途中聞日本無條件投降之消息，赴重慶已無必要，乃轉回南京；後經何應欽之協助，蔡乃赴重慶面見蔣中正，被任命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可說是蔡與中國國民黨結緣之始。戰後蔡培火並在民國 37 年當選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並在民

否應讓大量臺籍人士進入政壇，進而動搖該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正統意涵，抑或應置臺籍人士參與中央政治的要求不顧，馴至失去地方人民對執政黨的支持。¹³³

該年 3 月 8 日，陳誠取代閻錫山接任行政院長，欲將省府所擁有的若干權力資源收回行政院；此不完全是出自對吳國楨的芥蒂，而是不得不然之舉。時人有謂：「在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政府播遷臺灣之後，國庫空虛，財政極端困難，連總統的侍衛們，都無錢發餉，還得向臺灣省政府去借。中央政府各單位遷臺初期，幾乎無事可做，連立監兩院也無會可開，艱苦之狀，難以形容。」¹³⁴此乃因臺灣光復後，中央因其特殊背景，除軍事海關外，一切交由省府主持，即發行鈔票，亦由臺銀辦理，不用法幣及以後之金圓券，陳儀時代如此，魏道明、陳誠任亦如此，吳亦蕭規曹隨。

三、蔣陳體制正式確立

國府遷臺後，陳誠代表行政院向省府取得權力，以圖強幹弱枝，防權力過度集中省府，形成內輕外重之弊，另亦有發洩個人私怨的作用；而吳則以「臺灣一省疊床架屋，徒增紛擾，不如仍舊」的藉口回絕。雙方各持主張，吳感到府院之間相處不易，則向蔣中正報告，請求辭職。蔣一方面需要吳來爭取美援，另一方面要以吳來制陳，當然不答應，故告訴吳：「辭修和你鬥，你就和他鬥，我支持你」。則是很認真地回答：「總統，我們的敵人是共產黨，和共產黨鬥，我幹；和自己人鬥，我不幹」。對此率直的回答，蔣笑了，吳亦為之莞爾。¹³⁵

使陳誠轉任文職，不再與軍隊接觸，很可能是蔣中正的第一考量。¹³⁶3 月 8 日，立法院同意陳誠任行政院長，旋即在 3 月 15 日撤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也結束了陳誠 7 個月的東南軍政長官兼職。¹³⁷陳誠對此安排，雖婉辭以示不滿，¹³⁸但最後仍走馬上任。出將入相，正式以「文人」姿態粉墨登場，結束了軍人生涯。

國 39 年陳誠組閣時，擔任政務委員，為中央部會臺籍政務官代表。參見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民國 89 年初版），頁 23、頁 63-67。

¹³³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一九五〇年~一九七五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成員為例》，頁 113。

¹³⁴ 馮世欣：〈陳辭修與尹仲容〉，《傳記文學》第 299 號（1987 年 04 月）。

¹³⁵ 吳國楨手稿、黃卓群口述、劉永昌整理：《吳國楨傳》，頁 445。

¹³⁶ 葉邦宗：《蔣介石秘史——我在官邸的日子跟一段遭到留白的歷史》，頁 225。

¹³⁷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九，頁 4174；同前，頁 4187。

¹³⁸ 由於國府遷臺初期，大部分的權力集中在省府，行政院並無太大實權，見裴斐、韋慕廷訪問整理，吳修垣譯：《從上海市長到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1946-1953）》，頁 131；〈函呈總裁蔣任行政院院長後當努力圖報〉（民國 39 年 3 月 8 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頁 121，國史館藏。

¹³⁹ 雖如此，惟論當日實力，除陳誠外，絕無第二人想。職是之故，在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後，陳誠即順勢擔任兩任行政院長，日後又兼任國民黨副總裁、中華民國副總統，遂成蔣中正一人之下的二號人物。茲可言，蔣陳體制已正式確立，此時國民黨正式進入了臺灣時代。

¹³⁹ 陳誠親信吳錫澤認為國府遷臺後，蔣中正漸有不願陳誠過問軍事的心態。吳指出大概在第一次任行政院長以後，陳誠曾受「不可著軍裝」之暗示。見吳錫澤：〈我追隨陳辭公的回憶〉，《傳記文學》第74卷第6期（1999年6月），頁44；弔詭的是，陳誠先前曾向蔣要求退役，惟蔣仍批「不必退役」，不願使陳誠得知其真意。見〈簽呈總統蔣請准予退役〉（民國39年8月29日），〈文電甲類〉（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頁54，國史館藏。

第六章：結論

國共內戰四年來的發展，吾人可見國軍未能一鼓作氣殲滅敵人，遂使部隊士氣再而衰，三而竭，以至師老兵疲，遭共軍擊虛避實，逐步壯大，終致在主力決戰中慘敗。此時國軍已無力阻止共軍渡江進攻，美國方面亦認為國府大勢已去，但又對中共的共產背景有所猶疑，只得「靜待塵埃落定」，不願率爾出手介入中國現狀。國內外情勢均有利共軍，正是毛澤東「宜將剩勇追窮寇」，統一中國的最佳時機。共軍渡江後，迅速攻克南京、上海，戰線因地理環境而分為東南區與西南區。按日後的發展，西南國軍的抵抗於民國 39 年 3 月西昌淪陷結束；至東南區的基地臺灣，至今仍在中華民國政府治下，遂為中共政權所謂「臺灣問題」的根源。

民國 38 年東南區國軍的奮勇抵抗，除蔣中正苦心擘劃外，時任臺灣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的陳誠，其發揮的作用絕不可忽視。陳誠於國共內戰中的功過仁智互見，渠雖在東北戰場慘敗，輿論沸然；但到臺灣養病後，卻因緣際會接任臺灣省主席，其多方舉措，不但初步解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經費問題，並將內戰戰火阻卻於臺灣海峽之外，遂開臺灣五十餘年來安定繁榮之局，可謂以實績回應蔣中正對臺施政的八點手諭。¹

陳誠於民國 38 年前半年之舉措多偏重於省政，如興辦三七五減租、改行新臺幣，成立「臺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以統籌臺灣物資、厲行出入境管制、宣布戒嚴、推動地方自治等，卻在兵荒馬亂之局，人謀不臧而有「四六事件」和「澎湖慘案」等不幸事件的出現。但在 38 年下半年，共軍兵鋒逼進福建，臺灣已有唇亡齒寒之懼。陳誠以軍人出身，統兵作戰乃是其家常便飯，更為昔日蔣中正重用之參謀總長，當時為國事螭蟾而奔波的蔣中正自要借重其長才，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指揮東南區國軍作戰一事，乃在該年 6 月於臺北開幕的「東南區軍事會議」中落實。

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構想，脫胎於上海共軍南犯，發展至某階段時，東南戰場與中樞隔離，應預賦予獨立性；東南區為國府海空軍主力所在，陸海空軍

¹ 蔣中正給予陳誠的八點手諭，要點如次：一、臺灣幣制改革方案，二、臺灣軍隊與人事之意見之調處，三、臺灣成後施政方針與社會經濟政策之研討，四、臺灣預算與陸海空軍總兵額之決定，五、成立陸海空軍將校團及其分團，六、臺灣軍隊官兵生活之改革與待遇之改良，七、臺灣軍風氣之整頓與指揮系統之建立，八、軍民合作方法與組織。參見〈蔣手諭指示臺灣軍政八點〉（民國 38 年 6 月），〈總統手翰影存抄本第五冊〉（電子影像檔），《石叟叢書》，國史館藏，頁 46。

統一指揮不易。²由於東南區戰事的快速崩壞，大陸遷臺人民與軍事機構的日益加多，以及國府成立後以迄國共內戰的派系惡鬥，再加上美國坐視國共內戰「塵埃落定」的負面態度，導致政治、軍事結構的快速變化。影響所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背景及其初期環境，是在一個相當十分不利且屢受重創的局面下勉力支撐。故當下重大改革措施已陸續推動，以滿足國府統治區內人民求新求變之心理，並有試圖改變國際觀感，爭取援助之用意，在在顯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因應外界環境之鉅烈變遷，而必須調適自身結構與功能，並力求持續發展。

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意見溝通的途徑中，在縱的方面，則由東南軍政長官將其決定與構想，於「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中指示，並解決各部門主官推行業務之困難。蓋該會議乃合議制，長官指示若有窒礙難行之處；副長官、參謀長以至於各防衛司令、各特種兵司令均可提出意見，以建設性之看法代之。在橫的方面，長官公署內部各組織，亦可在軍政長官兼臺灣省主席陳誠之協助下，與臺灣省府、臺灣區生管會、臺銀等公營機構磋商及合作事務，免去許多無謂的誤會與衝突，並增進效率。故而做到「上情下達」與「下情上達」的地步。簡言之，意見溝通在當時不僅為單向溝通，已改變為雙向溝通，甚至多向溝通。

就組織「調適」(adaptation)的功能而言，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並非一個孤立的軍事組織，它的結構與功能常受外在政治、軍事環境的影響。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與所處環境的關係包括有：(一)東南區對共戰事成敗的影響。(二)臺灣省所能承受的人口與糧食負擔。(三)國府內部人事糾紛帶來的直接波及。(四)美國對國府的正、負面看法。職是之故，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目標與作為，在「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壓力下，其組織為免貽誤戰局，端視隨戰事發展相應做出反應，發號司令，各地方綏署、防衛司令部，以及各兵團、軍師亦奉命作戰或調動。

饒是如此，組織不能不受派系影響，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本質上是屬於陳誠軍事集團的軍事組織，內部成員多忠於蔣中正與陳誠，但對於其他系統或傳統上不與陳誠不甚友善的軍事人物，東南長官公署在內部運作不免表現出其排斥性。如湯恩伯、孫立人等非傳統陳誠軍事集團者，在東南長官公署內的施展頗為受限，強勢者如臺灣省防衛司令，日後升至陸軍總司令的孫立人，曾指出無權做事，在「陸海空軍聯席會議」中發難，要求撤廢此無用之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同樣，在民國38年夏，孫立人與土木系將領戴樸亦為軍中人事問題爭吵，更令當時焦頭

² 〈東南區軍事會議案〉，《國軍檔案》，國防部部長辦公室文檔處藏，總檔案號：00000607。

爛額的國府軍方頗為頭痛。東南長官公署對權勢如旭日東昇的孫立人尚有內部壓制，對於上海、福建諸役中屢戰屢敗的湯恩伯，自然更不假辭色，這位昔日的蔣嫡系愛將從金門被調回臺灣，在無實績表現的情況下，被國府投閒置散，自不在話下。這種情況，後來在臺灣成形的蔣陳體制，湯再也不受重用，除陳誠不喜湯，亦與蔣中正對湯恩伯窘境保持沈默有關；另外湯恩伯來臺不數年即逝，亦為因素之一。

吾人綜觀 38 年後半的國共戰事，國府有效控制區只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區與東南的台灣等島，但從東南區到西北區、西南區，國軍始終難以形成較強固的防線，除了政治上的「蔣李紛爭」外，國軍主力的付之一炬，共諜的潛伏與投機份子的叛變，在在都令國軍內外交困，中國大陸亦快速淪失。在本論文所研究的東南區，除臺灣外僅餘舟山、海南島、金門、馬祖數個據點。福建地處臺灣對岸，國共在福建的戰事，勝負與否均對臺灣造成衝擊。若共軍在金門取勝，下個目標即是馬尾外海的馬祖，國軍若喪失在閩省沿海的前哨，前線立刻退至澎湖，如同過去臺灣的鄭氏政權，難以發揮在大陸的牽制作用，形勢將格外嚴峻，此乃蔣中正、陳誠所不忍言的局面。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所指揮的蘇、浙、閩、臺國軍，幾為中央嫡系，其戰力本可一搏。惟除孫立人在臺灣訓練的新軍外，大都是戰敗或覆滅過重建的部隊，番號雖響，卻人械兩缺，充斥新兵，缺乏老兵帶領，不堪硬仗，實難抵擋共軍怒潮般的攻勢。然而，吾人可著眼的是：3 野各兵團北方人居多，慣於馳騁黃淮平原，對閩浙沿海複雜地形與島嶼渡海作戰極為陌生，尤其不識渡江與渡海作戰之異，缺少船隻容載大軍，亦無海、空軍支援。3 野雖兵強馬壯、磨刀霍霍，但在島嶼作戰，登岸共軍所發揮作用極為有限，必須依靠守軍的自亂陣腳、殘破不堪的戰力，以及足夠的登陸軍隊。其時，共軍高層評估，只要登岸部隊數目與守軍相若，即可操勝算；但這必須擁有足夠的船隻以承載大軍攻島，以及對敵（國軍）情掌握正確作為前提。否則，在不明敵情且自身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以少量攻島部隊登岸，面臨數目遠超於己的守軍，亦無制海、制空權，直可謂「以卵擊石」。

共軍忽略了上述種種不利因素，因此，金門大捷就是共軍白白送給國軍的一份大禮，使其士氣大振，重燃信心；此捷並爭取到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保衛臺灣的黃金時間，直至韓戰，美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國府才得稍作喘息。職是之故，雖然國軍在福建戰事中表現極不理想，但最後仍在閩省沿海取得兩大支撐點，作為大軍前哨，延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在臺防務的戰線縱深。

至於浙省的舟山群島，作為國軍轟炸京滬與封鎖長江口的海空軍基地，可謂為臺灣的右膀；然舟山守軍是上海守軍整編後之部隊，戰力不足與共軍匹敵。舟山登步島之捷，起初登步守軍節節敗退，幸登步島北端碼頭迄未失守，援軍乃能源源上岸，海軍更阻絕共軍從桃花島上增援，否則情況岌岌可危。而東南長官公署對金門、登步兩役的掌握，亦有發揮其作用：如調粵東之胡璉兵團適時增援金門與舟山，強化兩地防務；在登步戰況不利時，東南軍政長官陳誠在給舟山指揮所主任郭懌的電話中強調登步放棄之惡果，其結果俾保留半年後舟山撤退之實力與士氣。

上述所舉的兩場戰役結果，相對於臺灣方面的士氣大振、歡欣鼓舞；中共方面指出此乃局部挫敗，無關大局。誠然，筆者從不以為金門古寧頭之戰和舟山登步島之捷，能夠改變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澎金馬，以及中共取得中國大陸的結果。但這兩場戰役造成的影響誠為深遠，吾人環伺全局，在共軍渡江，突破國軍江防之後，國府統治區已分成東南區和西南區，國共雙方必須面對一個選擇：接下來應把重兵擺在哪裡？

雙方的做法是，蔣中正為求保存臺灣，將國府在西南大城間轉移，吸引了共軍的注意力，導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民國 38 年把戰略重點指向大西南地區，著重消滅國府在大陸最後的反抗力量，尤其注重於消滅「胡宗南軍事集團」，而把進攻臺灣放在次要地位。毛甚至把江西戰場的 2 野劉伯承部全部調往西南，與彭德懷的 1 野聯合打垮胡宗南集團；從華北南下的 4 野林彪部則挺進兩廣，居間策應，偌大的東南區卻只交給 3 野，可見共軍的主要攻擊面是大西南地區。³

除了上述因素，毛也顧慮到中共海空軍新建不久，絕非國府海空軍的對手，故將攻臺行動推遲至民國 39 年夏天或 39 年下半年。臺灣在民國 38 年雖在陳誠鐵腕下相對安定，卻因島內人口爆增，復以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壓力，物價始終處於嚴重波動，民心士氣難免不穩。而中共也因戰略考量，和臺灣海峽的天塹阻隔，致使 3 野對快速攻略臺灣也有心無力。毛的盤算當是集中兵力，先行拿下西南，而臺灣則是下一階段的攻擊目標。

此際，國府對美外交上，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吳國楨漸成要角。先是，美國在民國 38 年業已放棄國府，不願再擴大對國府的援助；但美國又擔心中共順勢渡海攻克臺灣，影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利益，美方遂有國府以孫立人或吳國

³ 經盛鴻：〈1949 國共軍事戰略及其得失〉，《二十一世紀》（2000 年 10 月），第 61 期，頁 95。

楨取代陳誠，成為臺灣省主席的想法。美方認為過多的大陸難民將吃垮臺灣經濟，而陳誠的保守性格將造成臺灣當下政治、經濟、軍事各層面大壞，從而增加共軍進攻的機會。美國對國府高層的惡劣想法，亦可從《中美關係白皮書》獲得證實。蔣中正對美方的想法了然於心，遂採取低調，並深自鞏固實力，美方最終亦發現，在臺灣要有任何人事興革，將無法越過蔣中正而行事，雙方均有求於人，吳國楨接替陳誠擔任省主席，也在這種局面中形成。

吳國楨取代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雖被認為國府爭取美援的做法，但不可忽視蔣中正有意令陳誠下臺的心思。陳誠自從於民國 38 年 1 月接任省主席後，雖為蔣留下一個安定的東南區後方；但陳誠挾臺灣省主席與東南軍政長官等軍政大權，又兼任省黨部主委與臺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主委，其威勢已凌駕日據時之臺灣總督，又以三七五減租之舉在臺享有清望。蔣中正當時已下野，僅以國民黨總裁之身份，要想主持大局略嫌名不正言不順，適陳誠對蔣干涉其權有所不滿，時有怨言，蔣中正以美援為由，令吳國楨取陳誠而代之，自有其內部政治因素，吾人不可全以外交因素視之。

吳國楨與孫立人一文一武之權位高升，亦代表陳誠原有的權力須分潤出來，造成陳誠與吳、孫兩人關係不佳，與吳國楨之間尤為緊張。除吳國楨大肆活動而取得省主席之位，馴至陳誠不滿外，蔣中正在軍隊人事的安排，亦有其用意。一般皆知，陳誠在大陸軍隊撤臺初期的軍中人脈頗為深厚，蔣雖被認為受美方壓力，須令孫立人出掌陸軍總司令；但吾人不可忽略蔣中正慣用制衡手段，思之臺灣相較大陸局面業已縮小，以陳誠在臺灣軍隊之影響，給予蔣的壓力亦相對增加，故拔擢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在蔣之算盤中，絕非不可接受之事。

另吳國楨取得臺灣省主席一職後，國府亦隨之遷臺，進臺北介壽館辦公。介壽館不再僅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所在地，而是中央層級的行政院與地方層級的東南長官公署共同辦公之地；蔣復職總統後，介壽館突成總統府、行政院與東南長官公署所在地，疊床架屋之態更加明顯。東南長官公署遂在民國 39 年 3 月 16 日明令撤銷，其政務部門歸之行政院，其軍職人員撥付國防部。當時國防部在戡亂局面下來臺，轉變為一戰鬥組織，人數略少，東南長官公署軍職、幕僚人員與之合編，遂成為今日臺灣國防部的前身。而陳誠之政治地位，蔣亦特意為渠安排。

國府撤臺初期，百廢待舉，萬般困難須待解決，迎頭而來的則是國用浩繁，政府財政難以支持，必須力行減政；尤以中央政府撤臺後，收回地方大權，取消各種疊床架屋的機構為要。蔣中正總統復職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之撤銷勢在必

行，對於一年來負責東南區（尤其是臺灣）軍、政、黨、財等大權的東南軍政長官陳誠，不可不予以借重並安撫之。其實，再退一步來看，蔣環顧四週，亦無人有相當資歷與實力能與陳誠抗衡，復以蔣陳長年的合作歷史，行政院長之職付託給陳誠，乃是水到渠成之事。

陳誠內閣組成，一般觀感不惡，被視為國府在臺菁英於中央政壇的體現，其選拔標準亦耐人尋味。在吾人分析下，被視為臺灣各派菁英大平衡的陳內閣閣員，其選拔與升遷，其閣員則不脫「黨訓練」、「候選職位」、「領袖關係」三大要素，可見蔣中正與陳誠在風雨飄搖之際，為使政權法統延續，並不放心拔擢背景陌生然卻深負時望的菁英，在各方派系平衡的前提下，挑選的閣員多以與中國國民黨或蔣陳嫡系關係密切的人士為主。其中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東南長官公署陸海空軍聯席會議、臺灣省政府，以及非常委員會第二分會（東南分會）的人員在此內閣名單亦大放異彩，如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內政部長余井塘、暫代國防部長的袁守謙及後繼的郭寄嶠、財政部長嚴家淦、司法行政部長林彬、政務委員蔣勻田。臺籍菁英則以民國 34 年日本投降後，加入中國國民黨的政務委員蔡培火為代表。

蔣中正復職總統，陳誠接任行政院長，可謂國府撤臺後臺灣政壇之大盛事，亦可言鞏固領導中心的具體做法；惟在戰後國民黨治臺史更重大的意義是，長達 15 年的蔣陳體制在此初步呈現。至蔣經國雖是戰後國民黨治臺史上之要角，陳誠與蔣經國之間的權力較量長期甚囂塵上；在蔣中正大力扶植蔣經國的作法下，過去在大陸上被視為蔣繼承人的陳誠，其施展空間亦漸被壓縮於經濟與財政，逐漸脫離最熟悉的黨政軍領域。但陳誠在世期間，其影響力仍始終在蔣經國之上，這是難以否認的情況。陳誠在臺灣的影響力，除出自大陸時期的經營外，陳誠在民國 38 年於東南軍政長官與臺灣省主席任內的舉措與作為，更是構成日後蔣陳體制合力治臺的淵源與支撐要素。